武俠世界

一丘之貉（武林恩仇秘辛錄） 陳劍飛・文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時身爲江湖人，是邪是正，這是觀點與角度視之。明明是個俠士，或者明明是個大奸大惡的人，但是揭開來了往往是背道而馳，適得其反，大出人意料之外。一丘之貉，就是個出人意料之外的一個奇異詭幻故事…………



$4.00

第27年

15

編者話

「一丘之貉」是今期刊出的巨型小說，陳劍飛作品，內容講述一段武林珍聞秘辛，詭異離奇，莫測高深。同時分析一個身在江湖的人物，是正是邪，很難分辨，表面上明明是位正義俠士，又或者明明是個巨奸大惡，但當有一天揭露開來，竟是背道而馳，適得其反，大出意料之外，不信嗎？請看本文。本故事題材中肯正確，寓意警世惕人，值得一讀，請參閱今期本刊第3頁。

*　　*　　*

雪刀浪子龍城璧這個故事人物，早已深刻各位讀者腦海中，作者龍乘風君有鑑於這個充滿傳奇性人物有所喜愛，餘奧未了，同時又應徇讀者要求起見，龍君決定即將在本刊續撰一部「雪刀後傳」故事獻給各位，敬希留意刊出日期。

*　　*　　*

武林門派，稱謂怪異，下期刊出的巨型小說「殭屍門」也不例外，是篇江湖詭異恩仇故事，描述一個武林俠客，只因好奇，因而遭遇上一連串離奇怪異、驚天動地、心悸神搖的事情，到後來，竟與一位少女聯袂，殲除了一位法力高强的妖人……。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15期
（總號135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武林恩仇秘辛錄／陳劍飛·文 可飛·圖

一丘之貉

古怪老人 自困蝸居

午牌時分，一輛四曳官車，絨幔低垂，經閭官道，如飛東馳。

垂幔，多悶，敢情是官家女眷，怕被路人窺取了容貌。

馳着馳着，忽地一轉折，離開官道馳向武夷山區。

武夷山區，人烟稀少，有也是獵戶，看山漢子，打柴樵夫等粗人，別說是官家女眷，大老爺也會裹足。

難道是掃墓，也許，這天正清明。

這時候，車廂裏人聲在道：「爹，孩兒有一積壓在心頭，無法釋懷的疑題，想請爹示知。」聲音憂鬱恭謹，是個青年男子。

一個豪粗的聲音回應道：「何事？」

「爹一直好像不願在人前露面，拿現在說吧！大可以不必絨幔低垂，就像隱藏着什麼不可……」

粗豪聲音截口訓斥道：「大胆，你這是什麼口氣，別忘了我是你爹。」

青年輕叫了聲爹，說道：「孩兒知錯，但是無心。」

粗豪聲音轉訓敎爲慈愛的道：「浩兒，爹不是告訴過你，旣已退出了江湖，不願再露面過問江湖是非麼。」

被稱做浩兒的青年懇求的道：「孩兒斗胆說一句，爹的不願在人前露面，全不同一般的息隱不過問江湖是非，似在躱避一個爹惹不起的仇家。」

粗豪聲音道：「身在江湖，難免跟人結仇，但這不是主要原因。」

青年追問說道：「求爹坦言告訴孩兒，父債子還。」

粗豪聲音鄭重的道：「浩兒，你不到二十，就闖出『閃電劍』响亮頭銜，爹心甚慰，但，人上有人，天外有天，不是爹小看你，你還無力來替爹分憂。」

原來車廂裏青年是「閃電劍」郭浩，名氣不小，響滿浙贛的江湖道。

「閃電劍」郭浩年少氣盛，不以爲然道：「爹是在長別人志氣！」

粗豪聲音道：「並非滅自己威風，爹是知己知彼。」長吁一口氣，又道：「不談這些，談談新居吧，浩兒，你覺得花五千兩銀子，購買一座廢置近百年的古屋，值得麼？」

浩兒回道：「整舊如新，已恢復它昔日的雄偉壯麗。」

做爹的聲音更粗豪近乎咆哮，道：「你又花了多少銀両？不知艱難辛苦！」

閃電劍郭浩在江湖跺跺脚震懾半邊天，在父親面前却不敢違拗，輕語道：「爹，錢花在房子上，不也等於置產，再說，爹有這麼一座豪華的別府，面子豈不更增光采。」

他爹沒接腔，馬蹄答答，車輪轆轆中，已翻越過了山脊，車馬如釋重負的滑行在斜坡上，奔馳更遠，不一瞬，一座雄偉壯麗不亞阿房宮的建築在望，那就是他父子的新居，座北向南，背山面溪，雄峙在一處天然屏障的半圓形山麓懷抱中。

車簾捲處，一個虬髯跟一個清秀的面孔探頭外望，視綫投注在新居，清秀面孔正是閃電劍郭浩，只聽他道：「爹，看我們的新居多氣派好雄偉，威重如王府，景色可比世外桃園……」

他爹氣惱地截口道：「想不到你是這等虛浮誇張，尙虛榮，全不同爹的看法，你會後悔的。」

閃電劍郭浩頂撞地說道：「恕孩兒放恣，是福不是禍，是禍躱不脫，我自有打算。」

談話間，車子已抵新居，停在大門首石階，一下人模樣的壯漢趨前迎候，正要提取車廂一角小鐵箱，郭浩忙阻止道：「不用，退下。」

他深知他爹這口小鐵箱是時刻不離身，從不假手別人的，他察言觀色，知他爹把他剛才頂撞之言還記在心裏，只是當着下人的面子不好發作，遂倍加恭謹地陪伴着步進新居。

他將預爲他爹準備的一間正房指給他爹，並吹噓道：「爹滿意這間麼？這是全座最好的一間，窗外景色宜人，靜雅不過，適合爹修養納福。」

「我沒那福份。」邊說邊指向轉角處的一間暗淡無光的小房，說道：「就住這間。」

郭浩尷尬地一笑，道：「爹，這是雜物間，怎成？」

他爹答非所問的道：「吩咐下去，把這間的通路堵死，窗也釘實，除了趕車的老張，不准任何人到我房間。」

郭浩情急的道：「爹，請不要叫孩兒爲難。」

「你難道忘了爹是說一不二的？」

「爹難道陷孩兒於不孝！」

「遵父命也就是孝，不遵父命才是不孝！」

「物議奈何！」

「對人就說爹行道江湖，行踪不定，不就是很好的推辭麼？」

閃電劍郭浩深深體會到乃父爲什麼要把自己埋藏在黑暗裏，一腔復仇怒火頓湧心頭，怨尤的道：「爹，你爲什麼作賤自己？爲什麼不告訴孩兒仇家是誰？」

他爹領悟兒子的孝心，長嘆一聲，道：「浩兒，難得你有這孝心，但你想錯了，是恩不是仇，但恩中有怨，怨中有恩，算得是恩怨難分，你也不要追問，爹是不會告訴你的，更不願你捲入漩渦，聽爹的話，避之則吉。」

郭浩聽完他爹這段話，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暗忖：「爹已把話說絕，我焉

能坐視，不信就沒有一點蛛絲馬跡可尋，我自有道理。」

動念至此伴允道：「爹既這樣吩咐，孩兒遵命不過問就是。」

「那就好，浩兒，現在住進這麼大的房子，場面得維持，爹想靜養一段時期，家務由你照料好了，十幾處店舖租金撐排場維持家用有餘，你的手面太大，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

「是，爹。」郭浩這一聲是，全不是由衷之言，還在一邊自忖：「不知我將來息隱江湖，是不是也像爹那樣，變成守財奴。」

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廢置無人問的親王武夷別府，經閃電劍郭浩整舊如新，人也換了新人，門樓脫落不成字的親王武夷別府橫匾額，也刷新改刻郭府兩個斗大隸書金字，原通往別府全被野草吞沒的山徑，也因新主的富在深山有遠親一一自然顯露。

孟嘗君因好客享譽朝野，閃電劍郭浩自遷進武夷新居，也學孟嘗君邀宴一干江湖朋友，也被譽為孟嘗好客，其實，也是別具用心，每宴必有意無意提到他爹的名諱，想在江湖朋友中，聽取仇家綫索。

「郭棄惡」這姓名，似乎不見經傳，郭浩所宴請的江湖朋友，竟無一人知道。不禁暗忖：「難道郭棄惡是爹的隱名，那我是不是眞姓郭？不，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爹是正派人，絕不可能改名換姓。爹雖諱言他闖蕩江湖的往事，但武功修為堪稱高手，且自承是退出江湖，何又至名不見經傳。是眞是假，向爹一問便知，但，我怎能問，就是爹不責怪，也會疑心到必有所為，更會連想到我在插手他諱莫如深的恩怨，何況我已面承不插手的，大丈夫一言九鼎，怎可出乎爾反乎爾，還是不問的好，此路不通，可另覓別途。」

動念至此，取過素箋，提筆疾揮，瞬即書好，分裝三隻封套，各寫上地址收件人姓名，召來僕從吩咐道：「迅急去驛站，趕投午正的　班郵驛，快去。」

僕從接過書簡，如飛馳去。

郭浩復又喚來他爹的心腹趕車老張，吩咐道：「我爹如問起我，就說去杭城等地收討房租金，如無躭擱，五天可回。順便通知馬童備馬。」

趕車老張恭應了聲：「公子放心，老奴理會得，這就去關照馬童。」

說完，欠身而退，走向馬欄。

主人的吩咐那敢遲延，馬童立即搭鞍緊肚，拉馬疾奔到大門首，正好閃電劍郭浩由大門裏步了出來，拉過韁繩，跨馬揚鞭，如飛馳去。

趕車老張也已向老主人轉達了少主人的留話。

夜幕低垂，郭府上下人等，都已進至睡鄉，初更時分，一條黑影，自郭府後院電射而出，消失不見，黑影身法好快好輕，一望即知是個武林健者。

後院黑影甫失，前院又現出另一個蒙面黑影，輕功不亞先前黑影，進到前院不稍停留，飛身瓦面飄落裏屋長廊。

躡足走近老主人房門前，一聲輕微的「啞」門軸轉動聲，黑影身形一閃，進到了老主人的房裏，黑影眞個大胆，還反手把門掩上，看情形老主人不在房間。

不知黑影是內力修為已達上層，黑夜可以見物，抑是識途老馬，一伸手就提住了老主人隨身携帶的小鐵箱，見他欲啓鎖又猶豫，有頃，把小鐵箱又放回原處。

忽又迅捷地在書桌抽斗裏亂翻一陣，他找到了一本厚皮簿子，借着窗紙透進的微光，不停的翻閱，邊翻閱邊自語道：「原來爹是位愛好藝術的畫家，用不同的角度，畫不同的海與帆船，生動得就像要脫紙面飛出一樣。」

怪，他怎地稱他爹，他兒子郭浩不是已去杭城收討房租金了麼，沒聽說他有另外的兒子，那房中黑影究竟是誰呢？

黑影不停的翻閱，忽又自言自語地說道：「怎的張張都是海與帆船，難不成爹只愛好畫這兩樣東西的！」

忽地目光停在頁面上，不再飄動，訝異的喃喃道：「一幀少女的畫像，漁家打扮，高鼻大眼珠，鴨旦臉，薄薄的咀唇，長長的秀髮，十指尖葱白嫩似藕，好美！眞想不到，爹還是個風流男子。」

待闔上畫册，又愛不忍釋的再看了一眼，這才闔好放回原處。

黑影忽地出掌摑了自己一記耳光，自責的道：「郭浩，你眞該死，做這種偷窺爹私隱的下流事，你怎可懷疑自己父親的身世姓名，罪該萬死。」果然是郭浩去而復返。

一個當前的難題，湧上他心頭，自忖：「是留下等候爹回來領受責罰？還是一走了之……再重的責罰，我都願領受，但，爹方面一旦知我偷窺他的私隱，受不受得了這刺激，不，我不能再叫爹傷心，他一直把自己埋在黑暗裏，已是夠慘了，好在小鐵箱沒打開，對爹不會發生太大影响，希望他沒發現有人偷進他的房間就最好，這希望有可能，小鐵箱未動是一劑很好的定心丸……」

一陣細微衣袂飄風聲由後院傳進他的耳鼓，他暗叫一聲「糟」，知是他爹回來，覆好蒙面，拔脚就往外奔，他忙中不亂，順手把門帶上，探手懷中取出一錠銀子引人錯覺投向逃身的相反方向。

他爹江湖老到，一點也不為他投銀調虎計所誘，尾後就追。

好在黑夜難辨身形，他又是着的夜行衣，更難辨認。

他在前面奔逃，將輕功施展到九成，他爹尾追不捨，由身後衣袂飄風聲，郭浩聽出沒把他爹拉遠，不禁暗讚：「原來爹深藏不露，輕功不在自己之下，若被追及，那還了得。」

也就提高了警覺，把功力提到十二成，如飛而逃。

奔行一段距離，覺未聞身後有衣袂飄風之聲，心裏一寬，脚下未敢稍懈，頭也未敢回，間斷有頃，忽覺身後衣袂飄風聲又起，他也無暇細想內中的原因，咬牙前奔。

天黑似漆，五步以外，模糊不清，郭浩經過一陣猛跑，內力之耗盡，視力大減，當發現五步內面臨絕壁時，已收不住前衝之勢，脚下一踏虛，心說完了。

危在一瞬，忽覺後心有股強大力量，將身形拉了回來，在這一瞬，他心中湧現

一個念頭：「爹救了我，不如讓我墜崖粉身碎骨的好，這一揭穿，有何面目活在人世……」

動念未已，一個蒼老聲音，傳進耳鼓：「小子，年紀輕輕就想死，有負父母養育之恩。」

他聞聲回頭，不禁楞住了，原來救自己的不是爹，而是個面生的銀鬚白髮清癯老者，總算他呆楞間還不忘禮數，站直身子，拉去蒙面，一抱拳說道：「多謝老人家救命大恩，請教上下如何稱呼，日後也好答報。」

「老朽姓名早忘，不勞動問，報答談不上，是老朽追着玩，才險些送你一命，你不怪老朽就算不錯。年青人少陪了。」

說完，便大步向來路走去，看來是一步一步踏實，但瞬即去得無影無踪。

閃電劍郭浩一想老人臨去之言，好難過，自己給人耍了，還要謝恩，眞個栽到家了。

怎不從好處想，若不是那老人橫裏插手，他爹會輕易放過他，他爹怎樣也不會疑心到自己的兒子。

忽然一個念頭激發了郭浩的靈智，認為老人的現身絕非偶然，有一窺究竟的必要，他念生即動，脚尖一點地面，飛身上了左前一棵擎天樣高的梧桐樹梢，凝目一掃四野，發現一個黑點，越過山脊，向自己府居方向徐步行去。

稍縱即逝，郭浩不敢稍緩，自樹梢斜射而出，脚甫及地面，假反彈之力一點地面，身形巧縱出二丈開外，緊接幾次燕子三點水，把跟踪黑點距離拉近二十多丈，已能辨認黑點的身形，不錯，正是那老人的背影。

老人似有所警覺，猛止步回頭，矚目四望，這一瞬，郭浩在暗處已認得眞切，更肯定是那銀鬚白髮老者無疑。

前去是一無遮掩的山野，郭浩不敢現身追去，伏在山脊的反斜面，窺視老人的動向。

老人不再徐步了，施展出絕頂輕功，就像一陣風似的，向郭府方向飄飛而去。

江湖經驗告訴閃電劍郭浩，既經施展輕功，在開曠的前道，不可能馬上止步的，動念一轉，跟踪尾追了去，他無須追及，以老人的輕功身法，他自知是望塵莫及的，他跟踪的唯一盼望是不叫老人脫出他的視綫所及。

一輪明月，羞怯地脫出雲層的追逐，笑意地射照大地，驅走了黑暗。

閃電劍郭浩奔馳的身形，隨着月光的驟顯，不稍緩地衝伏向面前一小山丘後，此刻他的視綫在月光下已能把「郭府」盡收眼底，也能看清老人的一舉一動。

老人全然不像翦徑之輩，先打量好進出路，就像識途老馬，跨過郭府溪橋，閑情逸緻地順手摘了一束越出前院院牆的紅杏，沿院牆脚繞西行去。

黃雀在後窺視的閃電劍郭浩，看在眼裏滿頭雲霧，暗忖：「看他那閑情逸緻的神情，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樣，既不像尋仇又不像翦徑而來，府裏根本沒有這個人，難道是下人們的朋友，不會，下人怎會夠資格交他這樣的高手，物是以類聚的。但他走的左側門下人房的方向呀……糟糕，目標要失了，待我追上前去看個究竟。

這動念只是一瞬，他見老人已轉進牆脚，忙一閃而起，正待追了上去，院牆頭人影一晃，突喝道：「那來的偷花賊，站住！」

閃電劍郭浩聽出是他爹的喝聲，側過臉掉頭就逃，一口氣奔了一里多，聽不到身後有脚步聲，才緩步回頭，抬袖拭去額頭冷熱差半的汗珠，忽地憶起似的一聲：「我的馬！」疾步向官道馳去。

日月如梭，轉眼五天過去，黃昏時分，武夷「郭府」對山飛來一騎，逕奔郭府方向，因夜幕已垂，難辨騎上人衣着身形，守望在院前的人，正欲叫出一聲：「少主……」

一旁的趕車老張喝道：「喂！你瞎了眼，再看看清。」老張年老眼不花，照子比小伙子還亮。

被喝阻的下人半諷半恭維的道：「總管的眼力眞行，我這才看清楚。」

來騎如飛，兩人幾句話的時間，已馳到面前，馬上是個勁裝漢子。趕車老張正待向前打話，騎上人已翻身下馬，把一封厚厚的書簡遞到趕車老張面前，並道：「老人家可是張……」

趕車老張連忙伸出雙手，邊接過書簡，邊說道：「老漢張弓長，啊，是我家公子的親筆書簡，公子他……」

「公子……啊，是問我們大老闆，他很好。」「大老闆？閃電劍郭浩改行了？」

趕車張弓長，人老經歷多，一點也不顯驚訝，把話拉開道：「老漢代表主人謝謝閣下專程傳簡的辛勞，裏面待茶。」邊擺手肅客。

勁裝漢邊跨回馬背邊道：「不敢打擾，再見！」揚鞭絕塵而去。

張弓長疾步走向老主人的房間，輕敲了兩下房門。

房裏應敲門聲問道：「誰？」話聲重濁。

張弓長輕應道：「是我，老張。」

「進來，門是虛掩的。」

張弓長推門躡足而入，反手把門掩上，走前兩步，雙手將來簡呈到盤坐炕上的老主人，道：「是公子寫回的。」

「是浩兒寫回的，他人呢？」他震驚，出言顛三倒四，人在，還用得看書簡。

張弓長笑了笑道：「主人先看看書簡。」這話也是多餘的，他主人已在啓封。一邊啓封一邊支開張弓長道：「你一旁坐下吧。」

張弓長偷眼一瞥，見書簡夾了好幾張大額銀票，無疑是着人先送回房租金。聽見叫坐，忙應了一聲「謝主人」，識趣地坐向距主人最遠的一張椅，把頭俯注地面。一瞬，耳鼓响起主人的慨嘆聲在道：「完了，完了，我辛辛苦苦省吃簡用積蓄下來一份家私，將要敗在浩兒之手！哎！」

張弓長接口道：「跑腿的漢子稱公子做大老闆。主人，書簡上可提到……」他自卑身份，把未完之言嚥了回去。

「隔行如隔山，他懂做什麼生意，不如把錢扔進水裏還會『乒乓』响兩聲。」

張弓長迎逢道：「公子精明，歷練一段時間也就會了，公子不是普通人，誰敢

在虎口捋鬚。」

「簡」說的含含糊糊，只說在籌備一種跟他性情相近的買賣，天曉得，知子莫若父，他的性情只會大把花銀子，慷我這個老頭子的慨。」

張弓長一面打圓場，道：「容老奴說一句，像公子這樣身在江湖不取之江湖，眞是難能可貴，再說句不中聽的話，只要公子吩咐，錢是有如長江大海，取之不盡用之不絕的。」

「說的也是，有點事情把浩兒絆住，就不會胡闖亂闖過問江湖是非。老張，派個可靠的人，去杭城一帶打聽打聽，看他在搗什麼鬼。」

張弓長躬身道：「是，主人如別無吩咐，老奴這就去派人。」

「去吧……回來！」

張弓長已走到門首，聞喚，退了回來，道：「主人有事吩咐？」

「浩兒怕一時不會回來，府裏這不大不小塲面，只好偏勞你替我撑住，用錢向我拿，可要省儉點，浩兒的來函，雖沒向我開口，我做父親的也得籌個相當數目給他。」

張弓長奉承道：「主人想的眞週到，其實，省省也就過去了，連老奴在內，底下人都是忠心的。偏勞不敢，理當效犬馬微勞。派人的事，老奴這就去辦。」

見主人含笑不再言語，乘機退了出來，搖搖頭，深呼吸了口氣，低聲咒道：「老賊眞是個怪物，房裏那麼濁臭，他竟安然無恙。」咒完，才走了開去。

張弓長邊走邊忖：「該指派誰去？」

一個粗壯笨頭笨腦的漢子正向張弓長走來，張弓長得意的一笑，攔住粗壯漢子道：「孫大呆，你走運了。」說着掏出一個飽滿的小錢袋，向孫大呆揚了揚。

粗壯漢子孫大呆一陣痴愣，半晌才轉過腦筋，傻笑道：「總……管……要要……給我銀子？」旣傻還口吃。

「你喜歡白亮亮的銀子麼？」張弓長戲耍着將錢袋又揚了揚，說道：「五十多兩。」

「當當……當然喜歡。」孫大呆搖了搖頭道：「不是我的，我……不能要。」

別看他傻，還知道非己財不苟取，潔身自愛，難得。

張弓長正色道：「說正經，大呆，這銀子是你奉差遣的旅費，拿着。」說到拿着，小錢袋已脫手抛了過去。

孫大呆接在手中，道：「要要……要去那裏，用……用得着這……多盤纏。」

「老主人令你找少主，多賞你點。」

「少……主人不是去……杭城以及其他的地方……收討房租金麼？」

「是呀！可是日期超過沒見回來，老主人放心不下，才……」

孫大呆全明白了，截口道：「我去！只担心……怕辦不好，我從來……沒出過遠門。」

「精誠所至，金石爲開……」

孫大呆那聽得懂，張弓長自嘲的一笑，頓住改口道：「天下無難事，只怕不肯去幹。放心去吧！」

「我……這就去。」說完，收好錢袋，義無反顧地掉頭向院門走去。

「回來！」張弓長喊住道：「也該帶幾件換洗的衣服，還有，銀子要省着花，莫要銀子花完」，事情還沒辦好，那就不好意思朝回走啊！」

孫大呆停身聽完了張弓長的叮囑，沒有應聲，掉頭飛奔出了院門，急急上道，敢情他也聽出張弓長關注是假，諷刺是眞。張弓長望着孫大呆遠去的背影，笑了笑，自語道：「呆頭呆腦，眞好玩。」

眞好玩！這是什麼話？安的什麼心！虧他還是郭府老主人身邊心腹。

夜已深，郭府上下人等早入睡鄉，惟獨那神秘古怪的老主人對月感懷，望子不歸。

驀地遠山傳來一聲凄咽的哀喚，把他從憂思中驚醒，傾耳細聽，又是一聲凄咽的哀喚，他打了個冷戰自語道：「是鬼叫的聲音！」

夜靜更深，山風習習中，獨自一人，聽到鬼叫，任誰也會毛骨悚然！

總算他闖過江湖，比一般人胆大些，還能再聽下去。

「嗚嗚……唷……嗚……唷……」

鬼叫的聲音，由遠而近，他覺着就像朝他來的，不自禁抖顫了一下，背脊有些凉沁沁，就像是一陣陰風襲體，他本能地扭身回頭，這可把他嚇壞了，一個鬼影正向他撲抱而至，心知是鬼，不敢還擊，一閃避過。

鬼影好快，兩次撲抱又到，他的房間是很窄小的，他已無閃躲餘地，情急智生，一矮身逃過鬼影撲抱，順勢一滾，藏身在書桌底下。

他滾向桌下，是有用意的，他有一柄削鐵如泥的短劍暗藏在書桌夾縫裏，他雖同一般人樣也怕鬼，但心智不亂，想到鬼是怕寶劍的，才滾向桌底要取他的短劍，用來對付鬼。

當他短劍龍吟在握時，鬼影一晃，去的無影無踪。

鬼去，他心神頓定，開始懷疑鬼是人扮的，忙走向門摸摸門閂，閂仍是閂好的，再走向窗，窗是釘死的，連窗紙都是完好，看看屋頂，屋頂無路，望望地，地下無門，他這回眞個寒悚在心，喃喃自語道：「眞的是鬼呀！」

他凝神傾耳細聽了盞茶時光，不再鬧鬼，連習習山風也停了，但他不敢睡下，取過一把椅子背椅牆角落按劍危坐，目光凝神，眨也不敢眨一下，敢情他要坐到天明。

人的精力是有限度的，尤其緊張中更耗精力，也不知在什麼時候，他的眼皮垂下，靈魂飛入夢鄉，彷彿間被抓了去，受盡各種重刑，被五花大綁拉赴刑場，大炮一聲響，劊子手舉刀砍向他的頸上，頸骨卡察一聲脆响，大驚轉醒。才知南柯一夢，有人在敲他的門。

眼睛一瞥太陽透窗投影，才知已是日上三竿，聽出敲門聲是趕車老張，問道：「什麼事？」

張弓長在門外恭應道：「主人，老奴送早餐來，請開門。」

「現在不想用飯，省一頓，馬上就中午飯了，端走。」

「是！」張弓長恭應着，邊端走邊暗

諷道：「好個守財奴。」

自這夜起，郭府每夜都鬧鬼，人心惶惶，下人們一到天黑都擠在一起輪班守夜，唯獨張弓長，老主人胆大單宿，實在說只有張弓長一人是眞的胆大，老主人一家之主怕也得綳着點，他自那夜跟鬼打過交道後，把睡眠改在白天，夜晚照那夜如法泡製，搬把椅子坐在角落裏，按劍待旦。

幾天來鬼還是不忘關顧他，陰風陣陣，哭聲時起，或左或右，或上或下，終夜纏住他不去，只是沒現身。

一個人被鬼魂連夜死纏，怎受的了，幾天下來，他已被摧殘得精神恍惚，眼神呆滯，時而自說自話，不知渴，不知飢，睡不寧，坐不穩。

在別人，早把鬧鬼的事宣傳開去，他全不露一點口風，不躲不避硬挺，難道也有不可告人的隱衷，怪！

閃電劍郭浩眞的做生意了，且做的是大買賣，「押店」，浙閩粵地各大城邑都設有分店，總店設在杭州南大街「震遠鏢局」舊址。

他的「押店」，不同一般的高利貸專吸窮人血的當，不圖利，但規矩可不小，「押」的分紅、黃、藍、白、黑五級，典當押金額紅級百両，黃級減半，藍級二十，白級五両，黑級一両，憑字號，眞才實學，是爛本押，良心押，不取分文利息。

這叫什麼押店！空前絕後，招牌寫的明白：「天下一家押店」。

江湖道義只是一句美言，有良心的少之又少，不到三個月，大老闆閃電劍郭浩的「天下一家押店」，押出的數字以萬計，以每件五両計，就是白銀五萬両，這數字賠掉他爹交給他掌管的十幾家頗值錢的店舖房也不夠，奇怪，他那來這多錢。

閃電劍郭浩爲什麼要這樣做？疏財仗義只是個好聽的名詞，他不會那麼傻吧！

各分店職掌的黃、藍、白、黑等四級押店，生意興隆，應接不暇，門前擺着長龍。

杭城總店掌握的王牌紅級押店，竟然無一人問津。

也就是說，有眞才實學的道中朋友，都不稀罕這數目，押當總是丟人的事情，世道是笑貧的，藍、白、黃三級都是江湖流浪漢，這些押店，十有九是有去無回，都是些賭鬼癮君子之屬，五両十両雖是小數目，人數一多，又是有去無回，有金山也難塡無底洞。

賬房先生王善賈是個戴老花眼鏡的駝背瘦矮老頭，一直在押店業混生活，跟在侍役身後，走進大老闆房間，欠身道：「老闆有事吩咐？」

閃電劍郭浩劍眉微皺，道：「王先生請坐下來談。」

賬房先生王善賈一躬身，退坐一旁，郭浩接着說道：「我想知道現金還結存多少？」

王善賈擠擠眉道：「回老闆的話，如照各分店的要求照撥滙的話，錢莊就不再有餘銀，怕還有千両左右的虧空。」

這時，郭浩面色一陣青一陣白，他担心把這間別開生面的「天下一家押店」，這就要關門大吉，喃喃道：「我也感覺，知道餘錢不多，想不到這麼快就一文不剩，還要塡補虧空，已三個月了，還是一點頭緒也沒有。」

王善賈接口道：「老闆，恕屬下插句咀，這種押店，怕難有賺錢的一天，要想有頭緒，得改弦易轍，從頭做起。」

郭浩苦笑了一下，道：「我說的不是這個意思，你不懂。」

王善賈不服氣的道：「屬下幹這行業已將近四十年了，如照卑職的辦法經營，準賺大錢。」

郭浩笑了笑，把話題轉開，道：「各分店照半數撥付，不要拖欠錢莊。」

王善賈是個忠心保主的老實人，晋言道：「老闆，這不是根本辦法，根本不是在做生意，恕屬下直言。」

閃電劍郭浩感激地一頷首道：「我知你是好意，但你不懂江湖。」

王善賈的牛性大發，頂撞道：「天下烏鴉一般黑，誰做買賣都在圖利，天經地義。」

總號店門外，傳來馬蹄答答車輪轆轆停煞聲，閃電劍郭浩目注賬房王善賈道：「告訴你，江湖道的烏鴉是白的，你的責任是管賬，別的事不勞越俎代庖，快去前面看看，可能是送銀子的人來了。」

王善賈吃驚的一怔，還未驚醒，房門外敲門聲道：「老闆，送銀子的車等在店門首。」

推門進來的，是剛才那侍役，邊走邊重複先前的話道：「老闆，送銀子的車等在店門首。」

郭浩臉色一沉，道：「牛二，怎見了銀子把自己的骨頭都散了。」

被叫做牛二的侍役已知失態，忙恭立回道：「奴才知錯，下回不敢。」

「你手上拿的？」郭浩目注着牛二手上的書簡問。

牛二這才記起，忙雙手呈上道：「這書簡是送銀子的人帶來送給老闆的。」

郭浩接過瞥了一下封套，帳房王善賈識趣地告退道：「敝職這就去會同金櫃點收入庫，告退。」

「去吧，點收後給我個數字。」

王善賈恭應了聲「是」，欠身而起。

郭浩目注侍役牛二吩咐道：「你也下去。」

兩人相繼出房後，他才啓開來簡，細閱一遍，收好後，倒靠椅背，進入沉思。

他細味着在追憶——

我離開家時，曾關照過趕車老張五天可回，其實不就擱四天時間足夠，因我曾函約三位師兄在杭州附近的杭城，四海客棧中會晤，才把回程推後一天。

我收完各處房租金，最後才到杭州，花不到兩個時辰杭城房租金也收齊，當我落脚四海客棧時，離函約三位師兄見面的時間，還有三個時辰，閒着無聊，關照好櫃上後出了客棧，信步溜躂，我到東門，正想轉走，突聽到一陣鑼鼓喧天响自城門以外，一種莫明的好奇心，驅使我循聲出了城，原來是擺塲子賣藝的，一看塲面，就知道是大馬戲團，這對我來說是不值一看，正要離去，塲子裏一個黃鶯出谷的嬌甜叫聲把我吸引住了，一個意念頓湧：「聲音這麼好聽，不知她人美不美？」

動念間，不知不覺，向塲子走去，掏

了一點碎銀給守在進口的壯漢，隨着觀衆湧進圍帳，觸眼即瞥見一個淡綠短打長髮披肩手舞柳葉雙刀的少女，在場心顯身手娛觀衆。

觀衆間歇地爆起如雷掌聲與叫好聲，我冷眼旁觀知觀衆中沒一眞正行家，掌聲叫好聲在隔靴搔癢。

少女內力不弱，算得劍道高手，身法輕盈，美妙至極，尤其柔功超絕，我自問也難望其項背。更令我咋舌的竟看不出她武功路數，章法大異中原九大門派。

我驚異不已，不自禁擠身向前，站進人圈的第一綫，距離拉近，獻技少女倩影美姿，看得更見眞切，黛眉、杏眼，鼻如懸玉，口似櫻桃、貝齒瑩潔，笑靨淺露，一對攝魂梨窩配合那施粉則太白敷脂則太紅的瓜子臉上，美得令人不敢正視，身段兒又是那麼婀娜多姿，雙峯堅挺得欲脫衣而出，小蠻腰恰一揑，沉突圓豐臀斜滑而下天生一對修長適度玉腿，配合一雙三寸小金蓮，美艷無雙，人間絕色。

她劍舞突快，只見銀虹，不見倩影，當我陡地瞥見她帶動銀虹作勢待升離地昂空之際，我情不自禁脫口而出：「九翔鳳霄」高叫出了聲。

大出意料，她不獨不「鳳翔九霄」，連劍也不舞了，一對大而圓的黑眼珠，盯視着我一瞬也不瞬，我自知失檢，不敢正視地把頭側向一邊。我不知我是羞是怯，無地自容地擠出人辟，快步離開。

我邊走向回路邊忖：「想不到有個賣藝的姑娘家，功力這等深厚，能施為『鳳翔九霄』巳是高手，竟能收發隨心，達爐火純青極峯境界，奇怪，她那點年歲怎能有這深造詣，看上去不過十五……」

「不對，人家滿十六了。」一個嬌滴滴聲音，在郭浩身後接口。

我聞聲止步回頭，尷尬一笑，說道：「是姑娘妳！」

「嗯，是我，你覺得很奇怪麼？」好俏皮的問話。

「我驚奇姑娘的輕功身手，在下被跟踪，一直沒警覺。」

「這麼說，閣下是位高手，不打自招了。」明是恭維，暗在刻薄，好個利咀的姑娘。

「那裏，那裏……」我英雄氣概盡失，期期艾艾把話頓住。

姑娘噗哧一笑，道：「一表人才，怎地說話像個大姑娘，說呀！」

這一笑激發了我男兒漢的自尊心，正色說道：「姑娘跟踪在下就為我說這幾句話？」

話至此，感到有些過份，和顏地說道：「姑娘天姿國色，武藝超羣，在下景仰得很。」

「別這樣打哭了哄笑好不好，我追上你，就是為請教你的。」嬌嗔着道。

「姑娘有何見教，請講。」我親切的問。

「別這樣姑娘前在下後，多俗氣。」她邊蓮步輕移，走向環城小徑，我緊跟一步，走個併肩，咱對無言勝有言，心心相印，慢步了一段不大短距離，情感也跟着飛快上升，姑娘先打開話匣，輕啓朱唇道：「我姓冷叫婉如，你呢？」

「在下……」忙頓住致歉道：「對不起，我說溜了。我姓郭，單名浩。」

冷婉如忙截口道：「我起初以為你跟我的仇人同姓。」

我關切的問道：「你那仇人，叫什麼名字？何方人氏？」

「姓霍，叫旱仔。」

我忽有所悟道：「是了，仔是粵地方言；妳那仇家霍旱仔定是粵地人氏。」

冷婉如螓首又搖，道：「那也不見得，我們靠海生活的人，男人十有九個都叫什麼仔什麼仔的。我還記得我小時被人喊做小女仔。」說完，黛眉緊皺。

我寬解的道：「婉如，妳不必怕找不到仇家，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有名有姓總有綫索可尋，我比妳更苦……」欲言又止。

冷婉如精明透頂，緊追不捨道：「怎不說下去？瞧不起我們是賣藝的？」

我得寸進尺的稱呼道：「婉如妹會錯了我的意思，我郭浩三生有幸結識了像妳這樣一位巾幗佳人，只有自愧形穢，婉如妹何出此言，豈不令我慚愧欲死。」

冷婉如聞言悠悠一嘆，喃喃自語道：「我往日從不被男人們的花言巧語所動，怎的今日裏……」欲言又止。瞥了我一眼，嫣然道：「何必這樣認眞，你太不了解我的性情，我是心直口快，說過就算了，浩哥哥何必認眞。」

我靠近一步，濫情的道：「婉如妹，我眞怕妳一氣不理我。」

冷婉如一笑，道：「你眞傻，我這不是在你身邊麼？」

話至此，忽地花容一沉，收回緊倚着我的香肩，正色說道：「你不覺得我自動找你，是脂粉陷阱麼？」

我茫然，半晌才道：「不，一點也不，我看出婉如妹不是那種人。」

冷婉如冷冷道：「你錯了，至少初時我是不安好心的，當你在場子裏高叫一聲『鳳翔九霄』被我發現你時，一瞥之下，我有一個奇異的感覺，認為你跟我那位仇人有種難以言狀的關係，但我又說不出為什麼會這樣想，所以才情不自禁地追了前來。」

我接口道：「現在呢？」

冷婉如笑道：「我說你傻沒有說錯，這還用問，我要是還那麼想，我會這樣對待你，一個姓郭，一個姓霍，風馬牛不相及。」

說完，自動伸出纖纖玉手，拉住我的雙手，無疑她巳芳心暗許。

我獲得佳人芳心這份暢快，是筆墨難以形容。

男人在女人面前，常會自吹自噓，追求中更甚，我也不例外，自荐道：「婉如妹，我想妳應該問問我是幹什麼的。」

冷婉如打趣地向我上下打量道：「嗯，是個俊美的貴胄公子。」

我哭笑不得的說道：「請不要挖苦我好麼！難道我在婉如妹的眼裏，只有這點份量？」

冷婉如嫣然一笑道：「我在跟你鬧着玩的，你不想想，你如在我眼裏是公子哥兒，我會喜歡你？」她的作為雖是大胆，說完，也不禁緋紅滿面，粉頸低垂，無限

嬌羞。

我心花怒放的歡聲道：「那你憑着什麼喜歡我？」

冷婉如不答，我湊近她的耳鬢細語道：「我是一見鍾情，妳呢？」

冷婉如閃躲出五步，頑皮的笑道：「羞羞，我只是說喜歡你，並沒有說……」

她難以出口的把話頓住。

我不敢追得太緊，再說，婚姻是大事，怎可第一次見面就談婚論嫁，幸喜我沒有說出，於是我又舊話重提道：「妳既然看得起我，最低限度妳應該知道我是幹什麼的……」

她不悅的說道：「大英雄，報個萬兒吧！」

我巧妙地故作輕薄長揖道：「閃電劍郭浩，拜見冷姑娘。」

她聽了無動於衷，冷冷說道：「你既報了萬兒，我也得回敬，姑娘就是神劍笑羅刹冷婉如，你可知道？」

我如入五里霧中，半晌，答不上話。

她噗哧一笑道：「我是自己封的，你又怎會知道？」

我也被引的哈哈大笑，陡地我瞥見她花容暗淡，淚珠暗轉。我大驚，追問道：「婉如妹，妳怎樣了？」

冷婉如强笑道：「哦！沒有什麼，只是覺得不配跟你這位大名鼎鼎的閃電劍打交道。」

我知道她話裏的意思，豆大的汗珠自我額頭湧現，我求告的道：「婉如妹，請原諒我，我是好意，絕非自誇。」

她答非所問的道：「我由你眼神看出你在需要什麼，你不必顧慮什麼，你親我吧！」

人是情慾的動物，美色在前，我眞想撲過去親她吻她，理智與情慾鬥爭中，我狠狠咬一口舌尖，才清醒過來，堅定不移的道：「不！」

她笑了，笑得那麼美，無比溫柔的道：「浩哥哥，你既然說了『不』，我才直言，你假使眞的親我，小妹是不會拒絕的，但那只有一次，再見面就成陌路。」

我由衷的接口說道：「婉如妹，妳考驗的令我由衷的感激，也欽服婉妹的不平凡。」

她螓首微點，親切的道：「再過盞茶時分，又該我粉墨登場了，來日方長，小妹這就告別了。」

我攔住她，說道：「我理應送婉如妹一程。」

她笑着道：「你又在傻了，一眼望得見。」

我沒應聲，跟在她身後走去，心裏在想，多相對一時半刻也是好的。

臨分手時，我約後會。

她默然一笑道：「明天同一時間，在你受苦的地方等我，不見不散。」

當我目送她去遠，這才想起與幾位師兄約會的事，忙邁開大步，緊往回趕。

當我跨進客棧大門時，掌櫃的迎上道：「郭公子，你回來了，你有幾位朋友找你……」

我斷定是我函約的幾位師兄，沒問掌櫃。「啊」了聲，逕奔房間，掌櫃的尾後叫喊道：「公子留步。」

我止步回頭，掌櫃邊走邊向我說道：「你的朋友等不及，留個條紙走了。」說着，將字條雙手遞過。

我接過一看，認出是三師兄的筆跡，條上約我在南大街「震遠鏢局」舊地見，說有要事相商。

原是我約他們，反賓為主，說跟我有事相商，我懶得去想，疾步奔向指定的地點。

不半盞熱茶時光，我就到達，師兄弟們久別重逢，自有一番寒喧話舊，我驚奇師妹江瑤姬也在座。瑤姬的父親是贛北的首富，江湖渾號金算盤江百萬，爹提到此人就搖頭，有錢的大小姐自是性子大，受人迎逢，說句良心話，瑤姬對我總算不錯，另眼相看。

室中陳設華麗，瑤姬師妹儼然以主人自居，三位師兄絕口不提約我何事，我也就裝馬虎看葫蘆裏賣的什麼藥。

聽口氣，三位師兄跟小師妹瑤姬的父親金算盤江百萬熱情得很，江世伯前江世伯後的。

一陣脚步聲响自通道，他們不約而同離座走向門首，我附和着走在最後。

門啓處，一位員外郎模樣稀鬚老者昂然而入，後隨八名勁裝壯漢護衛，壯漢止步門外。

瑤姬搶步奔向稀鬚老者，喊了聲「爹」，偎倚而前。

稀鬚老者，輕拂瑤姬披肩秀髮，慈顏道：「這麼大個人還像小孩子，不怕師兄們見笑。」說着，電目一掃師兄等幾人，目光投注在我身上，一瞬也不瞬。

我神色泰然，不倉不避，但這只是一瞬，再多一剎，就顯得尷尬了。

適時大家不約而同的一聲：「恭候世伯！」出自三位師兄之口，將金算盤江百萬的視綫，引了過去。

「坐，坐，不用客氣。」金算盤江百萬說着，自己先行落坐之後，大家才相繼坐下。

江瑤姬坐在我的下首，我嗅到濃濃的風味，這香比之冷婉如淺抹的清香，眞有天壤之別，一俗一雅。

江百萬看看女兒又看看我，爽朗的道：「浩賢侄少年英俊，弱冠少年，就能出人頭地，江湖上闖蕩出『閃電劍』响亮字號，前途眞未可限量。」

這是客套話，我只好答應道：「是江世伯的過獎。」

「不必客氣，老夫從不輕易讚許一個人的。」江百萬把目光轉向三師兄道：「今日之會，算得是一室俊彥。」

三師兄插口道：「全仗世伯栽培。」

江百萬頷首道：「好說，今天邀約幾位賢侄到此，是想借重幾位。」

仍是三師兄領銜道：「借重不敢，世伯儘管吩咐。」

我如坐針氈，尚未聽出端倪。

江百萬輕咳一聲，道：「老夫息隱江湖近三十年，常想為江湖稍盡棉薄，苦無適當機會，兼無可信託之人，現在有了幾位賢侄帮忙，老夫就可放手去做。」

他清理了下喉痰，又道：「老夫是生意人，三句不離本行，計劃開押店，廣交道中朋友。」

我聽的一怔，正待站起來諷刺老財迷幾句，被瑤姬暗運內力壓住雙肩，無法站起。

江百萬已會意我的不滿，忙解說道：「浩賢侄敢情是誤以為老天開押店為了賺錢，你錯了，是百分之百賠本。」

於是說出他一套武林朋友「押當」的辦法。器重地邀我負責總店，派三位師兄負責湖州，金華、溫州等三處分店。

我不信他的鬼話，冷冷道：「江世伯的計劃，令我震驚。」

江百萬臉色一整，沉聲說道：「浩賢侄是話裏有話？」

我不諱的道：「但願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江百萬哈哈一笑道：「賢侄果然不凡，一言中的。」

一頓，目光一掃，又道：「老夫也不須保留，遲說早說一樣，我要借武林江湖朋友『押當』接觸的各色人物中探聽一個人，不過，這只是附帶。」

「仇家？」我追一問。

「也可以這麼的說。」江百萬的話說在兩可之間。

「值得江世伯重視之人，想必是不平凡。」

「說的是，武功不弱，論劍道不在你賢侄閃電劍之下。」江百萬在激將。

我不中他的激將計，再追問一句，道：「是正是邪？」

他不作正面答覆，以問代答道：「幻影賊魔這名號，賢侄看是正是邪？」

我沒那麼聽話，他問什麼我就答什麼，否定的道：「也許是晚輩寡聞，中原武林江湖黑白兩道，沒聽說過有幻影賊魔這號人物。」

「這是難怪，你年不過弱冠，二十年前提到幻影賊魔葛孔亮婦儒皆知，眞個是惡名遠播……」

我無心聽下去，脫口問道：「他也姓霍？」

我分不清是不是連想到冷婉如的仇家姓霍，才有此一問，但話一出口，心裏已有了答案，不是姓霍，是姓諸葛亮的葛，因為葛孔亮這姓名，一經提起，在我的記憶裏，雖很模糊，但並不陌生。

「可不是姓賢侄那個郭，是諸葛亮的葛。」

他這一說，更證實我的想法，忙抓住這點模糊的記憶，往事，一幕一幕的如在眼前，惟獨「葛孔亮」的影子仍是模糊陌生。

「浩賢侄，你在想什麼？」

我如在夢幻中被驚醒，靦覥一笑道：「啊！沒什麼，請恕我失儀。」

一個意念飛快的湧上心頭，暗忖：「為了親仇，為了帮忙紅粉知己冷婉如找到仇家，為了模糊而又陌生葛孔亮這個人，我要不考慮的接受江百萬『天下一家押店』計劃的所謂借重，屈居一時。」

心意既定，忙謙道：「剛才晚輩是在想，怕我才薄力微，有負江世伯所托。」

江百萬讚許的道：「浩賢侄能不盈滿虛懷若谷，老夫就更加放心。就此一言為定，姬兒留下跟幾位師兄商量籌備，擇吉開張。浩賢侄，大刀闊斧的幹一番，錢不成問題，有老夫在幕後來支持你，還怕什麼？」

「江世伯，這樣不妥，您不便出面，就叫瑤姬師妹主持，我全力協助她，你看可好？」

瑤姬接口道：「我要是想當天下一家總店大老闆，還會像捉迷藏樣那把你找來，你眞不聽敏。」說完，小咀一噘。

我恍然，尷尬一笑，道：「妳怎早不說。」

她嫣然笑，忸怩地道：「現在說並不遲。」

我心裏一陣忐忑，暗道：「糟糕，我是無心之言，她聽成有心，這以後的麻煩可就大了。」

就這樣我糊裏糊塗當了「天下一家押店」杭城總店的老闆，也因為這，我跟瑤姬師妹朝夕都在一起。

幾位師兄都在暗裏羨我已做了江百萬的準東床，我是啞吧吃黃蓮苦在心裏。

江瑤姬確也是個美人，但我總覺得太俗氣，一天濃裝艷抹，遠不及冷婉如的素裝淡雅。

大馬戲團在杭城頗受歡迎，連台三月不衰，我跟冷婉如都在老地方約會，從未間斷過一天，兩情繾綣，互為心許。

江瑤姬這邊，我一直虛與委蛇，雖然自知罪過，但我怎能表明傷害她的心，我更有所顧慮，名是「天下一家押店」老闆，實則命脈操之她手，她一不供給我銀両，「押」店就要關門大吉，我良心受到責備，苦痛萬分，决心找個適當的機會，跟她攤牌。

决心雖下，一直都沒勇氣向她啓齒，時間很快又溜過去半月時光。

一天，眞個晴天霹靂風暴臨到，我跟冷婉如正在小溪邊擁吻得魂飛九霄之傾，給江瑤姬碰見，說是碰見不如說是跟踪而來，她雌威大發，嬌叱道：「好不要臉的一對男女！」

我們一驚分開，冷婉如羞怯地背過了身，我也被嗆的面如潑血。

「師妹妳……聽我解釋。」

瑤姬嚎啕的道：「用不着解釋，你騙了我，你使我心碎，我要報復。」

這邊還未按住，那邊又起，冷婉如花容慘淡，一字一淚的說道：「這是夢！夢！夢！夢是應該醒的。」

我意識到大禍臨頭，我將要失掉冷婉如，我的原定計劃將要破滅，我發狂的吼道：「婉如！這不是夢，請妳相信我，相信我……」

婉如截口道：「請不要說下去，徒增不快，天下無不散的宴席，我該道珍重了。」她聲未落，蓮步已在輕移。

江瑤姬嬌叱一聲，道：「站住，想走，沒那麼容易。」聲落的同時，一閃身，擋住了冷婉如的去路。

冷婉如止步和顏一笑，沒開聲。

江瑤姬得寸進尺，冷冷一笑，道：「一個賣藝的小妞，自不量力，竟敢跟我江瑤姬作對，妳是找死。」

冷婉如笑容頓斂！不屑的道：「江姑娘，不可欺人太甚！」

江瑤姬橫蠻不講理的道：「欺妳就……」右手已作勢要動粗。

我情急，一閃身按住了她待動粗的手，身形橫擋在兩人中間，目眥欲裂的怒視着江瑤姬，一聲不响。

江瑤姬似怒極，出左手一式「葉底偷桃」，點在我「橫血海門穴」下寸半的筋麻穴。

我料想不到她會向我出手，驚覺時已遲了一刹，我四肢頓失知覺，無力動彈，任由她倆一較長短了。

江瑤姬龍吟驟鳴，已經將肩頭交叉的兩柄寶劍握在了雙手，刻薄的道：「這溯邊隱秘得很，宜於男女幽會，也方便動手過招，免得妳賣藝女說姑娘欺壓了妳，接住。」

說着，將左手握的一柄劍，劍柄朝前擲向冷婉如，劍疾如矢，帶動破空之聲。

我暗替冷婉如揑了一把汗，江瑤姬這暗運內力的一擲，力道可觀。

只見冷婉如在劍將近身之瞬，柳腰一躬，伸出二指夾住劍柄向後一帶，劍運弧形一脫手，劍柄轉前，歸趙回飛，她並沒像江瑤姬樣顯露一手，劍行徐緩，但看在行家眼裏，就知她那從容不迫輕描淡寫的回敬 蘊藏着深厚無比的內力。

江瑤姬應能看得出，但她氣浮驕傲，輕視賣藝這一行，更因醋海波瀾，已全失理智，只見她出劍撥落歸趙之劍，發瘋地挺劍而上，一式「金蟒吐信」，走中宮，刺向對方胸門。

這是什麼招式，空門大露，準定要吃虧。

冷婉如並未乘虛進擊，身形向左閃出丈許，心平氣和的說道：「江姑娘，妳當也看得出，我這是禮讓，請你不要逼我還手。」

江瑤姬未等冷婉如把話講完，劍舞銀虹，搶步攻了上去。

看樣子，江瑤姬不敢再輕敵了，搶攻中先舞動劍氣護身自保。

冷婉如不再閃避，脚踩迷踪巧步，穿梭在江瑤姬的劍幕之內，恰似一隻穿花蝴蝶，身法靈捷柔美之極。我的穴道被制，愣在一旁乾急，一個是情侶，一個是師妹，雖有厚薄之分，任何一方傷亡，我都遺憾終身，更不能辭咎卸責。

多虧我穴道被制，視力減退，只見銀虹，難辨招式，眼不見心不煩，減却驚駭不少。

我默記已近百招，陡聽冷婉如高叫一聲：「承讓。」身形如巧燕飄出丈外，右手拿着一條紅色絲巾向江瑤姬站立處擲去，我記得那紅色絲巾原是束在江瑤姬頭上的。

紅色絲巾脫手，她身形已燕子三點水，遠飄而失。

江瑤姬羞得滿面通紅，一聲不响，拾取扔在地下的另一柄劍，看也不看我一眼，揚長而去。

我心急如焚，追着她的背影，高叫道：「我的穴道。」

她充耳不聞，足下加快，瞬即消失在彎道裏。我運內力費了一個時辰多，才冲開被制穴道，第一個要找的，是冷婉如，要向她解釋誤會，表明心迹。

去到她們大馬戲團，既未見她登場，更不見她的影子，我耐心的等候，等到煞戲，等到夜，等到天明，我望眼欲穿，始終見不到她回轉，就像是突然消失了一樣，我知冷婉如除了大馬戲團，在杭城無親無戚，難道她？想到壞處，我不寒而慄。

回到押店，也不見江瑤姬，詢之店伙們，異口同聲說她昨夜沒回。

責任在身，只好放下情孽，强打精神，處理店務。我心亂如麻，坐立不安，草草把店務安排一下，我又到大馬戲團，冷婉如倩影杳如黃鶴，一去不復返。

返來也不見江瑤姬。

我回到房間，坐下來把如麻的心緒靜了靜，將我跟她兩人的關係責任分別衡量了一次，衡量的結果，我跟江瑤姬雖說有同門之誼，但在目前情形下，是利害結合，至於說安排我做老闆是別具用心，那是她的事，她是用爐子靠我水缸，我不聞不問是很客氣了，妳願把爐子搗掉，與我水缸何干，冷婉如就不同了，她是因我受羞辱，海誓山盟，言猶在耳，我怎能作負心人，天涯海角，我也要把她找到。

想到這裏，我忽然靈機一觸，何不乘黑夜隱住身形偷進大馬戲團暗中窺看一番，探個究竟，可能她是有意廻避我也不一定。

當我乘夜去到大馬戲團場址時，豈只是失望，令我大吃一驚，大馬戲團遭了回祿之災，餘烟還繚繞未盡。

我就近一打聽，獲悉是大馬戲團自己火併，火燒道具散伙。

這要找冷婉如就更增加了一層霧，天涯海角，玉人何去！我自問，飄洋過海上天入地，我也要找到她。

喜出望外，第二天清晨，收到她由驛郵遞送的一封書簡，我喜極而泣拆開她的來簡，上面寫道：「浩哥哥，請不要笑我寫的文不成文字不成字，可是我說的是心裏話，溪邊一別，我原想不再見你。可是分手後，想念之情，日如三秋。妳那位師妹給我的羞辱，是任何人都不能忍受的，我為你盡受了，我看你們關係不僅只是師兄妹的情誼，我想到很多很多，我也看出你不是負心人。就是我有效法娥皇女英之心，令師妹怕也難容我側身其間。且不談這些吧，小妹有一心願也是我們共同的心願，當務之急就是尋找仇家，天下一家押店是個接觸三教九流的好地方，不能因兒女之私誤了大事，這是小妹佯裝火併散掉馬戲團的原因，以釋令師妹的疑妒。不然的話，令師妹一怒停止對浩哥金錢的供給，豈不是全功盡棄，你這該放心了吧。

「你在押店訪，小妹在道中探，總會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我的行踪不定，一有消息我會跟你連絡的，安心辦事，再不要胡思亂想了，祝珍重，妹婉如頓。」

我如吃了定心丸飲罷玉液瓊漿，精神百倍。

可是風波並未停息，江瑤姬自那天負氣出走後，一直沒有信息，一文錢逼死英雄漢，她如不再供給當店日以千計的銀両，當欵支付，當店就得關門大吉。

當我把賬房王善賈王老先生請到房間，查問庫存指示措施之瞬，後繼的銀両已適時送到，解了燃眉之急，可是隨跟車附來江百萬致我的一封書簡，令我震驚不已，哭笑不得……

天下一家押店大老闆

閃電劍郭浩回味至此，復又拿起江百萬那五頁的來簡，翻至一處，喃喃唸道：「姬兒哭着回來，泣訴你跟賣藝女在溪邊被她不意碰見那段經過，老夫姑妄聽之。少年風流，逢場作戲，無傷大雅，若談嫁娶，就得門當戶對，有道是色不迷人人自迷，一失足就成千古恨，賢侄聰穎過人，當用不着老夫絮絮多言了。俗語說：少女心海底針，又道：女大十八變，姬兒插手你跟賣藝女這趟子事，老夫老了，對你們年青人眞沒你們法子……」

郭浩放下書簡，莫可奈何地苦笑一下，提筆寫好回簡，叫侍役交給銀車帶回。

一場不大不小的醋海波瀾，雖然平靜，可是，隱憂未除，因兩女都有了下落，郭浩總才能心寬一時。

三月無人上門的總店紐押，就在這天，已末初時分櫃上來了顧客了，且一來就是三位。

當票上典當人欄寫是潮州三友，潮州三友在江湖道南七省中的浙贛閩小有名氣，稱得一流，不致為了百両之數，千里迢迢趕到杭城來當字號。

郭浩一見潮州三友，心裏早就明白他們的來意，因他跟潮州三友的老三色狼喬彪結有樑子，當是假，尋仇是眞。

潮州三友中任何一個單打獨鬥，郭浩自信有勝算把握，如是聯手以多為勝，那就是未定之數。

他提高警覺，穿上護胸，緊扣短打，連暗青子也別在腰際，外罩錦繡乳色假袍。秀士冠，薄底麻耳快靴，腰佩三尺青鋒，洒脫中不減威武氣派。昂然舉步，走向較技場的接待間。

天下一家押店總店，是原「震遠鏢局」舊址，場地寬廣，現在的較技場，就是原鏢局練武場，用來給鏢伙練拳脚習兵刄的場所，空置已久，場中間隙地生了不少野草，今天才派上用場。

潮州三友早就由櫃上伙計迎候在接待間，郭浩進到接待間首先客套一番，然後言歸正傳道：「三位是敝店的顧客，在下理當照店規辦事，請出示潮州分號的認可單，方能晉升紅當。」

潮州三友的老大猛周倉閻虎，冷哼一聲道：「姓郭的，你的臭規矩，在我們三友面前行不通，老實告訴你，大爺們沒把百十両銀子放在眼裏。」他人如其名黑鍋底面上虬鬚及髮鬢，說他魁梧是恭維，身材高大過了份，像扇大門。

郭浩淡淡笑道：「既不缺少銀両，貴脚為何踏進當店，這叫在下好不明白。」

老三色狼喬彪接口道：「姓郭的，別裝糊塗，跟三爺我那趟樑子，你想賴？」他骨瘦如柴，敢情是貪色過度。

郭浩「啊」了一聲，道：「不是閣下提起，郭某倒忘了，喬朋友，强姦民女是不光采的，武林江湖最忌的淫，你不感激我對你的勸導，反拿來做尋釁的藉口，不覺有欠公道麼？」

老二鐵算盤寇豹冷冷一笑道：「我們三弟不是那種人，你郭浩才是個道道地地的色狼淫棍。」他長袍短襖，一副生意人模樣，手握一方二尺長的鐵算盤，不時震動作响。

郭浩目射電芒，盯視着寇豹怒道：「姓寇的，你說話可要負責，交待清楚。」

鐵算盤寇豹道：「那是自然，你的淫行，二爺掛的有賬。」

他說着，眞的自懷中掏出一册賬本，唸開了，某年某月某日；引誘大馬戲團一名少女，到城牆根幽會，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在溪邊跟那少女正要成其好事，被你的師妹江姑娘捉姦捉雙了……

郭浩氣極咆吼如雷的截道：「胡說，根本不是那麼回事，你在含血噴人。」

說至此，離座而起，星目一掃潮州三友道：「好，你們既是尋釁而來，郭某也不再多費唇舌，任憑劃道，郭某全接下，門前空地候教。」

說完，領先出了接待間，一閃身，岳峙在較技場中央，向後而至的潮州三友說道：「三位是併肩子上？還是……」

三友老大猛周倉閻虎口吼一聲，截口說道：「姓郭的，別狂，大爺兒一雙肉掌，跟你閃電劍，先走幾招，滅滅你的狂態……二弟三弟，替愚兄掠陣。」

郭浩確有些狂，明知對方懼怯他的閃電劍法出言激他，他仍不肯用己之長，笑道：「郭某不佔你的便宜，用掌奉陪。」繼一抱拳道：「請！」暗運內力，蓄勢以待，仍不搶先進招。

猛周倉閻虎暗自慶幸激將計得售，欺身而上，兩臂運足了十成勁力，一式「雙龍出洞」，蒲扇大的一雙肉掌，猛狠絕倫平胸推出，眞個力道萬鈞，銳不可當，別說雙掌接實，僅憑掌風勁氣，已足使對方五臟離位。

郭浩見對方一出手，就知有些蠻力，不予硬接，輕飄身形，左閃五步。

閻虎並不全如郭浩所想僅只蠻力，雙龍出洞」一式是投石問路，招式並沒使老，沉腕卸勁，緊追郭浩閃避方向欺身而進，右手駢指如戟，點向郭浩右乳下寸半「幽門穴」，右幽門屬肺，如被點中，定是當場湧血斃命。

郭浩原以為對方只有些蠻力，略為輕敵之念，萬想不到收招變招能做到收發隨心，頓斂輕敵之念，一躬身形避過對方指勁，同時出右腿猛掃對方下盤，躬身腿掃，快逾電閃。

閻虎只顧了猛狠進招，疏於防範，待警覺時已是遲了半刹，馬步一晃，倒滾出一丈開外。

也不知郭浩是險中又險的逃過「幽門穴」戟點狠招而驚魂甫定，抑是不願追擊倒下敗將，愕愕不進招，坐失主動。

閻虎被栽不知汗顏，翻身站起，往自己臉上貼金道：「大爺一時疏忽，被你暗算，算不得眞功夫，有種的，再走幾招，不見眞章不散。」一邊說一邊抬手摸掉栽滾中臉上黏到的灰土。

郭浩笑了笑道：「閣下的不見眞章不散，是怎樣說法？」

閻虎道：「很簡單，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郭浩問道：「在下跟閣下從無過節，講不上恩怨，有以死相拚的必要麼？」

閻虎道：「怎麼？話說了不算，你不

是任憑劃道，你姓郭的全接下？

郭浩點頭說道：「不錯，在下說過，那也只怪你們老二寇豹閣下無的放矢，中傷在下，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如是閣下無端被人毀譽，又當如何？」

話是說的不卑不亢，骨子裏看得出是委屈求全，居心仁厚，不願無端結怨。

閻虎虎吼一聲道：「姓郭的，你囉唆個什麼勁，大爺們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要大爺高抬貴手可以，你跪在地下叩三個响頭，這趟樑子，就一筆勾銷，否則的話，哼哼……」

郭浩忍無可忍，龍吟一聲，三尺青鋒握在手中，道：「一派胡言，看劍！」

舞起萬道銀虹，千朵劍花，搶先攻向猛周倉閻虎。

閻虎反手拔出背插九連環厚背薄口大刀，口裏知會同伙道：「小子劍法高明，併肩子上。」

「閃電劍」果然名不虛傳，銀虹翻滾，潑水難進，虎虎生風，快逾電閃，潮州三友，被阻在劍氣圈外，無法近身。

潮州三友能成名立萬，稱霸一方自也非善與之輩，併肩之始，就佈好了三才陣，一刀一劍一鐵算盤，牢牢把對方圍在陣中，一退二進，互為呼應，逼得郭浩無法各個擊破，瞻前又要顧後，顧左又要防右，一時間還想不出破陣克敵辦法。

只聽到兵刄碰擊聲、劍舞鼓風聲、算盤得得聲、刀環叮噹聲，配合成別具風格搏鬥樂章。

百招過去，郭浩突然靈機一動，衡量對方實力，認定用劍的色狼喬彪是功力最弱的一個，他動念至此，佯攻較强的猛周倉閻虎一式三招「風起雲湧」「梅花三弄」「畫龍點睛」，耳聽呼應兩人的方位，拿準色狼喬彪手中劍必出之招，電疾旋身意動心隨地削向色狼喬彪用劍右手腕脈。

眞是恰到好處，只聽一聲「喲」的驚叫，色狼喬彪劍「噹」的一聲脫手，右腕血流如注，退出陣外。

郭浩輕鬆不少，如法泡製，第二個就輪到較弱的鐵算盤寇豹了。動念方起，耳邊响起猛周倉再次知會同伙道：「老三，暗青子。」

在這聲知會的過後，色狼喬彪兩度哀叫了聲：「喲！」

緊接「喲」聲之後，牆頭傳來怒喝聲：「住手！」聲音蒼勁懾人心魄，搏殺頓止，不約而同循聲望去。

院牆頭躍落一個童顏鶴髮白髯盈尺清癯灰袍老者，老者步向潮州三友沉聲道：「我老人家估道是誰，原來是潮州三小丑，說，是誰指使你們來的？」

潮州三友縮做一團，似是十分懼怯灰袍老者，老大猛周倉閻虎戰慄着口吃的道：「回稟老……老老前輩，沒人指使，晚輩跟閃電劍郭朋友早有過節，向他討還公道來的。」

灰袍老者面色一沉道：「胡說，憑你們三個小丑也配砸黑心辣手金算盤江一平小兒的押店，說，是誰指使的？」

郭浩聽得一怔，暗忖道：「江百萬快六十花甲了，在灰袍老者嘴裏還是小兒，潮州三友也年逾不惑，竟被稱做小丑，這麼說，灰袍老者的歲數輩份，一定高不可攀了。」

只聽閻虎哭喪着臉回答道：「回稟老……老前輩，小人再大的胆色也不敢透露幕後指使之人，求老老老前輩慈悲，饒過這次。」

老老老前輩這稱謂，一勾起閃電劍的記憶，不禁忖道：「難道灰袍老者就是學究天人，胸羅萬有，武功高不可測的『一洞仙翁』老前輩，我也當尊稱老老老前輩才當。」

又聽灰袍老者道：「是怕說出指使之人，你等就難活到對午？」

閻虎連連點頭道：「老老老前輩的明鑑。」

灰袍老者目光掃瞥了潮州三友一眼，道：「論你等以多為勝，又用暗青子偷襲，可恥行徑就該處死。」一頓又道：「我老人家仰體上天好生之德，從輕發落，你們各自斷一臂，以示薄懲。」

說話態度就像和朋友閒談一般的輕鬆平淡，臉上看不出有何表情。

潮州三友如同待宰羔羊，不敢說句不字，戰慄着舉起自己的兵刃，待向左臂自廢。

「且慢！」這聲音發自閃電劍郭浩之口。

灰袍老者瞥了郭浩一眼，道：「敢情是要替他三人求情？」

郭浩恭應道：「晚輩正有此意，老老老前輩，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潮州三友是受人利用的可憐虫，晚輩愚見，該斷臂的不應是他三人。」

灰袍老者點首讚許道：「嗯，小子惻心仁厚，難能可貴。」

轉對潮州三友說道：「便宜你三個小丑，快滾！」

潮州三友同道了聲：「謝謝老老老前輩鴻恩大典！」

又投向閃電劍郭浩感激的一瞥。老大閻虎致謝道：「郭少俠這份情，綠水長流，容後圖報。」同一抱拳，飛身上了院牆，繼即飄逝而去。

「小子，該謝謝我老人家吧！」

郭浩追視潮州三友的遠去的眼神，被灰袍老者一聲「小子」輕喚給召了回來，應道：「理當致謝老前輩的援手，不過，晚輩自信尚能應付得了潮州三友。」

「好呀，你小子這意思是說，不領我老人家的空頭人情，你不領成麼？這就教你領。」

聲落的同時，出手就向郭浩的左腕扣去。

郭浩一怔神間，本能地向右一閃堪堪避過，口中一聲「老前輩」想說還未說出，灰袍老者如影隨形，右手扣向他左脈腕，左手伸向佩劍把柄，只聽龍吟一聲嗚，三尺青鋒已握在了灰袍老者手中，郭浩栽得不明不白，他以快劍成名，卻看不出灰袍老者奪劍手法是施展何種怪招，快逾電閃，令到他目不暇接，不禁驚呆了。

灰袍老者笑着擲回奪劍，道：「小子，愣什麼？我老人家僅只一招半式，就收繳了你小子的兵刄，你還狂個什麼勁，謝是不謝？」

郭浩傲性大發，大聲道：「武林重常份，理應敬長，但如威逼，恕晚輩不能從

命。」

灰袍老者不以爲忤的道：「小子，夠骨氣，記住，適才奪劍之招，我老人家定了個名，叫做『聲東擊西』，算不得高招，全仗對敵經驗，快字訣，看這麼一下，就成。」說到「這麼一下」，還舉手投足，做了慢動作示範式。

郭浩知灰袍老者有意傳授自己，忙聚精會神默記在心，暗忖：「快字訣，說來容易，施展起來可不簡單，全憑內力修爲高低，老人家奪我劍那手，快的比一瞥還過之，內力修爲眞個已達極峯。我自問望塵莫及。」

灰袍老者盯視在郭浩臉上問道：「我老人家這招『聲東擊西』，你小子看懂了麼？學會了麼？」

郭浩帶愧的道：「謝謝老前輩的栽培，也懂也會，但以晚輩淺陋內力施展這招，準會走樣，啊，還未來得及請教老前輩怎樣稱呼？」

灰袍老者佯裝沒聽見，笑了笑道：「我老人家花了本錢討到你小子一聲謝，這虧吃大了，小子，你是何人門下？」

郭浩對灰袍老者已生敬佩，遂直陳道：「家師人稱風雷劍趙……」敬師避言名諱，把話頓住。

灰袍老者接口道：「原來是趙君維小輩，難怪把一塊美玉雕琢成墨硯，得不到劍道精髓。」

郭浩聞言氣往上湧，正待發作，忽又忍下一半，正色說道：「晚輩學藝不精，老前輩就是辱罵晚輩，也當承受，但請不要辱及師門，叫晚輩忍無可忍。」

灰袍老者頷首說道：「說的不錯，做人不可忘本，小子，爲了免你誤會，我老人家要和你算算輩份。」

郭浩餘怒未消，不禁好氣的說道：「晚輩洗耳恭聽！」

灰袍老者搬指算道：「小子，你可聽說過，山寨王江克仁其人？」

郭浩道：「晚輩曾聽說過，是江百萬的堂叔伯。」

灰袍老者搖頭道：「不對，豈只是堂叔伯，根本是江一平的親爹。」

郭浩接口道：「不對，江百萬的女兒是晚輩師妹，她提到過是堂親。」

「江百萬這小子大逆不道，竟不認親爹，小子，不用管這些，是堂是親都好，但有一點是江湖道人皆知的，江百萬的武功是山寨王江克仁傾囊傳授的，也就是說兼有師徒關係，而你師父跟江一平又係同門師兄弟，同受業於江克仁，你可知？」

郭浩不知因了什麼也諱言師祖，搖搖頭道：「晚輩不大清楚。」

忽然想起自己的失禮，忙肅容道：「老人家，請到客堂待茶。」

灰袍老者不理會郭浩的客套，沉聲道：「該打，還好你沒否認，唉！照這樣往上數，小子，你應該尊我老人家爲老老老前輩。」

郭浩有些明白，追問道：「難道老人家有難言之隱？」

灰袍老者輕嘆一聲道：「想想快一甲子了，江湖中知曉這事的少之又少的幾人，都已西歸了，不提也吧！」

郭浩倒打一耙道：「是老人家自己提起了，把話說到一半，多彆扭。」

灰袍老者道：「要你小子尊我老人家一聲老老老前輩，只好直說了，山寨王江克仁是被我老人家逐出門牆的徒孫。」

郭浩一怔道：「老老老前輩，能否示知上下怎稱呼？高壽幾許？」

灰袍老者手捋盈尺白髯道：「我老人家早忘却姓氏，約計歲數，兩甲子出頭。」一頓轉過話題道：「你小子看來不錯，怎會走進岔道，跟惡人爲伍。」

郭浩苦笑一下，說道：「晚輩另有打算。」

灰袍老者道：「你有什麼打算，說說看。」

郭浩尷尬的道：「歉難奉告。」

灰袍老者道：「小子，你瞞不過我老人家，是不是爲了要找幻影賊魔葛孔亮，跟另兩個名不見經傳叫什麼郭棄惡，霍旱仔的？」

郭浩不諱的說道：「正是，不過找幻影賊魔葛孔亮是受人之托，老人家知道這人？」

灰袍老者道：「幻影賊魔葛孔亮小輩，是個可憐虫……」

郭浩截口說道：「老人家，賊魔也值得憐憫的麼？」

灰袍老者電目含怒的道：「你小子剛出道幾天，下此斷語，有惡名的人不見得就是眞惡，有善名的人不見得是眞善，面善心惡才是一等的大惡人，小子，你說受人之托是受誰之托？」

郭浩直陳道：「是金算盤江百萬所囑託。」

「好個黑心辣手金算盤江一平，獨吞嫁禍，還不肯放過可憐虫葛孔亮，小子你知江一平跟葛孔亮是什麼關係？」

郭浩道：「聽老人家話裏含意，莫非他們是一條綫上的？」

「豈只是一條綫上的，江一平是葛孔亮的大舅子。」

「眞是人心難測！」郭浩感嘆地岔了一句。

「算來已二十年了，那年頭最轟動江湖一件大事，有十二名江洋大盜，在邯鄲道上，刼了皇家解庫黃金珠寶價值十萬兩黃金犯刼案，在集結武林江湖御林軍的風捲電掣追拿下，歸案了十一名，逃脫了爲首一名，爲首一名就是幻影賊魔葛孔亮，十一名江湖大盜都正法了，但價值十萬兩黃金的解庫黃金珠寶就此泥牛入海，杳無踪影。」

郭浩接口道：「老人家，價值十萬兩黃金的黃金珠寶，不比細軟之物，幻影賊魔葛孔亮逃亡中絕對無法帶走。」

「說的是，我老人家也是這麼想。」

「你老看，江百萬……」郭浩說到口邊，又覺不妥，忙噤住未完之言。

「你小子很精靈，這是宗滅九族之罪狀，還是三緘其口的好。」

略頓又道：「小子，你要找的三個人，湊巧得很，姓氏雖不同却同音，而且有一人還跟小子同姓郭。」

郭浩直言道：「回稟老人家，跟晚輩同姓那位，正是家父。」

灰袍老者長吁了口氣，道：「你小子這麼一說，我老人家滿頭的霧水頓消。」

郭浩反而滿頭霧水，詢道：「老人家，晚輩不明白你老話中之意。」

灰袍老者哈哈一笑道：「眞是人有三分像，你小子的神情有不少像幻影賊魔葛孔亮。」

郭浩一怔，道：「眞的？老人家見過葛孔亮的本來面目？」

灰袍老者道：「葛孔亮雖精於易容術，但千變萬化也難更改分毫眼神，當然，要想一望而知某人眼神的定型，也非一日之功，如說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不若說各如其眼神來得恰當。」

郭浩敬佩的道：「老人家胸羅萬有，功參造化，晚輩聆聽之下，茅塞頓開。」

「難者不會，會者不難，學無止境，我老人家這點修爲，算不了什麼，你小子資質不壞，肯下功夫，前途未可限量。」

灰袍老者愛之深、責之切的道：「若是自滿，或是一步走錯，要毀了一生，後悔莫及。」

郭浩躬身道：「晚輩謹受聆敎。」

「還有，」灰袍老者復又捋鬚道：「如眞的聽從我老人家的話，就應立即遠離這賊窩，黑心辣手金算盤江一平的錢是不好化的，八成他在打你小子的什麼壞主意，才拿天下一家押店這晃子把你套住，你小子出道不久，一張白紙，怎鬥得過他老江湖，避之則吉，快快離開。」

郭浩道：「晚輩去心已決，但不願虎頭蛇尾，一走了之，對道中朋友怎樣交待呢？」

灰袍老者哈哈一笑道：「你小子天眞得眞可愛，滿以大老闆自居，南七北六誰個不知道江一平小輩要的花招，凡有頭有臉的，都在唾棄嘲笑，開張三月紅當無人問津就是明證，言盡於此，聽不聽在你。」說完，不待郭浩回話，一長身，快捷如矢凌空而去。

大凡武林奇人，大都有怪癖性格，灰袍老者飄忽而來，倚老賣老地亮了一手，將郭浩敎訓了一頓，透露了一些郭浩從來未聽說過的掌故，把江百萬說的半文不值，將郭浩師門的醜事也揭露無遺，不待郭浩接口，又飄忽而去。

郭浩對灰袍老者的一段話覺有一種無形懾服力，令他不能不信，還在後悔沒向老人家求情將自己收回門牆，暗自叫屈：「我是無辜的。」

當他啓鎖進到房間時，一眼瞥見案桌上平放着一本綫絹面書册，是他從未見過的，趨近一看，册面還附有一字條，正中鐵劃銀鈎「留贈有緣」四字，左下署名「我老人家」，他控制不住欣喜若狂的情緒，伸出雙手將絹册取在手中，觸目之下，他驚詫呆了，那是什麼武學寶典之類，絹面左上浮簽載明是一卷市肆隨處可買到的「春秋」。

他雖沒讀過「春秋」，他聽人說過一代武聖是愛讀春秋的，頓即領悟到「老人家」對自己這番用心期望，勝過一卷武學秘笈。

翻開一閱，書頭註有眉批，重要號句旁還有朱筆圈點，足見「老人家」也是武聖關公的同好。

當郭浩落座聚精會神流目在「春秋」上時，門外響起了叩門聲。

他邊收好「留贈有緣」字條闔好「春秋」，邊招呼道：「進來。」

他聽出是身邊侍役的敲門手法，才用命令口吻招呼着，推門進來的是身邊侍役，但身後跟了個冬烘先生模樣的人。

郭浩雖然對來人面生得很，還是禮貌地肅容落座。

來客謝坐自承道：「敝姓古，草字風，忝爲江府師爺。」

郭浩一聽說，無疑是江百萬派來的，想到來朿，心中不由一陣忐忑，隨口道：「啊古師爺，久仰久仰！」

侍役不待吩咐已送上香茗，古師爺飲了一口茶，緩緩道：「江爺差老朽來跟郭少俠商量兩件事情。」

郭浩說道：「是什麼事？請先說第一件。」

古師爺吞吞吐吐的拐着彎子道：「其實，江爺是一番好意，把郭少俠看成一家人，我們姑娘回府說的那些話，也許過火點，但老朽看得出姑娘是愛之深責之切。郭少俠精明强幹，心如明鏡，想必早已看出。」

當師爺的都是老世故，語意雙關，拐着彎子旁敲側擊，也帶着試探。

郭浩裝糊塗道：「在下不明白你古師爺的話意，何不坦白明說。」

古師爺尷尬一笑，道：「江爺的意思，希望郭少俠以店務爲重，不要再……」

郭浩電目含威截口道：「回稟你家江爺，這第一件，郭某依從了。」順水人情何樂不爲，大馬戲團早已人去塲毀。

古師爺大喜過望的道：「那太好了，郭少爺眞是英雄人物，提得起放得下。」

郭浩冷冷道：「請說第二件。」

古師爺道：「第一件郭少俠既已慨允，第二件想必順理成章沒問題。」

郭浩道：「古師爺，郭某說句笑話，你不是郭某腹中蛔虫。」

古師爺皮笑肉不笑的道：「能蒙少俠賞臉跟老朽開開玩笑，我是受寵若驚，少俠眞是了不起，詞令蓋蘇張，人更英俊瀟洒無雙，我們姑娘算得是慧眼識英雄，讓老朽做個月下老人，促成江郭兩家秦晉之好，少俠意下如何？」

郭浩早就想好說詞，佯露感激的一笑，道：「瑤姬師妹天姿國色，家又富甲天下，能得共訂鴛盟，眞是三生有幸，不過，在下發過宏誓大願，在家嚴行踪未明之前決不涉及兒女之私，古師爺的好意在下心領。」

古師爺淡淡一笑，道：「少俠的孝行可感，不妨先訂鴛盟，等到尊大大有了下落，再舉行合巹大禮，這樣豈不是兩全其美。」

郭浩臉色一沉說道：「古師爺又何必强人所難。」

古師爺冷冷一笑，說道：「還望少俠三思，大好機會稍縱即逝，後悔就來不及了。」

郭浩欲怒又忍，半奉半諷的道：「古師爺言之有理，不過，以貴上的豪門巨富，在下怎敢高攀？再說，這只是古師爺的代庖，貴上未必能够如古師爺這等錯愛降尊呢！」

古師爺暗忖：「小子好厲害，拿話擠

我逼得非抬出主人不可。」

忖度至此，一笑回道：「老朽怎敢自作主張，少俠英明過人，當能看出是我家主人的授意，在先老朽所以沒明說，是為郭少俠着想，多一份緩衝的餘地。」

郭浩哈哈一笑道：「薑果然是老的辣，一言中的，佩服佩服。煩代達貴上，一俟準備就緒，即付媒妁備禮踵府求親，但把話講在頭裏，迎娶有待奉准家嚴。」

古師爺緊追問一句，道：「如果尊大人……」

郭浩故作莊重的道：「宏誓大願，海枯石爛，永不更改。」

古師爺站起身來說道：「老朽欽佩少俠的果斷守志，就此一言為定，老朽這就遄返上覆江爺，告辭。」說完，拱手過額，向室外步去。

郭浩微欠身道了聲：「不送！」

他目送古師爺走出室外，神秘一笑，忖道：「你老小子雖然是厲害老奸巨猾，卻中我郭某緩兵之計。」

古師爺去不盞茶時光，侍役又報有人求見，郭浩聞報不禁自忖：「今天眞個生意興隆！」邊問道：「可探清來意，姓什名誰？」

侍役回稟道：「小的這次可不敢隨便將生人帶進老闆房間，探清楚了，來人是個要飯的，不，是個襤褸大黑漢，他說他姓孫叫大呆，從武夷郭府來的……」

郭浩一怔截道：「將孫大呆帶來我房間，快去。」

侍役應了聲「是」，疾步行去。

侍役去後郭浩劍眉雙皺，喃喃自語道：「爹怎會派孫大呆這笨牛前來，直腸子，知無不言，眞担心不知道他在店夥面前，無分寸的胡亂說些什麼呢！」

他喃喃至此，焦急地在房間裏走來走去，忽地止步忖道：「我已函稟近況，且每月的房租銀都着人收齊送回，似無必要派人前來，即使有事，也不應派孫大呆這個笨牛來……」

敲門聲打斷了他的思忖，應道：「進來！」

門啓處，跟在侍役身後跨步進門的是蓬頭垢面，衣衫襤褸，赤着脚的高大漢子，若不是高大襤褸漢子出聲叫了聲「公子」，郭浩怎樣也認不出是家丁孫大呆。

郭浩警覺地吩咐同來侍役道：「沒你的事，可以下去。」

侍役去後，郭浩低聲問道：「大呆，你怎成這副狼狽相？」

孫大呆道：「公子，我……笨，東跑……西跑，跑了……三個多月……這才……把公子找到。」三個多月的磨練，仍不能磨掉他的口吃。則是陋習易染，去掉太難。

「三個多月，這點路程，你就走了三個多月了。」郭浩驚詫不已的道：「我爹派你來，有什麼事？」說到這裏，聲音放得很低。

「只……只是探望公子，看你……得……得意不得意，沒……沒別的。」

郭浩驟地神芒電射的道：「你來到這裏，有跟人說什麼嗎？好好地想想，告訴我。」

孫大呆見郭浩神芒電射，更加口吃的道：「沒……沒……說……說什麼。」

郭浩看出孫大呆胆怯，忙收斂神芒，和悅的道：「你不要瞞我，你一句話也沒說，怎會到了我這裏？」

「我來到押店……門首，想問公子，還沒……沒開口，他們以……以為我是要飯的，投給我一個文錢，我氣不過，把文……文錢扔了，大叫，我要找……我叫出公子的……名號，一位……朝奉先生從櫃裏……走了出來，問……問我找公子有有……甚麼事，我回答說，奉……奉了我家老主人之命……」

郭浩截口虎吼道：「你眞是個笨蛋，快說，問你話的人，是個怎樣的長相？」

孫大呆於是更加口吃地道出問話那朝奉面部特徵、身材、衣着等等。

郭浩怒目圓睜地怒罵了聲「蠢材」，出指點了孫大呆的軟麻穴，疾步而出，將門加鎖，奔向掌櫃而去。

當他進到當櫃時，發現一朝奉不在櫃上，不在之人，正是孫大呆口裏描述的那位朝奉。

郭浩佯裝不在意的問另一朝奉，道：「石中虛去那裏？」

一朝奉回道：「剛才見他策馬出店，可能有急事，來不及向老闆告稟。」

這朝奉說之無心，帶有同事關照之意，郭浩聽之有意，他早知石中虛是江百萬的心腹耳目，心裏一陣緊，不形於色的輕「啊」了聲，說道：「有點私事想托他，不在就算了，並不着急，等他回來後再說。」一頓，望向另一朝奉道：「我有點事要出去一趟，勞你代吩咐馬房一聲，這就備馬。」

「是，卑職這就去辦。」聲落步舉，去得快似一陣風。

莫以為是主人一句話，奴才跑斷兩條腿，名是朝奉，其實個個都是會家子。

浙贛分界處的白沙關極峯上，有一黑影翹首東望，久久不去。

夜幕漸垂，天空飛着毛毛小雨，一騎冒雨絕塵奔白沙關方面西馳。看着就要越關而過。

關頭極峯黑影，輕功身法好俊，幾次飄身，身形就到了關口，他脚甫着地，恰好一騎已衝出，飛騎人立而起，蕩開了一團黃沙，才平放下前蹄，馬上人穩坐如山，就像是人馬一體似的，單憑這手騎術，就知是位武林健者江湖高手。

黑影向騎上人冷冷地道：「石中虛，下馬吧！」

被稱做石中虛的，似乎有些懼怯黑影，猶豫有頃，終於還是遵照黑影的吩咐，落下馬背，只見他昂然的道：「郭浩你神氣什麼，老實告訴你，石某明是你的屬下，實是奉命監視你的。」

原來閃電劍郭浩看準了石中虛打從白沙關經過，才吩咐備馬先一步等候着甕中捉鱉。

由杭城去贛北景德鎮江百萬府，出白沙關是條捷徑，也是咽喉要道，由石中虛的策馬離去，郭浩才動了攔截的念頭。

也怪石中虛的霉運當頭，他如稍加小心，繞道分水關或取山道經馬金嶺，郭浩不就撲了空，誰叫他有恃無恐。

郭浩笑了笑道：「本老闆倒想知道你

是奉了何人之命？」

石中虛道：「你是明知故問。」

郭浩仍帶笑臉道：「明知故問也好，不知而問也好，總之要你親口說出。」

「我如不說呢？」石中虛說話時，神情間顯露胆怯。

「不怕你不說，本老闆有辦法要你說。」聲落，龍吟驟响，三尺青鋒出了鞘。

「老闆，這是何必，屬下是拿人錢財予人消災，再說，也不是惡意。」

「誰問你這些，我是要你回答我的問話，快招供。」

「是，老闆，是『天下一家店』後台老闆金算盤江爺授意的。」

「這不絕了，石中虛你知罪麼？」

石中虛道：「屬下知罪」，求老闆高抬貴手放我一馬。」

「你倒是很江湖，那本老闆就問你個背叛、內奸二大罪，你不反對吧？」

石中虛已經看出郭浩不會輕易放過自己，暗道：「我雖不是他閃電劍的對手，但全身而退還有幾成把握。」動念至此，突然靈機一動，迅雷般拔劍邊吼道：「接招。」

劍出鞘聲未落，人已飛身上了馬背，待催馬脫逃之際，突然馬倒人翻，石中虛的身形被扔出丈外，恰好硬碰在絕壁之上，扔得七葷八素，眼中亂冒金星。

馬斷前蹄，血如噴泉，郭浩憐憫地一掌拍向馬的天靈送牠歸西。

郭浩戟指石中虛道：「馬雖然是因我劍削前蹄濺血而死，責任還是因了你想逃跑，這筆畜生慘死的債，少不得也要加在你石中虛身上，一併討還。別裝死，站起來亮你的劍吧。」

石中虛果然還有點丈夫氣，一躍而起，寶劍龍吟出鞘，欺身而上，劍走中宮，指向郭浩的胸門，猛狠刺到。

郭浩微一側身，手中劍迎着來劍貼撥了上去，滿以為以牙還牙一劍給對方濺血穿胸，大謬不然，石中虛手中劍並未被撥偏，反有一股強大勁力壓向刺來之劍。

郭浩一怔，放棄傷敵，加了兩成勁力，反壓過去，兩劍頓成膠着。

上司對部屬一定了解，郭浩驚奇石中虛何以突增內力，竟能承受得了自己的壓力，疑以為石中虛的內力突增，定是另有奇遇，或是服過千年何首烏一類增長功力的靈丹妙藥。

頃即又自動推翻前項想法，如是服過妙藥抑是別種奇遇，決然不會一經遇上就想偷跑。

他却未想到，一個人或獸，只要是有生命的，在亡命作困獸之鬥時，就會盡出生命的潛力，這種能力是銳不可當的。

郭浩聰敏絕頂，機警過人，見一時不能力取，忙改用智擒，沉腕撤劍，身形斜飄五步。

石中虛靈智盡失，挺劍欺身，追刺而上，使足了十二成勁力，但全不像高手過招，空門盡露，招遞老死，現給對手太多可乘之機。

郭浩「閃電劍」名號並非倖致，在石中虛遞出這招中已秤全部斤両，一聲冷笑，虛晃一招，身形輕飄，閃到了石中虛身後。

石中虛一招落空，甫拿樁站穩，不見了郭浩，扭回頭，一見郭浩正岳峙在五步外格格冷笑。

冷笑是叫人難堪的，石中虛氣得腦門要炸裂，鼓起餘勇仗劍撲奔而上，一招「迅雷擊頂」，照準郭浩天靈劈到。

可惜劍招尚未遞到一半，被郭浩舉劍輕輕一撥，「噹」的一聲，右腕一麻，手中劍脫手飛出一丈開外。郭浩的劍尖已是頂在了他的咽喉要害。

只聽閃電劍郭浩冷冷道：「念在你我共事一場，容你自擊天靈，留個全屍，動手吧！」

「姓郭的，你會得到報應的，石某沒死罪，做鬼不會放過你的。」說完，痛苦地自嚼舌根，當場了賬。

郭浩瞥了石中虛的屍體一眼，喃喃自語地說道：「你說的不錯，你沒有死罪，但是，你知道我郭府的隱秘了，你就得死。安息吧！我會照顧你的遺孤的。」

喃喃畢，在一凹地用劍挖了大小兩坑，分埋了石中虛跟所乘的馬，復又仔細地埋沒掉地上的血漬，邁開大步，如飛東奔杭城方向馳去。

毛毛細雨仍不停下着，天黑如漆，任誰也不會知道，在這瞬間，在山野的白沙關口有人濺血埋骨。

白沙關距城不過兩百餘里，當天二更頭，閃電劍郭浩飛騎已抵達自己總店門首，一店伙迎上來說道：「老闆，你的赤兔馬已在一個時辰前單獨跑回了，現已拴在馬房。」

郭浩心中奇怪，暗道：「去時，剛出城，拴馬在柳林道旁小店補充乾糧，轉回就給別人調了包，在原處換拴了一匹烏騅名馬，為了趕路，只好將錯就錯，跨乘了烏騅馬，眞是名不虛傳，快逾電掣，登山如走平地，相比之下，我的赤兔是小巫見大巫了。」

自古英雄愛名馬，他思忖到此，憐愛地伸手摸了摸胯下烏騅的頸鬃，這才躍下馬背，將繩韁遞給店伙，吩咐道：「告知馬夫好好飼牠，洗刷清潔，要當心點，是向朋友借來的。」

店伙雙手接過了韁繩。

「老闆是說這馬比千里赤兔更好，才要……」自卑身份，把話頓住。

郭浩靈機一動，道：「你怎沒長耳朶，我說過是借來的，赤兔野性未馴，我稍一不注意，牠就溜開了，害我找了大半天，沒辦法才借朋友的馬一用。」他在放空氣。

「原來是這樣的！」

「儘站着幹什麼？把馬牽進去。」他吩咐完，先一步向門裏走去。

他繞過店面，經過走廊走向自己的獨居間，想到孫大呆還點着穴道，脚步加快，當他開門而入時，不禁楞住了，找遍房間每個角落，却不見孫大呆的影子。

他一方面担心孫大呆的安全，更担心孫大呆洩露了「郭府」的隱秘。

他電目一掃窗門屋瓦，窗是扣牢的，窗紙完好，屋瓦也沒掀揭的痕跡，剛才進屋開鎖時，記得鎖是完好的。

他高叫了聲：「牛二！」

牛二是郭浩身邊的侍役，住在左手邊

的下人房，往常主人一回房，他自動出來侍候的，見沒回聲，郭浩又高喚了聲：「牛二！」邊向下人房走去，推開而入，驚見牛二被繩索牢牢綁綑在座椅上，口中塞了白布。

郭浩忙替牛二鬆了綁，拉掉咀塞的布，問道：「是怎麼回事？」

牛二恭立回答道：「天將黑，兩個幪面人閃進我的房間，用劍頂住我，逼我交出……」

郭浩怒截道：「你就從了？」

「小人如不從，他就要殺我。」牛二抖顫着。

「啪」的一記脆响耳光，摑在了牛二臉上，頓時口角溢血，門牙落地。

郭浩摑完怒吼道：「無用貪生怕死的狗材，人失了要是找不回來，我就要你的狗命！」

正在這時，一陣急促的脚步聲由遠而近傳進了郭浩的耳鼓，辨出是奔向自己住處來的，他意料到發生了什麼事，忙吩咐牛二道：「沒有我的許可，不准離開這屋，不准跟任何人交談，如不聽吩咐，就殺你的頭。」

牛二戰抖着道：「我聽，我聽！」

當郭浩回到了自己的房間，來人已到，不請自入。

郭浩鎭定地問道：「有事？」

「回老闆的話，潮州三友老大老二，破門而入，闖進櫃上，硬說老闆偷了他們的馬，要找老闆算帳。」

「嗐！有這等事，我這就去會會他們。」說着，領先而行。

郭浩走着走着，遙聞潮州三友老大猛周倉閻虎大嗓門在叫罵：「狗屁的老闆，賊，偷馬賊，再不露面，老子就放把火燒你們的賊窩……」

「我道是那一個吃了熊心豹胆，敢找我天下一家店的痲煩，原來是手下敗將潮州三小老大老二兄弟。」郭浩說着進了櫃上。

猛周倉閻虎在櫃下吼道：「小子，別狂，別盡往自己臉上貼金，那天若不是『一洞仙』插手替你小子撑腰，你早就作鬼了。」

郭浩暗忖：「果然不錯，老人家是武林奇人一洞仙。」淡淡一笑回道：「你姓閻的眞是反覆無常的小人，還記得那天臨去之言麼？」

「哼！那天大爺錯把你當好人，原來是個偷馬賊，下三濫貨色，少廢話，賠大爺的烏騅，外加利息一千両，少一個也不成。」

郭浩一怔，暗在叫苦：「原來烏騅是他的？遇到潮州三友這類蠻不講理作惡多端的江湖敗類，眞個是黃泥染了褲襠，分辨徒增不快。」

這檔口，一個店伙跨進櫃裏，向郭浩附耳低聲道：「老闆，出了痲煩，烏騅被盜了。」

郭浩大爲震驚，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朶，失聲追問道：「你說什麼？」

那夥計又附耳道：「看馬的人被擊昏，烏騅被偷走了。」

潮州三友老二鐵算盤一旁道：「交頭接耳打什麼歪主意，想賴？」

郭浩心念電轉，冷冷一哼，道：「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句老話，任憑劃道，郭某人全接下就是。」

「說的是，强存弱亡。」閻虎應着。

「較技場奉陪。」郭浩說完，領先向較技場走去。

三友兄弟，尾後一丈跟進，再後是朝奉店夥等人。

一輪明月，高掛中天，照射大地一片渾白。

猛周倉回頭瞪了店夥們一眼，叫住前行的閃電劍郭浩，道：「姓郭的，你動員了一窩，想以多爲勝？」

郭浩猛回身，怒叱道：「憑你兄弟也配，姓閻的，寃有頭債有主，你敢跟我郭某人一對一走幾招麼？」

猛周倉閻虎笑一聲，說道：「丈夫一言。」

郭浩接口：「豈肯失信於你……兄弟們，這裏沒有大家的事，回到櫃上。」

店夥齊應了聲：「是！」便回身向櫃上走去。

閻虎向鐵算盤寇豹道：「這裏沒二弟的事，跟去釘住店夥，別叫他們耍花招。」嗓門很高，意思似在向郭浩點破。

此刻較技場只剩郭浩閻虎兩人，閻虎四下一打量，疾趨幾步，將跟郭浩的距離拉近，一抱拳，低聲道：「郭少俠，在下有要事奉告，邊過招邊談吧。」說完，九環厚背刀「叮噹」一震腕，欺身招遞「橫掃千軍」，指向郭浩中盤腰斬而至。

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不幾天前兩人已交過手，更互知對方分量，由閻虎這招「橫掃千軍」看似狠辣，實是沒貫內力的出手，郭浩深信適才「要事奉告，邊過招邊談」的話，並非虛假，遂迎着刀招輕飄一閃，同時低聲回道：「感激不盡，請明示。」

心中忖：「老江湖究竟不同凡响，掩人耳目，天衣無縫。」

於是邊打邊談，揭開了孫大呆失踪之謎——

「敝兄弟承你少俠的情以德報怨，深受感動，分手後並未離開杭城，明是鎩羽待機再圖向少俠報復，實則存了暗助少俠一臂之心，說一句難聽的話，是在吃裏扒外。」

「算得明是非，主持公道，義施援手，郭某沒交錯朋友。」

「好說，在下慚愧，貴總號的一位朝奉石中虛，原本是跟我們三友是一條綫上的；他策馬去江府前，曾向我二友跟另兩伙伴透露了去找少俠的黑漢，是奉了尊大人之命而來的，知會我等綁架黑漢逼問口供……」

「襤褸黑漢名叫孫大呆，現在那裏？」郭浩截口一問，他是在担心孫大呆的安危。

「請聽我說下去，我三友推說白天行動不便，入晚再幹，藉個口跟兩人交手，想跟少俠送個信，走着見少俠策馬出了城，還向路人打聽有沒見一騎白馬打從此道經過，這一切都落進在下眼裏，知是追趕石中虛，靈機一動，乘你在進入小店之頃，替你換了快馬『烏騅』。不知少俠有沒有想到，你乘赤兔是十分打眼的……」

郭浩插一句道：「閻兄想的眞週到，慚愧，我忙中竟忽略了。」

閻虎接道：「這麼一躭擱，待換好夜行衣去貴總號救人時，已被那兩伙伴先得手了。」

郭浩接口說道：「羊入虎口，凶多吉少。」

「也是孫大呆命該遭殃！當我們遍尋幾處暗窟，最後找到一處時，孫大呆已被非刑打得死去活來，只剩一口氣。」

「可憐的孫大呆，可說了些什麼？」郭浩嘆惜地一問。

「好漢一條，隻字未透。」

「忠貞不二，威武不屈，我敬孫大呆兄。」郭浩有感而發。

「當之無愧，郭少俠，我……」閻虎頓住沒往下說。

郭浩吃驚的追問道：「你怎樣？」

「我成全了孫大呆，也幹掉了擄人的兩名伙伴，叫這趟子過節，石沉大海。」

「你……」郭浩心念電轉，領會閻虎一番好意，他還能說什麼，只好把話題頓住，想到烏騅歉道：「閻兄，我將你的烏騅……」

閻虎截口道：「沒有，少俠不見在下三弟沒有亮相？」

郭浩恍然大悟，一笑道：「閻兄叫我佩服，銘感！」

閻虎道：「郭少俠如看得起我潮州三友，就不應見外。」

「請轉達令友，郭浩跟三位一言定交，閻兄，該住手了吧？」

「不，你得假戲眞做，刺我一劍。」

「恭敬不如從命！」郭浩說完，改用大聲怒吼道：「看劍！」

閻虎悶哼一聲，右手刀脫手飛出的同時，一個倒筋斗，飛退五步，左手緊握湧血的右腕背，刀也不要，飛身上了院牆，目眦欲裂的道：「姓郭的，記住，青山不改，血債血還。」

復又高聲召喚道：「三弟，咱們栽了，走！」

× × ×

由武林奇人「一洞仙」、猛周倉閻虎先後所談，郭浩對金算盤江百萬所爲，已心生鄙視、敵對。恨不得一脚踏出「天下一家押店」總號的大門。

但，等，等，半月又過去，心上人冷婉如的消息全無，郭浩放棄守株，開始採取行動，他把大部份時間耗在茶樓酒店，希望在來來往往的江湖朋友的茶餘酒後閒聊中，獲悉一點冷婉如的消息。

又半月下去，還是得不到一點消息，有一個奇特的表徵，令他大惑不解，凡是他涉足的茶樓酒店，只要他一到，人人側目緘口，有些還馬上付賬離去，那情景，就像是敬鬼神而遠之，把他看成大壞蛋似的。

還有一件事令他奇怪的，近幾天杭城突然來了不少外路江湖客，個個勁裝兵刄隨身，隱伏着一塲殺刦就要來臨樣。

更奇怪的是，這些外路江湖客，一見到他郭浩就迴避，不是偶然，都是不約而同，這些人他都覺面生，更談不上過節。

他百思不得其解，忽然靈機一動，閃進道旁一家故衣店，選了幾件生意人的衣着，付了欵，接過店夥包好的衣包，離了店，走向一家澡堂。

待由澡堂步出時，郭浩已變成一位大商賈，他摸了摸自己的面頰，笑忖道：「想不到爹給我的幾張人皮面具，今天派上用塲了。」

大步而行，走向街心一家杭城馳名的大茶樓，樓名「四海」，接待的盡是些富商大賈跟江湖有頭有臉人物。

他登樓而上，在店小二的迎奉下，在一靠廂座的茶桌落了座，要了幾樣應茶的甜食，淺斟慢品開了。

茶樓已是午茶上座的時分了，樓梯「各各」响個不停，瞬即滿座。

在店夥的打恭作揖懇商下，郭浩的茶桌被同來的三位江湖朋友併了座。

三個江湖朋友瞥了郭浩一眼，也沒打招呼，坐下就談開了，根本沒把郭浩放在

閻虎故意被郭浩一劍刺傷右臂。

眼裏。

烏烟瘴氣，閙閧聲中，傳來店夥一聲大喊：「一號廂座……古爺請！」

郭浩循聲望去，不禁一怔，店夥口中的古爺，正是江百萬的師爺古風，暗忖：「老小子又來了杭城，該不是因了我久未付媒的備禮去江府求親，又來追這事。」

心念電轉中，瞥見古風身後還跟了兩個勁裝漢子，紅面膛的是江府總管，另一虬鬚的是江府總鏢師，能同時出動以上三人啣命遠道來杭州，必有重大事故發生。

三人已由郭浩身旁擦肩而過，進到了一號廂座。

劍洗血仇債

郭浩凝神諦聽，不久才聽到古師爺的聲音在道：「來，乾一杯。」

接下是碰杯聲。

「師爺回府，在江爺面前帮忙多美言幾句，石中虛跟兩名手下的失踪，能瞞則瞞，勞師爺代陳江爺，就說正在急急追查中，一有消息，馬上奉稟。」

是古師爺的哈哈聲，隨又聽他道：「兩國交兵，必然損兵折將，小事小事，包在老朽身上。」

兩種聲音同聲道：「謝師爺！」

如此恭維，可想見古師爺在江府的地位，在兩人之上。

「兩位也不可驕功，擒住了一條水蛇，還未制服孽蛟，後患無窮。」

水蛇是誰？孽蛟又是誰？郭浩有些丈二金剛。

「水蛇長得眞不錯，連老朽看了也動心。」

「我眞不明白，我們姑娘老陪着小水蛇，同桌用飯，同床同眠，終日形影不離，是爲了什麼？」

「這你就不懂了，姑娘要親眼看到美麗的小水蛇變成奇醜無比的癩蛤蟆，她才甘心。」

郭浩聽得心裏一跳，有些明白了。

「我看不像，巳擒住因了二十多天了，小水蛇的美麗絲毫不減，還更引人邪想呢。」

「有了老朽給你的這兩包妙藥，要不了十天，管保奇蹟立顯，啊！可不能弄錯，紅紙包的白粉是美容的妙藥，滲進飯菜無色無臭，就是天老爺的舌頭也嚐不出，白紙包的黃粉是給姑娘的解藥，你們明白麼？」

「明白，明白，師爺眞是了不起，不獨能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對施毒也有精深的研究。佩服，佩服！」

「在下有一事不明，要在師爺台前領教。」

「不必客套，請講當面。」

「江爺花了數不盡的銀両，讓孽蛟坐享其成登上老闆寶座，現在又分派我等撒下羅網困住他，這道理在下愚笨不懂。」

「在下也有同感。」另一人在附和。

「江爺的高招，老朽也不大懂，也許是防人之心不可無吧，話說回來，這可叫你我做屬下的，左右做人難，既要奉行命令，又不敢正面跟孽蛟作對，是眞難！啊！老朽也該上道了，再遲就趕不到下一站的宿店了。」

「師爺不等姑娘？」

「用不着，要辦的兩位都知道了。」

郭浩聽到此處，忙從懷中掏出一錠銀子，在桌上一放，瞥了併座三江湖漢一眼，道：「幾位的也算在一起。」

一江湖漢道：「這怎麼好意思？」

聲未落，巳不見會賬人的影，不自禁同讚道：「好俊的輕功身法！」

豈止是好俊的輕功，同坐一桌，隔室的話，人家聽得清清楚楚，他三人如患耳聵，一句未聞。

一輛車廂外緣漆着「金記」的兩曳金黃色篷車，自「四海」茶樓門前開出，如飛西馳。

當篷車出了西門，轉入官道之瞬，車廂底攀援而上一條人影，電疾竄入車廂。

事端驟發一瞬，車廂裏人警覺正要聲張，巳被竄入人影左臂一圈，勒住了喉嚨，發聲不出。

竄入之人壓低聲音道：「你古師爺如不識趣，就別想活着回江府了。」

江府不會有第二個古師爺，當然是古風了。

竄入車廂那人，把圈住古師爺的左臂微鬆，吩咐道：「你剛才在茶樓不是說過，小水蛇長得不錯，你老而不看了也動心麼？在下，也有同好，想動心一下。」

古師爺鎭定的道：「朋友面生得很，想是初來乍到，本地的行情沒摸清。」意思是在點破對方，不要虎口捋鬚，我古某人也是不好惹的。

「少廢話，吩咐趕車的調轉馬頭，要去那裏你心裏有數，話講在裏頭，你如果要花招，就是找死。」

「老朽也把話講在裏頭，如照閣下的吩咐辦到，你也得應許老朽一個條件。」

「老狗，你想要挾？」

「老朽手無縛鷄之力，早死遲死一樣，請動手好啦！」

「原來老狗是個貪生怕死之輩，大丈夫一諾千金，只要你照吩咐辦到，大爺放你一馬就是。」

「一言旣出？」古師爺立即一問。

「駟馬難追！」

兩人一直是低聲應對，古師爺生命得到保障，這才揚聲吩咐前座趕車道：「趙七，停車。」

坐在車轅上趕車的趙七，應了聲「是」，急急收韁把車停住。

古師爺又道：「回車去七里舖。」

趙七邊調轉馬頭邊道：「古爺，你是要去……」

「囉唆什麼？」古師爺截喝道：「快點！」

在趙七調轉車馬後，「啪」的一聲揚鞭下，電疾回馳。

頓飯時間過去，車行到一處人字路口，趙七將車停了下來。低彎着頭望向車廂裏道：「師爺，到了！」

古師爺輕「嗯」了聲，掀簾待落車，趙七無意中瞥見車廂多了一人，他記得清清楚楚上車時只是古師爺一人，怎多了個痲面生意裝束的漢子。

痲面生意人尾隨古師爺落了車，瞥了趙七一眼，道：「在這種三伕天趕車，實

在是很辛苦。」

一頓，望向古師爺道：「用人也當珍惜，讓趙七進到車廂裏養養精神吧。」

「閣下倒很體貼下人，」古師爺冷冷道：「趙七，你升格了，請吧！可別睡得太死。」他暗在點破。

趙七受寵若驚的爬進了車廂，痲面生意人順手把掀開的簾幔放好，邊舉步邊道：「勞駕古師爺走前帶路。」

古師爺苦笑了一下，步向口邊小徑。

痲面生意人尾後，邊行邊打量週遭形勢，只見前道兩箭地處支分爲二，一通右邊半里處一小村落，約有十幾戶人家，左邊不遠處是一高起的小山丘，頂端有一破廟，田地因旱而裂，極目一片荒凉，他頓懷疑七里舖是句謊言，趕前一步，問道：「古師爺，你口裏的七里舖在虛無縹渺中吧？」

古師爺手指丘頂破廟道：「老朽從不打謊，近在眼前，只怪閣下視而不見。」

痲面生意人一愣，說道：「你是說那破廟？」

古師爺道：「正是，它的代名就叫七里舖，它有很多代名，今天命名七里舖，明日也許叫做金鑾殿。」

破廟前面人影一閃，傳來一聲大吼，喝道：「什麼人？」

古師爺昂首回道：「盲了眼，連我古師爺也認不出？」

「師爺會錯了意思，小的是問，師爺身後的那位。」

古師爺畧一猶疑，瞬即說道：「是老夫好友，慕小水蛇的美麗，特來瞻仰。」

「既是古師爺出面担帶，小的就不再過問了。」夠厲害，一言把古風套住。

古師爺心裏老大不好受，扭回頭望去痲面生意人苦笑道：「閣下當巳聽清了，老朽只是担的不明不白，連閣下的大字號也沒弄清楚，好寃！」

痲面生意人笑了笑道：「相逢何必曾相識，還是陌生的好，光陰似金，浪費可惜，你不是對水蛇很動心麼……走，機會不再，飽飽眼福，做鬼也風流。」

古師爺暗自好笑，忖道：「小子似巳預感到死神在向他招手，別再遲疑，夜長夢多，趕緊帶小子進鬼門關吧！」

動念至此，不再接口，領先而行。

痲面生意人尾後亦步亦趨。

瞬即走完坡路，抵達小廟前，兩人很自然地由魚貫改爲併肩而行。

小廟果是臥虎藏龍之所，廟門併排站立八名勁裝壯漢，兵刄隨身，一律黃巾紮頭，着黑色掛扣褂短褲，鹿皮銅扣指寬緊腰帶，白裹腿倒趕千層浪，痲耳鞋。

痲面生意人就像根本沒看見嚴陣以待的八壯漢，目光投注在小廟右側丈許一座圓形堡壘之上，一瞬，側過臉，問向併肩而行的古師爺道：「如在下猜的不錯，冷婉如冷姑娘，就被囚困在這圓形堡壘以內了。」

古師爺一怔止步，道：「閣下照子眞亮，一眼識破盒中寶。」

一頓，仔細打量痲面生意人一眼，又道：「如老朽猜的不錯，尊駕便是天下一家店大老闆閃電劍郭浩少俠！」

痲面生意人也巳止步，見問，抬手到額上撕下臉上面具，冷哼一聲道：「古師爺，仔細瞧瞧，看在下可是你心目中的對頭人？」

「眞的不是！……那閣下是誰……」

古師爺神情間大惑不解。

痲面生意人閃電又戴回面具，冷冷一笑，回道：「就算在下是閃電劍郭浩也無可無不可。」

古師爺自跟痲面生意人打交道起，一直都在動心機要想幹掉痲面生意人，在車上故裝怕死，提出放一馬爲條件才肯帶他前來，到地頭後，正苦無機會施暗算，痲面生意人提到冷婉如這名字，他又疑心他就是閃電劍郭浩，他投鼠忌器，又坐失下手良機，痲面生意人揭掉面具後確認不是郭浩，這才殺機大動，乘痲面生意人說話疏神之瞬，一式癩蛤蟆打滾，脫出痲面生意人的控制，蛟龍覆水又得生，大聲道：「幹掉這小子，八義，併肩子上。」

所謂「八義」，無疑就是併排站立在廟門前的八名勁裝漢子，師爺有令怎敢違，同亮兵刃，圍攻而上。

痲面生意人，使出空手入白刄，左衝右突，不幾個回合巳奪過了八義中一人的長劍。

他長劍在手，如虎添翼，銀虹翻滾中，接連有四人敗陣下來，不是缺腿，就是斷臂，慘嚎之聲，不絕於耳。

古老爺見大事巳去，正想溜之大吉，痲面生意人眼觀八方，「一鶴衝天」擋住了古師爺的去路。

僥倖未傷的幾人，知非對手，自身難保，也無力效忠古師爺了。揹着斷腿缺臂的同伴，鼠竄疾奔而逃。

古師爺矮了一截，跪在地上，直叫饒命。

痲面生意人指着古師爺的鼻尖，罵道：「奸詐惡毒反復無常的老狗，大爺本不想殺你，現在不同了，背信的是你老狗，還有幾人的斷臂缺腿幾筆賬，也要一併算在你老狗身上。」

怒罵至此，出手如電，左手五指揑向古師爺咽喉，一運力，古師爺立卽眼球凸出，舌伸三寸。

痲面生意人在右手劍順着古師爺的上唇向下一沉，一根血淋淋的舌頭應劍掉落塵埃。

痲面生意人驟鬆左手，古師爺這才悠悠緩過氣來，直痛的渾身打顫，發出了「呃……呃……」哀鳴。

「呃……」這聲長且高，不忍睹，不忍聽。緊接「卜通」一聲，古師爺軀體如倒牆，右肩頭血湧如注。

原來痲面生意人割掉古師爺的舌頭，還餘怒未息，又劍劈其右臂，無怪古師爺軀體如倒牆，右肩頭血湧如泉。

痲面生意人電疾出手點向古師爺斷臂的肩頭，這才止住血如泉湧！

只見他擲去手中長劍，掌對掌拍了兩下，喃喃自語：「惡人應該有惡報，讓你失血而死，太便宜你了。」

原來他點穴止血並非惻隱憐憫，是要叫古師爺慢慢的死，死得更痛苦更慘些。

陡地傳來一聲黃鶯出谷的嬌叱：「是那個凶神惡煞的殺人王在造孽？」

痲面生意人循聲

邊奔了過去，邊興奮的答道：「婉如妹，是我。」

聲落身形已到了堡壘根前。

能稱呼冷婉如爲妹的除了閃電劍郭浩，還有誰呢？但她瞬即懷疑這痲面生意人不是郭浩呀！

只聽冷婉如說道：「你怎稱我婉如妹，我並不認識你這個殺人魔王，你究竟是誰？」

痲面生意人笑了笑，邊一層又一層拉掉兩層假面具邊道：「我是郭浩呀！」原來他戴的兩層人皮面具，老奸巨滑的古師爺，竟也大意失荊州。

「眞的是浩哥哥，你怎的變得這麼壞，喜歡殺人。」

「唉！一言難盡，先設法救你脫困再說。」

兩情繾綣，連吻都接過，久別重逢，怎不相抱喜極而泣？原來被堡壘鎖門的幾根大鐵柱從中阻隔了。

鐵柱粗如兒臂，郭浩用手搖了一搖，竟動不了分毫，也看不出可供開啓的門或窗。

當然是無不可破的牢，但時間不容許郭浩冷婉如兩人大費手脚，得一舉而成，夜長夢多，機會稍縱即逝。

郭浩見冷婉如手足都未被制，行動自如，遂問道：「江瑤姬跟妳朝夕相處，她是怎樣進出，妳一點也沒瞥見？」

「由這裏下到地下室，還要經過一條彎道，另有一道控制，而且我的背後靈台穴被制，無法行功。」

「妳怎不早說，快背過身，我好出手替妳解除被制穴道。」

「江瑤姬說她的點穴是獨門手法。」

「妳就聽信她，也不行功解穴，妳眞是太良善了。

「你忽略了，人身有幾處死穴是不能自解的，靈台穴是其中之一。」邊說邊背過身去。郭浩隔栅出手，邊解了冷婉如被制靈台穴，邊道：「江瑤姬喜故弄玄虛，她那幾手花拳繡腿，又怎瞞得了我這做師兄的。」

冷婉如穴道被解，玉臂連伸，吁了口氣，一雙柔荑已握抓住了一條鐵栅之上，道：「背地嘵舌！快呀！」

郭浩握抓鐵栅的同時，小廟牆根傳來一連串「嘶……」聲。

冷婉如是面對小廟，驚叫道：「火藥引綫！」

就在冷婉如驚叫的一瞬，火藥引綫閃着火花趨近堡壘五尺，再五尺，郭浩和冷婉如就難逃刼數。

人在生死關頭，體能會產生無窮的潛力，只見堡壘頂端與鐵栅連接處塵土墜落的一瞬，冷婉如已脫困而出，不稍緩地比翼一掠身形，凌空迎着燃燒而至的引綫火花飛身上了小廟屋瓦，脚甫着瓦面，背後堡壘爆起一聲「轟隆」响徹雲霄的巨响，接着是木石瓦礫紛飛，揚塵十里，餘烟縹渺，堡壘處呈現出徑可丈二深及八尺的大塘坑！

冷婉如驚魂甫定，柔荑撫着酥胸，道：「好險！好險！」

小廟牆根一個悲慘蒼老聲音道：「人算不如天算，叫老夫有何面目見江東！」

屋瓦响起郭浩聲音，道：「古老狗作惡的太多，留他不得。」

聲落影飄，駐足在了古師爺的躺臥之處。

冷婉如緊跟郭浩身後飄落，道：「不可乘人之危！」

郭浩淡淡的道：「老狗已自絕了。」

一輛外綠漆着「金記」的兩曳金黃色篷車，向杭城方向如飛疾馳，車轅併肩坐着兩個人，那就是險中險檢回性命的郭浩和冷婉如，冷婉如女扮男裝，郭浩不再痲面，換戴了另一人皮面具。

只聽冷婉如道：「……去杭城豈不自投羅網，還是避避的好。」

郭浩道：「不！這趟非去不可！」

冷婉如道：「有什麼比命還重要，留得青山在還怕沒柴燒，且有心願未了。」

郭浩道：「妳不知道，這樣東西很重要，是千金不換有錢難買，如丟失了，會遺憾終身。」

冷婉如道：「那麼嚴重，是寶物？」

郭浩說道：「無價寶，是一位武林前輩留贈有緣，親筆眉批註解過的一本『春秋』。」

冷婉如道：「是本書？」

郭浩說道：「是，是本書。」

二人沉默了一陣，郭浩打開話匣道：「我早就決心離開杭城總店，遲遲沒有行動是在等婉如妹的消息，妳是怎樣落進江瑤姬手中的？」

冷婉如眼圈一紅，掉落一行淚珠，道：「我的人反叛了我。」

郭浩不禁一怔，沉聲說道：「妳不是說過，他們都是……」

他不忍心說下去，怕冷婉如傷心。

冷婉如幽幽一嘆道：「並不是全體，只是少數一二人，一粒老鼠糞壞了一鍋粥，原來他們妒忌你，效忠是有目的的。」

郭浩恍然大悟，既愧又高興的道：「婉如妹，不要難過，我會叫妳幸福的，妳的心願就是我的心願，那怕是天涯海角，我也要把妳仇家霍旱仔找到碎屍萬段。婉如妹，妳還沒告訴我是因何結仇？」

冷婉如猶豫有頃，道：「我本想告訴你的，但是怕你知道了會鄙視我恨我不理我。」

郭浩道：「婉如妹，妳怎說這話，我們應該一條心，無話不言，我的一切不都是毫不保留的告訴妳了麼？我有個古怪不願見人的父親，我都向妳吐實，妳我還有什麼不能言的？」

冷婉如黛眉緊皺，含淚道：「浩哥哥，請你原諒我，小妹暫時有苦衷不能告訴你，有一天，我會告訴你的。」

郭浩沒有再追問，但心裏難過形之於面。

冷婉如聰慧過人，不忍心使個郎失望，嫣然一笑：「浩哥哥，你不要難過，我告訴你好麼！

郭浩眼睛一亮，道：「在下洗耳恭聽！」他得意忘形，稱自己在下。

冷婉如道：「我有個條件。」

郭浩道：「我是百分之百的應允。」

「一言旣出？」

「駟馬難追。」

「只准我說，不准你問。」

郭浩話已出口，只好點頭。

「在中原是重男輕女，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在我們的地域裏是女人爲尊，爲什麼反其道而行，我也不明白，也許是女人比男人少的關係。」

她像是金口難開，略頓才道：「在我們領域裏，我娘最大，她握有生殺大權，她可以多夫，霍旱仔就是我娘多夫中的一夫，他恩將仇報，在危難中他置我娘的生死不顧，趁火打刼，搶走了財富，逃之夭夭。」

「那妳姓……」郭浩問到一半，想起自己的諾言，嚥回一半。

「不來，你答允不問又問。」

「我只是好奇，脫口說出來，下不爲例。」

「旣然下不爲例，告訴你好了，我隨娘姓，有我繼承權，但我放棄了。」

一陣馬蹄聲打斷了兩人的談話，郭浩翹足由面前疏林空隙望去，看出一行十數騎，經由去「七里舖」捷徑之道飛奔而馳，奔在最頭的正是江瑤姬，冷婉如當然也看清了，互一使眼色，棄車閃避了丈外處一叢大森林中，一去不復返轉，敢情見距杭城不遠，嫌篷車的目標太大，棄車不用而行。

夜幕低垂，上弦月羞怯地躲進雲層，大地一遍漆黑。

天下一家押店杭城總號較技塲，驟地像大鷹掠鷂般，投進兩條黑影，不稍停地脚甫着地同一閃身，閃進老闆閃電劍郭浩的居室。

兩條黑影，正是居停主人郭浩跟他的心上人冷婉如。

正在這時，屋的四週，頓現無數的黑影不停的在蠕動，將屋形成包圍之勢。

郭浩、冷婉如內功都有深厚造詣，耳聽八方，已警覺被包圍，那敢大意，步步爲營，靈犀相應。冷婉如不待知會止步門外把風，讓郭浩進到房裏取物。

自己的東西，自然知道放處，郭浩沒亮燈，也沒亮火摺子，不一瞬，將要携走的幾樣東西拿到。

趨步到冷婉如跟前，一邊遞給一柄利劍一邊耳語道：「風緊，越窗而出，我先開路。」

聲落，順手抓了一把椅子，擲向右手窗。

只聽「嘩啦」一聲破窗驟响，他身形已自左手窗箭射而出，擲椅飛身幾乎是同一時間，相距不過眨眼時間。

冷婉如配合的恰到好處，只稍緩郭浩一刹，金蓮一點地面，自右窗飛身而出。

這麼一來，窗外伏樁，是必顧此失彼，措手不及。

一陣兵鐵交响聲震撼夜空，接後是悶哼聲，慘叫聲。

冷婉如一聲嬌叱：「走！」比翼飄身上了院牆，稍一回顧，即矮身縱落院外。

「追！」伏樁身手不弱，一聲知會下，相繼飛身上了院牆，運眼一瞥，不下十人，隨即飄身院外，尾後追去。

郭浩、冷婉如輕功身形高過尾追伙伴，不多瞬即脫出兩丈開外，身形屹立在城垜之上，會心的一笑，一長身，「大鵬展翅」向城牆外斜飄而降。

城牆少說也有三丈，不信郭浩、冷婉如有下墜三丈功力，眞替兩人担心，會摔得粉身碎骨。

月光下只見兩人斜飛出一半城牆高度時，不約而同一打千斤墜，身形如流星下落，誰看見都會替兩人捏把冷汗。

驚駭一瞥之際，兩人已躍落地面，激起兩朶沙雲，看不見是死是活。

沙雲被夜風吹散，郭浩、冷婉如竟完好無恙的併肩而立。

原來降落處是一片軟沙，難怪兩人敢於飛降三丈多高的城牆，是了，降落處恰巧是兩人以往談情說愛處所附近，兩人正是識途老馬。

尾追的衆伙，止步城垜，都有自知之明，都無聲的退却收兵。

只聽冷婉如道：「浩哥，我們要去那裏？」

郭浩未及作答，右前丈許松樹上有人聲橫裏插口：「那裏也去不了。給大爺留下。」

聲未落，樹上像掉果子「冬冬」落下五人，原插口的聲音又道：「兩位該以眞面目相見吧？」

郭浩早打量着那幾個人身份，說話的是江百萬的家奴鏢師，餘四人當然在鏢師之下，沒放在心上，也不想浪費時間，不屑的道：「你不配！」

聲未落，劍已出鞘，冷婉如隨即立刻將劍拔出了鞘。

對手來者不善，馬上各站金、木、水、火、土方位，佈下了五行大陣。

郭浩一領劍訣，欺身闖陣，冷婉如尾後跟進，雙雙殺進陣中，五人的五行大陣也發動了。

旣敢闖陣，定有所恃。

郭浩深恐冷婉如不識五行陣法，邊背對背游走邊道：「五行相生相尅。」

冷婉如接口道：「金木水火土爲五行，順天行氣。」

郭浩又道：「佛家五行？」

冷婉如道：「一布施、二持戒、三忍辱、四精進、五止觀。浩哥哥，大乘起信中的五行呢？」

郭浩頗驚奇冷婉如的淵博，接道：「一聖行、二梵行、三天行、四嬰行、五……」他沒說下去，想是忘了。

冷婉如道：「五是不是病苦。」

郭浩連連應道：「對，對。」

郭浩口中跟冷婉如聊着，眼睛沒忘尋找破陣之法。

冷婉如也是一樣，倒是佈陣的五人，聽二人的對話倒有些疏神。

五人中以鏢師對敵經驗豐富，對陣法也精研，看出了破綻，忙出言提醒同伙說道：「要專注！不可……」

他話還未說完，只聽郭浩大吼一聲：「水尅火！」吼聲中，手中劍已削斷火位之人的左臂。

冷婉如幾乎跟郭浩吼聲的同時，嬌叱了一聲：「金尅木。」嬌叱聲中，已削斷了木位之人手中劍。

五行大陣已破，鏢師率衆扶傷鼠竄，逃去時留了句話：「量你兩人插翅也難逃過家主爺佈下的天羅地網！」

郭浩鼻子裏哼了聲，沒去理會。

冷婉如急問道：「他口裏的家主爺是誰？」

郭浩冷聲的說道：「他是金算盤江百萬。」

冷婉如幽幽一嘆，道：「那是我害了你。」

郭浩握住她的柔荑道：「這話應該由我說才符合實際，爲了我，才讓妳吃盡苦頭……」

把話一頓，湊近吻了冷婉如粉頸，又道：「沒有患難，顯示不出我們相愛的貞堅，我們的心已合二爲一，誰爲誰受風險都是義不容辭，客套在我們中間已不存在，婉如妹覺得對麼？」

冷婉如羞怯地螓首連點，轉過話題道：「你還沒告訴我，要去那裏？」

郭浩思忖有頃，道：「我有個不祥的預感，覺得武夷山區的家，會發生甚麼事似的，第一步，我想回家看看，婉如妹能陪我一趟麼？」

冷婉如黛眉微挑，說道：「怎麼剛說的話就忘了？」

郭浩深深一揖道：「願領責罰！」

冷婉如正色道：「不要玩笑，講正經，此去可能險阻重重，是硬闖的好？或是暫避其鋒？或是繞道偷過去？」

郭浩道：「婉如妹的意思？」

冷婉如道：「小妹以浩哥哥的意思爲主。」

郭浩猶豫有頃，道：「他們的人多，我們的人少，車輪戰吃不消，不宜逞匹夫之勇硬闖，找個地方藏起來暫避其鋒，會被恥笑無能，我也急着要回武夷山見爹一面，我們的婚事也要稟明爹作主，那就繞道偷過去吧，但仙霞嶺楓嶺關最後必經之關，怕難免一場生死之搏。」

冷婉如笑了笑道：「令翁有頭有面的人物！鹿死誰手，還是未定之數，如果在車輪戰下，栽在無名小卒之手裏，那才叫冤。」

郭浩讚道：「聽了婉如妹之言，令我茅塞頓開，那就這麼辦，上道。」

冷婉如邊移蓮步跟進，邊更正道：「不是上道，是繞道。」

說笑的同時，身形掩進了左前一片叢林以內。

× × ×

三伏一過，就是初秋了，這年的「秋老虎」比三伏更加炎熱。

由浙境去閩的楓嶺關頭，正午時分，馳來一輛六曳篷車，收韁停在關頭一家小茶店門首，首先落車的是位美髯盈尺，頭戴方帽，身着錦緞藍袍，年在五十開外的健壯老者。

尾後落車的是八位年歲不等的勁裝佩帶兵刃的壯漢。

美髯藍袍老者率先走進小店，八位壯漢尾後而入，待美髯藍袍老者落了座，這才相繼圍坐下首，八壯漢似略敬畏美髯藍袍老者。

八壯漢個個汗流浹背，「秋老虎」的天氣，難怪。

美髯藍袍老者濃眉緊皺，像有莫大的心事，臉上却不見一滴汗珠，就像生來就不怕熱的。

「店家！」美髯藍袍老者在召喚了一聲「店家！」

「來了！」店家担了一担水，走進店，邊應：「老爺子跟諸位請寬坐一會，我這就泡茶。」

「店家，別忙泡茶，把担子放下，老夫要向你打聽一個人。」美髯藍袍老者有些迫不及待。

顧客至上，店家只好遵命把担子放下，道：「老爺子打聽誰？」

藍袍老者手指八壯漢之一道：「張彪，你站起來。」

被稱做張彪的，應了聲「是」，站起身面向店家。

藍袍老者又道：「老夫打聽的那人，身材年齡跟張彪相仿，帶了個很標青的小妞，最近幾天你可曾看見有這樣一雙男女過關？」

店家道：「沒有。」

「你敢肯定？」

「當然肯定，凡是過關的客商，都會到小店打尖，最近幾天沒聽老爺子說的這樣男女過關。」

「很好！」美髯藍袍老者愁眉頓解，說着，擲了一錠銀子給店家道：「泡茶去吧！」

店家見了銀子笑得嘴都闔不攏，鞠躬謝道：「謝謝老爺子，你叫我店家受不起，你有事吩咐，就喚我一聲二狗子。」

說完，担起水桶，走向裏面。

瞎子見錢眼開，二狗子動作好快，瞬即端上一大壺茶，八隻碗，還特別地爲美髯藍袍老者奉上碗香茗。

銀髯藍袍老者向二狗子慈祥一笑，道：「二狗子，老夫想跟你打個商量。」

二狗子恭應道：「商量不敢，老爺子有事儘管吩咐。」

美髯藍袍老者道：「二狗子，天這麼熱，生意不會太好吧！」

二狗子逢迎道：「生意太壞，差不多有十天沒人上門，若不是老爺子跟諸位今天來照顧小店，老爺子又賞小的銀子，就活不下去了。」

美髯藍袍老者望向八壯漢中的一人道：「閻老大，聽二狗子的口氣，那對狗男女還沒脫出我們的掌握，潮州三友這次可不能再大意放過討本索利的機會了。」

潮州三友也在座。

只聽閻老大站直身子道：「江爺不咎既往，給我弟兄三人有個贖罪機會，敢不以死相報。」

原來美髯藍袍老者是黑心辣手金算盤江百萬，情形大明，率領的八位勁裝壯漢，除了潮州三友餘下五人定是江百萬的王牌，浙贛五煞了！一行來到楓嶺關，爲的是截擊閃電劍郭浩跟冷婉如了。

美髯藍袍老者江百萬冷冷一笑道：「說贖罪太客氣，但願老夫跟貴三友的合作是精誠的，你說是不是？」

猛周倉閻虎閻老大陪笑說道：「江爺教訓的極是，我弟兄這次願以行動表明心跡。」

江百萬捋髯頷首道：「那就好了，請坐。」

一頓，轉向二狗子道：「二狗子，老夫等要在你店中住幾天，食宿費用，加倍付給，但有個條件，就是老夫要跟你打商量的。」說至此，把話題一頓，盯視在二狗子臉上。

二狗子被江百萬的目光電芒所懾，不自禁的倒退了一步，恭應道：「老爺子的意思？」

江百萬道：「老夫的意思，在老夫等未離去前，你不得擅離寶號半步，你明白麼？」

二狗子爲難的道：「這……」

江百萬不悅的道：「這甚麼？你開店爲的是賺錢，老夫付給你雙倍，你還不願意麼？」

二狗子顫抖着道：「小的是說，柴、米、油、鹽，水、菜……樣樣都得……」

江百萬截口說道：「全用不着你，老夫會派人去辦的。」

店家二狗子．就這樣被軟禁了。

五天守株，毫無結果，江百萬却處之泰然，就像個安閒的漁夫，撒好網靜待魚兒自投。

隨來的八人焦急形於面，等得不耐煩，江百萬心裏有數，裝做沒看見。

晚膳聚首，潮州三友老二鐵算盤寇豹，在衆伙伴的投目示意下站起身，向上座的江百萬恭問道：「屬下可否講句話？」

江百萬停箸投目，說道：「當然是可以。」

寇豹恭身道：「大家的意思，認爲姓郭的跟賣藝小妞，不一定會打從此道逃命，也許……」

江百萬截口制止道：「寇老二，你坐下。」

說至此，電芒一掃在座，道：「也許會打從二十八都、大平關、溫林關、雲際關、甚或杉關，是不是？」

問到衆人的心上了，不約而同地應聲道：「是的！」

江百萬哈哈一笑道：「佛爺的手掌心是可以遮天的，大家回想一下，在我江某人手中，幾曾有漏網之魚？只不過是把重點置在楓嶺關，郭浩自視很高，如老夫的判斷沒有錯，楓嶺關才是姓郭小子要闖之關。」

「江爺的卓見！」八人同聲逢迎。

是夜，月明如洗，仙霞嶺頭現身了一男一女，男的正是閃電劍郭浩，女的無疑是冷婉如。

兩人站在嶺頭略一打量，併肩行向嶺頭方向，步伐不疾不徐，邊走邊談。

「浩哥哥，我們剛才的一陣調息，對體能功力大有帮助。」

「婉如的思維細密，顧慮週到，若不是妳提醒，我才想不到要調息，現在精神百倍，增加必勝信心不少。翻過一道山嶺就是楓嶺關，我們脚下加快些吧！」

「才不呢！把體能耗在奔跑上，豈不失去調息意義，此刻我們要小心行動，無往不利。」

「我明白了，婉如妹妹的意思以逸待勞，待敵人守望因疲憊疏忽，敵衆在昏睡中，偷襲他個措手不及。」

「是有那點意思，但，可能性很少。浩哥哥，你認定江百萬的人馬，會遠道來楓嶺關把守了麼？」

「我看會的，江一平黑心辣手，從不放過跟他作對的任何人。我殺死他的心腹師爺古風，搗毀他作惡的『七星舖』，殺傷追踪的爪牙……」

冷婉如截口道：「小妹想好了退敵之策。」

郭浩吃驚的一問，道：「什麼退敵之策？」

冷婉如面容一沉道：「搗毀『七星舖』，致古師爺於死，江一平可能獲報告，但你是戴人皮面具行事，至於殺傷追兵，江一平不會知道得那麼快，如我跟浩哥哥在此時脫單……」

郭浩截口道：「請不要說下去，簡單八個字；生死與共，形影不離。」

「浩哥哥，你……小妹只是用的權宜之計。」

「大丈夫，敢作敢爲敢當！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脫，江一平的人我已在途中向婉如妹提過，我輩行道江湖，責無旁貸，希望婉如妹莫陷我於不義。」

冷婉如莫可如何地輕嘆一聲道：「你既然擇善固執，我還能說不奉陪，闖就闖吧！」

郭浩心裏喜悅，不自禁地足下加快。

冷婉如出手一拉郭浩衣袖道：「冷靜點，別忘了蓄存體力。」

郭浩一笑，聽話地回復原來步伐。

頓飯時間過去，楓嶺關已在望，兩人不再交談，全神貫注在敵踪的發現。

四野一遍死寂，陣陣山風舞動樹葉作響，遠山時傳如哭如訴狼叫，頓增恐怖！

既來之，則安之，兩人在凝神戒備中勇往直前，都在心中暗覺奇怪，怎一直不見伏樁暗卡現身。

愈是這樣隱不現身，愈是叫人提心吊胆。

郭浩除了提心吊胆，還有種料敵錯誤的自咎。

看看就要接近關口了，再前行，就置身關口前一段長及三丈的隘道，兩人互一使眼色，龍吟兩聲寶劍出鞘，待要舉步衝關，驀地瞥見隘道口一間茅屋燈光驟明，兩人一驚的同時，茅屋大門啓處，現身一位美髯藍袍結壯老者。

郭浩一眼認出，忙知會冷婉如道：「遇上了，他就是江一平老賊。」

郭浩聲未落，美髯藍袍老者江一平巳在那裏揚聲肅客道：「原來是浩賢侄，冷姑娘，快請進屋裏坐。」

郭浩沒應聲，聽到江百萬俯首的邀請，忙向冷婉如低聲知會道：「走，會會老賊去。」

冷婉如邊輕移蓮步邊道：「蒙江老前輩寵邀，晚輩言謝不如從命。」

分賓主落座後，江百萬首開話匣道：「久仰冷姑娘善舞柳葉雙劍，可惜老朽無一睹眼福，遺憾得很。」

冷婉如玲瓏透頂，知其明讚暗諷，遂也以牙還牙，道：「彫虫小技，不値識者一笑，賣藝這行，雖算不得正當行業，却是善取，有異黑道匪徒的黑心辣手强搶暗奪。」

江百萬哈哈一笑，沒再接口，目注郭浩道：「浩賢侄，老夫首先申明一句，我是蕭何月下追韓信，來勸賢侄的駕的，可別誤會。」

郭浩冷哼一聲，沒接腔，怒目相向。

江百萬又道：「老夫對賢侄寄托之重，當用不着再贅，你總不能一聲不响，扔下重担，揚長而去吧。」

郭浩不能再沉默了，淡淡的道：「區區原對尊駕不了解，念在跟令媛是同門之誼才勉爲其難，如今已了然尊駕的所爲，不願再助紂爲虐，不得已不辭而別。」

江百萬目無表情的道：「怕不是爲了這吧？老夫息隱已二十年，就是有人言老夫，即使老夫罪大惡極，也是二十年前的陳跡，佛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全武林江湖都能放過老夫，你浩賢侄難道立意獨與老夫爲仇，自信能辦到麼？」

郭浩昂然道：「區區既身在江湖，除暴安良，責無旁貸，辦不辦得到，是另一回事，頭可斷血可流，江湖正義不可不維護。」

江百萬哈哈一笑道：「好大的口氣！不是老夫鄙薄你郭少俠，言之尚早。」

郭浩正要發火，冷婉如接口道：「江老前輩剛才口裏的怕不是爲了這，晚輩愚蠢，聽不懂話裏含意，可否詳盡見示？」

江百萬想不到會有此一問，暗忖：「好個刁蠻厲害的丫頭，她料定老夫爲了顏面不便說出郭浩愛上她，嫌棄老夫的女兒瑤姬，竟倒打老夫一耙，可惡。」

心念電轉，口中道：「姑娘聰慧過人，當用不着老夫絮絮憚煩了。」

冷婉如雙眉微微一挑道：「是老前輩錯抬誤讚，晚輩眞不明白。」

江百萬苦笑道：「那姑娘就再思再想吧。」

冷婉如不爲已甚的道：「老前輩既然客教，晚輩敢不遵命。」

郭浩忿急接口道：「尊駕鄙薄區區之言，郭某記下了，就事論事，打開天窗說亮話，你留下我等意欲何爲？」

江百萬神芒暴射，瞬又改笑臉道：「老夫敢發誓，對郭賢侄決無惡意，因爲……」說到口邊，又把話頓住。

郭浩緊追一問：「因爲什麼？」

江百萬仰首目注天際，輕嘆一聲道：「老夫息隱二十年，小有收穫，悟透名利皆虛，在僅有的風燭殘年，立意彌補對別人的虧欠，老夫重用郭少俠負責武林江湖朋友事，用意就在此……」像是自語，又像是回答郭浩。

郭浩氣忿至極的截口道：「你在要什麼花招，郭某未肩負江湖事之前，兩無過節，無恩怨可言。」

江百萬答非所問的道：「萬想不到事情壞在我女瑤姬之手，難道是天意？」

江百萬這番話，像是肺腑之言，至於說壞在江瑤姬之手，不如說壞在冷婉如之手較爲恰當，他早把郭浩默認做乘龍快婿，是盡人皆知的事，他爲什麼答非所問，避郭浩的問話，這中間，像是有種神秘不可告人的隱情。

郭浩沒得回話，更怒，破口罵道：「老東西，狗改不了吃糞，假做作也隱藏不住你黑心辣手惡名，要想郭某改變對你的看法，除非日從西出。」

江百萬不以爲忤，轉對冷婉如說道：「冷姑娘，妳當然也看得出老朽委屈求全的苦心，老夫有生以來第一次向人低頭，求求妳帮老朽一次忙，老朽會終生感激妳的。」

冷婉如知所謂的帮忙是何所指，心一軟，正要承諾，郭浩攔住道：「江一平，怎地這等無恥，寃有頭，債有主，不干冷姑娘的事，乾脆劃道吧，郭某沒時間跟你囉嗦。」

江百萬盡失英雄氣概，不急不徐的道：「郭少俠請不要衝動，聽老夫善意勸告，先回杭城總號，就是有大不了的事，也可商量。」

郭浩拍案怒道：「你在夢想！」

冷婉如插言說道：「浩哥哥，小妹覺出事有蹊蹺……」

郭浩理智全失，惡聲的道：「不要妳管！」

江百萬接口道：「難道冷姑娘的話你也不聽，恕老夫老調重彈，你總不能一聲不响，扔下重任，揚長而去。」

郭浩擊桌戟指道：「黑心辣手的江老賊，你用不着裝佯，你的惡行小爺全知，我是後悔當初被你老賊利用，你的花招對小爺已不靈了，狹路相逢，你老賊的命數已盡……」

江百萬被指罵的怒髮冲冠，拍桌截口大吼道：「反了！」

老東西狡詐無比，怒吼是暗號，吼聲未過，背後「吱」的一聲暗門大開，閃身掠出八名勁裝手執兵刄的壯漢來。

郭浩，冷婉如動作更快，未等壯漢現身，在暗門「吱」的同時，已閃身出了屋，郭浩暴退時，還跟江百萬硬對了一掌，試出江百萬內力雄渾無比，在自己之上。

八漢尾追不捨，隘道頓响起兵刄碰擊聲，以二對八，展開了生死之搏。

甫一交上手，郭浩、冷婉如就看出潮州三友也在敵對之列，正疑間，三友的老大猛周倉閻虎欺身攻到，不露痕跡的向兩人遞了個眼色。

兩人會心的一笑，暗在心裏寬了不少，遂把注意力集中在另外五個漢子身上。

五漢功力不弱，郭浩、冷婉如合力也只能打個平手。幸喜江百萬還在小店門首袖手，否則勝負立分，郭浩、冷婉如的命運眞不堪設想。

旁觀者清，江百萬已看出潮州三友靠不住，一邊大袖一拂，向戰圈飛身，邊示警道：「五煞當心內奸！」

但示警僅至一半，潮州三友之倒戈相向，將五煞中的三煞殺得一死兩傷。

只聽老大閻虎大聲知會郭浩、冷婉如道：「兩位不是老賊對手，快抽身，我弟兄斷……」斷後的後字還沒說出，已被江百萬隔空一掌斃命。

江百萬好雄厚的內力，身在空中功力人減的劈空掌，就能致三友功力最高的老大閻虎於死，勿怪閻虎說郭浩、冷婉如不是老賊的對手。

郭浩、冷婉如都是重感情的純潔青年，那能看見知己替自己斷後不敵而死，獨自逃生。

同聲叱吼，劍芒指向江百萬去，勁力萬鈞，銳不可當。

江百萬身法輕靈巧妙，邊閃邊吩咐餘下正跟三友中二友寇豹喬彪的二煞說道：「五煞兄弟，別讓內奸逃脫，也別讓奸賊好死。」

「遵命！」二煞同聲應。

寇豹、喬彪的功力比之二煞，原就稍遜一籌，一交上手就立於被動地位，只有招架之功，毫無還手之力。

經江百萬這一招呼，無疑是要活的不要死的，二煞有此顧慮，不敢盡出殺手，也就是說，遞招不敢指向二友要害。

反過來說，二友壓力頓減，出招接招也就較前得心應手，扳回主動。

二友心裏雪亮，只要江百萬一制服了郭浩、冷婉如，兩人的命運將是不堪設想了。逃了怎對得起死去的大哥，但也不一定能逃脫。平衡輕重得失，只有死命一拚，才稱得俠義二字。

隘道的搏殺，形成兩個戰圈，一圈是二友對二煞，兵刄碰擊聲，鐵算盤震天價響，搏殺得如火如荼，然棋差一着，二友雖盡出狠招，也無法傷及二煞的毫毛，戰情膠着。

另一圈的郭浩、冷婉如對江百萬，一點也不見精彩，江百萬一味閃躲，手沒還却口可不饒人。

「兩位賢契身手果然不凡，劍道稱得上層，只是臨敵經驗火候稍差……」

「休得廢話，」郭浩口中叱喝，手中劍未停，強敵當前不敢多說話分神。

冷婉如機警過人，乘江百萬說話分神之際，震劍欺身，一招「樵夫指路」，疾點江百萬左脇「氣血囊」要害穴道。

老奸巨滑，久經洗練，不知經過多少大風大浪的江百萬，看是講話疏神，實是暗中戒備，以江百萬的修爲，落葉之聲也能聽到辨出方向，更別說是劍氣破空聲，說句恭維話，已是念動意隨，何須目睹。

待冷婉如劍及「氣血囊」半寸之瞬，只見他輕側身形，出二指夾向刺來劍背，可說是快、狠、準，三訣無缺。

冷婉如花容失色，如劍被江百萬二指夾牢，這觔斗就栽大了。

動手過招，能出指制劍，自是內力修爲已達極峯，還得估定對手不堪一擊，才敢施爲。

正在冷婉如要栽未栽之際，郭浩震劍一式「圍趙救魏」，直取江百萬必救「期門穴」。

江百萬一鶴冲天，避過要命的一擊，凌空的同時，諷讚道：「好一招『圍趙救魏』，可惜功力不夠。」

江百萬果眞不凡，凌空出言，身形不墜，看的郭浩、冷婉如一陣木楞。

江百萬輕如飄絮，降落地面，吟吟一笑道：「兩位雖然沒能耐傷及老夫，老夫還是從心裏讚許，年青一輩能有兩位這等造詣的，難得一見。」

郭浩冷笑說道：「用不着倚老賣老，郭某不稀罕你的恭維，正邪不兩存，狹道相逢，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恁你舌劍脣槍，花言巧語，也改變不了我除惡鋤奸矢志。」

江百萬皮笑肉不笑的道：「聽你話意，是要見個眞章？」

郭浩說道：「這還用說，你是明知故問。」

江百萬道：「老夫如敗在你們之手，任憑處決，你二人如敗在老夫之手呢？」

冷婉如接口道：「如敗在老前輩之手，生死不用老前輩費心。」

江百萬道：「怎不說任憑處決或是發落呢？」

郭浩接口道：「千金之子，不死於賊盜，你的如意算盤，註定落空。」

江百萬笑了笑道：「你既這麼想，無疑必勝信念已失，那就不必强求了。」

冷婉如淡笑道：「老前輩對末學後進說這種話，不覺有失長者身份？」

江百萬苦笑道：「姑娘好利的詞令，言下之意，是說老夫以大壓小。」

郭浩接口說道：「江百萬，你休往自已臉上貼金，也別把話說滿，鹿死誰手，還是個未定之數，也別一味閃躲，見個眞章吧！」

說完，挺劍欺身，一式「金蟒吐信」，直取江百萬腹下「鳩尾穴」。

江百萬怒火中燒，不再閃躲，左袖一拂，右手五指箕張，抓向郭浩「鳩尾穴」，他在以牙還牙。

郭浩的「金蟒吐信」施爲是投石問路的虛招。沉腕旋身之頃，堪堪避過了一拂一抓。

冷婉如並未袖手，在郭浩旋身之頃，劍舞銀虹，一式「風掃落葉」，削向江百萬的下三路。

江百萬迎着「風掃落葉」襲來之勢，身形提縱而起，雙掌齊發，凌空推出，分襲兩人。

一陣勁風襲體，郭浩、冷婉如不約而同各躍退五步。即此些微感受，已是氣血翻騰，可見江百萬內力之雄渾深厚，這要接實，怕不要五臟離位當塲濺血。

江百萬假面具的慈祥、和悅、笑容頓斂，換過一副猙獰恐怖本來面目，咬碎鋼牙，一字一字的厲聲道：「兩個不知天高地厚的黃口小兒，敬酒不吃吃罰酒，你們死定了！老夫開一綫之恩，讓你們死得明白……」

郭浩虎吼截道：「老賊，有屁快放，小爺明知不是你老賊的對手，也要跟你老賊放手一搏，爲江湖正氣流血。寃有頭，債有主，冷婉如是無辜的，你不能……」

冷婉如嗔怒截口道：「浩哥哥，你說這話就是輕看了小妹，叫小妹太痛心了……」說至此，泣不成聲。

江百萬獰聲一笑道：「好個同命鴛鴦，眞可惜紅顏薄命壽不長。」

冷婉如怒叱道：「老賊，閉住你的臭嘴，姑娘有辦法帶你做墊背的。」

江百萬哈哈一笑道：「能跟大美人同穴，眞箇做鬼也風流……哈哈。」

眞是老不知羞，冷婉如可做他的孫女呢。

郭浩怒罵道：「禽獸！」

江百萬獰笑道：「老夫從不跟要死的人動肝火，既應允過讓你娃兒死得明白，就得交待清楚。」

郭浩又待發火，冷婉如勸阻道：「讓他說下去，信不信在你我，小妹認爲有一聽的必要。」

郭浩依從的道：「也好。」

江百萬讚道：「倒是姑娘聰明。」

一頓，又道：「當閃電劍郭浩這名號傳進老夫耳鼓那一天起，老夫就連想到一個人，那個人就是我要找的幻影賊魔葛孔

亮。雖然你小子的郭跟葛不同，老夫仍認為你們是父子……」

「狗屁！」郭浩氣憤截口。

「你小子別打岔。」江百萬只是隨口應這句，沒動肝火。

冷婉如用肘碰了郭浩一下，道：「表現點君子風度。」

郭浩默然頷首。

江百萬接下去道：「斬草要除根，你小子也被列入老夫的奪魂榜上，後來發現你小子跟小女姬瑤是同門，也探出姬瑤對你小子頗有好感，思慮再三，才決定讓你小子落榜，天下一家押店只是讓你小子歷練歷練老夫的百萬家財……」

隱情大白，再說下去就是多餘，郭浩截口道：「不必說下去，結論是，你的夢想成空，你的罪孽錢跟你的兩手血腥，一身罪惡，已接近報應的時候了，話已說完，該見個眞章了。」

江百萬感慨的道：「既然為善最難，老夫只好又開殺戒了。」

郭浩、冷婉如雙雙一領劍訣，蓄勢以待。

另一戰圈，傷重的二煞，經過一陣調息後，也已加入了戰圈，潮州三友的寇豹、喬彪漸顯不支，全憑一股敵愾同仇的餘勇在苦撐。

江百萬說了開殺戒，並未馬上動手。

此刻的關係位置，冷婉如、郭浩接近關口，一邊，三友搏鬥五煞接近隘道口一邊，江百萬恰好站在二批人的中間，江百萬是老謀深算，前後兼顧，整個戰局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反過來說，郭浩、冷婉如要救三友，既鞭長又有阻隔。

只聽江百萬一咬鋼牙，揚聲吩咐道：「五煞兄弟，宰掉內奸。」

原來他未即動手，是作此打算，存了斬盡殺絕之心！

五煞兄弟一聽吩咐宰掉，勇氣大增，狠招連施，不眨眼工夫，兩聲慘叫，寇豹、喬彪追隨老大閻虎步向鬼門關了！

這邊郭浩、冷婉如飛身搶救，被江百萬橫掃擋了去路。

只聽江百萬獰笑着，道：「兩個娃兒自身難保，還想救人。」

他邊說慢慢抬動雙掌，這雙掌，不同普通掌，皮包骨，透着一股黑氣，比普通掌大一倍。

冷婉如不禁驚叫出了聲，道：「黑煞掌！」

「哈哈！」江百萬獰笑着，得意的道：「女娃兒，妳倒識貨，老夫沒工夫跟你兩個小娃兒窮耗，準備一掌……」

驀地灰影一閃，江百萬的人木立，抬到平胸的雙掌也釘住了，那模樣恰似人立的大狗熊。

灰影的人，郭浩是熟識的，脫口叫出：「老人家，是你！」他是既驚且喜，忙跪一膝請安。

灰影人出手解了江百萬的制穴，沒說什麼，只是怒目而視。

江百萬顫抖着兩膝跪倒，乞憐道：「錯不在晚輩，他兩人背叛了我，請仙翁明鑑！」

灰影人道：「我老人家全知，一丘之貉，還不快滾。」

「是，是！」江百萬就像死裏逃生撿回命一樣，調頭如飛逃去。

五煞知機，已先一步溜之大吉。

郭浩心疑灰影人口裏的一丘之貉，也把他跟冷婉如包括在內，忙向前解釋，說道：「老人家，請不要聽信江百萬的一面之詞……」

灰影人面色一沉，截道：「我老人家說你們是『一丘之貉』，就是『一丘之貉』，你以為我老人家來帮你忙的，錯了，拏來！」

郭浩有些丈二和尚，不明白的回道：「老人家，拏什麼來？」

灰影人是要走了，手也伸出了，道：「我老人家留贈有緣的那本『春秋』，怎麼樣，你小子是想賴。」

原來灰影人就是胸羅萬有，學究天人，武功高不可測的一洞仙老人家。

郭浩忙從懷中掏出，雙手奉上道：「老人家，你不是賜贈給晚輩了麼？」他有些不捨。

「此一時，彼一時，我老人家要收回。」一洞仙說完，待舉步離去。

冷婉如把握機會，向一洞仙恭身抱拳道：「老人家，晚輩可否請教一事？」

一洞仙扭回頭道：「女娃兒很玲瓏，一開口就稱我老人家，好，說，什麼事不明？」

冷婉如畢恭畢敬的道：「一丘之貉，自然晚輩也有份，老人家認識晚輩？」

一洞仙頷首道：「問得好，女娃兒，妳可懂啞謎？」

冷婉如恭應道：「俚語略知一二，詩詞經史一竅不通。」

一洞仙正色道：「海闊天空任你行，海生切莫望兩棲。妳可懂。」

「晚輩懂。」冷婉如說時羞怯地把頭垂低。再抬頭時，已不見一洞仙的影子。

望向箇郾道：「老人家呢？」

郭浩搖搖頭道：「只見灰影一閃，就失去老人家的踪影，慚愧，比之老人家，我還在學步！」

感慨一嘆，又道：「潮州三友，義薄雲天，以死助我，我當恤孤扶幼，以慰三友在天之靈，唉！有道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三友立意改邪歸正，反遭殺生惡報，天道好還，敢信其無？」

冷婉如義正辭嚴的道：「浩哥哥，你這想法前半段對極，但後半段結論大錯特錯。」

郭浩道：「怎見得？」

冷婉如道：「天道是超乎人類智能所要省悟的道，天是萬物的源泉，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人太微乎其微，怎能知曉天意。」

郭浩茅塞頓開的道：「聽卿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婉妹，妳眞了不起！」單稱一個婉字，更顯親切。

冷婉如嬌嗔道：「不來了，你在挖苦人。」

郭浩陪笑道：「我怎敢挖苦婉妹 我是腑肺之言。」

一頓，挽住冷婉如玉臂道：「走，我們挖個墓地，安葬三友，讓他兄弟好好安息。」

挽手而行，冷婉如道：「我出個主意

，讓已死的惡煞，做三友的墊背。」

郭浩道：「也好，人死不記仇，也免得三煞暴骨。」

天眞無邪，心地光明，可愛！

兩大疑案　水落石出

郭浩、冷婉如合力安葬好潮州三友，立好墓碑，時已破曉。

歸心似箭，找來江百萬棄置的馬兩匹，分乘就道，併騎出了楓嶺關。

絕塵而馳，奔向武夷「郭府」方面。

楓嶺關距武夷郭府不過三百餘里，兩人裹腹緊趕，炊烟時份，已抵家門。

冷婉如禮貌地在府前帶溪岸柳邊下了馬，郭浩陪着落下馬背。拉馬走前道：「我來帶路。」

他頭甫伸出岸柳，就像重鎚擊頂地「呀」的驚叫出了聲。

在這一瞬，冷婉如瞥見前院兩扇朱紅院門上白紙墨字，左「制」右「忌」，誰也知道，「制」「忌」是死了人的表徵。

能在郭府院半門前書「制」「忌」的，除了郭浩的父親，數不出第二人，無怪郭浩驚到叫出了聲。

前院門「吱呀」聲中敞開了，開門的是郭府趕車兼總管又兼老主人的心腹張弓長，山羊鬚的頭上纏了一條白布。

這些跡象，已足證明郭浩的爹已魂歸離恨天，郭浩仍存萬一希望，驚恐惶悚的大聲叫問道：「老張，我爹……」話出聲，頓警覺多餘，把話頓住。

張弓長邊趨前接過兩馬轡繩，邊憂戚的道：「老主人他……仙逝了。」

如雷擊頂，郭浩大哭哀嚎。

冷婉如憐愛地伸出玉臂挽住郭浩的手腕，慰道：「伯父大人既已乘鶴歸去，哭也無用，節哀順變的才是。」

喪考妣之痛，怎能不哭，郭浩傷心至極，根本沒有聽進冷婉如的慰勸，哀嚎更甚。

冷婉如同情關切地輕嘆一聲，也不再勸阻，任由他發洩積壓在心中的哀痛。

張弓長馬上拉馬離去，憐愛地注視着少主人，有頃，才轉注冷婉如，說道：「老奴張弓長，請姑娘再勸我們公子，身體要緊。」

冷婉如螓首輕搖，表示無能為力。

張弓長又道：「老主人好福氣，無疾而終，先逝前似有預感，留有遺書給我家公子。」

妙藥靈丹，一言止住了哀嚎，郭浩盯視在張弓長臉上追問道：「快拿我爹的遺書給我。」

「公子先請到大廳老主人靈堂休息，老奴拴好馬就去拿。」

「好，快去。」郭浩急不及待。

一同移動腳步，冷婉如道：「我也急忙中失智，早該到世伯靈前祭一番。」

「爹一向身體健旺，分手不到半年，怎會？」說到這裏，引動心裏的哀傷，住口不往下說。

冷婉如柔聲寬慰，說道：「人吃五穀，難保不生病痛，身在江湖，能獲壽終正寢，就是無盡的福份。」

郭浩連想到他爹的藏藏躲躲，不禁暗忖：「生而痛苦，死反得到解脫。」

思忖之瞬，同時答道：「婉妹的看法很對，但，父子之情，焉能不痛。」

兩人前腳步進靈堂，張弓長後腳趕到，招呼着奉香花紙，敬果。

祭奠已畢，張弓長呈上老主人遺書。

郭浩未讀先落淚，淚濕遺書，不忍卒讀。」

冷婉如體貼的說道：「可否讓我唸給你聽？」

郭浩遞過遺書道：「有勞婉妹！」

張弓長識趣告退道：「老奴這就去為公子跟姑娘準備晚膳。」一躬而退。

郭浩喊住道：「老張，替我準備孝服。快去快來，還有很多事要問你。」

冷婉如接口道：「我也要一份。」

忽覺有語病，接下補充道：「張老人家，不同你們公子的，要合禮儀。」

張弓長有如丈二和尚，問道：「合禮儀？老奴不知姑娘跟公子……」

郭浩接口道：「兄妹相稱。」

「是！」張弓長應了聲，不待冷婉如認可，扭轉身快步離了靈堂。

「這……」冷婉如這聲「這」，雖只一字，包括可廣，盡在不言中。

郭浩快口打岔：「我急切須要知道先父遺書內容，婉妹，請快唸給我知。」

「啊，啊。」她唸道：「浩兒知悉：爹死不瞑目的就是你附隨了江一平大壞蛋，浩兒，我知你是拜倒江一平女兒的石榴裙下，你如不早回頭，將葬送一生。

「爹看上去很銅臭，守財奴。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告訴你，那都不屬我們應有，爹跟江百萬一樣，全是搶來的，爹是窮措大一個，爹知你有幾份正義感，希望你物歸原主。

「爹還私藏幾樣國寶，價值連城，一樣國寶就可抵江一平兩倍的財富，爹無意也不敢佔有，想物歸原主奏上皇家，但我沒有這份勇氣，因為牽連頗廣，一個處置不當，就有家滅九族大罪，做人若一失足再想做好人就難如上青天，我如說我是為皇家効忠，拚着九死一生從別人手中奪回的，鬼也不會相信。

「爹希望能把歸趙國寶重担，在我死後，由你肩負，料想不到你也走入邪道，使爹的願望落空，浩兒，快回頭吧！

「死神來得太快，叫爹一時間找不到可信託之人，還得找你這孽子商量，你一定要遵守爹死前的叮囑，一是你未改邪歸正前，不准入寶藏窺視國寶一眼，二是沒有武林正派俠義威望前輩在場，不准擅動國寶，三是有把握能歸趙皇家不會被魔頭從中漁利時，才准去取寶。如違，天誅地滅。

「國寶藏處，爹曾帶你去過兩次，每次都說『懷璧共罪』這句成語，你仔細想想，不難找到藏寶處。

「另外值得一提的遺物，就是爹隨身携帶着的小鐵箱，箱中財物，你是有數的，到武夷後未曾動過。箱存趕車老張處，開啓時，別忘了先服一粒爹留給你獨門解藥……」

遺書至此，突然中斷。

「怎不唸下去？婉妹！」

冷婉如抬指到唇，示意郭浩不要高聲

，同時將遺書送到郭浩眼前，耳語道：「下面的筆跡不對，你仔細看看。」

「嗯，不對……婉妹，你眞精，若不小心辨認，幾乎能亂眞，巧在結尾幾句不要緊的語句。通常讀到此處，都是一瞥而過，這是個大的陰謀！」

「門外有脚步聲，不要形之於色，回頭從長計議。」冷婉如邊說邊代將遺書摺好插入封套，道：「收好。」

門啓處，進來的是張弓長。

只見他趨前一躬身，說道：「回稟公子，孝服已着人裁製去了，晚膳已準備好，請姑娘，公子過去。」

「不忙。」郭浩含怒問道：「老張，本公子問你，我爹去世，既不着人向我報信，又不等我回來就安葬，是那個大胆的作的主。」

張弓長腰躬的更低，說道：「回公子的話，老主人臨終時的吩咐，老奴不敢不遵。」

郭浩怒道：「我爹怎樣吩咐？」

張弓長回答道：「老主人臨終時吩咐說：『大熱天，老夫不願停在家裏屍臭，入土爲安，你儘快將我埋葬。』老主人還說……」

「還說什麼？」

「還說……老奴不敢說。」

冷婉如接口道：「事情已過去，追也追不回，算了吧，張老人家代你盡孝，你還不領情。」

郭浩知冷婉如是壞話好說，沒表示態度再問，道：「算你有理，做人要有個分寸，爲何不派人送信呢？」

張弓長不假思索道：「正要派人送信，恰好公子回府了。」聽來逼眞，不像信口雌黃。

「我爹去世好久？」

「大前天七月二十三子時氣絕，昨日二十五巳初出殯，午末未初破土，息寢在府後半山脚下，寢地是老主人指定的，說風水好，一條龍脈……」

「好了，好了，準備香花洒醴，飯後帶我到爹前祭奠。」郭浩吩咐過老張，轉過身面向冷婉如道：「婉妹，請跟我用飯去吧。」

張弓長應了是，自動走在前面帶路。

帶路，豈不太虛套，自己家，郭浩還會走錯？也許這就是豪門大戶的應具派頭吧！

× × ×

閃電劍郭浩因他爹遺書結尾不是親筆，認定老張所說的壽終正寢是謊言，一定另有隱情。

所料不差，一再追問，老張始吐出府中鬧鬼那段經過，意思間暗示老主人是被厲鬼奪命的。

「胡說，子不語，怪力亂神，那會有鬼？」郭浩力斥張弓長荒誕不經。

張弓長附和道：「老奴也不信有鬼，但府中上下人等親眼看見鬼影，聽到鬼叫，還說……」

「還說什麼？」郭浩厲聲截問。

「還說老主人住的那間房，會有人被兇殺過，寃魂不散。」

「有這等事，我這就遷住那間房，倒要會會鬼魂，看有多厲害，老張，這就着人搬我的衣物行李去。」

「公子，你也……」

「怎麼？我爹能住在陋室，我更要效法。」

「老奴是說，那間房太陰暗，會影响公子的健康。」

「我是住定了。」

「公子一定要，老奴怎敢阻攔，這就派人打掃，搬公子的衣物。」

張弓長確實沒有說謊，郭府裏是曾鬧鬼。

但，郭浩自換住他爹那間陰暗陋房，迄已半月，從沒發生鬧鬼的事。

這證明鬧鬼是無稽之談，郭浩連想到他爹郭棄惡遺書沒終篇定是被某種壓力或遭暗算而中斷，決不是善終，這是陰謀，鬧鬼定是陰謀的手段之一。關鍵當然是爭奪遺書上提到的幾件國寶。

郭浩暗忖至此，有種不祥的預感湧上心頭，喃喃語道：「如料的不錯，我已深陷重圍，殺身事小，如不能完成先父的遺命，豈不含恨九泉？」

「登，登。」房門外有人敲門。

「誰？」郭浩問。

「我是婉如。」

「啊，婉妹。」郭浩開了門，橫擋在門首道：「這裏太陰暗，請到……」

冷婉如側身而入，邊道：「你能呆下去，我也受得了，想跟你談談。」

瓜田李下，郭浩未便閂門，虛掩着，回身招呼冷婉如坐下。

冷婉如命令着：「把門閂上。」

「好。」郭浩把門閂好，回身說道：「男人的家事，實在太亂，叫婉妹見了會笑。」

說着，拉把椅上讓冷婉如坐下，自己坐在對面床沿。

「我們的處境很惡劣。」冷婉如輕拂雲髮道：「近幾天一入夜，常發現有探路的，我們得提高警覺。」

「妳不說，我也想得到。」郭浩道：「我有保障，担心的是婉妹。」

冷婉如顰笑道：「你是說，圖謀者一天得不到國寶，你就一天有安全保障？」

「就是這個意思，你婉妹就……」

冷婉如截口道：「你眞傻，我禿頭跟月亮走，沾光，你就是我的保障。」

臉一紅，補充道：「不過，我不希望你因我誤了伯父大人的遺命，萬一我落進圖謀者手中，我不會做他們的人質的。」

「那妳？」郭浩明白冷婉如話中之意，焦急的追問。

「請放心，小妹跟你浩哥哥一樣，還有心願未了，會保重自己的。」

「這我就放心。」郭浩如釋重負的道：「住進這間已半月，連個鬼影子都沒有看見，證明鬧鬼是人爲的，我這就搬回原屋，離的近，也好互相有個照應。」

「你早該作此想。」冷婉如放低聲音道：「我一直沒問你，遺書上暗示的國寶處，你是不是眞的知道？」

「我搜盡枯腸，都想不出先父在何處說過『懷璧其罪』這句話。」

「那就怪了，遺書重點就是囑你避辨這件大事，決不會叫你摸黑，你再仔細想想。比如山洞、墓地、枯井等等、都是適

宜藏寶所在。」

「婉妹，我一直都在想，只要是先父帶我或同行之處，我都想過，從沒指明某處告訴我『懷璧其罪』。」

「『懷璧其罪』？應當指的是一件寶物。浩哥哥，你再想想，有沒有在給你看一樣寶物時，說過『懷璧其罪』？」

一言提醒，郭浩忙把思路轉向物體上，思忖有頃，忽然欣喜若狂地高叫道：「有了……」

冷婉如出手如電，硬生生用掌閉住郭浩的嘴巴，示警道：「隔牆有耳，你小聲點。」

郭浩難爲情的一笑，極低聲道：「一樣東西，算不得寶珍，先父特意拿出叫我看過兩次，每次都說過『懷璧共罪』這句成語，爹對那樣東西，十分珍視，我一點也看不出有何貴重處，像個小孩玩的木頭人。」

「木頭人？」冷婉如神情震驚，追問道：「你看過一定記得，快說清楚點，是怎麼個樣子。」

「木頭人，半尺長，棗紅色，光屁股，頭上稀稀幾條毛，數得清楚，樣子很兇，小孩見了夜晚準會做夢。」

「是不是只有一隻眼睛？」

「正是一隻眼睛，好亮，另一隻眼睛蒙了一塊四方黑膏藥，神情就像海盜。」

「先祖！」冷婉如說時，抱拳支額。

「先祖？婉妹是說……」

「小妹不能再隱瞞了，我曾告訴過浩哥哥，小妹是靠海洋生活的，你見到的是先祖的法相，他代表至高無上的權柄，比之中原八十大門派的權杖法力更高，被霍旱仔刦寶時一併攜走。小妹這次踏進中原，首要是迎我先祖法相，其次才及財寶。浩哥，求你千萬帮忙找到，財寶乃身外之物，小妹可以不要。」

有如晴天霹靂，擊打在郭浩腦門，戰悚着自忖：「難道爹就是霍旱仔，不然，婉妹先祖的法相怎會落進他手中，如眞是，我有何面目面對婉妹，就是她不責怪，我也無地自容。二十年歲月不算短，希望爹是間接得來，霍旱仔另有其人。」

動念至此，他又想到他爹遺書上的話：爹跟江一平江百萬一樣全是搶來的。頓使他冷水潑面，寒在心田裏，一綫希望面臨破滅，此刻他的心情很矛盾，希望帮忙心上人找到「先祖法相」又怕找到。

心念電轉，口中承諾道：「婉妹，看妳不避守諾言，求呀，帮忙的，妳再這樣的話，我就要發惱。」

冷婉如嫣然一笑，道：「這是千百兄弟姐妹的，我是代表大家說的，你既然敬酒不吃吃罰酒，那我就下令了。」

郭浩諧笑道：「我怕妳一令如山，辦不到提頭來見還得了。」

一頓，正色道：「我當盡力而爲，哎，何不先打開小鐵箱一探。」

冷婉如道：「你一直沒打開過？」

「沒有，現在只好冒險一試。」

「你不是有獨門解藥，何須冒險？」

「鬼的獨門解藥，眞不知道我爹是弄的什麼花招？」

「這麼說，遺書上寫的先服一粒獨門解藥，用意在阻止受托的老張貪心，伯父大人眞善長謀略，想必用心是阻止老張抽頭。」

「爹智比周瑜，妳智比孔明，既生瑜，何生亮。」

男女熱戀中，天塌了也不管，這種扣緊心弦的情形下，還有心情說笑。

郭浩暗運內力一扭，「察」的聲，鎖離了小鐵箱，掀蓋一瞥，箱中滿載，浮面有張留言，寫道：「我兒莫貪心，遵爹的吩咐，物歸原主，如違，天打雷劈。」

這留言要是別人看了，甜頭未到手，先做了郭棄惡的乾兒子，眞絕！

揭掉留言，兩人各拿了一個小包，沉沉的，不知內裏何物。

兩人一層一層的揭，冷婉如的小包先揭完，陡地一個金光燦閃的球狀物，脫包出現，照的暗室光亮如同白晝。

冷婉如一瞥之瞬，驚叫出了聲，道：「是我們的……」

突地警覺失態，忙壓低聲道：「浩哥哥，夜明珠。」

郭浩的神芒已投注在夜明珠上，識貨的道：「不錯，是夜明珠。幸喜物歸原主，快包起來，財寶不露白。」

冷婉如邊包回邊道：「也是你的。」

不在乎奇珍異寶，只這句「也是你的」，郭浩已心滿意足。

郭浩輕吻了冷婉如粉頸，情意綿綿的道：「婉妹的話，叫我如飲瓊漿，有你這一句話，我已心滿意足。婉妹，別忘了，這是應屬妳的弟兄姐妹大家的了。」

邊說邊不停的一層一層的揭包皮，聲落物現，駭然是顆鵝蛋大赤紅驅水珠。

冷婉如這回沒失聲驚叫，神情淡然，就像是意料中似的。

郭浩把手中驅水珠呈現在冷婉如面前，關切的道：「如我猜的不錯，水，火，風，明，隱五寶，應該是焦不離孟，孟不離焦，共侍一主的。」

冷婉如螓首輕點道：「浩哥哥，你很內行，但先祖不愛『隱』，喜歡光明磊落，如有『隱』在其中，就是別家之物。」

「我不同意婉妹的看法，物換星移，轉手再轉手，也許不僅缺『隱』。」

自相矛盾，前言不對後話，觀語意，重點置在物換星移，轉手再轉手，他在希望「先祖法相」不要在小鐵箱中，他就能替他爹郭棄惡脫罪。

冷婉如伸出柔荑按在郭浩伸向小鐵箱的手說道：「小妹不顧羞恥，向浩哥哥提出願執帚掃之請，盼勿嫌小妹醜陋，跟出身微賤。」說完，羞怯地把頭低轉避躲開去。

郭浩心花怒放，急切地把冷婉如抱進懷中，一陣緊親，冷婉如欲就還拒。她在這種場合自動托終身，必有原因。

久久，郭浩才鬆開」上人，整整衣冠，正式求婚道：「婉妹，我頓感覺我是天地間最幸福的人，正式向婉妹求婚，地媒天證，我郭浩發誓要做冷婉如的好丈夫，白頭偕老，永結同心。」

「妾身願執帚掃，學案齊眉，夫唱婦隨，克盡婦道。」

郭浩緊握新媳婦纖手道：「愛妻，這陋室權當洞房，妳意如何？」

「妾身本應依從，但郎君跟妾身父孝

在身，孝服未除，怎好鴛鴦共枕，有虧……」眞個體貼，重話嚥回。

「愛妻言之有理，且先拜過天地，以定鴛盟。」說着，卜通雙膝跪倒。

冷婉如忙也跪拜在地。

先拜天地，再拜高堂，夫妻相拜，只是沒有送入洞房，送到小鐵箱邊。

冷婉如一伸手就自箱內檢取一個長形小包，開包動作好快，瞬即脫包而出。

呈現在小夫妻面前的，正是郭浩口中所說，像個小孩玩的木頭人。

小夫妻頓時神情凝重，呆木當地。

冷婉如的神情凝重地雙手捧在「先祖法相」，在回憶足跡遍海洋，內陸，還嚐過鐵窗風味。

郭浩神情凝重陪立，心痛自己父親是個無惡不作的大壞蛋。這才明白心上人托終身之請，是別有用心，且用心良苦，他陪立了一陣，難煞心中的愧歉與自卑，懺悔地附在嬌妻的耳根道：「愛妻，妳錯愛了我，我是這等的骯髒，眞不配做妳的丈夫的。」

「郎君差矣，誰人能管得祖孫三代，父母難保子孫賢，何況我們做晚輩的，我也不是好出身，比郎君還差，海盜，我們要立志洗刷汚點，不叫那一洞仙老人再罵我們是『一丘之貉』。」

「愛妻所見甚是，只要我們問心無愧，立志行俠仗義，汚點不刷自除。」

冷婉如驀地嬌嗔道：「哎喲，眞彆扭死了，改口好不習慣，我們還是回復原來兄妹的稱呼，好不好。」

郭浩附和道：「我也有同感，就依婉妹。」

兩人於是把小鐵箱盛物全部看過，這小鐵箱難怪郭棄惡生前把它隨身帶着，所盛的全屬珍寶，件件都是千金難買，可惜的水、火、風、明、隱五寶缺一隱寶，美中不足。

郭浩將「先祖法相」翻來翻去看了個仔細，嘆道：「唉，只怪我有眼無珠，發現不出跟藏寶有何關連。」

冷婉如捧過「先祖法相」道：「不僅你難窺奧秘，誰也看不出『先祖法相』另有機關。」邊說邊理着木頭人幾根稀髮，理着理着，驀地一個小指頭大的蠟丸，自木頭人口中箭射而出，冷婉如電疾出手，將小蠟丸操在手中，遞給郭浩道：「你擊破蠟丸，看裏面可有關於寶藏的記載。」

郭浩用力一揑蠟丸，應揑而碎，露出個紙團，攤開一看，紙上並沒有關寶藏的記載，畫了一老一少在掘土植樹。

當兩小把注意力貫在圖紙上時，突然窗外人影一閃，郭浩來不及知會冷婉如，破窗跟踪追去。窺窗人影身形快似一陣風，以郭浩的視力竟難辨其身形衣着，追到左側院下人居屋，消失不見。

一個念頭湧向郭浩腦際，暗道：「難道下人中有人窺寶臥底？唉，我眞太過疏忽，半年前那個銀鬚白髮老人，不也是消失在左側院下人房麼？看來履霜之漸，其來也久耳。」

他想到半年前他出門收討租金去而復返，被他爹發現尾追，正墜落萬丈懸崖之瞬，出手救他那位銀鬚白髮老人。此刻他已認定那老者就是窺寶臥底之人。

他心念電轉，脚下未停，口中說道：「我倒要看看是何許人隱身下人羣窺寶臥底。」

一步跨進了張弓長的房間，見張弓長正斜躺在炕上抽旱烟。

「公子請坐。」張弓長翻身坐起，邊看座，邊道：「有什麼事吩咐老奴？」

郭浩沒理會張弓長的問話，也沒坐，電目凝神，向四下一打量，視綫落在桌上一個小花瓶下一瞬不瞬。

「老奴一身別無嗜好，就只喜歡嗅嗅花香。」張弓長打破沉寂的道。

「怕不止此吧？」郭浩盯視在張弓長臉上，想從張弓長的眸子裏找到答案，「如本公子沒看錯，你老張並不平凡，對插花很有研究。」

「謝謝公子的恭維，談到欣賞，老奴是一竅不通。」

「可惜色澤稍嫌單調，假使加一兩枝出牆紅杏，那就更美了。」

郭浩口裏說話，眼神一直盯視在老張臉上，語意雙關，想窺出老張的反應。

老張很自然的笑了一笑，說道：「公子也愛紅杏，可惜都凋謝了，今歲再看不到。」

「果然薑是老的辣。」郭浩這話已點明了，仍看不出老張有異樣神情，遂吩咐道：「剛才，我見到暗點子逃進你們下人房中，你仔細查查，速報我知。」

這只是句官腔，他原想逐屋清查，經跟老張這一打話，已失時效，也就放棄了清查念頭，步回房間。

冷婉如迎上道：「小妹本想尾後跟上，又怕小鐵箱有失，查明了沒有，點子是那個道上的？」

「毫無頭緒，追到工人房，就失掉點子的影子，我疑心是臥底的，已命老張清查。」

「我也有同感，府無四隣，視綫開闊，如是外路人，決不敢在白天亮相。」冷婉如說出了自見。

「我疑心張弓長不是善類，老傢伙沉着得很，探不出口風，我不敢輕率採取行動，想跟你商量後再作決定。」

「張弓長深沉得很，談吐也不像是做爲奴的。浩哥哥，你懷疑他，是不是另有所憑？」

郭浩於是把半年前去而復返那段經過，不厭其詳，說了一遍。

「大有可能，看來我們已屈居劣勢，敵在暗，我在明，浩哥哥，我們轉移目標，找個跟張弓長較接近的人問問，或者可能找出蛛絲馬跡。合我們兩人之力兩個頭腦，不信就鬥不過張弓長。」

「那我去一趟，找個跟張弓長較接近的下人來問問。」說着，就要出屋而去。

冷婉如伸出柔荑拉住他道：「這樣做，準會打草驚蛇，着個人去較妥當。」

「我有婉妹這等賢內助兼軍師，定是戰無不克。」笑着探首門外，高聲喚道：「張標！」

「來了。」一個侍役模樣小伙子應聲自隔室奔了過來，問道：「公子有事吩咐麼？」

「喚李得勝到我房間來，有事分派。」郭浩說出口，覺尾句「有事分派」多餘

，通常主人差遣下人，是不用說理由的，他說的也非廢話，用意在不叫下人尤其是張弓長動疑。

張標喞命去後，冷婉如壓低聲音道：「浩哥哥，公公的留圖，定是暗示寶藏的所在地，你悟出了麼？」

「錯不了，剛才來不及告訴妳。」

冷婉如從懷中掏出那暗示寶藏圖，遞向郭浩道：「如無保留必要，你就撕掉，或者付之一炬。」

女人對男人的照顧，不論大題或小題，都是表現了天賦母性愛的天性，體貼入微，叫男人心悅誠服。冷婉如的照顧郭浩，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見叮囑，郭浩一擠眉，道：「那地方我去過，錯不了，撕掉，付之一炬都可，不過，一事不勞二主，偏勞。」

冷婉如故做嬌嗔地把櫻唇一噘，道：「你是吃定我了。」說着，先撕碎，繼亮火摺子付之一炬，擦去灰燼，痕跡毫不留存。

「婉妹，妳也太過細心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只不過是舉手之勞，小心總比粗心好。」

一頓，轉過話題道：「『先祖法相』我已收在懷裏，寶物都放回原位……」

郭浩截口說道：「怎不把水、火、風、明四寶珠，取出藏入貼身，看情形，有作應變準備的必要的。」

說着，自小鐵箱中檢出四寶珠，遞了過去。

「錢財身外之物，帶着也累贅。」冷婉如瞥着自己身形道：「你看我能在身上放這許多東西，把自己變成氣泡魚麼？」

誠然！女人都是視美重於生命。

「我眞胡塗，怎沒想到。」說着儘往身上懷，恨不得把小鐵箱搬空，還自我解嘲道：「我强壯，大男人，多帶些更顯得魁梧。」

冷婉如見他渾身飽滿的樣，噗哧笑出了聲：「財迷！活像戲台上報加官的。」

一頓，花容一整，道：「你綑綁你自己幹什麼？這逼神氣能動手過招應變麼！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何必？」

郭浩被義正詞嚴指責的羞紅過耳，尷尬一笑道：「婉妹忘記了，妳我的可以拋棄，兄弟姐妹大衆的東西，我有責任去維護。」

冷婉如花容頓悒，滾落兩行淚珠，道：「小妹代兄弟姐妹們謝謝你的好心，更要向浩哥哥致歉意。不過，我還是要你把那些身外物棄擲，公公身受其害，才念念不忘提『懷璧其罪』這句成語。」

「婉妹高瞻遠矚，令我佩服。」說着卸去珍寶，放回小鐵箱之中，頓覺如釋重負。

「公子請開門。」是張弓長的聲音。

門是虛掩的，張弓長不待允許，已推門而入，身後跟進四名佩帶兵刃的壯漢，一望而知，都是內外兼修的練家子。

是可忍，孰不可忍，郭浩大吼斥道：「站住，張弓長，你想造反？」

房橫不過五尺，直不及丈，張弓長等人不站住也得站住。

只見張弓長上步抬手至額，由上向下一摸，五官頓易，額下山羊鬚也不翼而飛，呈現出一副濃眉闊口棗紅臉龐，諷笑的道：「郭少俠，郭公子，認識本座麼？」

「面生得很，請報個字號吧？」郭浩按劍岳峙道。

「這也難怪，出道不久。」邊說邊亮了一下腰別銅牌道：「本座御衞營副統帶，人稱八臂神龍張飛雲，郭朋友可曾聽說過？」

「原來是京都御衞營張副統帶，失敬失敬。」郭浩攤手肅客道：「此地不堪待客，請到客堂上奉茶。」

冷婉如不想參與他們的談話，背過身去，面向窗口，也在無形中守擋住窗口，以防暗算。

八臂神龍張飛雲拒絕郭浩的邀請，順手拉過一把椅子自行坐下，道：「爲了郭朋友的面子，不想驚動太多的人，就在這間談談。」

郭浩邊點燃了桌上油燈，邊落座道：「在下洗耳恭聽。」

隨來四名練家子，恭立在張飛雲身後，虎視着隔桌的郭浩。

張飛雲道：「打開天窗說亮話，希望郭朋友俐俐落落，把私藏的國寶交出來，還麻煩你跟本座走趟京都。」

「張副統帶能否把話交待清楚些？」

「郭朋友旣反穿皮襖裝羊，本座就指穿，」張飛雲道：「懸案已二十年了，一直未能偵破。近年偵悉三件國寶全落進你爹郭棄惡手中，你爹一死，你郭浩就難逃公道了。」

「眞可惜你棋下一着錯，家父已經仙逝。」

「你是說死無對證？哼，失着的不是本座，郭棄惡的遺書已招供。」

「先父遺書所載，張副統帶怎麼會知道？」

「哈哈，郭棄惡把本座當成他的心腹，他寫遺書不獨不避諱本座，還叫本座提供意見，也就是說，遺書一字一句，本座全知。」言來太不近情。

「張副統帶眞是好心人，還續寫了遺書結尾之段。」

「哼，不錯，遺書結尾是本座着人學筆跡完成的；你如不交出國寶，你將步你爹後塵。」

「不錯，我爹被謀害之後，我是唯一知道寶藏的人，如果我步我爹後塵，你張副統帶就不能達成任務，其結果怕比在下更慘。」

「哼，你的意思？」

「在下的意思，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不能混爲一談。」

「我有權先斬後奏。殺一名海盜，就像踩死一隻螞蟻。」

「說得輕鬆，權？你不過是皇家一頭鷹，狐假虎威，誣陷別人以海盜罪名。」

「小子，你敢駡本座？」張飛雲說着，拍桌站起，隨來四名練家子，見已鬧僵，趨近一步，蓄勢待發。

郭浩根本沒把四人放在眼裏，穩坐如山，冷笑了笑道：「張副統帶，還是再談，還是要動手，還是想以多爲勝？悉聽尊便。」

張飛雲似被郭浩氣勢所懾，復又坐了下來，道：「本座沒時間跟你多費唇舌

識相的，照吩咐快辦。」

郭浩冷哼一聲，道：「你在我郭府臥底將近一年都有時間，小爺要跟你評價，你就沒有時間，老實告訴你，你想假公濟私，要挾套取國寶，辦不到，遺書你巳偷來看過，當知我要在那種情形下交出，你可以派人請出一兩位有頭有臉的俠義之士作證，一同挖寶，一同取寶，說了算，我等你。物歸原主，你的功勞不小，但我個人也有個條件。」

「什麼條件？」

「我跟你張副統帶放手一搏，我如敗在你手，算我學藝不精，死在九泉之下，對先父也有個交待，自然，咽氣前說出藏寶處，如僥倖勝了你副統帶，那就是報不共戴天大仇之時，你有種麼？」

張飛雲自視甚高，不怒反笑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退，敗了可要交出寶藏。」

「舉頭三尺有神明，我如反悔，來世變豬變狗，你如仗着人多，又不請出證人，郭某就難遂你副統帶心願。」

「小子，狂得可以，本座巳技癢，等不及請出證人，咱們一對一走幾招，等擺平你小子再請出證人不遲。」

「你一點不覺得把話說的太滿？」郭浩不屑的問。

「少廢話，屋外較量。」張飛雲邊吩咐隨來四名練家子便道：「傳我的話下去，只准掠陣，不准插手。」

說完，接過一名手下長劍，領先躍出窗外。

郭浩轉頭道：「婉妹，我如有不測，妳……」郭浩叮囑道。

「生是郭家的人，死是郭家的鬼。」冷婉如截口道。

「我是在說，妳不能負弟兄姐妹所囑託。」

「不要想的太多，對敵要專心一致，我替你掠陣。」

她豪氣不減丈夫，一點不顯女兒情長作態。

「謝婉妹！」

時間不容多所話別叮囑，聲未落，他身形巳出了窗。

冷婉如尾後越出，一掠身形，立在丈外假山石上掠陣以待。

張飛雲被武林江湖譽爲八臂神龍，被皇家任爲御衛營副統帶，自非泛泛。

郭浩被譽爲閃電劍，閃電劍當然是形容快，劍道能夠把握快字訣，自亦非比平凡。

甫一交上手，張飛雲就施展絕學，劍制八方，一式八招，連環疾快攻向郭浩周遭要害，既猛且狠，一氣呵成，攻的郭浩只有招架之功，毫無還手之力。

看上去，郭浩盡失主動，骨子裏是在暗窺對手劍法路數，以靜制動。

月光下，只見銀虹翻滾，快的難辨招式。劍氣過去，沙飛石走，枝葉橫飛。

場外圍成一道人牆，除了冷婉如，儘都是八臂神龍張飛雲的手下，在氣勢上，閃電劍郭浩巳受到威脅不少。

八臂神龍張飛雲的部分手下，向岳峙在假山石上的冷婉如圍了過去，有幾個色鬼，口出輕薄。

冷婉如忍無可忍的怒發一聲嬌叱道：「鼠輩，那個再趨近一步，休怪姑娘劍下無情。」

別看她是姑娘家，一聲嬌叱，頓將圍了過來幾人鎮懾在當地，無人敢再跨前一步，輕薄之口也被塞住。

就在冷婉如發出嬌叱之瞬，郭浩關切地一失神，左肩頭着了一劍，鮮紅的血染了一臂。

險中險，傷皮沒傷骨，高手過招，一點緩手的餘地也無，但失血過多，小則減削功力，大則喪生，此刻最重要在制穴止住脈流。

抽身之計，郭浩冒險攻一招，招不使老，乘對方閃避之瞬，倒躍退一丈開外，身在空中，劍轉左手，右手出招自制穴道止住左臂血流。

八臂神龍張飛雲錯以爲郭浩敗退認輸，哈哈一笑，說道：「識時務者是俊傑，覆行……」

他話未說完，郭浩巳大鵬展翅，仗劍凌空一式成名絕學「驟雨傾降」，指向張飛雲刺到，劍花萬朵，把張飛雲週身盡罩劍氣以內。

張飛雲一招得手，心存輕敵，大意失荊州，欲挺劍硬接，巳是機失一刹，情急之下，不顧羞恥，施展出高手恥用之招，「癩蝦蟆打滾」險中又險，躲過一劍。

有「癩蛤蟆打滾」教訓，再也不敢大意，首舞銀虹護身，次求克敵。

郭浩左肩有了劍傷，知不宜久戰，一交手，制得主動，不敢稍緩，一連搶攻了十餘招，惜乎負有臂傷，內力漸見不濟，漸搏漸失主動，全憑一股復仇的怒火在苦撐。

冷婉如在一旁乾着急，眸子裏巳裝滿了淚水，強忍着不往外流。

銀虹漸歛漸微，搏鬥雙方，內力都巳耗盡，誰能支持到最後一秒，誰就是勝利者。

旁觀者清，張飛雲如不有所顧忌，若不是要留住郭浩一條命挖寶，郭浩便就喪身他的劍下。

圍在四周替張飛雲助威的人牆，個個屏息，在爲他們的頂頭上司揑汗。

驀地屏息的人牆，爆起一聲如雷的叫「好」聲，跟冷婉如悽厲的叫「浩哥哥」聲。

但緊接「好」「浩哥哥」聲後，是一聲如炮竹「轟」的爆炸聲。

人牆譁然，一湧而上。洶湧的人羣，瞬即被一聲蒼老頗俱威嚴的「站住」聲所鎮懾，洶湧頓止，無一人敢越雷池半步。

這是誰？有如此大的威力。

略作交待：人牆的叫好聲，是張飛雲一劍刺穿了郭浩肩井骨，血如泉湧，冷婉如傷痛地尖叫「浩哥哥」撲奔過去。

冷婉如蓮步甫舉，郭浩左手抓住對穿肩井的劍身，左手劍憑着一口餘力，劈向張飛雲的腰際！無巧不巧，劍刄擊在了張飛雲腰際的一顆霹靂彈，震燃信管，「轟」的一聲爆炸開了，張飛雲被炸的血肉橫飛斃命，郭浩也被破片傷及皮表，幸未傷及要害。但對穿肩井之劍，尚未拔出，能否活命，尚是未定之天。

張飛雲的一羣手下，一湧而上，當然

是不懷好意。

那一聲蒼老頗顯威力的喝阻聲，是誰呢？

只見灰影一飄，落在躺臥血泊郭浩的面前。

在場有幾個老江湖，趨前向灰影跪拜道：「叩見仙翁老老前輩。」

灰影沒理會幾人的跪拜，目光慈祥望着冷婉如摟住血淋淋的郭浩，哭成了個淚人兒。輕喚了聲：「女娃兒！」

冷婉如聞聲回頭，苦澀一笑道：「老人家！求您救救他。」

既稱他仙翁老老前輩，又稱他老人家，還有誰，自然是胸羅萬有學究天人的一洞仙了。

一洞仙道：「女娃兒，你對我老人家有信心？」

冷婉如連忙接口說道：「天地間，只有你老人家能。」

一洞仙捋鬚道：「憑着妳女娃兒的信心，我老人家要不救怎能。」

說着，伸出右手掌心緊貼郭浩胸前，左手握住穿肩劍柄，徐徐往外拔。

原巳暈死過去的郭浩，面色由白轉紅，漸漸甦醒過來，滿是痛苦之色。

冷婉如附在郭浩耳邊輕聲慰道：「忍一點，老人家在爲你運內力療傷，你要有信心，信心堅定，就不知有痛了，你不妨記起關公割骨療毒的往事。」

精神慰藉的力量無窮，郭浩果然不再面呈痛苦之色。

老人家妙手回春下，不到盞茶時分，劍離傷除。

「對穿肩井，還不至要命，劍雖巳拔出，但元氣大損，服過我老人家的大還丹後，再加調息攝護，就無大碍了。暫不要驚動他，女娃兒，妳把經過略述一遍。」

一洞仙詢問經過。

冷婉如遵命，從武夷府聞耗說起，將經過追述一遍，但隱瞞了郭棄惡就是她的仇家霍旱仔那段情節。

一洞仙頷首說道：「女娃兒，妳說的這一段經過，大多是我老人家意料中事，妳先抱妳夫婿回府調息，我老人家隨後就到。」

「晚輩遵命！」冷婉如緩緩抱起血淋淋的郭浩，說道：「老人家，晚輩先行一步。」

冷婉如去後，一洞仙揚聲吩咐張飛雲一夥，說道：「回去帶個信給你們的首領，帶個一品官，到武夷府迎國寶跟二十年前被江洋大盜刼走價值十二萬兩黃金的解庫銀。」

「是！」衆夥譁然，不敢多問，抬着張飛雲的殘骸，鼠竄離去。

第三天清晨，在一洞仙監督下，郭浩、冷婉如帶着掘寶工具，趕赴藏寶處。

掘土五尺，發現一隻小鐵箱，啓開一看，果然是三尊國寶碧玉福祿壽三星，長及尺半，全是整塊碧玉雕琢而成，鬼斧神工，栩栩如生，冷婉如只瞥了福祿壽三星一眼，把注意力集中小鐵箱裏，伸出纖手一翻，在夾層裏發現了一隻牛皮書簡，脫口叫道：「書簡。」

郭浩循聲投望過去，只見封皮上是他爹遺書，寫道：「我的一生。」正要拆閱，一洞仙喊住道：「娃兒，把書簡給我老人家。」郭浩哀聲請求道：「老人家，晚輩可不可以看看。」

一洞仙沒理會郭浩的請求，將書簡往懷裏一塞，換出一本絹冊，遞給郭浩道：「讀好這本『春秋』，再看你爹的一生，就不致……不說也吧。」

郭浩領悟到老人家愛護之意，恭謹接過贈書，不再請求。

一洞仙又從懷中取出一項東西，遞給郭浩道：「這是另一張藏寶圖，價值十萬兩黃金，一併交還皇家好了。」

郭浩憶起老人家那次在杭城總號曾提到過十萬兩黃金刼案的事，遂問道：「老人家，能否示知這張十萬兩黃金藏寶圖是何人交出的。」

「小子，你並不傻，怎猜不出？」

「老人家叫晚輩猜，可是江百萬？」

「黑心辣手江一平小兒，才是刼解庫銀的主持者，出賣朋友，一人獨吞，我老人家跟你們這『一丘之貉』多少有點淵源，不得不過問，小子，下一次再遇到江一平小輩，可沒有人再把你從泥淖拉一把了。」一洞仙話至此，只見他大袖一拂，身形遠飄。

遙聞遠處傳來老人的聲音在道：「二十年前震驚宇內兩大懸案，一併囑託兩個娃兒作一了結。」

郭浩、冷婉如相顧一笑，承當了前人遺留的罪孽與汚穢。

這對出自魔門的小孤雛，再要抬頭，就得事倍而功半了！

（全文完）

美蘇諜海爭霸戰

鱷魚殺手

羅唐納・文



一向在鱷魚河稱霸的美國華裔青年「江上風」，吃了一個龍蛋，力大無窮，在美國拳鬥場冒出名堂來，戰勝所有拳師，充任太空人訓練營的中國功夫教練，多次中伏，死裏逃生，最後，他獨闖三魔島尋寶，火山爆發，死活不知。

江上風渴望吃龍蛋

美國是一個「人種集會」的國家，各種膚色的公民，聚在一起，有些人是三幾十年移民到美國的，其中有一部份人是中國人，他們在美國拿到的居留證件就要加上了「華裔」這個稱呼，變成「華裔美國公民」，表面上看來，他們所享受到的待遇跟別的美國人相同，事實上，這些華裔青年往往受到當地美國人的歧視，甚至難獲一枝之寄。

「江上風」就是許多個華裔美國公民當中的一個，他的祖父移民到美國已經受到歧視了，到了父親的一代，歧視的情況加强，受不起冷眼相加的刺激，索性搬到佛羅列達州的沼澤區，捕捉鱷魚，剝了牠的皮，賣給製造鱷魚手袋以及鱷魚鞋的「皮革公司」，借此度活，因此他生下來就有粗豪的品格，本來靠鱷魚養活自己也是一種職業，無求於人，可惜那種行業有利可圖，跑到沼澤區捉鱷魚的人，越來越多了，江翁的地盤逐漸縮小，幸而他的腦袋中對鱷魚出沒之區以及對「沼澤陷阱」有深切的認識，別人沒法從他的大腦把那些記憶拿走，儘管外邊的壓力太大，他仍有辦法生存。

有一天，不幸的事情突然發生了，他正在捕捉鱷魚的時候，忽然覺得右胸有很沉重的壓力，站也站不穩，一個不當心，跌進鱷魚潭，雖然他同行的兩個助手聽到他的喊救聲飛奔過來，先行擲石嚇走鱷魚，然後落水把他搶救，總算救活了他。

不過，事後他被送到醫院檢驗體格，獲悉他患了初期的肝癌，對他來說，恍如晴天霹靂，極端痛苦，却又無可奈何，只好聽天由命，住在醫院裏面，由他的獨子江上風繼承父業。

江上風在父親搬入醫院長期治療的一天開始，他就變成「鱷魚殺手」，一方面要傾全力捕捉鱷魚，多賺一點錢醫治父親的病，另一方面，他還要跟捕捉鱷魚的對手苦鬥，他覺得十分吃力。

他相當强壯，抵抗力極强，能够應付多方面的打擊，包括惡劣的氣候變化，以及集體毆鬥，儘管如此，他仍是屈居下風，因爲他父親留下來的鱷魚皮革工場只有十個工人，有力量一起出擊的人，不過三個，有經驗落水捉鱷魚的人，只是一個，人少勢孤，很難立足，他預感到這種局勢一天天的發展下去，總有一天被人活活的打死，很想改業，却又找不到另外一種能够賺錢的工作，因此十分煩惱。

他不單是需要賺錢養活自己以及養活父親，更加重要的還是多賺一點錢去醫治父親的病，留在鱷魚河畔的沼澤區，不是辦法，他應該怎樣打破這個僵局呢？這個問題，重甸甸的壓在他的心上。

在他的命運旅途中，有一個下午，忽發生了重大的演變。

那天他押運了一批鱷魚皮在海上乘搭輪船到「維珍尼亞州」交貨之後，順道參觀當地古生物研究會舉辦的「龍族展覽會」，欣賞展覽會裏面的「龍化石」，料不到在會場之內發生了一頁奇遇，受到會場

裏面資格最老的八十三歲懷德博士的賞識，就此令到他的命運有了轉機。

事情是這樣發生的，他在展覽會裏面不斷的走動，特別吸引他的是龍門深洞，洞內的石壁佈置了巨大的龍骨，栩栩如生，他似乎覺得自己跟龍有緣，站着呆呆的瞧望，久久不去，後來他還走到詢問處找尋專家，提出一些問題，請對方回答。

這種參觀者顯然是對龍發生很大興趣，湊巧維珍尼亞州古生物研究院的院長懷德博士在場，頗以爲奇，單獨召見他，在小客廳交談，他也很樂意謁見。

懷德博士向他打量幾眼之後，說：「看來你是美國的華裔青年，中國人一向都認爲他們是龍的子孫，不見得你只是爲了這個傳統的觀念就特別欣賞各式各樣的龍吧？」

江上風笑了笑，說：「所有中國人都是龍的子孫，很少人抱着看看祖宗的心情去欣賞龍的化石，坦白點說，我會得欣賞龍的展覽會，只有一個目的，希望獲悉世界上某一個地方可以找到龍蛋。」

懷德博士頗爲驚異，說：「我從來沒有聽見過一個人只是對龍蛋發生興趣，却又不是對龍發生興趣的，難道你想找到龍蛋把它吃掉嗎？」

「是的，我的確是想找到一個十分巨大的龍蛋，把它吃掉，因爲我有一個古怪的觀念，認爲吃了龍蛋的人，一定力大無窮。」

「好，你眞有志氣，我想問問你，你現時幹那一種職業的？爲甚麼你渴望變成大力士呢？」

江上風聽了，很率直的說：「我是鱷魚殺手！鱷魚的氣力很大，萬一我捕捉牠的時候跌入鱷魚河，可能因此喪命，我想活命，就勢必跟牠作戰，故此我必須不斷的增長氣力，渴望找到一個龍蛋，把它吃掉。」

懷德博士的好奇心油然而生，說：「憑甚麼理由你覺得吃了一個龍蛋就會氣力無窮呢？」

「這個觀念當然是有根據的，首先我要指出這一點，中國練武之人很喜歡把虎骨浸酒飲，有一種酒叫做虎骨木瓜酒，市上有得賣，旣然喝了虎骨酒就會增加氣力，龍比虎威猛得多，有機會吃了龍蛋，當然是力大無窮了。」

懷德博士的眉心一皺，說：「你的志向不少，我不妨比較深入的跟你談談龍蛋，雖然科學家對龍的本身缺少有系統的認識，仍然可以憑着現有的科學知識推想到有龍活着的時代，地面的輻射綫很强，故此有巨大的古生物活着，假如世界上眞的有龍蛋留下來，你把它吃掉，並非因此喪命，你的確有可能增長氣力十倍八倍的，不過，現時所有科學家只能找到龍的化石，沒法找到活的龍，旣然沒有活的龍，那就不會出現龍蛋了，看來你的夢想難以實現。」

江上風聽了，說道：「院長，我的見識雖然淺薄，仍然可以在你的展覽會裏面看到一些充滿刺激的龍形品物，你認爲世界上沒有活的龍，展覽會却很有勁的指出，至今仍有一條活的蛇頭龍存在，假如確有其事，我就有機會找到活的龍，吃牠的蛋。」

懷德博士哈哈大笑，說：「江先生，你眞有志氣，剛才我只是從展覽會詢問處的人口中獲得你姓江，不知道你的底細，希望你把自己的身份職業以及家庭狀況寫得清清楚楚，到時我們會考慮利用公費派你到英國實地考察，研究可疑的水怪是否蛇頭龍。」

江上風喜出望外，說：「多謝院長提拔，我立刻塡寫你發下來的表格。」

利用鉛球沉入湖底搜索

原來那一間研究院每年有幾項公費派遣甚麼人到世界各地考察古生物遺骸化石的，另有一項壯舉就是研究活生生的龍，它包括在加勒比海研究噴火蜥蜴以及到英國尼斯湖研究水怪，原因是一部份科學家認爲那一頭水怪就是洪荒世界時期活着的龍。

儘管這一項傳說近乎幻想，仍是有吸引力的，由於這一項壯舉必須到了英國跟「水怪研究院」的負責人磋商，借用他們的儀器下海搜索，故此準備派遣的人先要塡寫申請表，經過專家審核，認爲他合格，才有機會啓程，假如他的潛泳技術欠佳，體力不够標準，欠缺戰意，都不會獲准，至於「江上風」，他一向捕捉鱷魚謀生，當然比較一般的人更加有資格負担它的任務了，再乂加上他對龍的子孫有很大興趣，得到院長懷德博士提拔，更加很順利的通過。

他獲悉自匕能够代表維珍尼亞古生物研究院到英國追踪蛇頭龍這個喜訊，非常興奮，對院長說：「我一定傾全力去做，希望找到龍蛋，不單是躲在湖底拍照那麼簡單。」

說到江上風的家庭，除了他之外，只有一個父親，媽媽早巳病逝，他活到二十六歲，仍未結婚，沒有戀人，對他來說，遠赴英國搜索蛇頭龍並非一件困難的事，說走就走，橫豎捕捉鱷魚的一段時期巳成過去，他也需要休息十天八天，故此他們很快就離開維珍尼亞州，乘搭航機到倫敦去，謁見「水怪研究院」的負責人「雷孟沙」，呈上他的證明文件，對方很樂意的替他安排一切應做的工作，並且把海底攝影器以及圓形的「潛水球」借給他使用，他下海之前，還叫他簽署一份文件，說明他是那一個國家派來的人，自願下海向水怪挑戰，發生任何傷亡事件，一概與英國水怪研究院無涉。

江上風在倫敦居留三日，然後潛入尼斯湖，在那幾天當中，他多方面搜索關於尼斯湖水怪殺人事件，越是死得人多，他越加發生興趣，原因是它反映出那個湖確有水怪生存，牠是否蛇頭龍？那是另外一回事。

他在潛水之前，向當地專家徵求意見，希望知道長達十一哩的尼斯湖，那一截最危險，七個專家一致認爲在湖水最深的一處特別危險，因爲那一截湖底傳說有幾個巨大的水洞，湖水流入，乂再流出，很可能它就是水怪藏身之地。

另有一個專家巴魯加博士，對他說：「如果湖底眞的有一頭水怪潛伏，牠是蛇

頭龍，必然是雌的龍，而且在海底龍窟之內可能找到龍蛋，因爲洪荒時期距離現代太過遙遠，除非牠是雌龍，否則，不可能活得那麼久。」

專家還對他說出一個秘密：「洪荒時期的龍一共有三種形狀，一種是雌性，一種是雄性，另外一種是雌雄同體，故此牠只有一條龍也可以一代代的活下去，不會絕種，至於龍的子孫，全是生蛋再乂孵化出來的，就像鱷魚生蛋一樣，此外，蛇也是生蛋的，因此之故，可以作出一個假定，尼斯湖中的水怪，如果是龍，那麼，必有龍蛋！」

所有消息搜索一遍之後，江上風的興趣提高到頂點，他選擇一個十分晴朗的晚上，由雷孟沙博士的助手，駕駛快艇把潛水球帶到尼斯湖的中段，亦卽整個湖面最闊湖水最深的一處，把它用鋼纜緩緩地放下。

潛水球裏面，只有他一個。

那個潛水球重五十噸，球內有氧氣供應，另有一套潛水衣裳，跟潛水銅人所穿的衣裳相似，還有一個沉重的頭盔，氣喉伸到三百呎遠，他可以留在潛水球裏面拍照，也可以走出去，在湖底走動，萬一碰着水怪，他可以使用噴霧器掩護自己退走，他沒有武器，因爲那一頭水怪很有價值，就算他被牠咬死，他也不能够傷害他，因此之故，他只有一柄腰刀，必要時靠它自衞。

他跟隨鉛球入湖底，有些緊張，鉛球能够在湖底慢慢的滾動，無法上升，湖底最深之處是二百五十呎，假如他想升起來，只能拍發無綫電通知快艇的舵手，航行到準確地點，派蛀人潛水，用鋼纜勾住鉛球頂上的鋼環，把它扯起來。

潛水球的氧氣可以供應他四十八小時，另有一週的水菓和罐頭食物，最重要的是無綫電對講機，他可以憑着它跟快艇的人保持聯絡。

他一團興緻的留在潛水球，直到他覺得那個圓球巳經穩定下來，而且接獲快艇的指示，知道他巳經抵達湖底，一切順利，然後展開他應做的工作。

他剛剛沉入湖底最深處，暫時還沒有熟習地形，首先要研究鉛球的工作效率是否跟事前破獲的情況一模一樣，他按動機鈕，使它滾動，證實了它的確是快慢如意的，更加重要的是這一點，它不管怎樣滾動，他的座位沒有改變，不會跟隨它滾動使他變成了倒轉姿勢。

此外，他把它內部裝置各部份的設備逐項試驗包括焗爐在內，沒有一種設備是失效的，他興奮到大聲呼叫。

他沒有扭開對講機，任由他怎樣叫嚷，快艇上面的職員聽不出來。

最後，他決定搜索傳說中的水洞，扭亮了探照燈，在海底往返巡視，雖然他的心情興奮，由於海底一片冷清清，恍如沙漠，魚蝦蟹都沒有，他十分失望，開始懷疑傳說中的蛇頭龍只是一個幻想。

海底一片陰暗，儘管他扭亮了探照燈，透過六吋厚的鋼質玻璃向外邊眺望，視綫所及之處仍是很模糊的，多看幾眼，他就覺得疲倦，昏昏欲睡。

他向快艇上面的控制室通話了幾次，不再開口了，因爲他沒有更進一步的發現，無話可說。

他在鉛球裏面經過了三個鐘頭之久，突然有一件奇異的事情發生，使他從迷惘中覺醒過來。

他覺得那個鉛球自行移動，同時有些震撼，看清楚儀器，他十分肯定的相信那種震動是從外邊發生的，他沒有撥動機器，鉛球不應該移動。

突然，有一個出奇的想法在他的腦袋閃過，他覺得湖底有一頭巨大的生物，用前臂或頭部推動那一個鉛球，假如他的估計準確，推動鉛球的一種生物，一定是蛇頭龍！

他驚喜如狂，立刻扭開探照燈到處探照。

燈光有如一條電光，在湖底掃射，他發覺有一堵牆擋住視綫，恍如大象的軀體，湖底沒有牆，更加沒有大象，顯然它是水怪身體的一部份，所以江上風立刻替牠拍照。

他只有機會拍了三幅照片，燈光投射之處，一片空白，大概是水怪走開了，他只好耐着性子等候。

在江上風的想像中水怪究竟是怎樣子的？

這一點是難以證實的，不過，那一種生物的確是存在的，多次撥動那個鉛球，單是幻想中的產物決不會推動鉛球，故此他認爲他巳經接觸到水怪，他還覺得水怪對那個鉛球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或者爲了好奇心，頻頻撥動它，直到它滾到更深的地方爲止。

偷吃龍蛋安然而歸

他巳經使用各種方法證實那個鉛球巳經沉到海底二百五十呎，那時他發覺鉛球繼續沉下去，看看儀器上面顯示，知道它巳沉到三百五十呎，顯然是進入水洞了。

他知道那一頭水怪多次企圖咬爛鉛球，始終辦不到，巳經放棄了這種攻擊性的動作，他巳進入水怪的巢穴，如果他找到牠的蛋，不管它是水怪的蛋抑或龍蛋，他一定冒險走出鉛球奪取它，主意打定了，他就在鉛球停止滾動之後繼續用探照燈照射，還把燈光弄得暗些，免得驚動水怪。

至於那個鉛球，它在他細心的控制之下，慢慢的移動，經過了兩個鐘頭之久，他才發覺水洞之內相距二十呎之處好像有些蛋形的東西，他極端興奮，把燈光加强到他能够看清楚那件東西爲止，然後把鉛球的門打開，悄然走到門外。

他置身於湖底的水洞了，他覺得那一處的溫度特別低，有點冷，他必須盡快去偷那一個蛋。他傾全力進行這種活動，巨型的蛋到了手，他借着湖水的浮力把它捧高少許，順勢推到鉛球的門外。

他把那個直徑二呎過外的大蛋送進鉛球，趕快走進去，關上了門，隨即放水。鉛球之內另有一種巧妙的設計，可以關上了門，利用壓力，把球體之內的湖水完全驅散，恢復原狀。

那時他感到有另外一件困難的事情，雖然鉛球的容積相當大，直徑六呎，由於他的座位佔了一部份，罐頭食物以及水菓

又佔一部份，另外加上若干笨重的機器，沒有地方放置那個蛋了，他再三考慮，決定拋棄肉類罐頭食物，敲破了蛋，把它倒入焗爐之內，變成一塊塊煎蛋，逐塊收藏起來，才解決了這個難題。

煎蛋的時候，他把蛋黃以及蛋白混合，加進大量的牛油，用來辟除它的腥味，不管那隻蛋的滋味怎樣，他必須在四十八小時之內，氧氣耗盡之前，把它吃個清光，吃剩的也要拋棄，才可以毀滅他盜蛋取食的犯罪遺痕。他很細心的進行這一次活動，幸而那一個大蛋的滋味與鷄蛋相差不遠，吃的時候沒有困難，他放心進食，吃飽了就睡覺，他再也沒有別的工作了，只是偶然跟快艇上面的人交談幾句。

爲了避免將來被人懷疑他偷吃水怪的蛋，他設法使攝影機漏光，拍攝得來的照片經過沖晒之後，一片模糊。

他盡力而爲，最後，他很順利的透過原定程序，用無綫電對講機通知快艇上面的人，設法把鉛球扯起來。

他重返海面，回到快艇，鬆了一口氣。那晚他在尼斯湖畔的水怪研究院分院的賓館歇宿，翌日跟高級職員同返倫敦的水怪研究院展開一個頗爲高級的座談會，由他報告此行的感受。

他決定隱瞞事實，竭力把局勢弄得平淡些，謊稱在湖底沒發生任何一種不尋常的遭遇，他曾經三次走出鉛球，在湖底散步，希望碰上水怪，可惜他的願望落空了，湖底的水又冷又靜，一條大魚也看不見，末了，他勉强留居一天過外，接近四十八小時，氧氣快要耗盡，只好回到海面。

水怪研究院的院長雷孟沙，臉色一沉，說：「江上風先生，我們的儀器十分健全，請你解釋幾句，潛水球一度降落到湖底三百五十呎，後來它再度升起來，回到正常的海底深度，即是二百五十呎深，在那一段時間之內，你有沒有碰到甚麼奇怪的遭遇呢？」

「沒有！也許在鉛球外邊有些變化，我沒有感覺到，坦白點說，那時我已經入夢。」

「江上風先生，你是否說那時你已經睡熟了？」

「可以這樣說，我在鉛球裏面太過注意湖底的景象，太過單調，由於時間拖長了，我就昏昏然的酣睡，也許那一處湖底有一個巨大的裂坑，使鉛球沉下去，亦未可料，我已經把湖底的地形以及所見的景象拍了許多幅照片，希望它對你們有些幫助。」

院長雷孟沙冷然說：「它可能對我們有些帮助，可惜它漏了光，全部照片一片模糊，黑白不分！」

「眞是對不起，我的攝影技術實在太糟！」

江上風連忙道歉。

院長雷孟沙沒法可想，只好把他送回美國，同時在他塡寫的湖底報告書上面寫下這麼一句：「江上風並非潛水的人才，下次請勿派這樣子的人到英國來，協助我們工作，因爲他完全沒有帮助，他的攝影技術糟透了，沒有一幅照片弄出來，更加不妙的是潛水球已經有一次降落湖底三百五十呎，超過它應有的深度，他竟然在鉛球之內酣睡，甚麼都看不出來。這件事情頗有可疑，希望你比較深入的盤問他。」

懷德博士閱讀了這一份報告書連同批評他的意見之後，向他查問道：「江先生，從來沒有一個人單獨在尼斯湖潛泳或者使用潛水球抵達三百五十呎那麼深的度數，你可能在湖底發生甚麼遭遇，請你坦白的相告。」

江上風憤然說：「我沒有甚麼特殊的解釋，只能說我不適合做這一份工作，潛水尋龍，我只能對你說知，湖底沒有一條魚，彷彿是一個沙漠，根本上就沒有甚麼水怪！」

懷德博士無法指控他隱瞞事實，只好放走他。

江上風恢復自由，便即離開維珍尼亞州，回到故鄉。

他十分孝順，先行到醫院探望父親，然後回到佛羅里達州的沼澤區。

那個地方是鱷魚河裏面最危險的一處，必須划艇沿着鱷魚河分佈的支流，避開泥潭，很小心的航行了兩小時之久，才抵達沼澤區裏面僅有的一塊土地，那個地方就是江家世襲的鱷魚皮革工場。捕捉鱷魚這種工作，必須回到鱷魚池那邊，故此他完成了赴英勘水怪後，便即走向鱷魚河。

他跟助手「科里斯」晤談，科里斯說：「最近半月，本來是捕捉鱷魚的休息期，照理各方面的鱷魚殺手都是不會出動的，可是，偏就那麼古怪，由大王爺奧地這個大胖子控制之下的三名鱷魚殺手竟然聯名向你投下戰書，當衆在鱷魚河搭下一座木台比武，打輸的一邊，永遠退出沼澤地帶，離開鱷魚河，重返舊地，格殺勿論，這是大王爺奧地的意思，他們只是奉命行事。」

最後，科里斯補充一句：「即使是正式挑戰仍是不合理的，他們有三個人，你只是一個！」

江上風沉住氣說：「凡是命運註定要出擊的一場打鬥，我從來不會退縮，你代表我通知他們吧，有兩個條件可供選擇，他們可以三個人輪流出擊，一個打輸，另外一個出場，反之，三個人一齊出戰也可以，但要注意這一點，假如三個人一齊出戰，那一個木台就要搭高一點，同時闊大一點，木料也要特別結實，因爲幾個人的體重合計，起碼有六百磅過外，萬一木台倒坍，鱷魚一齊湧到，就有可能變成鱷魚的食糧。」

科里斯倒抽一口氣，說：「江先生，我眞的對你有些担心！」

江上風微微生氣，說：「即使我被鱷魚吃掉，我也要接受命運的挑戰！別忘記，我學習過中國功夫，不會打輸！」

既然他說得如此肯定，科里斯只好依照他的吩咐去做。

傍晚時刻，科里斯從大王爺的鱷魚皮革工場回來，說：「江先生，大王爺聽見我代表你所講的話，滿臉笑容，贈我一百美元，作爲通傳音訊的酬報，我應該多謝你，不過，想起了旬日之後的一場比武，我就心寒。」

「你別說下去，好嗎？科里斯，我如果沒有必勝的把握，決不會接受挑戰的，讓我給你一個寶貴的貼士，如果你跟別人打賭，應該替我捧場！」

科里斯聽了，啼笑皆非。

鱷魚河上搭擂台苦戰

旬日後，高台已經蓋搭起來，附近的鄉民到來觀戰的人，超過五百個，其中有些人接受大王爺提出來的賭注，如果江上風分別戰勝他旗下的三名武林高手，一元賠六元，顯然江大爺穩佔上風了，觀戰的人也有些覺得江上風有機會取勝的，因爲中國功夫一向就有點神秘，說不定他眞的有些絕招施展出來。

圖爲美國維珍尼亞的龍族展覽會之內的「龍窟」，全是龍的化石，吸引許多遊客，江上風對它特別發生興趣。

爲了使這一場比武顯得公正，大王爺邀請六個在佛羅里達州名氣很响的名流富戶參觀，此外，他還得到郊區警方同意，派出警探四十人到場嚴密監視，預防甚麼人拋擲暗器。

一切進行得十分順利，比武的時間已到，江上風由科里斯划艇送到鱷魚河的木台，另一方面，有人把三個挑戰者當中的一個「白毛虎韋勒」用小艇划到木台前面，他躍登六呎高的木台，向江上虎拱手爲禮。

兩人分東西位站定，公證人查禮先生當衆宣佈江上風願意接受三個拳擊手挑戰，除非他連續擊倒三個人，否則，他要永遠退出鱷魚河的沼澤區，反之，對方三名拳擊手全部打輸，大王爺就要退出鱷魚河，這是公正的拳賽，雙方可以施展任何招式取勝，爲了避免陰毒招，雙方赤脚，裸露上半身，只穿短褲，同時戴了拳術手套，不過，短褲之內可以多穿一個護陰用的三角褲，此外，雙方出戰之前，先行接受全面檢查，證實沒有携帶暗器。

最後，查禮先生很鄭重的聲明：「雙方在任何一場比武當中，必須決定勝負，任何一邊被對方拋入鱷魚河，他就當作打輸。」

跟着他連問三聲，如果有人反對，立刻揮手揚聲，沒有人反對，便即通過，卽是各人同意這樣做，便吹動哨子，即時交手。

過了一會，哨子之聲一响，雙方立刻展開龍虎門。

江上風只是中等身型，體重一百五十多磅，他的對手是白毛虎韋勒，沒有充任鱷魚殺手之前，是個職業拳師。體重一百八十多磅，除了發拳快而準之外，他還懂得摔角，如果雙方纏在一起倒地，他穩佔上風。

兩人的過去歷史加上了體重有很大距離，在場觀戰的人，都覺得江上風打輸，至於白毛虎，信心極强，他自問對方絕對沒有機會取勝，因此之故，剛剛交手便即採用車輪拳法猛烈進攻，對方擋開，隨取飛撲過去，打算把對方壓倒，希望在台上打滾，把拳擊化爲摔角。

他的戰略是相當高明，無奈對方的身形手法極爲靈活，他所發的拳十居其九落空，他希望抓住對方倒地打滾，這一招也失敗，他無法抓住對方的一條手臂，或者一條腿。

酣戰了二十分鐘，他開始有點累了，奇怪的是江上風始終採取守勢，沒有眞眞正正的發招打他。

他越來越累，氣喘如牛，直到那時，他才醒悟起江上風的戰略就是誘他頻頻出擊，大量消耗體力，伺機反攻。

高台上面比武，沒有休息，打倦了只能坐下來休息，不過，對方可以在他休息的一段時間出擊，這一點跟普通拳鬥場有異，白毛虎韋勒初時沒有注意到它，出戰之後才注意到，已經遲了，一再苦戰，他不單是感到全身疲倦，發拳乏勁，而且視覺發生變化，往往突然覺得對方失去踪影，大吃一驚，連忙轉身迎戰，預防對方繞着他團團轉。

這樣子苦鬥，他終於搖搖欲倒，江上風認爲時機已到，突然趁他發拳落空之際，搶攻中路，把那一個一百八十五磅的軀體抱起來，使勁拋入鱷魚河。

當時河裏有三幾條鱷魚游來游去，幸而他的身體拋入河中，十分沉重，發出隆然巨响，水花飛濺，鱷魚嚇跑了，他才不至於死在鱷魚之口。

大王爺早作好準備，他剛剛被拋落河，已經有人划艇搶救，有驚無險，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輪到第二名武林高手出擊了，他綽號蝴蝶腿，眞姓名叫做「高罕」，身高脚長，本來是土耳其人，入籍美國，十年之內，有幾十名拳擊手毀在他的脚下，確是一名勁敵，江上風不敢怠慢，落場交手，仍是以退爲進，密切注意對方的一雙脚。

高罕綽號「蝴蝶腿」，名不虛傳，雙脚上下翻飛，快而有勁，遠望過去，有如蝴蝶，他最擅長的一招就是運用脚法誘敵，找到一個空隙，橫踢一脚，這一脚踢中對方的肋骨，可能有四條肋骨折斷，事實上很少人能够整體不動，只是一條腿向橫飛出的，它比較側身踢出去的一脚要凌厲得多。

如果他不是綽號蝴蝶腿，他這一招橫踢的脚法無人知曉，江上風可能毀在他的脚下，由於江上風提高警惕，處處避開他，他的攻勢就不容易奪取勝利，相反的被對方看破了他的門路，在他連踢幾脚之後一個箭步標過去，用前鋒馬頂住他的脚，使他落脚之際無法變招出擊，閃電般雙手抓住他的右脚扭了一扭！他慘呼一聲，倒

在台上昏迷。

公證人看在眼裏，宣佈江上風獲勝。

大王爺連輸兩人，面目無光，拿出他的王牌柯倫應戰，此人綽號「刀手」，隨身帶備雙刀雙斧，銳不可當。

大王爺叫公證人向江上風徵求意見，問江上風願不願意在第三場比武用武器一決雌雄，出乎意外的江上風一口答應，因此展開另外一場非常出色的龍虎鬥，看呆了觀衆的一雙眼。

公證人宣佈對方的武器，柯倫携帶雙刀雙斧，刀是短刀，斧是短斧，沒有別的武器、暗器了，雙方仍是裸露着上半身，僅穿短褲作戰，至於江上風，沒有刀劍，也沒有棍，只有一個圓形的籐牌，其形如碟。

公證人說完他想講的話，便由小艇把「刀斧手」柯倫送到木台，那時工作人員已經用小艇把昏迷的拳擊手帶走了，木台上面只有江上風一個人站着，柯倫剛剛走到台上，科里斯巳把他慣用的籐牌送上，划艇離去。

木台上面兩個拳擊手遙遙相對，怒目而視，哨子吹動，清脆之聲隨風飄到眼前來，柯倫大喝一聲，舞動着雙斧，如飛殺上。

那個木台闊十六呎，長二十四呎，有足够的地方走動，江上風不慌不忙的向前迎戰。

雖然他只有一塊籐牌，對方雙斧雙刀，總共四種武器，相鬥之下，竟然佔不了上風，想不到那籐牌浸過油，非常之滑，刀斬不斷，斧劈不傷，江上風只要把他的身體躲在籐牌之後，柯倫就無法傷害他。

此外，還因柯倫沒有四隻手，充其量左右手各握一斧，雙刀插在腰間，眞正出擊的只是雙斧而巳，他的攻勢雖然凌厲，無法取勝。

劇鬥了一會，柯倫突然改變主意，移步換形，步步逼近對方，先用右斧從頭劈下，使對方把籐牌向上舉起來，他的左手所握短斧，疾忙從下三路出擊，心裏暗想，江上風顧得上身就無法兼顧一雙脚，他大有機會取勝。

他的戰略不錯，可惜它被江上風趁勢跳起，連人帶籐牌壓過去，這一招逼使柯倫急急忙忙的收斧退後，只是劈了一斧，並非雙斧齊出，白費氣力。

，江上風與高采烈的遠征。

他怒不可遏，採取另外一個戰略進攻，有機可趁，飛斧出擊，怎料那一柄短斧插在籐牌上面，反而對於江上風有利。

江上風拔出短斧，笑嘻嘻的說：「柯倫，現時形勢大變，我有一斧一籐牌，你只有兩刀一斧，一雙手無法同時運用三種武器，屈居下風了，如果你再飛斧暗算我，提防它落在我的手中，到時我奪了雙斧，還有籐牌，你必然死在我的脚下。」

這番話似乎含有嚇恐意味，却是合情合理，柯倫心裏暗想，久戰無功，只好硬着頭皮拚個你死我活，再度出擊之際，二種武器一齊進攻，先行拋出短斧，跟着拔出雙刀，從下邊殺上。

他認爲用雙刀破籐牌最巧妙的一招就是雙刀齊出，左刀從下邊伸入籐牌之內，使勁挑起它，右刀伸過去斬脚，對方只是想奪取籐牌上反插着的短斧，决不會提防脚下被雙刀纏住砍斬，這一招必勝。

他有充份的自信心出擊，可是，他棄了短斧，雙刀齊出之際，左刀雖然伸入對方籐牌之內，却無法把它挑起來。

籐牌挑不起來，他的右手沒法伸到對方的籐牌掩護之處，只是這短短的一瞬，江上風巳經退後三步，拔出短斧，等候斷殺。

他白白的失去雙斧，手上沒有籐牌，遲早一定落敗，怒火攻心，展開最後一次撲攻，整體高撲，雙刀向下砍劈；對方發覺他的身體凌空，心中暗喜，只是把籐牌往上一迎，順勢飛躍而起，把籐牌往空中一送，那時柯倫劈下來的雙刀插在籐牌上面，籐牌往前一送，他就連人帶刀加上了籐牌一齊跌落鱷魚河，嚇到尖聲喊救。

三個拳擊手當中，最幸運的一個仍然是他，因爲他跌落鱷魚河的一瞬，全身沒有損傷，兼且擁有雙刀以及一個籐牌，如果他知機，不敢戀戰，暫時在水中鬥鱷魚等候自己人撲入河中援救，他必然獲救，可惜他求勝心切，認爲自己有四件武器也輸給一個籐牌，太過丟臉，跌落河中，仍要拚命向木台那邊游泳過去，不提防鱷魚巳經追到，他只有機會伸手抓住木台的邊緣，巳經被鱷魚咬住他的左腿。

他覺得大勢巳去，索性揮刀劈落木台的支柱，希望木台倒坍，江上風被大鱷小鱷圍攻。

他雖然被鱷魚一口咬斷一條腿，仍有力量斬斷兩根木柱，然後沉入河中，總算是一條好漢。

救援他的人畏懼鱷魚，不敢在河中游泳，只用小艇划向木台那邊，驟然聽到一聲慘呼，他沉入河中，不再冒起，河水升起了一灘血，幾條鱷魚搶吃他的肢體，嚇到心胆俱裂，不自覺的呆了一呆。

他們只是呆呆的瞧望，江上風突然覺察自己的處境極爲惡劣，趕快走向木台還沒有完全倒坍的一邊。

儘管他能够支持一段短暫的時間，始終要跌落小河的，划艇救人的一隊人馬，全是大王爺那邊的爪牙，他們看見三個武林高手敗在江上風的手上，還有一個人被鱷魚吃掉，對他恨之刺骨，不單是不會派人救他，還阻止科里斯援助他，木台折了兩根木柱，逐漸沉入河中，留在鱷魚河兩岸的觀衆都替江上風担心，因爲大王爺是

當地的惡霸，沒有人敢惹他，只好睜大一雙眼去看江上風怎樣殺出困境。

木台巳經沉到僅剩原來面積的四份之一，由於局部沉入河中，有些鱷魚巳爬到木台上面，增加壓力，它沉得更快。

所有人都預料江上風的收場一定跟「蝴蝶腿」相似，遲早變成鱷魚的食糧，大王爺本來是拉長了臉孔的，那時他看見江上風就快被鱷魚吃掉，反而高興起來，縱聲狂笑。

幾百雙眼睛凝視之下，只見江上風突然發狂，避過鱷魚的血盆大口，緊緊的抱住牠，把牠的頸子挾緊，然後把牠的頭向那木台上面最堅實的一截撞擊，力大無窮，竟然撞暈了鱷魚，跟着把牠攔腰拗斷，腸肚破裂，鮮血飛濺。

鱷魚是嗜血的動物，經常互相殘殺，跟鯊魚同樣的冷酷，看見同伴流血，搶先爬上木台。

五六條鱷魚壓倒了木台，它沉得更快了，江上風早巳打定了主意，在它完全沉沒之前，把那條鱷魚使勁攔腰折斷，流血更多，後來，他還把無法動彈的鱷魚拋到較遠的河水那邊，使另外一批鱷魚爭食。

圖爲英國尼斯湖活着的一條蛇頸龍，牠的湖底石窟之內就有可能找到龍蛋

幾十條鱷魚浮在河面，江上風在木台最後那一截沉入河水之前，整體飛躍，施展上乘的草上飛功夫，從鱷魚背上跳躍如飛，轉瞬就跨過六條鱷魚的背脊，展開最後衝刺，跳到僅有兩呎的淺水地區，健步如飛的走到岸上去。

爲了醫治父親充任拳師

沒有一條鱷魚覺察到牠的背上被人踐踏過，牠們只是搶奪一條鱷魚的屍體以及一個人的屍體，河水泛起了鮮紅的血漿，煞是可怖。

觀衆看到極端殘酷的打鬥場面，加上了鱷魚爭食的景象，還發覺江上風死裏逃生，十分興奮，叫囂不巳，大聲歡呼，把他看做英雄，大王爺雖然心裏蘊藏着一股殺機，不敢輕舉妄動，反而僞裝做十分公正的模樣，站起來說：「江上風先生綽號鱷魚殺手，名不虛傳，我自願無條件的把原有地盤送給他，今後鱷魚河所有沼澤區的工場都是江先生的產業！」

他表現得很出色，在場的觀衆頗爲詫異。

分明是江上風殺了他的三名勇士，他却心甘情願的屈居下風，極有可能他準備施展別的陰謀詭計，不過，現場的形勢却是處理得很好的，沒有人在他的詭計變成事實之前，斥責他假仁假義，這一場比武總算是順利結束，公證人以及鄉紳設宴欵待江上風，皆大歡喜。

當時江上風以寡敵衆，贏得很精彩，用鱷魚的血誘鱷魚游泳到木台旁邊，有如一條橋，然後施展蜻蜓點水的輕功在鱷魚背上走，突圍而出，這一招更加精采，不錯的，他在佛羅里達州的邊區變成了英雄人物，可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他却因此出現了許多困難。

最爲令他感到不易應付的就是原有在大王爺手下搵食的人，投入他的陣營之內，每月他必需發給五十多人的工資，那種開銷十分龐大，至於捕捉鱷魚的數量，却沒有增加，新來的捕捉鱷魚工人全是大王爺的舊伙記，分明是他們蓄意罷工了，難道他把五十多人開除嗎？

此外，他還要嚴密戒備，預防那些人叛變，壓力越來越大，終於爆發另外一場打鬥。

爲了鎭壓羣雄，江上風每晚都在沼澤區突出的地方紮營睡覺，有一晚，他聽到外邊人聲嘈雜，跳下床來，走出營幕看看，有五六個人聚在一起混戰，繞着營地插了許多火把，在火光照映之下，他看見那些人全是大王爺的手下，各握短劍，好像發生爭吵，用武力解决，江上風走近他們，大聲叫喊，喝令他們停戰，殊不料那些人只是佈局誘他走出來，他赤手空拳，實在不容易鬥得過六把短劍的，不約而同的向他圍攻。

江上風發覺情形不對，凌空飛躍，突然躍過幾個人的頭上，雙脚落地，隨手拔起一枝火把，轉身迎戰。

由於火光太盛，遮住了視綫，他看不清楚對方是誰，只是仗着火勢進攻，希望把他們殺退，再行查問這一場毆打是誰發動，因此疏於防範，追逐了一會，忽然一

脚踏空，身體往下沉，才知道跌在深不可測的泥潭之內，後悔已遲。

大王爺的手下越聚越多，除了伴作毆打誘他巡視的六名工人之外，還有二十多人，就算江上風能夠擺脫沼澤也不一定可以鬥得過他們，看來他就快喪命，至於大王爺的手下，却哄動不巳，甚至在拍掌歡呼。

江上風氣湧如山，急於脫身，逼於施展提氣之法，把全身氣力集中在一雙手，逐寸揪起自己的軀體，說也奇怪，只是憑着這一招，他巳經沉了一半，居然可以逐漸升起來。

那些人本來是抓了火把照耀該地，看得更清楚，借此欣賞他絕命的姿態，發覺他用一雙手抓住自己的腰，居然逐漸升高，大感詫異，不自覺的退後幾步。

江上風覺得他的身體逐步升高，他本人也感到莫名其妙，最後，他的身體提升到只是小腿插在泥潭之內，他索性使勁一躍，飛出泥潭。

他的一雙脚剛剛落地，便即衝入人叢，拳打脚踢，他們不過六個人有刀，且又不是站在第一綫，無法出擊，後來，江上風巳經衝入人叢之內，即使有刀在手，担心刺傷自己人，更加不敢衝刺，這種境況對他極端有利，得勢不饒人，他殺得性起，看見一個抓一個，雙手抓住一種物體就使勁一拋。

他的氣力很大，居然可以把一個接近二百磅的人拋到二十呎過外，跌在泥潭裏，比較輕的小伙子，跌得更遠，很快就有十多人被他拋入泥潭，在那邊糾纏在一起，眼見那些人是絕對沒法把自己抽出來的，江上風心上一寒，趕快把紮營必須的鐵桿拔出來，走回原處，緊握鐵桿，把它伸到泥潭那邊，大聲叫喊，吩咐他們抓住鐵桿，逐個拉起來。

本來屬於大王爺的打手以及工人，打算集體叛變，看見江上風用長達十呎過外的鐵桿救人，全部改變主意，協助他施救，有些人抓住鐵桿的尾部，另外一些人用火光照映，巳經有半截身體沉在泥潭的人，全部獲救。

他們只是受到大王爺的唆擺才跟江上風作對，那時看見江上風的英雄氣概，威風凜凜，仗義救人，不覺心服口服，不再找麻煩了，紛紛向他道歉，翌日開始，全部努力工作，整個的局勢改變過來，化危爲安。

江上風看見他們敬重自己，改變作風，喜出望外，過了幾天，他走到醫院探望父親，却又是憂形於色，因爲負責診治的名醫卡波里博士拉住了他，說出他父親逐漸危殆，除非立刻送入專醫癌病的私家醫院「葛利沙」治療，才有希望獲救，不過，醫療費用起碼要三十萬美元。

只是聽到這個數目，江上風大驚失色，凄然淚下。

那一間私家醫院是『葛利沙』開的，跟卡波里博士沒有半點關係，江上風知道懇求他簡直是白費氣力，很久，仍是呆呆的站着，彷彿一座石像。

突然，卡波里博士很柔和的說：「江先生，你不是完全絕望的，有一個人答應帮忙你，由他先行付出三十萬美元，把江翁送到葛利沙醫院診治，他打算跟你合作，做生意，保證可以賺大錢，故此他肯預支三十萬元給你，不知道你對他有沒有興趣？」

江上風毅然說：「不管他是誰，只要他肯拿出錢來，醫我的父親，我就肯跟他合作。」

「既然你這樣說，這件事情就很容易辦了，我們立刻駕車拜訪他。」卡波里博士說。

過了一會，卡波里跟江上風乘坐醫院的汽車抵達一座園林別墅戶外，兩人走出車廂，按動門鈴，門開了，有兩個僕人把他們迎入，看來那座別墅的主人是很有氣派。

江上風向卡波里博士望了一眼，說：「主人就快出來了，請你替我介紹。」

「根本上他跟你巳經認識，用不着由我介紹。」卡波里博士說。

就在這時，有一個胖子放緩了脚步走出來，跟他們打招呼，江上風定眼看看，這個人竟然是他的死對頭大王爺。

這件事情發生得太過突然，江上風感到有些尷尬，不知道說甚麼話才好，反而大王爺的態度十分大方，笑了笑，說：「我跟江上風先生正如俗語說的一句，不打不相識，我們總算是一個朋友，我眞的想跟江先生做生意，這件事情要坐下來慢慢的談，未知卡波里先生有沒有空？如果有空，一起坐談更好。」

這句話暗示對方知道，這種生意有些機密性質，第三者不必留步，卡波里博士聽了，立刻推說醫院有急事，不便久留，站起來告辭。

大王爺站起來送客，順口說：「卡波里醫生，請你快些跟葛利沙醫院的負責人聯絡，替江翁弄一個病房，記得這一點，要頭等病房，還要最好的一間，全部醫療費用需欵若干，打電話給我，立刻送上支票，最好今天就辦妥這件事，把病人送到那邊，讓我跟江上風先生明天到那間醫院探望他。」

想不到大王爺這樣有風度，江上風越來越加尷尬。

稍停，兩人坐在機密室裏面交談，大王爺說：「江先生，關於鱷魚河高手過招的事情，巳經成爲過去，小弟如果有甚麼冒犯虎威，敬請原諒，現時屬於我的人巳經全部投入你的旗下。心悅誠服，今後你放心經營好了，現時我想跟你商量另外一件事情，沒有發生鱷魚河之戰以及泥潭之戰前，我們只是知道江先生綽號鱷魚殺手，武功蓋世，不知道江先生的氣力凌駕於任何人之上，普通的拳師不管他怎樣有名氣，沒法鬥得過你，照我的想法，趁着你的大名還沒有騰播人口之前，我想盡辦法把你變成一個拳師，只是後起之秀，逐步升高，你每次升高一級就打贏一兩個名拳師，必然大有所獲，即使我沒有講清楚，你也會知道，凡是有名氣的拳師比武，一定有人投注，賭注相當大，從低處爬起來的小子如果戰勝大名鼎鼎的拳師，一定贏大錢，對你來說，完全沒有損失，將來你在拳擊界揚威，無論如何，勝過留在小河跟鱷魚廝殺，江先生，我的確是很誠意跟你合作的，你有甚麼條件呢？請你坦白說

出來。」

江上風毫不考慮的說：「大王爺，我遵照你的吩咐去做好了，前事不計，兩人之恩恩怨怨，一筆勾銷，將來我們賺了大錢怎樣分配呢？我絕不過問，我只有一個條件，希望你盡力訪尋名醫，醫治父親的病。」

「這件事情包在我的身上。」大王爺很愉快的說。

在大王爺精心指導之下，江上風首先參加職業拳師協會，練習了一個月，展開攻勢，逐級升高，每戰必勝，從佛羅里達州打到紐約，沒有敵手，那時還沒有進入秋季，拳壇沒有新的拳王誕生，他巳經連續擊敗南美洲拳王以及歐洲拳王，看來美國拳王的寶座，巳經是他的囊中物，所差的只是這一點，沒有正式舉行決戰，在密雲不雨的局面當中，忽然有一個日本拳擊手向他挑戰，這個人叫做「天長龍嘯」，揚言他不敢採用中國式生死戰的方式決鬥，投下戰書，這件事情正合大王爺的心意，他以經理人的身份，一口答應對方要求，因爲這一戰先行寫下生死狀，不管雙方的任何一方在拳鬥中喪生，決不追究，假如雙方同歸於盡，經理人亦不追究，似乎「天長龍嘯」有充份把握才向他挑戰，大王爺在決戰前夕，不能不問問江上風是否有充份把握。

江上風說道：「天長龍嘯不單是擅長日本空手道，一個掌刀，可以劈碎二百磅重的冰，那雙脚也是很厲害的，曾經幾次在拳鬥場用穿心腿踢到對方的拳師嘔血，坦白的說，我的拳掌以及脚勁都比不上他，不過，一再苦戰，時間拖長了，他就比不上我，原因是他每一次施展殺手鐧太過吃力，很快就全身氣力耗盡，氣喘如牛，到那時候，我自然可以輕而易舉的打贏他了。」

江上風冒險到檀香山三魔島尋寶，天天在海面滑水，俟機潛入該島。

大王爺說：「江上風，你打算運用消耗戰打贏他？」

「是的，我確有此想。」

「江上風，你別忘記，如果落場交手了一會，你只是吃了他的一掌刀，或者捱了一脚，未必受得起，到時你的肋骨斷了時，你還可以跟他纏鬥下去嗎？」

江上風傲然說：「大王爺，你放心好了，就算我的肋骨斷了幾條，我仍有力量支持下去，坦白點說，我只能運用消耗戰取勝。」

大王爺苦笑道：「江上風，我們合作巳久，每次拳賽，只要你落場，我就投注在你的身上，這一次因爲雙方沒有拳套，赤脚上陣，你屈居下風，我不敢投注在你的身上去，你可否反過來打輸給他，讓我投注在他的身上呢？」

江上風冷然說道：「你忘記了嗎？這是一場生死之戰，任何一邊除非被人打死，不能判決勝負，即使我認輸，他仍要打死我，依我看，不見得你想我死在他的脚下吧？」

大王爺嘆息了一聲，說：「實情如此，我只好放棄賭注，兩邊也不賭，希望你打贏，有三百五十萬美元到手。」

「不過，打輸的一邊也有一百五十萬元，可惜他沒法享用了，因爲那是生死之戰！」

江上風很冷靜的說。

一招蝴蝶腿反敗爲勝

那一場拳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美國拳鬥總會的會址就在華盛頓，當然附設拳鬥場，由於作戰雙方的經理都一致認爲西洋拳的拳鬥場太過狹窄，希望立即另建一座長達十二呎的拳鬥台，仍用繩子圍住，靠近木台的地方鋪了很厚的地氈。

因爲這一場決鬥代表中國功夫跟日本空手道之戰，觀衆十分踴躍，單是門劵收入巳達美金一千萬元，另外加上電視轉播全世界的進賬，更加豐富，可惜美國拳鬥總會以及拳師協會拿去一部份，抽稅相當大，宣傳費也不少，剩下來的五百萬美元，打贏打輸以三七拆賬，做經理人的當然是有很多進賬，決鬥雙方的拳師就很難說了，的確有可能戰死沙場。

到了決鬥的晚上，人山人海，圍繞着鬥場的繩圈，一聲哨子，雙方奮勇出擊，各人聚精會神的欣賞他們出拳踢脚每一個細節，沒有人交談，直到休息的一段時間然後開口，由於座上客超過兩千人，聲響淆亂，聽了進耳彷彿一羣蜜蜂的嗡嗡聲。

本來西洋拳比賽每隔三分鐘休息一次，他們二人是世界一流頂級拳擊手，支持力較強，延長到每隔五分鐘休息一次，他們更加吃力了，正如江上風預料，我一邊的拳師消耗體力越大，越加吃虧，因此他堅持原來的作戰計劃，從落場一分鐘開始就抱着消耗戰的目的搏鬥，對方的戰略剛剛相反，希望速戰速決，因此江上風看來是怯戰，只是在繩圈之內走來走去。

既然雙方有權施展任何方法作戰，他喜歡閃避對方的密集攻擊，頻頻走動，對方沒有權力阻止他，唯有加速腳步追殺。

有兩次他已經追到緊貼對方的背後，飛腳踢過去，怎料他的腳起得快，對方忽然加速，他踢出去的一腳只是微微壓在對方的背脊，遠望過去，好像踢中，其實那一腳乏勁，對方沒有絲毫損傷。

天長龍嘯第一次休息，並不覺得甚麼，第二次休息，有點累，到了第三次休息，他就喘息不已，直到他繼續出戰，仍然喘息，他逐漸有些領悟，江上風分明是盡力拖延時間，希望他氣力全消。明白了這一點，他決心改變戰略，放棄了使用泰國腳的絕招，改用掌刀出擊，正面衝殺，手起掌落，在最爲貼近雙方的距離發招。

他改變戰略當然不會說出來，因此江上風疏於防範，對方的掌刀連環劈殺，他一時閃避不及，右頸伸展到肩膊的一條琵琶筋被掌刀劈中，一陣劇痛，跟着痲痹，右手發軟，無力招架，站也站不穩。

天長龍嘯發覺對方疲態畢露，喜出望外，正想傾全力撲攻，怎料鐘聲一响，他們各自走回放在繩圈一角的座位，他恨得咬牙切齒，只好暫時停手。他以爲下一個回合以同樣的拳技出擊，必然獲勝，江上風知道他的掌刀厲害，盡量閃避，但左邊頸旁的一條琵琶筋突然中招，雙手感到痲痺發軟，打完那個回合時，腦袋裏一片空白。

大王爺發覺情形不對，走近他說：「江上風，這是你出擊的時候了，看來你的一雙手發拳無力，只好靠一雙腳取勝，你還記得起在鱷魚河挫敗蝴蝶腿高罕那一場比武嗎？他就是放棄一雙手純粹用腿出擊的，必要時你可以施展蝴蝶腿的腳法，踢斷對方的脊椎骨。」

一言驚醒夢中人，江上風感激不已，只是向他點頭，鐘聲敲响，只好出戰。

「天長龍嘯」以爲他穩佔上風，抱着貓捉老鼠的心情交手，十分輕鬆，殊不料江上風剛剛交手就拚命搶攻，那雙腳上下翻飛，纏住他猛踢，他弄到手忙腳亂。

本來他擅長的空手道能夠用「手刀」劈下，擋截對方踢出來的腳，掌刀只用手掌出擊，手刀用前臂斬下，更有份量，如果一個手劈斷了雙方的脛骨，江上風就完了，可是，江上風施展的蝴蝶腿，一踢即收，身隨步轉，招式變換極快，他的手刀全部落空，最後，被江上風繞到背後踢了一腳，脊椎骨折斷，大叫一聲，倒在台上打滾，完全失去戰鬥力。

江上風走近他，大喝一聲，說：「天長龍嘯，這是生死戰，我有權問你是否認輸，如果你認輸，我饒你一命。」

他走得太近了，天長龍嘯佯作認輸的模樣，一邊點頭，一邊打滾，出其不意的用手刀橫斬，打斷了江上風的脛骨，江上風忍着劇痛把另外一條腿出擊，一個撩陰腿就把對方殺掉，終於奪取最後勝利。

這一場拳賽可以說是他有生以來最艱苦的一次，雙手痲痹，斷了一條腿的脛骨，只有一條腿可用，他就靠它打贏，可謂「險勝」，即使他獲勝，仍要送入醫院醫治，先行駁骨療傷，然後用針藥貫涌血脈，治療他的一雙手。

他必須留在醫院靜養十天八天，除了大王爺，甚麼人都拒絕接見。

他就快出院的一天，有一個人求見，他是不能不見的，這個人就是維珍尼亞古生物研究院的院長懷德博士。

懷德博士走進他的病房，坐着交談，說：「江上風先生，你能夠擊敗日本最負盛名的高手天長龍嘯，眞是了不起！你參觀洪荒時期龍化石的一天，已經有一個偉大的抱負，現時你果然如願以償，名利雙收了！不過，你雖然偷吃龍蛋，天下無敵，經過生死戰後武功已經減弱，千萬不要逞强，再跟武林高手比劃武功的高下。」

江上風猛吃一驚，說：「你怎樣知道我偷吃龍蛋的？」

「我從倫敦水怪研究院送來的報告書開列各種度數，知道你駕駛潛水球在英國尼斯湖底尋龍，到過三百五十呎深，它正是蛇頭龍的巢穴，如果你沒有盜取龍蛋，把它焗熟吃，決不會在潛水球內多次使用焗爐，無疑的你一定吃了一個龍蛋了，後來你離開維珍尼亞州，回到原處，仍然做鱷魚殺手，我十分注意你的動態，派人深入調查，你怎樣打贏大王爺的三個武林高手，跌在泥潭之內，怎樣抽身飛躍，死裏逃生，我全部知曉，你想想吧，那一個人能夠用一雙手抽起自己的身體呢？那種氣力並非你天生下來就具有的，只是偷吃龍蛋後才發生，現在我此行並非指控你犯罪，只是提醒你一句，希望你急流勇退！」

江上風一直都沒有開口，對方說完了，他嘆息一聲，說：「我恐怕活得不久了，我在拳鬥場上揚威耀武，挫敗許多人，私鬥方面，殺了許多人，他們都想找我算賬，如果他們獲悉我的武功大減，宣佈退休，紛紛找我算賬，我是無法對付的，遲早死在他的手上！」

懷德博士說：「江先生，你不必担心，我有辦法替你解除心理上的威脅，我認識許多個在政壇上面很有份量的朋友，列根總統就是其中之一，我想透過他的帮忙，把你介紹到太空總署，担任搏擊的教練，你的威名遠播，一定可以担任這個職務的，如此安排，別人不會覺得你收山，又因你已歸屬太空總署，更加不會找你的痲煩，照情形看，這是你最佳的出路了，你覺得怎樣？」

江上風想了想說：「我先行向你道謝，三日後，我打電話給你，作出決定。」

懷德博士離去，江上風打電話跟經理人大王爺再三磋商之後，認爲他應該暫時收斂雄風，養好了體魄再說，因此江上風在三日後回覆懷德博士，答應了他。

出院之後，江上風立刻搬入「太空人訓練營」，担任搏擊教練，所教的拳腳以功夫爲主，暫時不必走進繩圈跟別的拳師交手了，樂得清閒自在。

「太空人訓練營」雖然設在首都華盛頓，因爲華盛頓根本就是從維珍尼亞州劃了一角變成特區的，「古生物研究院」設在維珍尼亞州北部，跟華盛頓相當接近，他有空的時候往往駕車到古生物研究院找懷德博士，兩個人越談越起勁，談及他偷吃龍蛋，懷德博士說：「這個龍蛋當然不是洪荒時期的產物了，一億萬年之前雄霸地球的恐龍，就算有蛋留下，它也變成石

頭，故此我可以判斷你所吃的龍蛋係尼斯湖那一條蛇頭龍所生的蛋，蛇頭龍能夠一代代的活下去，就靠牠本身能夠生蛋，假如你所吃的龍蛋是牠第一代的蛋，你早已喪生，因爲它含有太過强烈的輻射綫，不過相距很遠，你只是吃現時活着的龍蛋而已，故此你受得住，龍蛋能夠使你的筋骨粗壯，氣力激增，正如俗語說的銅皮鐵骨，不過，這種優點不能夠永遠保留的，大概十年八載，你就跟普通人一模一樣，到了那時，仇人突然出現，你就沒法抵擋，有機會擧家搬到南美洲或亞洲過活，比較安全。」

江上風嘆息了一聲，說：「我苦戰了兩年之久，賺來的錢幾乎全部給大王爺拿去，一來他是惡霸，黑白兩道都有朋友，二來他的確是扶助我成名的，三來我的父親長期養病，患的是肝癌，醫療費以及養病費全部由他付給，總算帮忙過我，故此我不想跟他算帳了。」

懷德博士稱讚他：「有志氣！」跟着補充一句：「你慢慢的培養元氣，不必心急，將來你一定有機會發達的，到時我會指點你一條財路。」

江上風由衷的感激他。

從十六樓天台飛躍下來

「太空訓練營」有五個地方，最大的一個營地在德薩斯州稱做太空城的「侯士頓城郊外」，華盛頓太空訓練營比較細，只有一百二十人接受訓練，他們不分早晚都要留在營地，夜間不准外出，依照太空總署的規定生活，跟外界隔絕，江上風入居三個月，沒有絲毫意外事件發生，他越來越加放心。

有一晚，他走到那座建築物最高的天台眺望夜色，突然有人從暗處走出來，喊了一聲：「江先生！」

這個人大概是不斷跟踪他的，講話之前，先把天台跟十六層樓梯級連接的鋼門關上，錚的响了一聲，因此江上風認爲他不懷好意，含糊地答應了一聲，便即喝問：「你是誰？爲甚麼你要跟踪我？」

對方很坦白的說：「我是你訓練的太空人，跟踪你的目的就是想揀一個理想的地點下手。」

這傢伙說話的時候，已經拔槍，那是一柄雪白的鋼槍，即使在微弱的星光照映之下，它也閃閃生光，透着殺氣。

「我跟你素未謀面，你可能弄錯了，我不是你的仇人！」

「對，你不是我的仇人，因爲你殺了我的哥哥，我要替家兄報仇。」

「你的兄長是誰？」

「江上風，你聽準了，我的哥哥就是死在擂台上面的天長龍嘯，我叫做天長虎嘯。」

江上風大吃一驚，說：「我跟你的兄長簽了生死狀然後比武，公平交易，你不應該向我尋仇。」

「我不理會你們當時的情況，我所知道的只是這一點，你殺了我的大哥，我就要報仇，閒話休提了，太空訓練營之內，槍法最好的就是我，你沒有槍，稍爲動了一下，我就發槍射擊，你死定了，我不想外邊的人說太空人火併，故此提出一個條件，希望你接受，這座建築物只有十六層，你跨過鐵欄杆，向下飛躍，我就不會放槍，你抵達地面，可能安然無恙，也可能受點傷，或者身受重傷，我全不理會，此後決不向你找痲煩，因爲我已經替大哥盡了應做的責任。」

江上風說道：「你瘋了嗎？離地二百呎高，我一定跌死，將來一定有人控你謀殺！」

「江上風，你的武功這樣好，雙手伸到盡，有如蝙蝠飛行，可能飛下去的，退一步說，你跌死了，沒有人知道是我逼害你，我儘可以在太空訓練營照常過活，怕些甚麼？」

說完，他把槍嘴稍爲向高處挺了一挺，表示他決心這樣做。

江上風沒法可想，逼於跨過鐵欄杆，好像天鵝式跳水的姿勢，向下飛躍，雙手向左右兩邊伸開。

他覺得自己馭風而行，就像是化身做鳥雀，快要接近地面，一雙手縮回來，用腳落地，那是生理上的自然反應。

如果普通人作出這種飛躍姿態，從十六樓天台躍下，必然雙腳折斷，內臟爆開，也許他吃過龍蛋，[illegible]成銅皮鐵骨的腸惠，他的一雙腳接觸地面，即時彈高三十呎，跌下來，又再彈高，如是者彈高了幾次，然後眞的跌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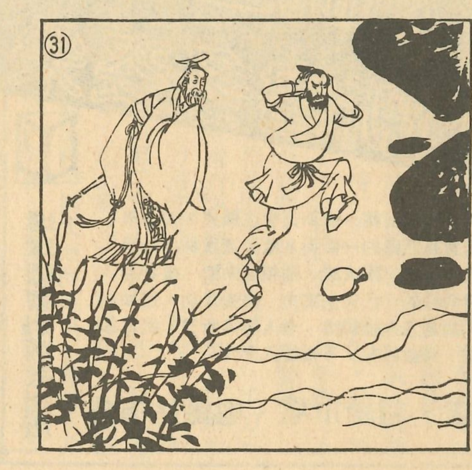
（以下轉入第97頁）

封神榜故事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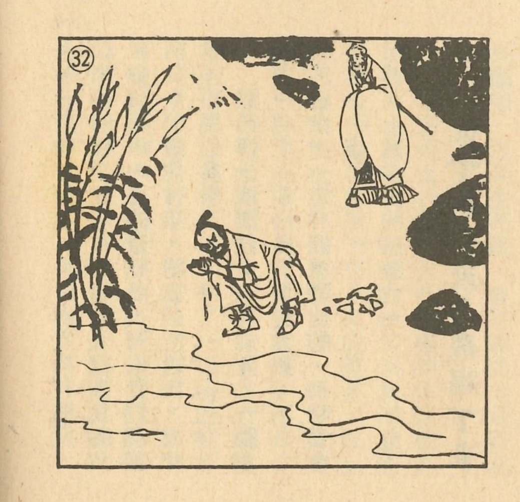
訪賢士(下)

關趙于 · 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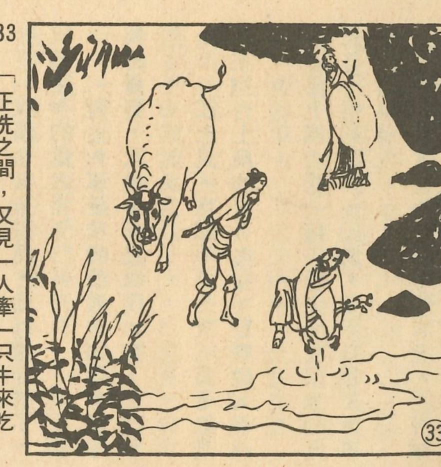
封神榜是在中國流傳的民間故事，這一節描述姜子牙逃出朝歌在磻溪隱居，西伯侯文王夜夢"飛熊"，心想必有賢能之士幫助西周滅紂王……文王不辭勞苦，來到磻溪拜訪，才得賢人姜子牙，並封他爲西周丞相。



31　「堯帝聽了心中喜悅，認爲他是個仁傑，便道：『朕乃帝堯。今見大賢有德，欲將天子之位讓你，可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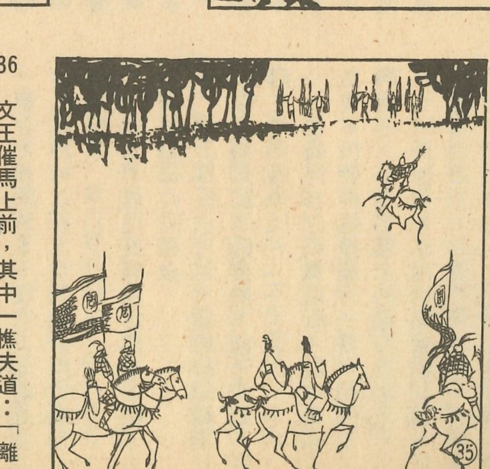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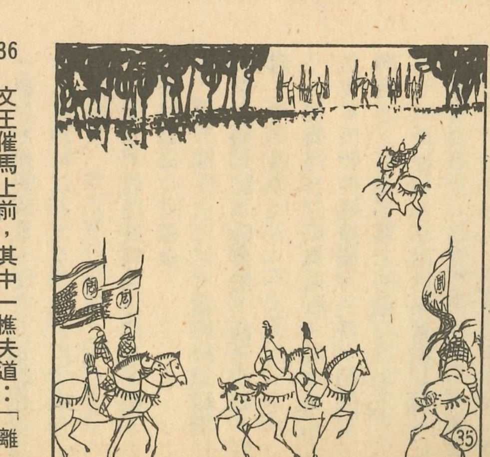
32　「那人聽罷，將小瓢兒踏得粉碎，兩手掩耳，飛跑到溪邊洗耳。



33　「正洗之間，又見一人牽一只牛來吃水。牽牛人要洗耳人離開，讓牛吃水。那人只管洗耳，直到洗完，才回答道：『方才堯帝讓位與我，把我雙耳都汚了，故多洗一會，有誤牛吃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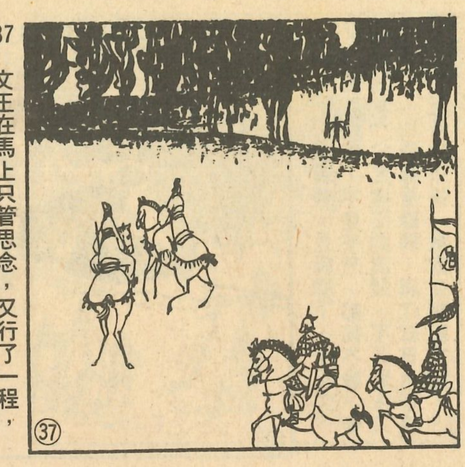


34　「牽牛人聽了，急把牛牽到上流去飲水。那人問他爲甚麼要走，牽牛人道：『水被你洗汚了，如何又汚我牛口？』當時高潔之士如此。此乃『洗耳不聽亡國音』一語的來歷。」

35　君臣正行之間，又見一伙樵夫唱歌走來。歌中道出君王求賢治世之道，隱士吟詩俟明君之情。文王聽了，心想內中必有大賢，便命辛甲請賢者相見。辛甲問樵夫中有沒有大賢，衆人回答沒有。

36　文王催馬上前，其中一樵夫道：「離此十里，名曰磻溪，有一老叟，朝暮垂釣，口唱此歌。想此歌爲老叟所作。」



37　文王在馬上只管思念，又行了一程，只見一人挑着柴担唱歌而來。歌中道：「春水悠悠春草奇，金魚未遇隱磻溪，世人不識高賢志，只作溪邊老釣磯。」文王聽罷，嘆道：「奇哉！此中必有大賢。」

38　散宜生看那挑柴的好像武吉，便報與文王。文王道：「大夫差矣，武吉已死，豈有還在之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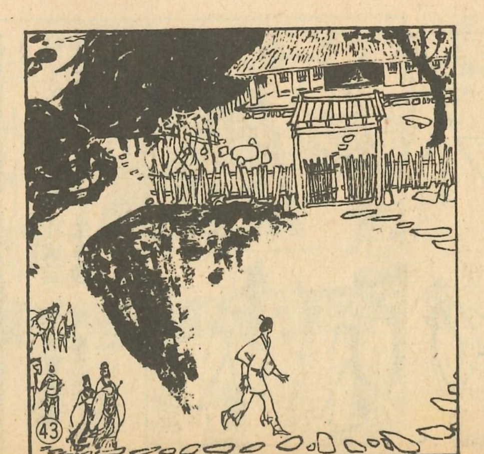
39　武吉見文王駕到，回避不及，拜跪在地。散宜生便命辛免將武吉拿下。文王見果然是武吉，大喝道：「匹夫怎敢欺孤太甚！」

40　武吉奏道：「小人因怕償命，前去求一老叟。老叟現在前面磻溪。他是個東海許州人氏，他姓姜，名尚，字子牙，還有個號叫『飛熊』。他傳給小人一個方法，得以躲過災難。」

41　散宜生向文王賀道：「恭喜大王。武吉說的此人，正應了『靈台』夜夢飛熊入帳之兆。大王應得子牙。」文王大喜，命武吉前往林中請賢士相見。武吉飛奔而去。




42　文王君臣，將至林前，不敢驚動賢士，離數箭之地，文王下馬，同散宜生等步行入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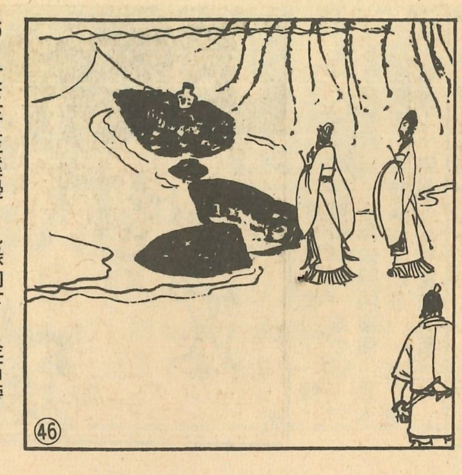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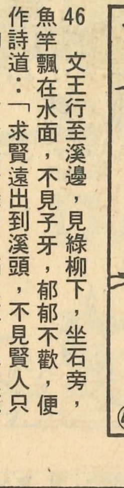
43　武吉趕進林中，不見師父，返身引文王等來到子牙的茅舍前。

44　文王輕扣柴門，見一小童前來開門。文王笑問：「老師在否？」童子答：「不在。」又問：「何時回來？」答：「不定。師父出門，游山會友，故無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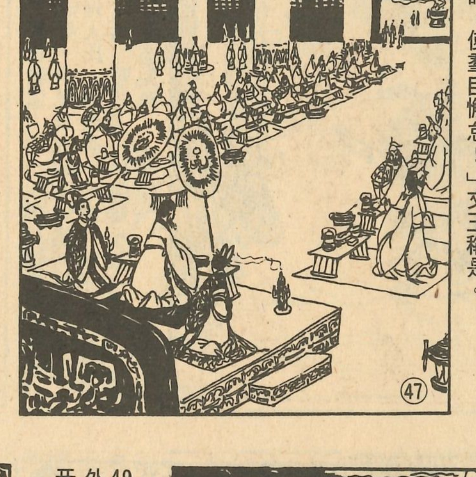


45 散宜生在旁道：「臣啟主公：求賢聘傑，禮當虔誠。今日來意不誠，應當另擇吉日，沐浴齋戒迎聘才是。」文王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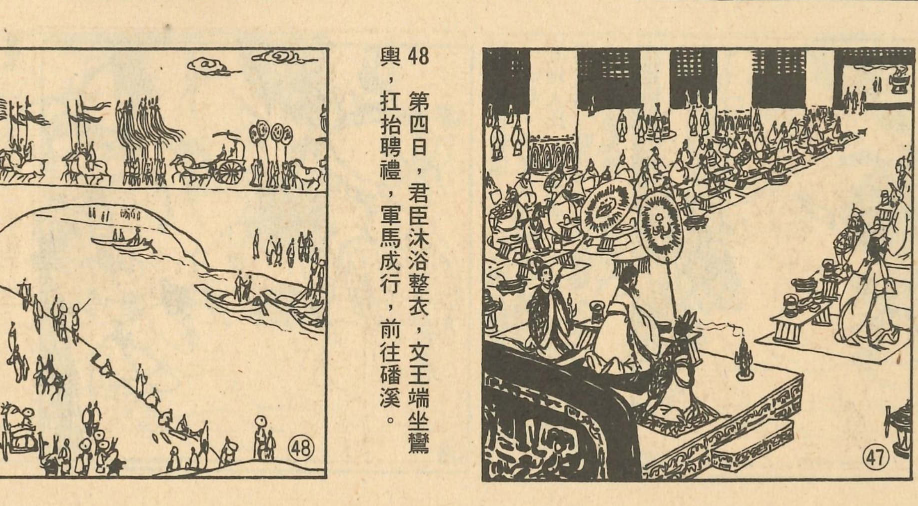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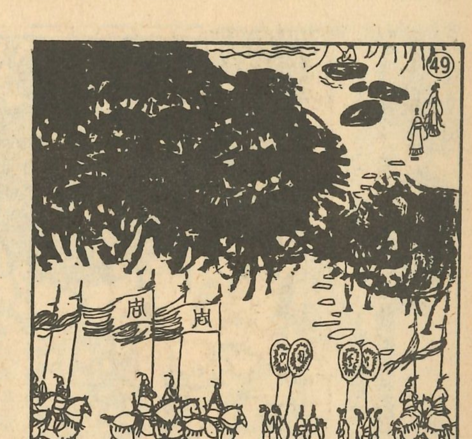
46 文王行至溪邊，見綠柳下，坐石旁，魚竿飄在水面，不見子牙，郁郁不歡，便作詩道：「求賢遠出到溪頭，不見賢人只見鉤。一竹青絲垂綠柳，滿江紅日水空流。」文王留戀不捨，散宜生相勸方歸。



47 回到西岐，文王令百官在殿廷宿齋三日，再去迎賢。大將軍南宮適進言：「磻溪之叟恐是虛名，待明日我去請來，何須主公費心。」宜生道：「將軍切不可如此說，使羣臣解怠！」文王稱是。



48 第四日，君臣沐浴整衣，文王端坐鸞輿，扛抬聘禮，軍馬成行，前往磻溪。



49 來至林下，文王傳旨，令士卒暫在林外等候。文王同散宜生來到林內，只見子牙背坐溪邊。文王悄悄立在子牙背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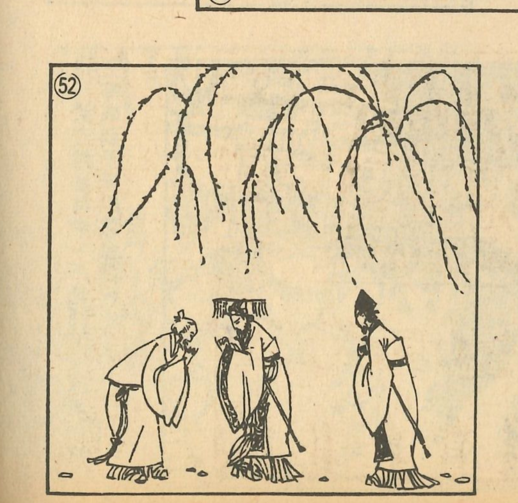




50 只聽子牙正在唱歌：「西風起兮白雲飛，歲已暮兮將焉為？五鳳鳴兮真主觀，垂竿釣兮知我稀。」



51 文王待子牙唱完歌問道：「賢士快樂否？」子牙回頭，看見文王，忙棄竿一旁，起身行禮道：「子民不知駕臨，有失迎候，望賢王恕罪。」



52 文王忙扶住，拜謝道：「久慕先生，專誠拜謁，得見先生尊顏，實昌之幸。」



53 姜子牙請文王往茅舍敘禮，文王欣然應允，與子牙攜手同行。



54 來到草舍內，子牙再拜道：「尚乃老朽非才，不堪顧問，文不足安邦，武不足定國，賢王錯愛了。」文王謙恭，也回拜子牙。

55 散宜生在一旁說道：「先生不必過謙，我君臣沐浴虔誠，專心聘請。今天下紛紛，定而又亂，我主晝夜不安枕席。先生不棄，是我主及軍民之大幸。」遂將聘禮擺開。子牙謝了，命童子收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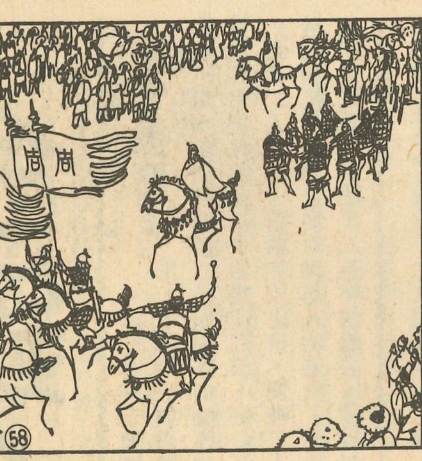




56 散宜生將文王的鸞輿推過來，請子牙登輿。子牙謝道：「這個斷然不敢。」文王再三請子牙乘坐，子牙堅決辭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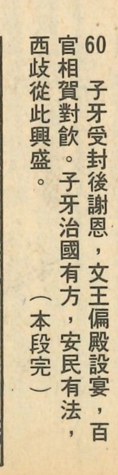


57 散宜生見子牙堅意不肯乘輿，便令從人牽來文王的逍遙馬，請子牙乘馬，文王乘輿。



58 一路上，歡聲載道，士馬軒昂，萬民爭看，無不喜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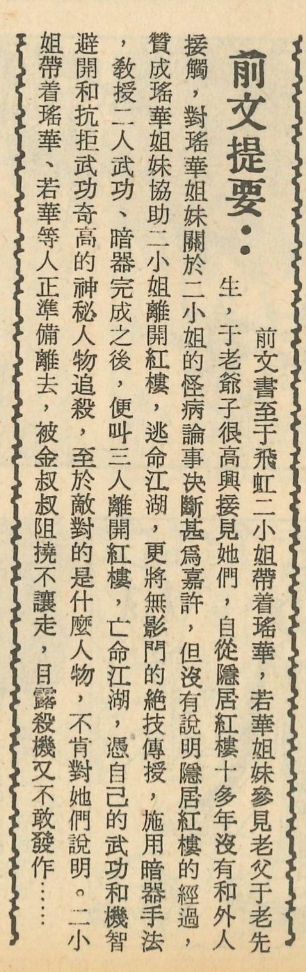
59 子牙至朝門下馬。文王升殿，子牙朝賀畢。文王封子牙為右靈台丞相。此時子牙已年近八十。





60 子牙受封後謝恩，文王偏殿設宴，百官相賀對飲。子牙治國有方，安民有法，西岐從此興盛。（本段完）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金釵令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于飛虹二小姐帶着瑤華，若華姐妹參見老父于老先生，于老爺子很高興接見她們，自從隱居紅樓十多年沒有和外人接觸，對瑤華姐妹關於二小姐的怪病論事決斷甚爲嘉許，但沒有說明隱居紅樓的經過，贊成瑤華姐妹協助二小姐離開紅樓，逃命江湖，更將無影門的絕技傳授，施用暗器手法，教授二人武功、暗器完成之後，便叫三人離開紅樓，亡命江湖，憑自己的武功和機智避開和抗拒武功奇高的神秘人物追殺，至於敵對的是什麼人物，不肯對她們說明。二小姐帶着瑤華、若華等人正準備離去，被金叔叔阻撓不讓走，目露殺機又不敢發作……

派金叔監視父女　幻步形離開翠園

于飛虹道：「爹沒有告訴我，所以，我才問你？」

藍衫人突然歎息一聲，道：「二丫頭，不論什麼原因，使我留在這裏，但我看着妳從小長大，豈會全無感情，我讓這兩個姓譚的丫頭進入紅樓陪妳，我讓南宮世家中南宮慕白進入紅樓和妳見面，這些都是有違我職守的事，但我都睜隻眼，閉隻眼，裝作沒有看到，金叔不想和妳動手，更不希望傷了妳，回到紅樓去吧？還有不足半年的時間，爲什麼不肯再留住紅樓半年呢？」

于飛虹凝目沉思，重重疑雲，湧上了心頭，但一時之間，却又不知從何說起，答些什麼？心中的疑問，是那麼突如其來，完全無法捉摸。

若華冷笑一聲，接道：「半年後，又將如何？對小姐會有些什麼好處？……」

「至少老夫可以放手不管，任妳們離開此地……」

若華接道：「那時，換了一批武功高明的人，阻止小姐離開，對麼？」

藍衫人臉色一變，道：「大胆，不知死活的丫頭，敢對老夫如此無禮，當心老夫活活劈了妳？」

若華道：「是不是我揭穿了你的陰謀、用心，你有些惱羞成怒了……。」

藍衫人突然跨前一步，若華身軀微側，也擺出了迎敵的架式。

藍衫人右掌揚起，却未拍下，冷笑一聲，道：「我金百輪和妳一個女娃兒動手，勝之何武，妳們退回去吧！別激起老夫殺機。」

瑤華心中暗道：金百輪，金百輪，究竟是何等人物，怎的未聽到江湖人物說過。

于飛虹突然歎息一聲，道：「金叔，看來

，你還很愛惜姪女了？」

金百輪揮揮手，道：「不要問我什麼？金叔叔不會告訴妳，我不懂，妳爹怎會作這麼個糊塗的決定，讓妳離開紅樓，天下雖大，可是，那裏會有你立足之地？」

于飛虹道：「金叔，能詳細告訴我，這是怎麼回事麼？……」

金百輪接道：「不能，老夫也不全瞭解內情。但金叔可以告訴妳的是，妳離開翠園紅樓之後，江湖上絕無妳安身之處，因此，老夫一定會全力阻止，二丫頭，妳要想清楚，單是老夫這一關，妳們就無法過去。」

譚瑤華心中忖道：這中間恩怨糾結，錯綜複雜，恐怕一時間，無法弄得清楚，金百輪既不肯說，問亦枉然，還是先離開此地再說？

心中念轉，低聲說道：「小姐，看樣子，咱們得闖過去了。」

于飛虹也感覺了個中情形，頭緒萬千，金百輪既是奉命來監視紅樓，豈會說出內情，難怪這些年來，他一直不願太和自己接近，生恐動了關顧之情。點點頭，道：「金叔內功深厚，武功高强，霹靂神拳，威力絕倫，你們退開去。」

瑤華、若華在這段時間，苦習劍法、內功，感覺到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進境，一副躍躍欲試的準備。

聽得于飛虹呼叫之言，心中雖然有些不服，但還是依言退了下去。

金百輪打量了于飛虹一眼，搖頭苦笑，道：「二丫頭，當眞要和金叔動手一戰麼？」

于飛虹說道：「姪女很痛心，想不到我心中很敬重的金叔，竟然是監視我的人。金叔，爹肯要我離開，自然有他的打算，金叔爲何不肯放虹兒一馬呢？你說過，我是你看着長大的啊？」

譚瑤華暗中讚道：好伶俐的一張嘴，看她的聰明、智慧，一旦靈智開展，必然是一位才氣縱橫的巾幗英雄。

金百輪突然揮掌一掃，掌風如剪，七八尺外的巨竹，竟有五根被攔腰斬斷。

瑤華、若華，從未見過這種武功，不禁看的一呆。

金百輪冷冷說道：「老夫就算不用霹靂神拳，一樣可以取妳們的性命。」

若華低聲道：「姐，揚手一揮斬斷數尺外的巨竹，這是什麼神功啊？」

瑤華苦笑一下，搖搖頭。

但聞于飛虹道：「金叔已練成手刀神功，當眞是可喜可賀的大事啊？」

金百輪一皺眉頭，道：「很好，妳既然明白了這是什麼武功，希望妳知難而退。」

于飛虹道：「姪女功力不及金叔，只怕要用兵刄闖關了。」

金百輪似是有一種無法說出的痛苦，雖然怒容湧現，但却一直在勉强的克制着自己，道：「丫頭妳爹的武功，也不過如此吧？……」

于飛虹接問道：「金叔有多少年沒有見過爹了？」

「十幾年了吧？」

「這就是了，金叔的武功，有多少進步，心中有數，爹的武功難道不會進步……」

金百輪接道：「妳爹兩腿已斷，就算練武，又能有多大進步！」

于飛虹道：「爹告訴我金叔最厲害的武功是霹靂神拳，但也提過手刀……」

金百輪冷哼一聲，接道：「提過了，那妳又能如何？」

「既然提過了，自然告訴我破解之法……」于飛虹說：「金叔，我說的是眞話，姪女也不願和金叔動手，希望你網開一面。」

「不行，再不退回紅樓，莫怪金叔要出手傷人了。」

于飛虹道：「姪女好話已經說盡，金叔執意不允，姪女只好得罪了。」嬌軀一側，向前衝去。

「大胆……」金百輪喝聲中探手抓去。

那知于飛虹輕輕一閃，竟從金百輪身側掠過。

金百輪呆了一呆，道：「好！七巧幻形步。」雙手連環攻出。

他左手施展擒拏術，右手却拍出一種强猛的掌力，希望把于飛虹的身形逼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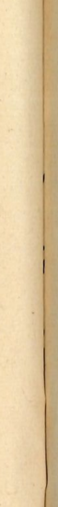
那知于飛虹的身子，輕若無物，隨着金百輪的掌風，指影飄蕩、閃動，看上去，似是隨時都可能被金百輪一把抓住，使得瑤華、若華，爲之担心不已，但金百輪連攻了數十招，竟然未能抓住。

但聞卜卜之聲，不絕於耳，四週竹子，都被金百輪的掌風震的四下搖動，落葉紛飛。

于飛虹衣袂飄飛，在落葉中飛舞。

若華看的人如醉如痴，不停的讚歎道：「好身法，姐，咱們能學得小姐三五分，就不虛此生了。」

金百輪突然停下了手，于飛虹飄舞的身軀，也在三尺外停了下來。





于飛虹道：「金叔，你高抬貫手，放我們過去吧……」

金百輪搖搖頭，道：「看妳的七巧幻形步，青出於藍，似尤在妳爹當年之上……」

「金叔誇奬，姪女求你……」

「小心了……」金百輪呼叫聲中，突然打出一拳。

拳風呼嘯，于飛虹的身子，突然被震的飛起來。

幾根巨竹也被拳風震得彎了過去。

瑤華驚呼道：「小姐……」直向金百輪撲了過去。

但聞于飛虹的聲音傳了過來，道：「退開去……」

瑤華聞聲吸氣，突然一個倒翻，人已退回原處。

如此靈巧的進退隨心，瑤華倒有些大出意外。

只聽金百輪黯然說道：「二丫頭，可有傷了妳麼？」

「叔叔好厲害的百步神拳……」餘音未絕，人又飛了回來，寒芒一閃，指向了金百輪的咽喉。



金百輪吃了一驚，右手疾揚，劈出一拳。于飛虹身子飛起，頭上脚下，拳風掠體而過，但冷森的劍芒，已然逼上了金百輪的咽喉上。

金百輪疾退三步，竟未停一步，讓避開去，歎道：「好！二丫頭，妳殺了我吧？」

直到此刻，瑤華、若華，才看得清清楚楚，于飛虹手中拏着一柄短劍，劍尖指着金百輪的咽喉，已然觸接肌膚。

于飛虹道：「瑤華，帶他們出林。」

瑤華應了一聲，接着帶領若華、劉星、茶花，急行而去。

金百輪感覺到那是一把很鋒利的寶劍，冷森的劍芒，直透肌膚。

他自己感覺得到，不論如何快速的身法，也無法讓開這一劍。只好站着不動。

目睹瑤華等去遠之後，于飛虹突然收回短劍，道：「金叔，對不住啦！希望金叔大發慈悲，放過姪女。」

金百輪苦笑一下，道，「丫頭，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你自己多珍重了？」

于飛虹道「多謝金叔。」

轉身一躍，人已到兩丈開外。

但聞金百輪高聲說道「妳劍下留情，爲





叔敗的心服口服，依照江湖規矩，我自是不便阻攔於妳了。」

這番話的聲音很大，也不知說給什麼人聽的。

于飛虹疾快的奔出竹林，只見瑤華等，齊聚在林邊相候，急聲道「快走！」

當先疾行。

瑤華看她不走大道，竟然直奔山中行去，心中大感奇怪，急道「姑娘，走錯路了。」

于飛虹脚未停步，應道「不要多話，跟我走！」

一口氣跑出了十幾里路，到了一處隱密的山谷之中，于飛虹才停了下來。

瑤華追了上來，抬頭四顧，但見羣峯環繞，滿山蒼鬱，不見一條可行小徑，心中奇怪，低聲道「小姐，這是什麼地方？」

若華道「小姐帶我們到此……」

于飛虹接道「我受了傷，要找個地方休息……」

張嘴吐出一口鮮血。

瑤華、若華，急急圍了上來，分左右扶住于飛虹，道：「小姐，妳……」

劉星、茶花却分對兩面警戒。

這兩人的確不同於一般的啞奴，機警異常，似是耳不聾。

因爲，他們聽到了于飛虹的話，而于飛虹說話的聲音，並非很高。

于飛虹喘一口氣，道「金百輪的霹靂神拳，厲害的很……」

若華接道「小姐的傷勢很重了。」

于飛虹搖了搖頭，說道「如在一月之前，他這一拳，可能會要了我的性命，幸好爹替我打通了生死玄關，這點傷勢，我可以承受，休息一天，大概就可以好了。瑤華，我口袋有藥……」

瑤華接道：「小姐，別說話了……」伸手在于飛虹的身上，摸出一個玉瓶，倒出了一粒丹丸，送入于飛虹的口中。

若華找了一處隱密的山崖之下，于飛虹盤坐調息。

這時，天色還不到午時。

直到了日落西山辰光，于飛虹才站起身子，道：「瑤華、若華……」

二女正在凝神戒備，聞聲回頭，道：「小姐，醒過來了。」

于飛虹微微一笑，道：「你們一天沒吃東西。」

瑤華說道：「我們還不太餓，小姐妳的身體……」

「我已經好了……」于飛虹歎息一聲，說道：「爹似乎是早知道了我會有重重磨難，所以，他在帮我打通任、督二脈，生死玄關時，也輸給我一部份他修爲的功力，剛才我運氣調息，才感覺了爹的良苦用心。」

瑤華道：「小姐，老主人要我們全力保護妳，我們也答應了老主人，生死相隨，妳以後要多多保重啊！」

于飛虹道：「我會珍惜自己，我心中有太多的疑問，不查個水落石出，我死了也不會甘心。」

瑤華點點頭，道：「小姐任重道遠，不能意氣用事……」

于飛虹接道：「我明白，我不會再回翠園，紅樓中去！」

若華道：「小姐，妳也不是無影門的掌門人，用不着遵守無影門中的規矩。」

「我知道……」于飛虹說：「我們等天黑之後再上路吧！」

瑤華道：是！在這裏留一夜也不要緊，等小姐完全復元再走！」

于飛虹道：「我已經復元了，我想和妳們仔細的談談。」

若華道：「小姐只管吩咐，婢子知道的，言無不盡。」

于飛虹道：「我爹，都告訴過你們一些什麼？」

瑤華整理一下思緒，緩緩說道：「老主人沒有說出什麼人要迫害小姐，但他却說明了爲小姐的生命安全自斷雙腿。」

于飛虹點點頭，道：「唉！爹表面上的冷淡無情，只是爲了掩飾他內心中的痛苦，他獨居密室，不願和人見面，也是爲了我的安全，但我竟然一點也體會不出爹的苦心，我只知道



自己生活的好寂寞，却沒有想到比我更寂寞十倍……」

黯然歎息一聲，接道：「爹培養劉星、茶花，讓他們混入啞奴之中，裝聾作啞，十幾年不說一句話，他們忍受的痛苦，又高我何只十倍了。」

目光投注在劉星、茶花身上，又道：「你們現在可以說話麼？」

劉星、茶花互相望了一眼，齊聲道：「能！主人說過，離開了翠園紅樓，我們就可以說話了。」

若華呆了一呆，望着了劉星、茶花，道：「你們忍了十幾年，沒有說過話。」

劉星道：「不！我們和老主人單獨見面時，可以小聲說話，有些武功上不解之處，必需要請教老主人。」

茶花說道：「有時候，我也和劉星偷偷的說了幾句話，我怕太久不說話，會眞的變成啞吧！」

瑤華心中驚奇不已，忖道：我和若妹都是很有江湖閱歷的人，竟然瞧不出這兩人是裝聾作啞，二小姐怎會瞧得出來，她的觀察、才慧，果非我們能及了。

她沒有說話，只是望了于飛虹一眼。



于飛虹似是已窺知了瑤華的心意，說道：「我也是剛才發覺不久，他們目光靈活，又能在我們談話之後，自然迎合反應，一個不會說話的人，通常聽覺也不會很好。」

「姑娘觀察入微……」若華說道：「小婢十分佩服。」

于飛虹道：「爹告訴我離開了翠園紅樓之後，要留心細微事物，江湖上風雲險惡，任何一個細節的疏忽，就可能受人暗算。」

瑤華、若華，齊齊躬身應道：「是！婢子們以後會小心一些。」

于飛虹微微一笑，道：「瑤華，我自己覺着忽然長大了，心中也有了壓力、負担，也能承受更大的打擊，妳們要相信我……」

「小姐言重了……」瑤華急急接道：「小婢們追隨小姐，一片忠誠，可質天日……」

「瑤華，別誤會，我是說，爹如告訴你們什麼？妳們儘管告訴我，我大了，也成熟了，受得起任何的打擊。」

「老爺可能知道要追殺我們的人是誰，但他沒有說出來……」瑤華說：「老主人顧慮到我們知道了是誰之後，他們會全力追殺……」

若華接道：「老爺的意思，好像是要我們在歷練中慢慢發覺敵人的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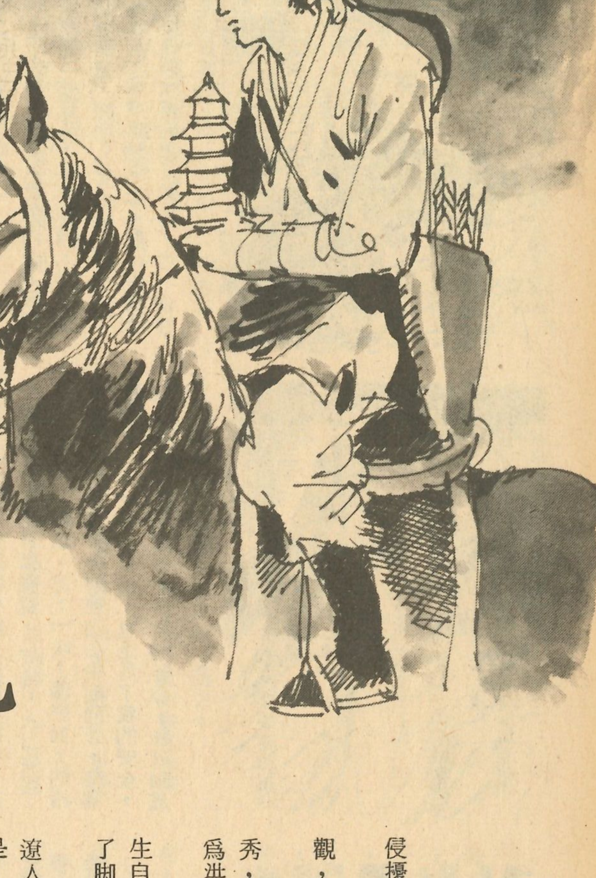
于飛虹道：「也可能我們知道了敵人的身份之後，會使得江湖上大爲震動，沒有人敢再和我們交往、接觸。」

若華道：「爲什麼？不管是否知道他們的身份呢，他們都會追殺我們，知道了豈不是可以對敵人多一些瞭解。」

瑤華道：「不要胡說，老主人這樣決定，自然有他老人家的看法。」

于飛虹凝目沉思，道：「不說出來，也許會使他們有些顧忌，無法全力對付我們……」

（未完．八）



短篇武俠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翠玉玲瓏

改邪歸正　邊關立功

北宋仁宗年間，北方遼兵結集，常來侵擾，殺害百姓，刦掠財物，民不聊生。

那天，城中通緝黃榜前，人們正在圍觀，只見榜上寫着：「通緝欽犯易敏」。

榜上並有易敏繪圖面目，此人眉清目秀，並不似一般汪洋大盜，但官府却視之爲洪水猛獸一般。

人們正在指指點點之際，一個年青書生自人叢走出，低首而走，忽然，他停下了脚步。

有一老者嘆氣，道：「咱們城中已被遼人弄得無日安寧，再加上這一劇盜，眞是……」

另一老者道：「你小心說話，其實此人身手如此好，應該投軍抗遼，何必做這些爲害自己人的强盜！」

那青年人聽了，臉上陣紅陣白，他望着兩位老者，欲言又止，終於嘆了口氣，低頭向城郊而去。

這人正是通緝犯易敏。

易敏出身於小康之家，但父母俱被遼兵殺死，家中財物被搶刦一空，幾乎連性命也丟了，幸得一位雲遊中的道士收養下來，敎了他幾年武藝。

易敏天生聰穎，身手敏捷，雖是跟了道士師傅幾年，但武功已有不凡造詣。

他孤身一人，無以爲生，於是四出行竊，在這城裏也做過幾件轟動的案子，因此官府下令通緝。

其實，易敏並非游手好閒之輩，只不過看不過那些達官貴人，飽食終日，欺壓百姓，搶刦他們財物，本是無愧於心，不過，那兩老者語言，却在他心頭晃動。

師傅也曾敎過，邪門左道，終不能長久，易敏嘆口氣，仰天道：「大丈夫頂天立地，何必再幹鼠竊狗偷之事，打獵也可維生！」

自此之後，一方面爲了躲避官兵追捕，一方面也爲了改邪歸正，易敏便靠打獵渡日。

有一日，易敏正在荒野之上，找尋獵物。

忽然，他見東方塵頭大起，接着，是一大堆百姓，扶老携幼，倉惶逃走。

再看遠處，只見一面大旗之上，寫着「遼」字，易敏知道，這又是遼兵欺壓百姓之擧。

易敏心頭火起。

他正想奔上前去，殺死遼兵，可是，不遠之處，却出現另一批人馬。

帶頭的人，是一個戎裝的姑娘！後面還有一羣女兵，正在追殺那些行兇搶刦的遼兵。

這羣女兵威風凜凜，奮勇殺敵。

易敏便站在一小崗之上觀戰，暫不露面。

那姑娘果是奇勇，手下那班女兵也是不弱，可惜的是，她們看來並無作戰經驗，遼兵狡黠異常，用分化戰術，使她們首尾不接。

漸漸，那姑娘被圍攻之下，難以支持，而她手下又無法接援，遼兵團團圍困。

眼看那遼將正挾馬過來，易敏已搭上弓箭。

那遼將大刀一揮，易敏急箭射出，中了遼將的右臂，遼將被襲，又痛又氣，這人倒也硬朗，吡牙咧齒地，把那支箭拔出，惡狠狠地扔在地上。

他並不退下，仍要衝前殺那姑娘。

易敏見此情形，也不再猶豫，拍馬上前。

衆遼兵一擁而上，但易敏身手不凡，不用幾個回合，那羣遼兵，已倒在一旁。

其中一個副將模樣，身穿遼衣，都是漢人面孔的人，衝上前來，易敏心中好氣，晃了虛招，挾馬衝前，一手便活捉了這個漢奸！

本來，衆女兵已無心戀戰，而今却是士氣大振，越戰越勇，直殺得那些遼兵丟甲棄盔，倉惶猝逃！

那姑娘翻身下馬，拱手道：「多謝公子，救命之恩，請受小女子一拜！」

易敏閃身道：「路見不平，何恩之有！」並立刻還禮。

姑娘道：「小女子姓楊——」

這時，那批女兵已把遼邦的副將縛上，其中一人道：「小姐，這人是耶律瓜的軍師邵森！」

楊姑娘道：「收押回府！」又轉身向易敏道：「家父是這地常山郡的總兵楊士昌，請問公子——」

易敏一聽，知道她們是官府之人，因自己是通緝犯人，不願留名。

他慌亂之中，躍上一馬，絕塵而去。

楊玉燕十分奇怪，正欲追上，她的丫環燕盈道：「也許這位公子有其他原因，不願留名！」

楊玉燕說道：「是的，咱們也不應追問！」

燕盈笑道：「你看，他情急之中，竟坐走了你的馬兒，留下他的——」

楊玉燕並不答話，低首尋找，只見那草叢之上，一支染滿血漬之箭。

燕盈上前拾箭，交與主人。

楊玉燕道：「這箭想是射中了耶律瓜的！」

燕盈道：「這位公子好箭法，也幸虧這一箭，咱們才不會陷入遼兵之中！」

楊玉燕檢視這箭，只見箭桿之上，刻有一「易」字，得知這位英雄姓易。

燕盈見她低首不語，笑道：「若是有緣，異日總會相見！」

這話使楊玉燕臉上發熱，瞪了這丫環一眼，便吩咐衆人收隊歸去。

× × ×

楊玉燕押着邵森回到常山郡，立即往見父親。

楊士昌一見女兒，便道：「快預備迎接特使！」

楊玉燕問道：「什麼特使！」

楊士昌道：「不用多問！」

兩人迎了出去，這特使名爲張珙，原來當時朝庭之上，有主戰主和兩派，而這張珙正是主和派人物。

而宋仁宗也是懦弱怕事，接納了主和派之議，其實，所謂主和派，也便是主降派，這一批賣國求榮的大臣，主張送出一個「翠玉玲瓏」給遼王，暫息干戈。

而張珙也是奉命把這「翠玉玲瓏」護送北上。

楊士昌招呼了張珙，坐在客廳。

張珙見兩位姑娘戎裝相見，有點不悅道：「這兩位是楊大人貴親？」

楊士昌道：「這是小女，她性好練武，訓練了一支女兵，日常巡邏山頭！」

玉燕高聲地道：「女兒今日捉了一個遼將！」

張珙聽了，心中一凜，道：「姑娘果眞英勇，不過，這遼將是何等模樣？」

燕盈道：「並不是普通遼將，看來是一副將！」

張珙有點發怒：「主上正派下官與遼人議和，你們却在邊界惹事……」

玉燕接口道：「並不是咱們惹事，而是遼兵越界殺人，殘害百姓……」

張珙道：「你們這麼一弄，恐怕事情敗壞！楊大人——！」一翻眼，威脅地道：「你怎麼敎你女兒！」

玉燕正要答話，楊士昌急忙接口道：「是的，張大人，下官知罪！」

張珙道：「還不帶那遼將上來！」

燕盈看着小姐，楊士昌道：「快帶上來！」

楊玉燕知道再說下去也沒有用，便吩咐燕盈把那縛着的遼將押上。

張珙一見，心中大吃一驚，道：「是邵大……」他並沒有再說下去，上前爲邵森鬆綁，並且向他使了眼色。

邵森也會意，道：「多謝大人！」

張珙道：「你主子是誰？」

邵森道：「是耶律瓜將軍，我只是個隨從，可憐我這樣無辜被擒！」

張珙道：「下官正是姓張！」

邵森說道：「那正是爲大人設宴，聽說——」

張珙轉向楊士昌，道：「還不爲邵大人接風？」

楊士昌無奈，先把女兒打發走了，自己去吩咐下人，預備酒菜，楊士昌心中有氣，但這位張珙，是個欽差大人，無法抗拒。

酒菜擺開，張珙道：「楊大人，我看你還是好好看守那個『翠玉玲瓏』吧！若有什麼差錯，那可禍及滿門！邵大人有我相陪好了！」

× × ×

再說易敏在慌忙之中，騎錯了楊玉燕的馬，他發覺之後，返回原地，但楊玉燕已離去。

那時已近黃昏，他便想進城還馬。

進了城來，心想自己是個通緝犯人，如何把馬交回總兵府，本欲把馬縛在府外，便回家去，忽地，他又想到，自己那支箭上，刻有姓名，如果被人拾到，或是被這官家小姐拿了，自己豈不是更惹上另一大禍？

既然到了總兵府，他便決定入內一探，看看那箭是否被楊小姐所拾。

他飛身上牆，躍入內院，總兵府也算大，而今有了貴賓，更是森嚴，易敏小心翼翼，避過了士兵，向着後院，那裏小樓，止溢出燈光。

易敏飛身上屋簷，一個「倒掛金鈎」，只看見小樓之內，一位姑娘，對着燭光沉吟。

他小心一看，正是日間自己所救的楊姑娘。

她手上竟拿着羽箭！

易敏心中十分感動，眞想飛身而下。那時，門外傳來脚步聲，易敏縱身上了瓦面。

原來是楊士昌，他手抱着那「翠玉玲瓏」，來到女兒房中，問及今日擒遼將之事。

玉燕遞上羽箭，道：「幸虧這位公子相救！」

楊士昌看看箭身，臉上露出驚異之色，道：「這姓易的小子，可能是那個被通緝的易敏，他追殺遼兵，無意中救了你，並非見義勇爲，可能是混水摸魚！」

躲在瓦面上的易敏聽了，心中非常憤怒。忽然，門外又傳來急促脚步聲，進來的竟是燕盈，她氣急敗壞地道：「小姐，小姐……」

楊玉燕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燕盈見了楊士昌在這裏，有點吞吞吐吐，楊士昌也催促道：「難道有人入了總兵府？」

燕盈道：「我發現了一匹馬！」

楊士昌道：「那有什麼出奇？」

可是，楊玉燕心中明白，不禁道：「看來公子應該進來了……」

楊士昌道：「這姓易的小子來了——」他連忙站了起來，走出小樓。

楊玉燕道：「究竟是匹怎樣的馬？」

燕盈道：「正是小姐的馬！」

楊玉燕急道：「那麼公子眞的來了！」立時之間，玉燕心中有點興奮，却又有點憂愁。

燕盈道：「不知公子在那裏！」

兩人在小樓之內，一時之間不知怎樣才好。

楊士昌知道，假若自己判斷沒錯，能夠捉了易敏，那麼，這個欽差大臣張珙對自己也會改觀，於是，他首先鎖上了後堂，又派了兵將四處加緊巡邏，並且關閉了城門，看來易敏插翼也難飛。

玉燕與燕盈回到綉樓。

躲在瓦面的易敏，跳進了小樓，拿起桌上那支羽箭，一時之間，無限憤恨，心中忖道：「難道我天生下來，必然作賊？佛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難道自己却不成？」

有誰會相信一個通緝犯人，會改邪歸正？

他看見小樓之內，冷冷清清，忽地，發現了那「翠玉玲瓏」，原來楊士昌心急要追捕易敏，竟忘記了這件寶物，易敏瞪視着「翠玉玲瓏」——

他氣憤地想：「朝庭儒弱求和，引狼入室，這些人連國家可以出賣，我就偷不得？」

於是，他抱起了「翠玉玲瓏」，出了小樓，躍上院牆，下面官兵正緊密巡邏，但易敏身手何等輕盈，飛簷走壁，旁若無人！出了總兵府，易敏直奔城外關帝廟而去。

楊士昌部署完畢，返回小樓，和玉燕一起來到後堂，發現了「翠玉玲瓏」不翼而飛。

頓時，楊士昌大驚失色。

玉燕也發現了那支羽箭，亦不在桌上，暗地思量，道：「易公子來過，已無疑問！」

楊士昌焦急的道：「我去報告張大人，你們二人，到四處看看，能否找到這劇盜！」

他走出小樓，直奔張珙與邵森飲宴之處。

兩人正酒酣耳熱，見楊士昌入來，叫道：「這裏沒有你的事，快走！」

楊士昌誠惶誠恐道：「翠玉玲瓏失踪了！」

他們如夢初醒，張珙怒道：「你怎麼辦事？」

邵森道：「我眞不信總兵府內竟有賊，難道你是監守自盜？」

楊士昌說道：「這是朝廷之物，我怎會……」

張珙說道：「你知道是朝廷之物，看你怎麼賠償？如果你找不到，看你滿門抄斬！」

楊士昌道：「大人，大人……」

這時，玉燕與燕盈也來到。

張珙道：「你這位千金小姐，旣懂行軍佈陣，我便限你們三天之內，找回翠玉玲瓏！」

楊士昌惶恐的道：「謝謝大人！我當盡力——」

邵森道：「你不用謝，也不用你去找，人來——」外面來了兩個小兵。

邵森道：「把楊總兵扣押起來！」

小兵猶豫，但張珙翻眼道：「還不扣押？」

他們看着總兵大人，楊士昌滿臉通紅，無奈被扣押了。

張珙對玉燕道：「你要救回你父親，一定要在三天之內，找回翠玉玲瓏！」

玉燕道：「小女子自當盡力，不過，你千萬別難爲我的爹爹！」

邵森道：「那要看你自己了！」

玉燕帶着燕盈，連夜追尋，直至第二天，拂曉時份，已奔到城外。

二人勞累一夜，見前面有一關帝廟，便想入內歇息一會，却見廟門緊閉。

燕盈上前敲門，門是虛掩。

易敏正是在這關帝廟內，渡過一宵，這時，聽到有人敲門，心中一凜。

門推開了，易敏一眼看去，已知道是燕盈，他猛然一驚，翻身坐上了一個蒲團，右手拂袖掩面，並且在咀上，用了一些香灰，做了一些假鬍子。

玉燕也跟着進來，見蒲團之上，坐着一個有鬍鬚的漢子，但看他身材模樣，心中已知是易敏。

燕盈上前一揖道：「打攪打攪！」

易敏用低沉語音道：「姑娘這麼早來燒香？」

玉燕道：「小女子聞言，這處有位孔神仙，想他替咱們算命！」

易敏道：「你說孔神仙……」他靈機一動，道：「孔神仙出外雲遊，我只有他一半本事，人稱周半仙，也能卜過去未來，吉凶禍福……」

王燕道：「旣懂卜卦，好極了，我只想卜算一下！」

「是尋人訪物？」

王燕道：「先生眞是神仙，我正想訪物！」

「訪物？那是易事，我以前也爲很多失主找尋珍珠、瑪瑙、珊瑚，甚至金杯、玉盞、玲瓏、翠玉！」

玉燕聽到「玲瓏翠玉」四字，已知易敏並不是爲難自己，也就接口，把遺失翠玉玲瓏之事，一一詳述經過。

易敏一聽，才知這次心中一氣，又惹下了瀰天大禍，於是，他思量半晌，道：「小姐不用担心！」

燕盈插口道：「咱們掛心的不是翠玉玲瓏，而是總兵大人！」

楊玉燕也道：「半仙請指點！」

易敏道：「小姐，且等一會。」他在廟中，拿出了一柄桃木劍，又道：「我爲二人作法尋物！」

他拿起了桃木劍，跪在蒲團之上，口中念念有詞，作模作樣地弄神使法。

半晌，易敏道：「我已得關帝指點，明日此時，你倆再來，它可取回寶物！」

楊玉燕感激地道：「多謝周半仙！」

兩人出了關帝廟。

燕盈急道：「難道你認不出……」

玉燕道：「我當然認出！」

燕盈道：「爲什麼你還看他裝神弄鬼呢？」

玉燕道：「我看他具有隱衷！」

燕盈道：「我倒有個主意——」說罷便低頭在玉燕耳邊說了一些話。

玉燕也點頭叫好。

燕盈轉身回廟，躡手躡脚的入廟內，並且躲在神案之旁，小心窺視。

這時，易敏已去了鬍子，他以爲二人已離去，便俯身在神案之下，取出翠玉玲瓏。

他悔悵地看着翠玉玲瓏，自言自語道：「翠玉玲瓏呀，你差點兒害死了……」

燕盈突然從神案旁邊跳了出來，一手搶那翠玉玲瓏，但易敏反應何等迅速。

兩人便在廟中相打起來。

燕盈武藝不高，兩三下手脚，便被易敏打敗，她急叫道：「小姐，小姐……」

玉燕也不得不現身，拔出劍來一劍刺去。

易敏略一閃身，兩人游鬥起來，易敏終究是武藝不凡，一時之間，玉燕無法把翠玉玲瓏搶回。

楊玉燕虛晃了一招，怒叱道：「關邊初遇，我還以爲你見義勇爲，是一個大英雄！」

易敏道：「難道我不是？」

玉燕道：「救人於危難，當然是個英雄！」

易敏無言，撤劍立着。

玉燕又道：「而今你害得我父女二人，有口難言，眞使人傷心！」

易敏聽了，正是滿腹委屈，却也是難以伸訴，只有氣呼呼地道：「你是將門之女，我是個通緝强盜，你我身份懸殊，談何交情！」

燕盈揷口，說道：「小姐不是這個意思！」

易敏道：「如今我把翠玉玲瓏交與你們，此後各無所欠，各奔前程！」說罷放下了翠玉玲瓏，揚長而去。

玉燕看着她的身影，不知是愛是恨，是怒是怨，心下十分難過，絞痛難忍。

可是，爲了救父心切，也不再追，趕回總兵府去。

玉燕把翠玉玲瓏帶回，獻上給父親，楊士昌轉悲爲喜，以爲可以平安無事。

楊士昌把翠玉玲瓏交回張珙。

張珙奸笑道：「這寶物來來去去，竟是這麼容易！」

玉燕道：「是我從賊人手中搶回！」

邵森也道：「旣有本事盜去寶物，那會這麼容易被你搶回，說不定你們與賊有協議！」

楊士昌大叫，道：「兩位大人寃枉下官！」

邵森道：「你們盜寶，阻碍和議，謊言騙人，實在是一宗罪行！」

這時，任由楊士昌如何分辯，他們也不相信。

張珙道：「扣押楊士昌，解京問罪！」他不由分說，命人把他們父女二人上了枷鎖。

這兩位奸人，正在得意微笑。

忽然，有人在樑上大吼：「且慢！」

接着，一人從大樑躍下，這人正是易敏。

張珙看他模樣，知道來者並非普通之人，猛喝：「快來人呀！」

邵森也拔出佩刀，上前揮刀。

易敏擺手道：「我來並不是與你們相鬥！」

張珙道：「難道來送死？」

易敏道：「這事由我而起，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你們不必誣陷他們父女二人！」

張珙怒聲叱道：「你這賊人，眞是斗胆！」

易敏說道：「我是通緝犯人，當然斗胆！」

邵森看情形有點不對，因爲面對並非一個普通人，而是一個强盜，心生一計道：「我却不相信！」

張珙道：「總兵府內，牆高院大，防衞森嚴，你根本沒有盜寶能力！」

邵森說道：「一定是楊士昌，與你串通，你又買通了下人，才可把翠玉玲瓏盜去！」

易敏道：「你狗眼看人低！」

張珙道：「你有何本領？」

易敏道：「我有飛毛腿，能追快馬；我還可以上房不動瓦，過牆不沾灰！」

張珙冷笑，道：「旣是如此，你眞的能在任何情況之下盜取這寶物？」

易敏斬釘截鐵地道：「當然可以！」

張珙道：「好！你旣口出狂言，我也與你打賭，明日五更之前，你能從我副將手中，盜取寶物，才可以證明你本領高强，也證明楊家父女無罪！否則，哼，否則你也一並帶京受審！」

易敏道：「這有何難？」

說罷便躍上屋樑，眨眼之間，已消失所在。

張珙與邵森才捏了一把汗，兩人商議

一番，召了副將前來，道：「你好好抱着翠玉玲瓏！」

副將十分心焦，再聽清楚事實，才說道：「小將自會死抱這寶物，連上茅廁也不放手！」

衆人大笑起來，接着，他們部署了一切。

那夜，楊總兵府之內，五步一哨，十步一崗，兵丁巡邏如梭。

張珙與邵森害怕楊士昌與他串通，叫他站在一旁斟酒，而楊玉燕二人，也分隔在外面。

副將也坐在中央，手抱寶物。

看來，一切都佈置得那麼緊密，看來一隻蚊子也難飛入，更何況是人要走入來盜此寶物？

而事實上，易敏心中也並無什麼把握，但是爲了救楊家父女，也不得不硬着頭皮。

那日，他仍在關帝廟內，抖擻精神。

夜裏，飽餐之後，進了總兵府，這時，皎月當空，銀光遍地，總兵府內，更是燈火通明，如同白晝。

易敏來到了後花園，伏在牆頭，只見兵丁來往，個個二目圓睜，那有入內盜寶可能？

楊玉燕也正爲易敏而担心，燕盈正提着一盞燈籠，立時之間，她已心生一計。

玉燕輕聲地對她道：「咱們爲易敏帶路！」

燕盈不明，問道：「他來了，怎麼帶路？」

玉燕道：「你提着紅燈籠，易公子自然可見，自然可以爲他指引道路。」

聰明的燕盈，很快便明白了，她立刻把手中那個紅燈籠掛在一個小亭之上。

易敏伏在牆頭好一陣子，見戒備天衣無縫，心中正在着急，心想：「倘若盜寶不成，我易敏沒有面子並不打緊，最重要的是累倒他們父女，那時，他們豈不是寃沉大海，永不翻身？」

他飛身過了一株大樹，靜心忍耐。

一更，二更，三更都過去了，兵勇們仍是精神奕奕，左巡右逡，十分緊密。

四更，天更黑暗，而兵丁漸見疲憊，易敏這時知道應是行動時候。

他向假山擲出一石，一隊兵丁湧上前去，易敏趁此空隙，一躍而入了後院，又上另一牆頭。

只見院內雖是光明一片，但園中一個涼亭之上，却有一盞閃光的紅燈籠。

好奇怪的紅色燈籠。

他從懷中取出一隻飛蝗石，向那紅燈籠射去。

立時，燈籠熄了，而玉燕輕聲道：「來了！」

燕盈立刻把燈籠取下，又再點上，玉燕看見飛蝗石，更加添了她的信心。

玉燕正想設法與易敏接觸，不料，有一隊巡兵，正朝她們走來。

其中爲首的道：「奉大人之命，小姐請立即離亭！」

玉燕道：「咱們正要回去！」

那隊巡兵看着她們離去，他們也轉身走了。

玉燕提高聲音道：「燕盈，爹爹與張大人在前廳守護翠玉玲瓏，咱們送羅衫去，免得他們着涼！」

燕盈會意，立即提燈行路，她語帶雙關地道：「婢女遵命，姑娘請隨紅燈籠前去！」

易敏聽了這話，立即跳下牆頭，閃身尾隨主僕二人，直往前廳而去。

來到月門之前，兩個衞兵擋着，不讓她們進入。

玉燕道：「咱們二人也不許進去？」

衞兵道：「奉張大人之命，誰也不能進去！」

燕盈道：「小姐自然可以例外！」

衞兵用纓槍阻着去路：「小姐也不例外！」

燕盈正要和他爭辯，玉燕說道：「不用再多言，咱們只送上羅衫，免二位大人着涼！」

衞兵頷首道：「咱們可以替小姐送入去！」

玉燕便遞上羅衫，那是一件大大的披肩，而在這時，易敏已趁他們送衫對話之際，已閃身入了月門。

衞兵接過羅衫，說道：「請小姐回去吧。」

玉燕、燕盈作了一個無可奈何之表情，轉身回去。

易敏借着樹蔭假山的遮掩，已來到前廳，只見中堂之內，燈火通明。

原來他們爲了守護翠玉玲瓏，大伙在中堂飲酒談話，張珙與邵森對飲，楊士昌在一面陪伴，另一面却是那副將，手攬着那翠玉玲瓏。

張珙已有些醉意，正伏案昏睡。

邵森也有些朦朧睡意。

而那副將，手抱翠玉玲瓏，想睡又不敢睡。

只有楊士昌，了無倦意，他左顧右盼，巴不得易敏立即到來，盜走翠玉玲瓏，免了自己的嫌疑。

可是，他游目四顧，只見中堂四側，兵勇仍然巡逡，只好頹喪地低下頭去。

這時，一個衞兵進入中堂，道：「楊大人，小姐送上羅衫！」

楊士昌道：「拿來！」

衞兵遞上羅衫，楊士昌心中疑惑，小心翻看。

這時，易敏已趁着機會，閃身進了花叢，他放心不下，揣手入懷，摸摸那假冒的翠玉玲瓏。

接着，易敏已擲出一顆飛蝗石，飛蝗石打中正中的一盞堂燈，他手力極猛，把那燈打得左搖右晃。

衆人都大叫起來，驚呼不已。

易敏趁各人驚呼之際，身入內堂，閃到那副將的身旁椅後。

張珙與邵森同時驚醒，同聲喝道：「發生什麼事？」

楊士昌道：「可能是大風！」

易敏此時，又向上撒了一大把飛蝗石，立時之間，中堂內很多燈火熄滅。

衆人更是大驚，張珙道：「大伙不用驚慌！」

可是衆人已是手忙脚亂。

有人叫點燈，有人叫小心，大伙十分忙亂。

易敏知道此時不下手，更待何時？他伸手一點，那副將雙手一軟，易敏趁他手一鬆，已把寶物換了過來，並且把那假冒的寶物，塞入他手中。

在燈火未明之前，易敏已離開了中堂，出了花園，奔出總兵府。

張珙在點燈之後，驚魂甫定，便問：「副將，你的翠玉玲瓏是否仍在？」

副將道：「在，仍在，寶物在此。」

就在這時，傳來五更鼓响。

張珙幸災樂禍道：「五鼓天明，限期已到，易敏未能盜寶，總兵大人，你這次只得委屈進京！」

張珙語音未落，猛地聽到堂前傳來擊鼓之聲。便喝問：「是什麼聲音？」

中軍已前來報告：「易敏擊鼓！」

張珙道：「難道他前來領罪？」

邵森道：「那正好與楊家父女一同入京！」

易敏已大踏步前來。

張珙笑道：「你自知無法盜寶，前來領罪？」

易敏道：「我無法盜寶，你看——」

他在懷中拿出了翠玉玲瓏。

張珙看了，吃了一驚，但隨即道：「寶物仍在我副將手中！」

衆人轉望副將，副將也低下頭來，看看自己手中，只見手中那翠玉玲瓏並不翠綠，而像一個瓦瓶！

這時，衆人才知道眞的翠玉玲瓏已被易敏盜去。

易敏道：「楊大人，你看這是否眞正的翠玉玲瓏？」

楊士昌接過，大喜過望道：「是的，是的，這是眞的翠玉玲瓏了！」

易敏說道：「張珙，看你還要什麼花樣！」

張珙一時之間，却無言以對。

邵森却道：「你這個堂堂總兵，却與强盜私通……」

張珙立時會意，道：「楊士昌，如果你想保存你父女性命，你應知如何做！」

兩人說罷，拂袖而去。

大堂之中，只剩下楊士昌與易敏。

楊士昌心想：「易敏終歸是個强盜，他雖然帮了我忙，但留他下來，仍是一個心腹大患！」

易敏那知這個總兵，是個忘恩負義之人。

楊士昌突然喝道：「來人，把這强盜押下！」

衆士兵不由分說，已把易敏押了下來，這時，玉燕與燕盈已聞聲而至。

玉燕看到父親如此忘恩負義，便急急的道：「爹爹，易公子多次帮助咱們，你爲何……」

楊士昌已看出女兒心思，道：「這强盜對我有何恩義？」

玉燕道：「如果沒有易公子，你我早已被張珙押了上京，入了天牢！」

楊士昌怕女兒壞了家聲，更狠下心腸，道：「女兒你不用理會一切！」接口對兵丁道：「押下死牢！」

玉燕又再度向父親求情。

楊士昌那再理會。

易敏悲憤道：「小姐，你也不用再求，小姐恩重如山，我刻骨銘心；萬不料到，我易敏失足之恨，不爲人容；回頭之悟，不爲人信，願日後能念我悔改之心，不再罵我是賊，笑我是盜！」

玉燕道：「我知道公子是丹心一片！」她轉身又向父親道：「爹爹，而今邊關遭虎狼侵擾，目下正是用人之際，易公子身手不凡，是個人材，況且常言浪子回頭金不換，何況他是個英雄，有情有義！」

楊士昌仍無動於衷。

玉燕又道：「爹爹，你若把他斬首，就不要怪孩兒不忠不孝！」

說罷，便拔出腰間配劍，刎向喉嚨。

楊士昌着慌，手忙脚亂，一面挽住女兒雙臂，一面命人先把易敏打入死牢，然後聽從處置。

× × ×

張珙見易敏已被打入死牢，才放下心來。

邵森也向張珙告別，說是要先回去，報告耶律瓜，以便迎接張珙送出翠玉玲瓏去。

楊士昌爲了討好二人，設宴欵待，然後吹吹打打的，分別送了二人北上。

張珙拿着翠玉玲瓏，驅車往涿州，他心中十分興奮，因爲大功即將告成，朝庭必然有重賞，而在耶律瓜面前，也可討一些便宜。

這一小隊人馬，行了二天，到了楓林坡。

楓林坡是個叢林密佈的山坡，張珙正想入非非，突然聽見前面，有人大喝。

接着，一哨人馬，橫在路口。

前面是個幪頭遮臉的大漢，不辨形貌，那大漢吼道：「我乃楓林坡山大王，爾等快將翠玉玲瓏留下，可免一死！否則：：唏……」

張珙早已嚇得魂不附體，叫道：「副將，你還不上前，打退山賊？」

副將也是手忙脚亂，挾馬上前，與那山大王大戰起來，可是，副將武藝平凡，那是山大王對手？

三個回合，副將已敗下陣來。

那山大王見所有衞兵都是酒囊飯袋，更大肆威武一番，張珙早已被推了下馬。

山大王從車中搜出了翠玉玲瓏，十分高興，便大笑起來，張珙道：「大王手下留情……」

山大王道：「叫我手下留情？俺在這一帶，早已稱王，難道你會來復仇？」

張珙囁嚅地說道：「下官不敢！不過，這是朝廷與遼國和議之物，請大王高抬貴手……」

山大王拿着翠玉玲瓏，喝道：「俺理你什麼，我山大王不要這寶物也可——俺要個山寨夫人，限你三天之內，把楊總兵的女兒楊玉燕和丫環燕盈交來，那時，俺自然把這東西還你！」

張珙聽了之後，說道：「大王一言旣出——」

山大王道：「駟馬難追！」說完之後，一挾馬兒，揚長而去。

張珙驚魂甫定，上了馬兒，喝令各人由原路回去常山郡，到楊總兵府。

他在路上，左思右想：「爲什麼這山大王，聲音十分熟悉，而且他知道我帶有

翠玉玲瓏，兼又知道總兵府裏有小姐與丫環？一定是個內鬼！」

張珙又仔細思量，又再回想刦寶時的情形，不禁恍然大悟，自言自語道：「那人一定是邵森！」

他的揣度並沒有錯，這山大王正是邵森，原來那天，他趕回遼邦，向耶律瓜獻了這毒計，一方面刦了寶物，便有藉口不和宋朝議和；另一方面，邵森暗戀玉燕小姐，正好趁此機會，財色兼收！

張珙垂頭喪氣，回到常山。

楊士昌見他回來，心中吃驚，仍要出迎，道：「大人這麼快便回來……」

張珙一見了楊士昌，便把心中的怒氣全消在他的身上，喝聲叫道：「你這無能總兵——」

楊士昌陪小心道：「下官無能，求大人——」

張珙道：「你故意放縱刁民，在關邊作亂，搶了我的寶物，他們還要你的女兒作押寨夫人！」

楊士昌聽了，心中納罕。

張珙把事情複述一遍，又說道：「三天之後，我便要帶你的女兒丫環去換回寶物！」

楊士昌急忙的道：「我的女兒怎能去換……」

張珙又喝叱道：「你不用再多言，若再有什麼差錯，本官自然以你疏忽職守論罪！」

楊士昌心中憤怒，但仍然堆着笑臉，招呼張珙入內。

楊玉燕知道了這個消息，心中好生猜疑，她忖想着：「楓林坡是個荒野之地，一向並無什麼客商經過，那裏會有强盜出沒，況且，這山大王爲什麼還以人換物，熟悉我們總兵府內之事，豈不是個大大的圈套？」

楊士昌也同意女兒的臆測，往張珙處商議，但張珙那理會他，只大聲訓斥，叫他準備一切。

翌日，楊士昌又見張珙道：「大人，以人換物，也非長久之計！」

張珙道：「難道放棄寶物，才是長久之計？」

楊士昌道：「咱們出兵剿賊！」

「出兵？你能保證搶回寶物？」

楊士昌道：「我不能保證！」

張珙道：「如果不能保證，反而得罪了那山大王，那時，你想用人換寶也不可能！還說什麼出兵。」

楊士昌仍想爭辯。

張珙道：「明天便是交換之日，你還不去準備？」

楊士昌無奈，只有去與女兒商量。

下午，張珙命人送來一頂大紅花轎，並命玉燕梳洗裝扮，待明天好到楓林坡換物。

玉燕一見花轎，心中好氣，飄身上前，踢倒花轎。

燕盈勸道：「小姐，你這樣也不是辦法！」

玉燕道：「難道我便白白送上，去換寶物？」

燕盈道：「你心目中有何辦法？」

玉燕憤恨地道：「咱們明日上楓林坡，換了寶物之後，再與那山大王，拚一死活！」

燕盈道：「如果那山大王果眞是邵森，此人詭計多端，而且有遼兵作後盾，咱們並不容易與他對敵！」

「那你有什麼辦法？」

燕盈說道：「我也沒有什麼辦法，不過，你可以出外暫避數日，以免白白去送死！」

玉燕道：「不能，我一走了之，張珙定然不放過我爹爹，而且，遼邦知道常山沒有了總兵，定會趁此混亂，乘虛而入，豈不更糟？」

楊士昌更是心焦如焚，他想：「拚也不得，走也不得，如何是好？」

張珙却是步步追迫，親來催促。

楊士昌只好敷衍了事。

在這危急之中，玉燕心中又想起了易敏。

玉燕道：「爹爹，而今唯有一人，可以救咱們！」

楊士昌聽了，大喜道：「是誰？」

「在死牢中的易公子！」

楊士昌道：「不可，他是死囚！」

燕盈也插口道：「假若不求他，咱們也快要變成死囚，與他同一命運！」

楊士昌怒道：「丫頭住口！」

玉燕道：「燕盈並沒有說錯，你可好好考慮，否則，太遲了，不過，易公子也未必肯再爲我們！」

楊士昌左思右想，無計可施，只好依兒女，傳易敏出牢。

易敏在牢中，苦悶非常，一見了楊士昌，心中更爲憤怒，楊士昌反而笑臉趨前，要爲他開枷鎖。

易敏轉過身來，斷然拒絕。

楊士昌只好示意女兒上前代勞。

玉燕接過了鎖匙，上前爲易敏開了枷鎖，只見易敏身上，處處傷痕纍纍，斑斑血跡，她忍不住，傷心下淚，而易敏心中激動，感激難言。

楊士昌揖道：「公子，請再救咱們一次！」

易敏道：「在下是個死囚，救自己也不能，怎能救得你們！」

玉燕道：「易公子，爹爹已知道錯了！」接着，便把張珙回來，要用人換寶之事，說了一遍。

易敏聽了，十分憤怒，道：「這遼邦之人，壞事做盡，不擇手段……」

玉燕道：「時間已迫近，公子，如何是好？」

易敏略一思索，便有了主意。

他換過衣服，飽餐一頓，便向關外進發，馬不停蹄，到了四更，來到涿州的遼營。

那馬兒因爲長途奔跑，竟然氣喘而死去了。

易敏靜靜潛入了遼營，這個涿州遼營，在耶律瓜經營之下，已十分壯觀，並且有了宮室建造。

他一閃入了內營，隨便抓了一個兵丁，點了他的麻穴，問道：「你知寶物在那兒？」

那兵丁並不知道。

後來，他抓了一個看來官階比較高的

武將，幾經追問，那人才說道：「在大觀樓！」

「大觀樓在那裏？」

武將說道：「請你快解開我的穴道才說！」

易敏解了他的穴道，武將道：「營內最高那座樓，便是大觀樓！」

易敏爲了安全，把武將扎在樹上，然後直趨大觀樓，那大觀樓建設得十分輝煌，美侖美奐。

只見大觀樓四周，佈滿了哨崗，易敏借着附近的樹叢，閃身進了大樓。

大樓之內，竟是個巨大神壇，這神壇足有三十尺高，上面有個青面獠牙的神祇，看來是遼人敬拜之神。

神壇之上，竟放了翠玉玲瓏。

當然，神壇四旁，遼兵正緊緊的看守着。

易敏心想：「如果硬搶，雖然搶到了手，並無把握可以退出！」

於是，他心生一計，見後面一大幅帳布，取出火摺子，把一角燃着。

那些遼兵，經過一夜看守，而今已接近五更，已是十分疲倦，突嗅到一陣燒焦之味。

有人叫道：「火，火！」

那布幕十分易燃，轉眼之間，已是一片火光。

有人叫道：「快取水救火！」

易敏趁此混亂之際，避開遼兵，奔向神壇。

遼兵果然訓練有素，仍有十多個遼兵，在這慌亂之中，仍守着神壇。

易敏衝出，有人大叫道：「快捉拿賊匪！」

這些遼兵，都是經過了挑選，身手不凡，圍攻易敏，一時之間，易敏也不能脫身。

易敏心裏想道：「再時纏下去，也不是辦法！」於是，他利用自己輕縱之術，在神壇上左跳右躍，活像一隻靈猴，那些遼兵，身手雖然好，但身材高大，不善跳躍，一時之間，左右奔走，亦無法捉到易敏。

在他們眼花撩亂之際，易敏已上了神壇，解下腰帶，向壇柱拋去。

這腰帶所作的繩套，不偏不倚，套住了翠玉玲瓏，易敏輕輕一抖，翠玉玲瓏，已飛落他的手中。

那時大觀樓內，烟霧瀰漫，遼兵個個嗆咳，那裏還保護得了寶物。

易敏從神壇躍出，遼營外面，也是一片混亂，運水救火，人聲鼎沸。

他隨便搶了一匹好馬，向着曙光，奔回常山。

在暴風中飛馳，易敏心中，憶起三次盜寶，不禁滿懷唏噓！

第一次是爲一時氣憤而盜，第二次却是爲救楊家父女，被迫而盜，而這一次，涉足遼營，也爲楊家而盜。

但想起了玉燕對自己，易敏覺得一陣心甜。

再說耶律瓜與邵森二人，以爲穩操勝券，一早便已離營，因爲翠玉玲瓏在他們手中，他們打着如意算盤，張珙失了翠玉玲瓏，勢必把楊士昌解京問罪，那時，常山郡沒有人把守，便變成囊中之物，垂手可得。

還有一點，最令兩人高興，當楊玉燕與燕盈一來到，便强把她們擄去，各佔其一！

不一會，楓林坡下，傳來陣陣喊吶之聲，兩人心中大喜，上前一看，只見一乘大紅花轎悠悠地來到前面。

耶律瓜自以爲得計，喜滋滋的來到花轎面前，便要揭開轎簾。

那知轎簾處伸出一柄明晃晃的利劍，劍光正向着他的咽喉！

耶律瓜嚇得面無人色。

轎中一躍而出的並不是楊玉燕，而是易敏！

耶律瓜驚叫一聲，慌忙招架，擋開一劍，隨即大叫一聲：「快來人呀！」

邵森衝上，被易敏一踢，翻身滾下斜坡。

其他隨從兵丁，紛紛趕來，圍住了易敏，那羣如狼似虎的兵丁，並不是易敏的對手，不過，人多脚衆，施展車輪戰法，一時之間，易敏也無法脫身。

不過，楊玉燕與燕盈所率的女兵，已然殺到。

在這一片慌亂之中，張珙被嚇得魂不附體，一跤跌落馬下，慌忙鑽進那花轎躲避！

可是，轎裏已有了另一人，原來是邵森，他被踢下山坡，受傷不輕，趁沒有人注意，爬了上來，也躲進了花轎，他千萬也想不到，張珙也會爬進來。

兩人一見，並不打話，互相糾纏，劈頭便打！

這兩個狐羣狗黨，爲了逃生，扭作一團，打得頭破血流。

易敏越戰越勇，任你是排山倒海而來，也不驚怕，但耶律瓜帶來兵丁並不太多，易敏施展了「鷂子功」，把兵丁弄得眼花撩亂，一時之間，互相揪打，不消半刻，已有一大半人，倒在地上。

玉燕手下的女兵，也不是弱者，把外面的兵丁，打落馬下，並擄了一班遼兵。

這時，易敏心裏想：「擒賊先擒王！」於是，他一躍而起，一個箭步向耶律瓜撲去。

耶律瓜已知大敗，正向北面逃去，但易敏那會輕易放過，兩個縱身，已到他身後。

耶律瓜知道，落在易敏手中，必無好死，眼看前面是農田，也不顧一切，滾了進去。

易敏見耶律瓜沒入泥中，叫道：「你逃不了！」他索性站在田基前，等候他出來。

耶律瓜在泥沼之中，無法呼吸，只好出來，只見他一身汚泥，易敏不禁大笑起來。

耶律瓜一邊抹去臉上浮泥，一邊哀求道：「大爺，放在下一條生路，以後不敢侵犯！」

易敏道：「你求我也沒有用！」

於是，易敏挽着耶律瓜，回到山坡之上。

玉燕又把邵森上了枷鎖，可是，却不見了那可惡的張珙，不知躲入了那處的草

叢！

楊士昌這時也來到了，玉燕把事情說了一遍，原來，易敏在遼營出來，奔到半路，便遇到了玉燕，於是，他索性躲在花轎裏面，把耶律瓜嚇個半死！

楊士昌關心的問道：「那翠玉玲瓏又如何？」

玉燕連忙答道：「易公子已經取回來了！」

燕盈把翠玉玲瓏拿了出來，楊士昌見了，才放下心來，對易敏道：「易公子，這事多得你了，如果不是你，我不知如何向朝廷交待！」

易敏道：「不用謝我，我只希望你以後不要視我爲盜賊便好了！」

楊士昌慚愧道：「易公子，眞是對不起！」

玉燕見父親原諒了易敏，望了易敏一眼，無限情意，易敏也看着她，兩人深情地一笑！

楊士昌說道：「我會向朝廷保奏，爲你洗去汚名，而且國家用人之際，邊關有你這種身手的人把守，聖上也可以安枕無憂！」

易敏道：「願聽大人指點！」

他們歡談得正濃，忽地有人大叫了一聲！

那人正向着楊士昌奔過來，原來是張珙！

張珙本來已躲在一處草叢，但看見楊士昌手中的翠玉玲瓏，竟忍不住又奔了出來。

他發狂的撲來，楊士昌一時間不知如何應付，說時遲那時快，已被張珙搶去了懷中的翠玉玲瓏！

張珙抱着翠玉玲瓏，不知是財迷心竅，還是衝得太急，一時之間，無法回氣，竟暈死過去！

而手中的翠玉玲瓏也就被丢在地上，跌得粉碎！

楊士昌也呆了，道：「這是朝廷之物，叫我如何向聖上交待？」

易敏道：「這是張珙所弄壞的，只要直奏主上，相信也不會怪你！」

玉燕也上前安慰一番，楊士昌心中雖然不安，但幸好張珙也死了，一切都無人可證。

易敏與玉燕收拾一切，把耶律瓜押了回去。

翌日，遼兵來了大使，說要與楊總兵立下和約，若放耶律瓜回去，可保邊界安寧。

楊士昌深思之後，知道扣押耶律瓜，也無什麼好處，放了他回去，反而可保一段時間的安寧。

之後，他又爲女兒完婚，當然，易敏成爲他的女婿，又是得力助手。

耶律瓜屢思報復，但聽到易敏與楊玉燕二人同守常山，明知硬闖也只會損兵折將，因此，在這一段長時間內，邊關也十分寧靜。

易敏與楊玉燕協力練兵，閒時也去打獵，每到她們第一次邂逅的地方，都留連不去！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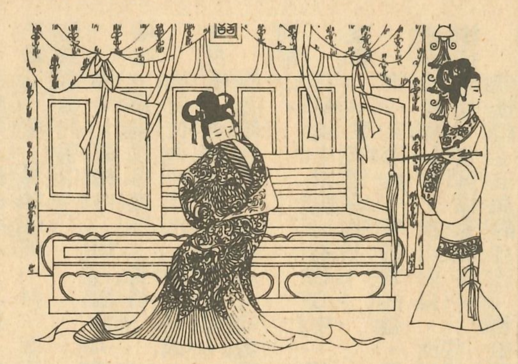
責夫救夫

民間歷史故事

龍劍生・編繪



1　三國時魏國河內太守阮德如有個妹妹，賢明聰慧，知書達禮，但容貌不美。太守將她許配給一位年輕的將軍許允，她暗自爲自己終身有靠而慶幸。



2　新婚禮畢，阮氏獨自回到房中。夜已深了，洞房裏却依然只有新娘一人。此時，她担心自己容貌欠美，而許允正是少年得志，屢蒙魏明帝升遷，他會不會冷遇自己？



3　又過了幾個時辰，還不見許允回房。阮氏遣婢女去前面觀看動靜，回報說新郎正和一位姓桓的客人談話。她知道是大臣桓范在勸解他，估計許允就快來了。



4　終於，門外傳來了脚步聲。阮氏一邊起身檢衽下拜，一邊彬彬有禮地說："將軍辛苦了，早些安寢吧。"說罷抬頭一看，見他正是意料中那副傲慢而又懊喪的神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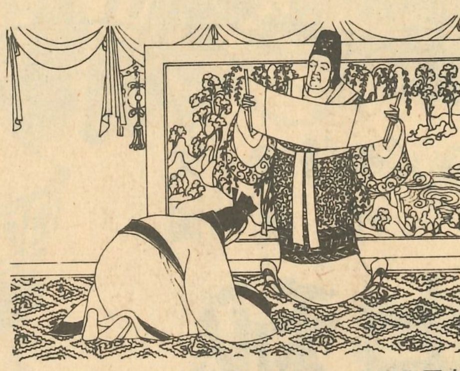
5　許允一見阮氏，便把桓范勸他的話早已忘到九霄雲外，拔腿就想出去。阮氏一把拽住他的衣角，用眼神制止他。他不屑一顧地問："婦女應當有四種品格，你有幾種？"



6　阮氏不露聲色地回答："德、言、容、工，我缺少的只是容貌。"她緊接着反問："男子應留有一百種操行，您又具備幾種呢？"許允不假思索地回答："我都具備！"



7　"百行之中，以德爲首。將軍您重色不重德，怎麼能說都具備呢？"阮氏嚴正的責難，使許允滿面羞慚，無言以對。他反復思索，才感到阮氏確實有理，從此對她敬重起來。



8　不久，許允被升爲吏部侍郞，掌管全國官吏的任免。因爲他提拔的郡守中有一些是同鄉人，魏明帝懷疑他動機不純，濫用不稱職的人，下詔對他問罪。



9　聽說許允要被押走，阮氏來不及穿鞋就趕出門外，大聲提醒丈夫："您要記住，一味哀求是不會得到寬恕的。英明的君主只能用道理去說服他。"許允點頭表示記住了她的話。

10　宮殿上，明帝親自審訊。許允按夫人吩咐，鎭靜地爲自己辯解："我對所用的同鄉是了解的。他們是否清明，請陛下詳察
解的。他們是否稱職，吏治是否清明，請陛下詳察。若是我任人唯親，有負陛下重托，願承担罪責。"



11　明帝只好詳細查問案情，果然其中並無私情，當天就將許允釋放了。見他身上穿的舊衣服經過一番周折，更加破爛，就下詔賜給他一襲新衣。



12　許允被抓走後，全家大哭。唯有阮氏從容安慰大家，說他很快就會回來的。許允果然很快回來了，阮氏還熬好了小米粥等他。他感激夫人幫他化險爲夷，就更加敬重她了。

囊中秘

雙鷹神捕後傳

之二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屈少青審問雷凌峯查不出什麼證據，雷凌峯不承認苦禪和尚是他殺的，外三堂堂主應天源出面作證，當日雷凌峯並未外出，陪他在房中喝酒，屈少青看不能入罪，便到祥雲寺找弘達不遇，苦雨禪師雖然是苦禪禪師的師弟，但不知屈招雄和苦禪的關係，摸不清苦雨的眞實情況，只好轉回帮內，改變主意，想就任雄獅帮帮主，防止事情有變，內外三堂堂主雖然不願意他做帮主，怕招惹外敵，但亦無可奈何。豈料事情突有變化，雷凌峯由一幪面黑衣人打救，要挾屈少青立字據將帮主位讓給雷凌峯，正在互相爭持間，又來了一個青衣人來爭奪……

爭奪帮主位　找神捕協助

雷凌峯聽聲辨位，移開兩尺，抽出黑衣漢借他的那柄單刀，反手劈出一刀！與此同時，黑衣漢也反過身來，雙掌齊出，直取青衣漢的後背！

好個青衣漢，只見他不閃不避，上身一探，單脚獨立，右手抵住雷凌峯的持刀手腕，左肱向雷凌峯懷中撞去！去時右脚飛起，穿過黑衣漢雙掌，蹬其胸膛。

這幾下動作乾淨俐落，兇、險、穩熔於一爐，大出雷凌峯及其拜把兄意料！

幸而雷凌峯反應尙算敏捷，左臂一擧，抵住青衣漢的肘尖，借力倒退，黑衣漢也及時化拍爲切，掃開青衣漢的右腿，才免受傷！

青衣漢收招彈退，沉腰曲腿，站在雷凌峯與黑衣漢的中間，雙掌虛拍幾記運勁，他雙掌翻動時，掌間隱隱然，有風雷之聲。

雷凌峯與黑衣漢不敢怠慢，也全神戒備，兩人心中都明白對方的武功在自己之上，但兩人聯手，又有制敵之道。

還是雷凌峯首先揮刀發動攻勢，這次他不敢一上手便全力施展，留下幾道餘力，窺機盡力一撲。他一動，黑衣漢立即配合，在另一邊發難。

青衣漢尖嘯一聲，冷冷地道：「單現在這種形勢，你們便無資格當雄獅帮的帮主！」

雷凌峯怒道：「且讓你逞口舌之利，等下只怕你說不出話來！」

青衣漢冷笑道：「以多爲勝，分明自知不敵，何足言勇哉！」

雷凌峯與黑衣漢自知理虧，悶聲不响，咬牙苦鬥，青衣漢在他們兩人合攻之下，仍然進退有據，互有攻守，看來要分出勝負，當在二百招以上。

屈少青坐在地上呆呆地望着他們三個，腦海中一時間百感交集，一時間又一片空白。一陣夜風吹來，冰寒透骨，他機伶地打了一個冷顫，這才瞿然一醒，忖道：「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當下在地上慢慢爬動，希望到安全地點，才解開脚上的樹籐，他爬了兩三丈，來至一塊岩石後，坐在地上，鬆解樹籐，忽然聽見雷凌峯驚叫道：「屈少青已逃跑了！」

黑衣漢道：「這人且交給我，你快追去！」

屈少青大驚，急忙飛逃，可是他心急之下，忘記脚上的樹籐尙未解開，用力開步，立被絆倒，也是他運蹇，原來石後巳近山邊，天黑心焦，看不清楚，如今身子一落地，便如葫蘆般，向山下滾去。

只聽上面傳來一陣驚呼，接着又聽到青衣漢的叱喝聲，料雷凌峯又被其截住。忽然「蓬」的一聲，屈少青腦袋撞倒一塊石頭，緊接着便沒有知覺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屈少青才漸漸有了知覺，首先是一陣錐心的刺痛，接着又覺得身體不斷地移動着，他慢慢睜開一縫眼簾，强光刺眼，忙又閉上了，估計天巳亮了。

忽聞一個溫柔的聲音問道：「你醒來了麼？」

屈少青聲音微弱地問道：「你，你是誰？」

那人嘆了一口氣，道：「你是眞的還是故意的？」

屈少青心頭一跳，半晌才喘着氣道：「是……珠表妹……」

「總算你還知道有我這個人！」

屈少青問道：「這是什麼地方？」

那人果然是歐陽珠，她低頭望了懷內的屈少青一眼，道：「你傷得很重，不要說話！」她小腿微微用力，胯下坐騎稍爲加快，屈少青又再度暈死過去。

那匹白馬看來十分神駿，跑起來甚爲平穩。不久白馬便轉進一條山村，停在一棟土屋前，歐陽珠抱着屈少青跳下鞍，叫道：「婆婆，快開門，是珠兒！」

眨眼間，木屋打開，開門的是位白髮婆婆，她見到歐陽珠，滿臉皺紋聳動，眉開眼笑地問：「珠珠，你怎地去而復返？咦，這小伙子是誰？」

「他是我表哥，受了重傷，所以來求婆婆替他醫治一下！」

白髮婆婆臉有不豫之色，說道：「婆婆素來不替男人治病醫傷，你是早巳知道的！」

歐陽珠哀求道：「婆婆，你就請看在珠珠份上，大發慈悲吧！你看他這傷，除了你還有誰能還治得了？」

白髮婆婆忽然厲聲問道：「我問你一句話，你要老實告訴我，他是不是你的心上人？」

歐陽珠臉上發熱，她生怕白髮婆婆不肯替屈少青治傷，只好點點頭，白髮婆婆却不放過她，進一步問道：「是不是，你給老身應一聲！」

歐陽珠硬着頭皮應道：「是的，婆婆不用疑心！」

「老身先小人後君子，我可以替他醫治，但假如他事後不承認你們是愛侶，婆婆可要……」白髮婆婆說至此，故意頓住，只拿眼望着歐陽珠。

歐陽珠急問：「婆婆你便要如何？要治我的罪麼？」

白髮婆婆嘆了一口氣，道：「我怎捨得治你的罪？不過老身有辦法醫好他，也有辦法使他恢復如今這個樣子——只剩半條命！」

歐陽珠急道：「珠珠知道了，你快替他醫治吧，要不可來不及……」

白髮婆婆臉上露出一絲笑容，道：「瞧你這副模樣，看來巳將談婚論嫁，屆時可別忘記請婆婆喝一杯喜酒！」她閃開又道：「抱他進來！」

那土屋不小，一進門便是一座廳，兩房是寢室，後面佔地更大，有雜物房、藥室、煉藥室和灶房。白髮婆婆推開右首那扇房門，那是客房，也是病房，房裏佈置十分簡單，只有一張木板舖，靠牆那是放着一隻簡單的木架，上面一無所有。

歐陽珠將屈少青放在床上，見他毫無感覺，担心地問道：「婆婆，你看他的傷會……」

白髮婆婆伸手爲屈少青把脈，又伏耳在屈少青胸膛上聽了一陣，道：「不要緊，死不了！不過也算你們萬幸，我剛好採了一株老年的『九尾草』，而且還有一枝關外長白山的人參！珠珠，將他身上的衣服解下來！」

歐陽珠粉臉倏地飛紅，道：「婆婆，這……」

「我要替他『落針』，不解開衣服，萬一下錯穴道，婆婆可不負責！快，我去準備金針！」白髮婆婆言畢出屋到藥室。

歐陽珠猶疑了一下，想道：「雖說男女授受不親，但如今事非尋常，也顧不得這許多了！」她戰戰兢兢地把屈少青的上衣解開，心中極怕屈少青突然醒來，自己應付不了，幸而屈少青昏沉如死。

歐陽珠剛替他解開衣襟，白髮婆婆又進來，她先用一塊濕毛巾替屈少青揩抹一下，然後便開始下針。那盒金針，長長短短，式樣繁多，最長的幾乎有五六寸，最短的不過寸餘而已。

白髮婆婆下針速度極快，有的刺得深，有的刺得很淺，歐陽珠在旁看得手心淌汗。不久屈少青前身已佈了三四十根金針！白髮婆婆道：「珠珠，拿毛巾替婆婆拭汗！」

歐陽珠應聲而去，用毛巾替她拭去額上的汗珠，心中想道：「原來這還很費心神哩！」

白髮婆婆喘了一口氣，用手指捻動金針，只見金針周圍的肌肉不斷跳動着。捻動了七八根，屈少青便開始有了感覺了，呼吸也粗了，歐陽珠這才放下心頭大石。

白髮婆婆終於停下手來，道：「我去煉藥，你在這裏看着他，他醒來之後，叫他千萬要忍着！」

白髮婆婆去後不久，屈少青果然緩緩睜開雙眼，他眼前一片模糊，過了好一陣才看清楚身旁坐着的是歐陽珠，他聲音低微地問：「表妹，我還未死麼？」

「你還未死，你不要說話，婆婆在你身上留着金針，不要動！」

屈少青醒來之後，穴道的痲癢感覺越來越强烈，使得肌肉跳動得更厲害。他呻吟了起來，歐陽珠知道白髮婆婆會不高興，忙道：「你忍着點，別讓婆婆聽見，她向來看不起沒有志氣的男人！」

屈少青發起少爺脾氣來，道：「我又沒求他救我……」

歐陽珠瞪了他一眼，急道：「你父親的大仇，你不想報了麼？還有，假如婆婆問起你跟我……」說了一半，她一張臉巳紅得如同晚霞，再也說不下去。

屈少青訝然問道：「我跟你如何？」

歐陽珠又羞又急，正不知如何回答，忽聞白髮婆婆大聲問道：「珠珠，他醒來了麼？」

歐陽珠忙應道：「婆婆，他巳經醒來了！」

「你把金針垂直拔起，放在盒蓋裏，等下拿來給我看！」

歐陽珠應了一聲，用姆指及食指揑住針尾，輕輕撥起，大概她手不定，針尖刮着肌肉，使得屈少青的身子抖了一抖，她不好意思地道：「表哥你痛麼？」

屈少青其實十分難受，却又怕被她輕視，便裝出若無其事般道：「沒什麼，你繼續拔吧！」

歐陽珠越拔越快，屈少青忍不住問道：「你說的婆婆是誰？」

「她的醫術十分高明，不過脾氣有點古怪，等下你見到她，最好順着她一點。我師父對她有恩，所以她待我很好！」

「她脾氣如何古怪？」

「我也不知為什麼，她不替男人治病的！」

「那為何她肯救我？」

歐陽珠咬牙不知如何答，屈少青估計白髮婆婆是瞧在歐陽珠的份上，心中百感交集，他不想欠別人的恩惠，尤其是歐陽珠，但偏偏自己這條命竟是她救的，另一方面又後悔以前對她態度粗暴。

歐陽珠道：「你不要胡思亂想，休息一下吧！」言畢立即出去，她故意過了一陣才進房，見屈少青閉上雙眼，便忙又退了出去，到廚房煮飯。

大約過了一個時辰，白髮婆婆才叫歐陽珠餵他喝藥，歐陽珠將他扶起，讓他的頭枕在自己的肩上，然後用銀羹餵他喝。

屈少青只覺自己彷如躺在棉花床上，鼻端又聞到一陣若有若無，似蘭非蘭，似麝非麝的幽香，有點神魂不附，好幾次都讓藥汁滴在身上。

歐陽珠心無邪念，只想讓他早日康復，那知屈少青的感受？好不容易才把那碗藥餵完，屈少青終於說出一句，對他來說十分為難的話來：「表妹眞謝謝你……我以後一定報答你！」

歐陽珠嫣然一笑，道：「只要你以後不再氣我，小妹便心滿意足了！」

屈少青雙耳發熱，吶吶地說不出話來，他最怕歐陽珠問他是誰將他害成這個樣子的，屆時眞不知如何回答，但歐陽珠放下他只吩咐他休息便又出去了。

但她出去頓飯工夫又進來，替屈少青的皮外傷敷藥，屈少青一直閉着眼睛，不敢跟她相觸。

歐陽珠見他身上幾無完膚，十分心痛，這時候怎還會怪他？她足足弄了一個時辰，才算將他身上的傷口紮好，然後出去吃飯。

飯後白髮婆婆才與歐陽珠進來，歐陽珠忙道：「表哥，快謝婆婆救命之恩！」

白髮婆婆却道：「不必謝我！你記住以後要加倍對珠珠好！」

歐陽珠雙頰「刷」地飛紅，屈少青乾咳一聲，問道：「婆婆，以你的醫術，便要大概多久才能復原？」

白髮婆婆道：「快者兩個月，慢則三個月！」

屈少青吃了一驚，脫口道：「要這麼久麼？」

白髮婆婆雙眼一瞪，怒道：「你如果不高興的話，大可以現在就爬出去！」

歐陽珠忙道：「婆婆，表哥不是這個意思！」

白髮婆婆冷冷地道：「你莫看輕我那套『金針渡穴』，有幸遇上我，否則你這條小命不死，也得落個終生殘廢，要你躺兩三個月，你還嫌什麼？你道老身喜歡無事找事做麼？老實說，老身是怕珠珠傷心，否則我何必自討若吃，要對着一個半死不活的廢人兩三個月？」

屈少青幾時受過這種奚落？忍不住道：「我本來就想死，你何必多此一舉救我呢？」

歐陽珠大驚，忙道：「表哥，快向婆婆陪罪！」

白髮婆婆桀桀笑道：「這倒不必，不過假如你將來對不住珠珠，老身絕不放過你！」言畢出房，却又在房外道：「珠珠，拿稀飯餵他！」

歐陽珠又服伺屈少青吃稀飯，兩人心中各有心事，不發一言，氣氛有點沉悶，屈少青吃了一碗稀飯便飽了，歐陽珠正要收碗離去，屈少青忽然期期艾艾地道：「珠表妹……我要……」

歐陽珠轉首問道：「表哥，你有何為

難的事要小妹帮忙，但說無妨。」

屈少青垂着頭道：「我要小解，請你替我拿件溺器……」

歐陽珠呆了一呆，她事先一直沒有想到這個問題，現在才發覺這實在是件大問題，因為屈少青尚不能動彈，將來由誰服伺他大小解？她結結巴巴地道：「你……等等！」

剛想出去，白髮婆婆巳拿了溺器進來，交給歐陽珠，道：「溺了之後，老身要再為他施展『金針渡穴』！」

「不是巳經……」

「那只是上身，下身如果不渡穴通脈，將來怕雙脚會殘廢！」白髮婆婆道：「你扶他吧，他不能下床，要不移了骨位，就更加痲煩了！」

歐陽珠結結巴巴地道：「婆婆，我……我……」

「怕什麼，你遲早也是他的人了，難道要婆婆服伺他不成？」

「這個……怎行！」

「不如你們先訂了親，日後待他傷勢好了，再結婚吧，那就不用怕人閑言閑語了！」

「不……婆婆，老實說，咱們不是什麼……」

白髮婆婆雙眼一睜，道：「什麼？你們不是愛侶？你為何要欺騙婆婆？哦，我知道了，你是怕我不替他治傷是不是？」

歐陽珠事到如今，只好點點頭，屈少青道：「婆婆，你對晚輩雖有救命之恩，但怎能夠迫人訂婚？」

白髮婆婆反問道：「你眞不想娶珠珠麼？」

屈少青咬一咬牙，道：「我跟她只有表兄妹感情……」

「那就好！」白髮婆婆忽然揚掌向屈少青撲去！

屈少青大吃一驚，叫道：「你，你意欲何為？」

歐陽珠則叫道：「婆婆請放過他！」

白髮婆婆站在床前，手掌仍然舉起，她臉上本巳佈滿皺紋，如今激動起來皺紋聳動，看來更為可怕。只見她白髮無風自動，語氣冰冷地道：「只要你求我一句，老身便不殺你！」

屈少青本來害怕，聽她這樣說心中暗暗盤算，歐陽珠在旁道：「表哥，你快求她，要不連我也護不了你！」

不料這反而刺激了屈少青，他橫下心腸反問：「婆婆，你為什麼要迫人訂親？難道表兄妹便一定要成為夫婦？假如我不愛她的，跟她成親，她會幸福麼？你這樣是維護她，還是害她？」

白髮婆婆身子簌簌亂抖，滿頭白髮飛舞，歐陽珠大驚走前哀求道：「婆婆，你就算不再替他治傷，也不要再傷害他！他還有父仇未報！」

屈少青道：「表妹，反正我只剩半條命，要殺便由得她下手吧！」

白髮婆婆忽然哈哈大笑起來：「好好好，這幾句話還算中聽！唉，當年我為何不懂得這個道理！」言畢一陣風般衝了出去。

歐陽珠急問：「婆婆你要去何處？」

白髮婆婆忽然又回過頭來：「珠珠，你服伺他小解，老身等下，再替他施金針渡穴！」

歐陽珠十分為難，白髮婆婆却將門關上，屈少青也甚不好意思，半晌才道：「表妹，你給我，我自個來吧！」

「婆婆說你不能動彈……」

「你扶我坐起來，試試看吧！」

歐陽珠只好把他扶起，讓他坐在床緣，把溺器交給他，然後出去，過了一陣，待他解決然後才進房扶他躺下。她經過藥室，只見白髮婆婆背門坐看，一動不動，好像在想什麼心事，她忍不住輕輕叫道：「婆婆！」

白髮婆婆瞿然一醒，忽然轉頭問道：「你說婆婆是不是傻瓜，竟然迫一個男人跟你成親？」

歐陽珠微了一怔，心中暗道：「看來婆婆脾氣古怪，一定有段傷心往事！」可是歐陽珠却不知如何回答她，但白髮婆婆仍然望着她，期待她的答復，只好道：「婆婆醫術之精，武林中難有人及，武功又高，怎會是位傻瓜？」

白髮婆婆搖頭道：「不，你表哥說得很對！我以前一直認為我對他好，他不可能對我不住，但如今又覺得其錯在我，我不該施恩望報……其實他當時跟你表哥一樣，並不喜歡我……只是因我曾救他一命，所以才……珠珠，你可別蹈我覆轍！」

歐陽珠紅着臉道：「婆婆，我根本沒有……」

「那就好，我進去為他針灸。」

× × ×

屈少青在白髮婆婆處一住便是一個月，他在白髮婆婆的悉心醫治下，身體大有起色，竟能下床，而歐陽珠這一個月來，衣不解帶地照顧屈少青，累得她雙頰都陷了下去。

屈少青對她並無偏見，只是歐陽珠在很多方面的才幹都在其上，偏偏又經常不給他面子，所以才不喜歡她，說實在只是自卑心作祟，而歐陽珠故意跟他過不去，乃是恨鐵不成鋼。

一個月的日夕相對，令屈少青對歐陽珠印象大改，而且在歐陽珠的身上，看到自己的缺點。

這天黃昏，屈少青陪歐陽珠在屋外收臘肉，見她疲乏的面龐，心中過意不去，道：「表妹，我眞不知怎樣謝你……你為我累壞了身子，如今我巳可以下床，你好好休息一下吧！」

歐陽珠微微一笑，道：「我不累，眞要多謝的，該是婆婆，要不是她，你早沒命了！」

「但假如不是你抱我來這裏，我還不是沒命麼？」屈少青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忙問道：「表妹，你那天怎會剛巧到山下去？」

「小妹見到姨母和芳妹，芳妹把雷凌峯的事告訴我，我知道遲早會有事，所以連忙趕去，可惜當我到雄獅帮時，你巳被人擄走，我得到了消息，便又騎馬四處找你，到那座山下，聽見上面有打鬥聲音，正要上去看看，便見到你由上面跌滾下來了！」

屈少青又嘆了一口氣，道：「我眞後悔當初不聽你的話……唔，為何你覺得雷

凌峯會有問題？」

歐陽珠道：「很簡單，他是個有志氣的青年……」

屈少青截口問道：「你從何處看出他有志氣？」

「他拚命跟雄獅帮上下打交道，證明他胸有大志，既然如此，他爲何又要百般討好你？證明他心懷不軌！」

「他不害怕我爹麼？」

「他當然看出姨丈滿懷心事，無心打理帮務，再說如果姨丈不死，他可能亦有計劃害死姨丈，總之他志在不小！嗯，對了，你可以將那天的情形告訴我麼？」

屈少青道：「當然可以，我也有些疑點要與你商量哩……」

歐陽珠含笑問道：「我一個女流之輩，懂得什麼？你莫折殺我！」

屈少青知道她在諷刺自己，也不以爲忤，道：「以前愚兄對你不是，我向你陪罪！」說着向她長長一揖，歐陽珠側身，只受了他半禮。

「表妹，你能原諒愚兄麼？」

歐陽珠垂下螓首，低聲的說道：「如果我是懷恨在心的，還會……你眞不了解我……」

屈少青見她媚態撩人，心頭一蕩，脫口道：「希望愚兄能贖回前愆！」

歐陽珠紅着臉岔開話題：「你還是快將當日的事告訴我吧！」

屈少青便由父親屈招雄離家前一天的事說起，一直說至十一月初四夜發生的事情，中間只瞞過與小玉相纏的一段。歐陽珠聽後，似乎呆住了，秀眉緊皺，不發一言。

「表妹，你說我爹爲何不肯讓我接任呢？」

歐陽珠心中暗道：「也許姨丈早看出你沒有能力統率雄獅帮！」不過她却不敢說出口，改問：「十一月初四夜，那個青衣漢會是誰？爲何有這樣多人，要爭奪雄獅帮帮主之位？」

「那人一切都很陌生，愚兄也猜想不出！」屈少青忽然有點不滿地道：「我爹對我有成見，他不但不教我的武功，還怕我看到，眞沒道理！」

歐陽珠也想不出來，忽然白髮婆婆走了出來，道：「珠珠，你的臘肉在那裏？老身等着做飯哩！」

歐陽珠滿臉通紅，在她身旁鑽了進去，道：「婆婆，珠珠煮飯！」白髮婆婆瞪了屈少青一眼也進去了。

晚飯時，白髮婆婆問道：「珠珠，你表哥的武功如何？」

歐陽珠看了屈少青一眼，屈少青紅着臉垂首，覺得十分羞愧，歐陽珠道：「跟珠珠差不多！」

白髮婆婆微微一呆，道：「他這人倒疏懶得很，難怪會被人打傷！」

屈少青忙道：「婆婆，晚輩絕不疏懶，只是……」

「只是什麼？」白髮婆婆冷冷地道：「你父親的武功比珠珠師父高出不少，爲何你武功只跟珠珠差不多，老身看你的資質也不差！」

屈少青道：「因爲晚輩的武功不是先父傳授的，只跟帮裏的兩位堂主學習！」

「這就奇怪了，爲何屈招雄自己不傳授？」

「晚輩也百思不得其解？」屈少青苦笑一聲：「婆婆見識過先父的武功？」

「二十多年前，老身無意中見他跟『岷山三妖』決鬥，他以一敵三，不但了無畏懼，最後還將他們一一格斃！以老身之見，若以當時他的武功論，九大門派中，有八位掌門人也稍遜於他！」

屈少青悲聲道：「先母是被『岷山三妖』害死的！」

「哦？」白髮婆婆閉眼冥想。

歐陽珠問道：「婆婆，你在想一些什麼？」

「沒有……我記得當時屈招雄跟『岷山三妖』對敵時，完全沒有提及過這件事情！」

屈少青心頭一跳，急問：「婆婆還記得什麼？」

白髮婆婆淡淡地道：「事隔二十多年，老身記不得了！不過，假如你要報父仇，可得苦練一二十年！」

「一二十年？」歐陽珠道：「只怕屆時仇家已經不在人世了！」

白髮婆婆冷冷地說道：「能夠殺死屈招雄的，武功自非泛泛，如果他能夠在一二十年內反超，已是萬幸！除非他另有奇遇！」

歐陽珠看了屈少青一眼，低頭吃飯，屈少青心頭一片蒼涼，心中暗道：「莫非我這一生便如此庸碌？」他忽然想起父親遺留下來的武功秘笈，當下道：「表妹，愚兄想求你一件事……」

歐陽珠見他吐吐吞吞，便道：「表哥有話請說！」

「愚兄床下藏着幾本先父遺留的秘笈，我想請你到雄獅帮，替我將秘笈拿來，順便看看帮內的情形！」

「此乃舉手之勞而已，我早想回去走一走，順便看看姨母，是因你病臥在床走開不得，明早小妹便去，順便買些食物回來！」

屈少青道：「你累了一個月，好好休息兩天再去不遲，雄獅帮只怕不安穩！」

「小妹身子很好！」

屈少青道：「不管如何，明天我不會讓你去！」

歐陽珠心底不由泛上一陣甜蜜，白髮婆婆插腔道：「珠珠，他的話也有道理，你休息一兩天再去，比較穩當！」

歐陽珠果然在兩日之後才上道，屈少青又叮囑了一番，送她到村口，才拄拐回來。

歐陽珠放馬而馳，正午時分便到了雄獅帮，單從外面看，看不到一絲異象，她心頭有點忐忑，但守在外面的帮徒已經發現了她，只好硬着頭皮上前。

一個帮徒涎着臉問道：「表小姐，怎地這陣日子却不見你來？」

歐陽珠笑道：「因隨家師到江北，所以至今才回來！」她直奔入大廳，只見廳上坐着幾個人，正是雄獅帮的諸堂主。

應天源首先問道：「表小姐，那天你去找少帮主，爲何一去不回，又沒一絲消息？」

歐陽珠道：「因找不到人，又碰到家師，陪她老人家到江北去了一趟，如今才回來，少帮主回來了麼？」

胡駿目光有疑惑之色，問道：「表小姐眞的未見過少帮主？」

歐陽珠裝出一副吃驚欲絕的神色，反問：「少帮主還未回來？雷凌峯不是說到了安全地方便要放他回來麼？」

蔣香主道：「那小子說少帮主半路逃跑了，好像有人救走他的！」

歐陽珠又問：「雷凌峯何在？」

應天源道：「他走了！」

歐陽珠冷笑一聲：「他一心欲當雄獅帮之主，怎會無故離開？」

胡駿乾咳一聲：「表小姐爲何說他要當雄獅帮之主？」

「假如不是的話，他又何必做出這許多事來？他年少有爲，會甘心在雄獅帮當個無名無職的帮徒麼？別人看不出來，可瞞不過我的雙眼，只可惜表哥不聽我的勸告！」

堂上衆人臉上都有羞慚之色，歐陽珠道：「蔣香主，你還未說出雷凌峯離開的原因！」

蔣香主道：「這件事咱們也十分奇怪，因爲……咳咳，是這樣的。十一月初七日，雷凌峯跟他的拜把兄孟仲柏雙雙來本帮，帮內有人推他暫代帮主之職，雷凌峯欣然答應，可惜他才坐了半個月，還未舉行正式的授位儀式，便又來了一位幪面青衣漢……」

歐陽珠心中忖道：「此人定就是那天在山上跟雷凌峯打架的那個人！」當下問道：「孟仲柏是不是那位挾持少帮主救走雷凌峯的黑衣漢？」

應天源應了一聲，道：「以老朽來說！本帮諸堂主經過商議，認爲雷凌峯堪當大任，所以經過會議，贊成暫由雷凌峯代帮主之位……」

歐陽珠忍不住問道：「這大概是你的主意吧？」

應天源坦言應道：「不錯，老朽十分贊成，但老朽自信一切都從本帮的利益出發，沒藏一絲私心！」

「難道你們眞的忘記昔日屈帮主的恩惠？」

「老朽絕不敢或忘，所以才由他暫代，就是要等少帮主回來！」

蔣香主冷笑道：「可惜你限期一百天！說假如少帮主一百天內不回來，便由他當帮主！」

應天源反詰道：「假如少帮主不回來，難道本帮便要星散？」

「我說少帮主根本已經讓雷凌峯殺死了！」

說着裏面忽然奔出一個人來，正是屈少芳，她見到歐陽珠大喜，急問：「表姐，你可有找到我大哥？」

歐陽珠搖搖頭，道：「聽他們說他，等下愚姐再跟你敍舊！」

應天源續道：「十一月廿七日，忽然來了一位青衣幪面人，擺明向雷凌峯挑戰，以勝負決定帮主誰屬……」

蔣香主又插腔道：「雷凌峯不敢應戰，却叫咱們去打他！」

應天源道：「他雖然暫代帮主之職，自然不能輕率應戰！」

歐陽珠道：「讓應堂主再說下去。」

應天源道：「那青衣漢謂他最有資格當帮主，咱們問他有何資格，他說待他打敗雷凌峯之後才公布，結果他被咱們關住，可是忽然又來了一位青袍幪面客，他舉手之間便擊傷了孟仲柏，救去了青衣漢，又留言假如雷凌峯敢覬覦雄獅帮帮主，便殺死他！後來雷凌峯便帶着孟仲柏離開這裏了！」

歐陽珠忍不住又問道：「那青袍客是誰？」

堂上衆人都搖頭表示不認識，胡駿接道：「那人武功十分高超，來去如風，依老朽之見，他的武功猶在故帮主之上！」

歐陽珠聽後如墜五里霧中，半晌才問道：「如今諸位有何打算？」

應天源道：「咱們不忍這片基業被毀於一旦，所以在期待少帮主回來，另外咱們還派人去找二公子！」

「你知道二表哥在何處麼？」

「就是不知道！」

屈少芳拉着歐陽珠的手，道：「表姐，咱們進去談吧？今日是什麼風把你吹來的？」

歐陽珠邊向堂上諸人點頭，邊道：「我娘叫愚姐來接你們回去過年的！」

到了內堂，柳氏也聞訊出來，輕聲罵道：「你這丫頭去了那裏，怎地沒一絲音訊？」

歐陽珠道：「進房再說！」三人進房之後，歐陽珠立即關上房門。

屈少芳訝然問道：「表姐何事這般神秘？」

歐陽珠低聲道：「實與你說，這個月我一直陪着你大哥！」

柳氏忙問：「青兒在何處？爲何不與你同來？」

「他受傷極重，甥女送他到名醫處醫治，如今已大有起色，表哥懸念此處安危，着甥女回來探望你們！」

屈少芳問道：「大哥是讓雷凌峯打傷的麼？日後見到他，絕不能放過他！大哥什麼時候才回來？」

歐陽珠道：「姨母，你快收拾一下，跟甥女回家去吧，待大事定後再回來！」

柳氏同意立即吩咐女兒收拾衣物，歐陽珠道：「把金飾現欵都帶上，說不定不能再來了！甥女先到表哥房內看看！」

屈少芳把鑰匙交給她，道：「大哥去後，小妹便將門鎖上！」

歐陽珠到屈少青房裏，很快便找到那幾本武功秘笈，見抽屜裏有幾張銀票，不管三七二十一，都一古腦塞在懷裏。

蔣香主老陸和老朱與小玉陪柳氏母女上道，蔣香主在前駕車，歐陽珠乘馬跟在後面。半路上蔣香主問道：「表小姐，你剛才的話可是眞的？」

「你先發個毒誓，我才告訴你！」

蔣香主依言發下毒誓，歐陽珠才道：「少帮主受傷極重，幸無生命危險，不過這件消息你們不可洩漏出去，避免雷凌峯找上門來！」

蔣香主忙道：「這個自然，蔣某曉得！嗯，少帮主何時可以回來？」

歐陽珠想了一下道：「快者月餘，慢者三個月！你送夫人到埗之後，立即趕回

帮內，暗中監視他們，將來少帮主回來，才分得出忠奸！老陸和老宋則留下來保護夫人！」

「是，表小姐要走了麼？」蔣香主忽然想起一件事來，道：「剛才應堂主說漏了一句話，那青袍客臨走時還令咱們去找少帮主！」

「我怕少帮主掛念；就此告別！後會有期！」歐陽珠拍馬急馳，她怕被人跟踪，故意在附近兜了一圈，然後才馳去白髮婆婆家。一路上却想着蔣香主臨別的那句話。

馬匹停在土屋外，天色巳黑，屈少青正與白髮婆婆吃飯，聞得馬蹄聲，連忙丟下碗筷迎了出來，喜道：「珠妹，愚兄還以爲你出了事哩！」

歐陽珠心頭暗喜，道：「恭喜表哥，雄獅帮並無被人奪去！」

屈少青忙問結果，歐陽珠便將經過及所知告訴他，屈少青嘆了一口氣：「雖然如此，但愚兄想過，我的確沒有資格當帮主，只要帮內兄弟平安，二娘跟芳妹平安，也就心滿意足了！」

「表哥不用灰心，我巳將武功秘笈帶來了，練好武功，便再沒人輕視你！」

屈少青道：「可惜遠水救不了近火，再說現在憑我這副模樣，又怎能練武？」

「可以先練內功，這件事慢慢計算，終有辦法！」

屈少青因禍得福，一席話使白髮婆婆對他印象大改，她在裏面聽見，答道：「只要你盡力而爲，最多婆婆屆時助你一臂之力！」

屈少青連忙謝過，白髮婆婆又道：「不過現在對你來說，最重要的還是先養好傷！」

歐陽珠問道：「婆婆，表哥還要養多久的傷，才可以恢復？」

白髮婆婆沉吟道：「照目前的情況看，快者二十天，慢則三十天便可以了！」

× × ×

光陰荏苒，眨眼巳是大年夜，這晚三人圍在一起吃年夜飯，舊事重提，屈少青登時笑容不展，良久他忽然問道：「婆婆，你可曾聽過沈鷹和管一見之名？」

白髮婆婆說道：「略有所聞，只知他們替人辦案便要收費用，詳細情況却不了了！」

歐陽珠道：「我聽家師說過，他們只替人查案，但絕不涉及帮派門爭之中，你想請他們出頭？只怕不行！」

屈少青道：「愚兄還是決定去找他們，因爲我心中有很多疑團！婆婆，我現在可以上路了麼？」

白髮婆婆道：「可以了！」

歐陽珠道：「過了初三再去吧！」

屈少青道：「表妹，你陪我一起去好不好？」

歐陽珠欲迯還拒地道：「我能帮得了你什麼？」

屈少青涎着臉道：「愚兄覺得你勝我良多……沒有你實在不行……」

白髮婆婆叫道：「小子，這句話是你自己說的，可不是老身迫你的！」

屈少青鼓起勇氣道：「是晚輩衷心之言！」

「哼哼，你們男人都是沒有良心的東西，只怕你今日說得好聽，明天便全都忘記了！」

屈少青忙說道：「晚輩可以發誓……除非表妹嫌棄我，否則我今生對她忠心不二！」

歐陽珠羞得滿臉通紅，連忙避席道：「表哥你說到那裏去了？」

屈少青吃驚地道：「表妹您眞的嫌棄我？咳咳，也怪不得你，以前愚兄對你實在太過份，不過你對愚兄的恩情，愚兄永世難忘！」

歐陽珠說不出話來，白髮婆婆道：「傻小子，她如果不答應你的，早就開口罵你啦！她還是個黃花閨女，你要他當着老身，怎樣答你！」

屈少青大喜過望，忙問：「表妹，你眞的不怪我？」他見歐陽珠點頭，又問：「你答應愚兄……與愚兄終生厮守？」

歐陽珠猶疑了一陣，終於又點頭。白髮婆婆道：「好，日後你們上路，便不用避嫌了，不過老身還要警告你，假如你負心的，老身必取你人頭！」

屈少青連忙發下毒誓，白髮婆婆道：「丫頭快坐下，老身敬你們一杯！」

歐陽珠含羞坐下，舉杯呷了一口，她芳心如小鹿亂撞，驚喜交集，喜的是心上人終於向自己示愛，驚的是料不到他當着別人，說得那麼露骨，她默默望着，白髮婆婆又問：「你們準備何時上路？」

屈少青道：「越快越好！」

歐陽珠道：「初三才上路吧！」

白髮婆婆暗嘆一聲：「女生外向果然沒錯，剛才還說過了初三才上路，現在立即改口了！」當下便道：「老身不管你們幾時上路，不過可別忘記老身那杯媒人酒吧！」

屈少青道：「莫說是媒人之情，婆婆對晚輩尚有救命之恩，如果忘記你的，豈非豬狗也不如？」

× × ×

屈少青果然與歐陽珠在年初三大清早上路，他們輪流騎馬，到初四屈少青才買到一匹坐騎，兩人立即揚鞭急馳，直趨黃山。

路途雖然遙遠，但兩人情意正濃，不覺其苦，反覺其樂。到正月十八日，兩人到黃山，却找不到管一見，原來管一見在調查天子失踪之案，尚未回來，於是他們又渡江去天柱山。

天柱山只有顧思南，雲飛烟，施小青和彭七四人。顧思南在廳裏接見他倆。屈少青將老父被殺前後的事以及他父親要將位子傳與二弟的事說了一番。

顧思南問道：「少帮主希望顧某替你調查什麼？」

「就是這兩件事，希望顧英雄大發慈悲！」

歐陽珠在旁接道：「要多少聘金，請顧英雄開個價！」

顧思南道：「在下隨咱頭兒歸隱巳三載，早巳不理江湖上的事，兩位還是另聘高明吧！」

屈少青道：「助人爲快樂之本，顧英雄何必拒人於千里？」

「在下實在另有苦衷，非是矯情！

歐陽珠道：「但咱們聽說沈捕頭和管捕頭巳帶人下山重操舊業，顧英雄這樣說，可令人難解！」

顧思南心中忖道：「這妬娘詞鋒甚利！」他深知道自己素來木訥，不善言詞，當下道：「兩位請稍候，待在下跟內人商量一下！」

「萬望顧英雄垂注！」

顧思南入內，雲飛烟正與施小青戲子要樂，雲飛烟見丈夫匆匆進來，便問道：「思南，打發那兩個走了麼？」

顧思南苦笑一聲：「愚兄說不過他們，還是請你出去應付！」

「哦？他們難道不知道咱們早巳不理江湖上的事？」

顧思南將經過扼要地轉述了一次，雲飛烟將兒子交給施小青，長身道：「待我出去會會他們！」顧思南隨她出廳。

雙方寒暄了一陣，雲飛烟道：「兩位的好意咱們只能心領了，非是咱們不肯援手，實在咱們另有不足爲外人所道的苦衷，尚請見諒！」

屈少青哀求道：「雲女俠假如不肯接手的，在下大仇便終生難報了！」

雲飛烟道：「貴帮在江南，非咱們的地盤，不便過江調查，此其一。第二，我乾爹不在，咱們正在這裏等候他的消息，也不便離開！」

顧思南接道：「假如咱們過江辦案，還須先得到管頭兒的應允！」

歐陽珠道：「兩位神捕巳不食皇祿，根本無須遵守以前的規定！」

「但禮貌上，咱們還需先通知他一聲，何況此事非同小可，也需得到敝上的同意！」

屈少青道：「沈神捕何時歸來，請恕咱們厚顏，在此等他！」

雲飛烟道：「兩位先下山吧，乾爹一回來，咱們立即請示他，假如他老人家沒有意見，自會援手，假如他不肯的，愚夫婦也無能爲力，言盡於此，請恕愚夫婦不便留客！」

她先下手爲强，讓對方不便再纒瞎下去，屈少青與歐陽珠只好告辭下山，來到山下，歐陽珠問道：「青哥，咱們如何打算？」

「不如先回去吧！」

歐陽珠道：「依小妹之見，不如留在山下等候！」

「假如他不肯的話，咱們就算跪在地上也不行，萬一他肯的話，料會至雄獅帮找咱們！」

歐陽珠溫順地贊成他的意見，兩人策馬渡江，屈少青忽然道：「珠妹，愚兄想再到祥雲寺一行，找弘達和尚談一談！」

「小妹也有此意。」

屈少青大喜，道：「珠妹眞乃好賢妻也。」

歐陽珠啐了他一口，尚未成親，你亂嚼什麼舌根，讓人聽見教我如何做人！」

屈少青涎着臉道：「愚兄先向你陪罪，愚兄決定先到你家向姨母提親，相信她老人家不會反對！」

「誰說她不會反對？」

「愚兄早知道她恨抱外孫久矣，怎會反對？」

歐陽珠羞紅着臉，伸手過去，在他肩上連擂數下，兩人沿路打情罵俏，只覺日子過得飛快，眨眼間便到了常德鎭，時巳日落，兩人便在鎭上歇了一夜。

次日一早，兩人一齊到祥雲寺，他倆在大殿上，又見到弘遠，屈少青問道：「弘遠師傅，請問弘達師傅到了沒有？」

弘遠道：「施主請稍後，他在後園澆水，待貧僧去喚他！」

過了一陣，弘遠便帶弘達來了，弘達見到屈少青合什道：「阿彌陀佛，屈施主何事找小僧？」

屈少青道：「在下無事不登三寶殿，請師傅借一步說話如何？」

兩人到大殿一角，弘達道：「小僧尚要幹活，施主有話請快問。」

「請問師傅今年春秋若干？」

弘達一怔，道：「小僧今年恰好二十，施主問這個作甚？」

「如今巳是新春，還是二十？」

弘達不悅地道：「出家人不打誑語，施主若然不信，也就罷了。」

屈少青忙道：「師傅莫生氣，在下再問你，你是幾歲出家的？」

「九歲。」

「出家之前在何處？」

「當然在家裏！九歲那年先父母仙遊，小僧出家的！」

「師傅原籍何處？」

弘達口喧佛號，道：「阿彌陀佛，出家人無家，不過施主既然問起，小僧只好實說，小僧未出家前，祖籍就在附近的可伏鄉！」

屈少青雙眼緊瞪着他，問道：「師傅可是令父母親生的？」

弘達到底年輕氣盛，聞後不由拂袖道：「施主故意來侮辱小僧，你可是找錯對象，若非念在令尊往日的恩惠，小僧便呼人把你攆出去！」言畢頭也不回地走了。

屈少青問道：「珠妹，如今怎辦？」

「他現在正在氣頭上，也許以後再問他，比較適合！」

兩人告辭離開祥雲寺，歐陽珠道：「青哥，咱們先到我家去吧！」

屈少青抓抓頭，道：「愚兄該買些什麼禮物？」

歐陽珠啐了他一口，道：「你想到那裏去了？我是要你接姨母和芳妹回去。」

「不如順便提親吧，趁二娘就在你家，只是沒有什麼定情之物！」屈少青想了一會道：「待愚兄跟二娘先商量一下……喂，珠妹，等等我！」原來歐陽珠害羞，拍馬急馳前去，屈少青連忙在後追趕。

× × ×

屈少青與歐陽珠離開天柱峯幾天，沈鷹等人便回來了，管一見也在其中，沈鷹道：「烟兒，快準備些酒菜慶祝一下！」

「天子巳經找到了麼？」顧思南見管一見手下少了幾位，吃驚地問：「皇甫兄和風兄爲何不在？」

沈鷹一邊裝着烟，一邊道：「別緊張，皇甫雪陪他的心上人回鄉，老管怕黃山那邊有事，派風火輪先回去了！」

彭七在旁邊：「頭兒，這趟過程十分精采了，快說來聽聽！」

（未完・四）

岳小玉傳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

龍乘風·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眞假岳小玉、鐵老鼠來到黑草崖等候截大盜馮逢花，却發現一幫人在那裏打鬥，一個中年文士力戰四條大漢，殺了兩人，岳小玉正想上前問個原委，却聽到兩個大漢向中年文士索回刼來的鏢車金子，原來是馮逢花和「中州四狼」因分贓發生內鬨，馮逢花說金子被人搶走，中州四狼不相信，因此打鬥起來，此時突然來了提龍王府護法谷鐵邦和手下將馮逢花、剩下中州兩狼也擊倒，還騙了岳小玉的倚馬神劍，想將岳小玉和鐵老鼠殺掉，岳小玉打倒他們，見谷鐵邦向假岳小玉認罪，自稱屬下，才知道假岳小玉是提龍王府的小公主……

大盜求救人　移師青木寨

小公主忽然又苦着臉，說：「現在，不要說是外人，就連我也很難可以見得着他老人家。」

岳小玉奇道：「這又是甚麼道理？」

小公主嘆道：「眞是一言難盡……」

岳小玉道：「既是一言難盡，妳就用千言萬語把事情慢慢的說出來好了。」

小公主瞧着他，忽然眨一眨眼睛道：「可是，我爲甚麼要把這件事情說給你知道？」

岳小玉乾笑着，道：「咱們算不算是朋友？」

小公主搖了搖頭，說道：「我也不知道。」

岳小玉說道：「但我知道，咱們現在已經是朋友了，而且將來還是會越來越要好。」

小公主的臉登時一陣嫣紅，只得掩面乾咳了一聲，避開岳小玉的目光。

但岳小玉的目光却像是纏樹的籐，依然一直緊緊死纏着她不放。

就在這時，鐵老鼠忽然打了個哈哈，道：「萬敎主的事，咱們遲一點再作計較好了，現在最重要的，是怎樣把刼鏢的事弄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岳小玉沉吟着，道：「馮逢花既然已在咱們的手裏，黑草崖之行，自然大可免了。」

此言一出，馮逢花立刻拚命地搖頭：「不！芷若姑娘被困青木寨，就算拚掉這條老命，也非要把她救出來不可！」

岳小玉嘿嘿一笑，道：「馮老兄，閣下這條老命，現在已好像已經去掉了七七八八了。」

馮逢花怒道：「但敎只有一口氣在，也非要再拚到底不可！」

岳小玉「哦」一聲，笑道：「如此看來，閣下眞是個難得的痴情人物。」

馮逢花昂起了臉，說道：「我是個江湖大盜，百死不足以蔽其辜，但是芷若姑娘玉潔冰清，她絕不該爲了我這等人而受罪！」

鐵老鼠嘆了口氣，道：「尊駕的糊塗帳，區區愈聽愈是心酸，唉，徐姑娘實在是個難得的好女子，居然會和你這種滿身罪孽的汪洋大盜情投意合，眞是異數！異數！」

馮逢花聽得滿面羞慚，不禁仰天長嘆，道：「馮某也許天生下來便是個害人精，但這一次，我非要把芷若姑娘救出來不可！」

岳小玉沉吟半晌，道：「要往青木寨救人，只怕不大容易，而最困難之處，就是咱們根本不知道寨裏有甚麼厲害的高手或者是埋伏……」

馮逢花道：「照馮某看，如今青木寨中盤踞着的，該是西府中人。」

「西府？」岳小玉眼一色變，道：「是提龍王府的西府？」

馮逢花道：「是的……」

岳小玉眉心緊緊的打了個結：「西府高手，爲甚麼要擄走徐姑娘？噢，我明白了，西府中人也想打那一支鏢的主意，是不是這樣？」

馮逢花說道：「我想是的……」

岳小玉道：「那一支鏢如今落在甚麼人手裏？」

馮逢花搖了搖頭，說道：「現在不能說。」

岳小玉眉頭一蹙：「早說早着，爲甚麼說不得？」

馮逢花道：「只要芷若姑娘安全脫險，無論你們想知道甚麼，我都一定會說老實話。」

岳小玉哈哈一笑，目注着鐵老鼠，道：「鼠老兄，你怎麼說？」

鐵老鼠咳嗽幾下，道：「這件事，還是由你們來作主好了。」

岳小玉目光一轉，盯着小公主的臉道：「妳呢？」

小公主遲疑了一會，才吶吶的說：「這位馮……馮先生的說話，好像也是不無道理的。」

岳小玉笑了笑，道：「對他自己來說，當然是理由充足之極，但據我看，却是狗屁不通之極。」

馮逢花臉色倏變：「你這樣說是甚麼意思？」

岳小玉淡淡道：「老子知道，你是個痴心漢，但你痴心是閣下自己的事，旁人可犯不着爲了你這份痴心去冒險。」

馮逢花的臉色變得更難看，便道：「馮某也沒有指望要幾位出手救人——」

「嗯，話却又不是這樣說，」岳小玉已搖搖頭，道：「老子知道，你是個講義氣的人，說一便一，說二便二，決不會弄出一個三三四四出來，可是，你對咱們却是全然沒有半點信心！」

馮逢花道：「兄弟，你可以說得清楚一點嗎？」

岳小玉道：「老實說，要救徐姑娘，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以閣下而論，別說如今受了傷，便是身輕似燕，威猛如狼似虎之時，只怕連靑木寨的寨邊都站不上，便已給青木寨的烏龜雜種王八灰孫子殺得片甲不留，唉，這又是何苦由來？豈非徒然白白送死嗎？」

馮逢花勃然道：「馮某決不是個貪生怕死之徒……」

「你把自己當作甚麼人了？」岳小玉冷冷一笑：「是風蕭蕭兮易水寒前往刺秦皇的荊軻？還是拚死也要把皇帝拉下馬的冬瓜老六？」

「冬瓜老六？」馮逢花一楞。「這是那一朝那一代的英雄人物？」

岳小玉嘻嘻一笑，道：「這名字是老子在發白日夢時想出來的。」

馮逢花怒道：「馮某沒這個閒情逸緻跟你說笑。」

岳小玉道：「我也不想跟你說笑，老實說一句，你想不想救徐姑娘！」

馮逢花哼一聲，道：「只要能夠把她救出生天，馮某縱使挫骨揚灰，也是心甘情願！」

「別把事情看得太嚴重太悲觀，」岳小玉道：「要救人，首先要知己知彼！」

馮逢花道：「以青木寨力量，必然遠勝咱們這幾個人，若是硬攻硬搶，絕不適宜。」

岳小玉道：「所以，最好還是從黑草崖後冒險攀上，以圖僥倖得手？」

馮逢花嘆了口氣，道：「除此之外，難道還沒別的更好辦法嗎？」

岳小玉道：「辦法是人想出來的，有時候想的辦法很聰明，有時候想的辦法比豬還笨，照我看，從崖後攀上青木寨，乃是笨辦法之中的笨辦法，最靠不住！」

馮逢花吸了口氣，道：「我也知道這辦法不太好……」

「既知不好，就不要再去冒這種笨險。」岳小玉冷冷的說道：「谷鐵邦是西府中人，既然他會在這裏追殺你，青木寨裏

的人極可能巳有所防範，倘若到這時候仍求孤注一擲攀峯而上，只怕還沒有爬上青木寨，就巳給人家用滾油淋得一身又熱又熟！」

馮逢花聽得爲之呆住，看他的樣子好像還想反駁，但到最後還是只有啞口無言，面上神情顯得頹喪之極。

岳小玉暫時不去理會他，却把谷鐵邦揪了起來，冷冷道：「谷老兄，你今天走了霉運，遇上我這個要命的瘟神，還有甚麼話好說？」

谷鐵邦面如死灰，聲音虛弱無力地說：「我甚麼話都不必說啦，就只求早了結殘生……」

岳小玉冷冷道：「你害怕了？害怕甚麼？是否害怕萬教主嚴厲懲罰？」

谷鐵邦搖搖頭，道：「我不怕他……現在誰都不再怕萬教主了……」

岳小玉嘿嘿一笑，道：「雖然萬教主練功不慎走火入魔，但他仍然是你的教主，也是你的主人！」

「你錯了！」谷鐵邦凄然一笑，道：「神通教巳今非昔比，到了今時今日，萬教主巳無法在提龍王府裏立足……」

「胡說！」岳小玉叱喝一聲，道：「萬層樓是提龍王府主人，倘若連他都無法在提龍王府裏立足，那麼提龍王府又由誰來發號令？」

谷鐵邦苦笑了一下，道：「是一個女人！」

「一個女人？」岳小玉皺了皺眉，忽然恍然大悟，道：「是萬大小姐嗎？」

誰知道谷鐵邦却搖搖頭，道：「不是她！不是她！」

岳小玉訝然道：「不是萬大小姐又是誰？」

谷鐵邦瞧着岳小玉，忽然慘笑了一下，道：「我爲甚麼要說給你知道？」

岳小玉道：「你若願意擺脫提龍王府，我也許可以助閣下一臂之力。」

「不成啦！」谷鐵邦長長的嘆了口氣，「這就有如一入侯門深似海，谷某現在就算想擺脫，也萬萬擺脫不來了……你還是高抬貴手，早點把我殺了也罷……」

岳小玉怒道：「他媽的，你這算是甚麼？敬酒不吃吃罰酒？還是故意在這個時候來刁難老子？」

谷鐵邦臉上也陡地露出了怒容，疾聲道：「士可殺不可辱！」

岳小玉沉聲道：「你眞的不想再活下去了？」

谷鐵邦道：「既是生不如死，何苦還要再活下去？」

岳小玉冷哼一聲，道：「要殺你這種人，本來易如反掌，但沒有由來弄髒老子的劍，弄污老子的手！」

谷鐵邦的臉色立刻變得倍加難看，岳小玉巳從懷裏掏出一隻小盒子。

他從小盒子裏取出一顆黑色的丹丸，然後對谷鐵邦說：「張開你的鳥嘴！」

谷鐵邦眼色一變，凝視着岳小玉手裏的丹丸，半晌才道：「這是甚麼丹藥？」

岳小玉冷冷一笑，道：「老子從來不喜歡勉强任何人，你旣要死，老子就成全了你。」

小公主吃了一驚，道：「這……這是甚麼毒藥嗎？」

「當然是毒藥，難道還會是補藥不成？」岳小玉冷冷道：「看這老東西早巳壯志消沉，活下去旣然沒有意思，正是活着累人，死累街坊百姓，與其長痛不如短痛，趁快吞下這顆見血封喉奪命丹，大家都省却不少麻煩。」

小公主正待阻止，谷鐵邦巳張開嘴吧，岳小玉嘿嘿一笑，右手食指輕輕一彈，那顆「見血封喉奪命丹」巳射進谷鐵邦的口腔裏。

谷鐵邦毫不遲疑，立刻把丹丸嚼個稀爛，臉上滿是愴苦的神情。

岳小玉盯着他，過了一會才道：「是不是他媽的好苦？」

谷鐵邦說道：「苦極了，但却名不符實。」

岳小玉嘿嘿一笑，道：「你想痛痛快快便死，但老子偏偏不讓你得償所願。」

谷鐵邦神色慘變：「你……你在攪甚麼鬼？」

岳小玉道：「你是給誰打傷的？」

谷鐵邦怒道：「你要折磨便折磨，可用不着說風涼話。」

岳小玉冷冷的說道：「老子幾時說風涼話了？老子的意思，你根本就完全不明白。」

谷鐵邦强忍怒氣：「那麼又是甚麼意思？」

岳小玉道：「因正爲打傷你的，乃是區區在下，所以解鈴還須繫鈴人，你現在懂了沒有！」

谷鐵邦陡地一呆，道：「這……這不是毒藥？」

岳小玉道：「這是『九宮清露大還丹』。功能起死回生，谷老兄受傷本不太重，一服下此丹，不但傷勢可以迅速復原，而且更可以平添十載功力！」

谷鐵邦聽得儍住了，他呆楞楞地望着岳小玉，聲音怪異地說：「你爲甚麼要救我這種人？」

岳小玉聳了聳肩，道：「救人那分彼此，最重要的是高興！」

「高興？」

「對了，」岳小玉笑笑，「只要高興起來，就算用一萬両金子買一堆牛糞，也是可以的，更何况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者哉？」

谷鐵邦垂下了頭，道：「但谷某罪孽滔天，連一堆牛糞也比不上。」

岳小玉道：「谷前輩此言差矣，人誰無過，知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這兩三句話，他自小就巳給人教訓過不知多少遍，如今居然可以反過來對一個老江湖這樣說，實在是一件愉快之極的妙事。

谷鐵邦聽得垂首垂臉，忽然向小公主這邊走了過來，道：「小公主，屬下背叛了教主，罪該萬死，如今雖巳大徹大悟，却是爲時巳晚，小公主若要代替教主執掌刑法，屬下也自甘受罰……」語畢跪下，向小公主大力磕頭不巳。

小公主吃了一驚，忙道：「谷叔叔請起！」正想伸手扶起谷鐵邦，但岳小玉巳比她更快出手，在半拉半扶之下把谷鐵邦拉了起來。

只見谷鐵邦額上巳在流血，岳小玉登

時臉色一沉，道：「谷護法，在下用九宮清露大還丹保住你的性命，你老人家把額頭弄得血流如泉水，這算是甚麼意思？」

谷鐵邦一呆，道：「不！老夫萬萬不是有甚麼意思……只是心中有愧，向小公主負荊請罪而巳。」

岳小玉道：「與其負荊請罪，不如帶罪立功！」

谷鐵邦如夢初醒，道：「岳少俠一言驚醒夢中人，老夫明白了！」

岳小玉「唔」一聲，道：「馮逢花要救徐姑娘，這件事你怎麼看法？」

谷鐵邦道：「不容易。」

馮逢花立時嘶聲叫道：「死死活活，好好歹歹也要把芷若姑娘救出來！」

岳小玉回頭瞪了他一眼，冷冷道：「現在誰說不去救你的大美人了？」

「不！她不是甚麼大美人，」馮逢花認眞地說道：「但她是無辜的！」

「無辜的人，豈不是不應該死？」岳小玉問。

「當然不應該死！」馮逢花立刻大聲回答。

岳小玉嘿嘿一笑，道：「但這世間上偏偏就是這樣的，不應該死的人，天天都死掉不知幾許，倒是那些該死的人，個個福壽康寧，甚至是長命百歲。」

馮逢花呆了一呆，岳小玉又冷冷一笑接道：「姓馮的，你若信任老子，老子就把徐姑娘的事，當作是老子老婆的事！」

鐵老鼠忍不住插口問了一句：「小岳子，你巳經成親了？」

岳小玉道：「天天都成親，晚晚換新人。」他分明是在開玩笑。

馮逢花怔怔的望着岳小玉，良久才說道：「你想怎樣？」

岳小玉道：「你若信任在下，老子自然會全力搶救徐姑娘，否則一切免談！」

馮逢花臉色一變，道：「要怎樣才證明馮某相信你？」

岳小玉道：「很簡單，只要把鏢銀下落說出即可！」

馮逢花頑固地搖了搖頭，道：「不！必須先救了芷若姑娘再說。」

岳小玉冷冷一笑，道：「這就證明，你一點也不信任咱們。」

馮逢花反問道：「你又何嘗信任馮某了？」

岳小玉哈哈一笑，道：「老子可以一點也不信任閣下，但閣下却非要完全信任老子不可。」

馮逢花怒道：「你太狂妄！」

「這個你也說對了，」岳小玉揚了揚眉毛。「老子可以狂妄，但你却不能！」

馮逢花臉色變得更難看：「你要殺便殺，何來這許多廢話！」

岳小玉笑道：「你又再說對了，老子可以罰誓：倘若你不把眞相說出，老子立刻就一掌斃了你，然後掉頭便走，再也不管徐姑娘的死活！」

馮逢花聽到這裏，冷汗巳不由自主地涔涔而下。

岳小玉仰望天色，半晌又再笑吟吟地說道：「現在時候還早，你可以慢慢考慮考慮清楚，然後才再答覆不遲。」

馮逢花的臉色陣青陣白，過了很久很久，終於點點頭，說道：「好，好！我說！但你若食言反悔，馮某就算做鬼也決不饒你！」

岳小玉道：「閣下大可以一千一萬個放心，老子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厲鬼纏身，冤魂不散，老是緊緊的跟着自己。」心中却在冷笑不迭，忖道：「老子天不怕地不怕，甚麼牛鬼蛇神更加不怕，就只怕那些大大小小的美人鬼，實在個個都要命得緊！」

馮逢花可不知道岳小玉心裏正在想着些甚麼，但他爲了要救徐芷若，到這時候再也無法嘴硬起來。

他終於向岳小玉說出了另一個人的名字。

他說：「指使馮某刦這一支鏢的人是——」下面兩三個字，他是緊貼着岳小玉耳朶邊才說的。

他說得很細聲很細聲，旁人絕對沒法子可以聽得到。

但岳小玉一聽之下，一雙眼睛立刻就變了顏色。

他的眼紅了，也不知道是爲了震驚，還是爲了極度的憤怒！

他突然一手揪起馮逢花的衣衫，惡狠狠的問：「你不騙我？」

馮逢花苦笑了一下，道：「你若不相信，馮某也沒話好說了。」

岳小玉直勾勾地盯着馮逢花看了很久，終於吐出口氣，道：「老子一定會把事情查個水落石出的，你若敢騙我，嘿嘿，你和徐姑娘都會沒命！」

馮逢花道：「馮某願意用咱們兩人的性命作保！」

岳小玉道：「算了，老子自有老子的辦法，咱們現在先去救徐姑娘。」

鐵老鼠怔怔地瞧着岳小玉，道：「怎樣救法？」

岳小玉道：「由谷護法引路，堂堂正正的衝進青木寨救人！」

「你瘋了？」鐵老鼠嚇了一大跳。「這豈不是燈蛾撲火，自取滅亡了？」

「甚麼燈蛾撲火，沒的來由首先滅掉自己的威風！」岳小玉冷冷一笑，道：「我巳決意如此，誰不贊同，可以速離此地，以免糊裏糊塗的送掉了性命。」

鐵老鼠立刻一拍胸膛，道：「你也別把區區瞧扁了，別的事情區區也許不會幹，但捨命陪君子這種笨事，却是時常幹之，而且愈幹愈是出色內行，隨時隨地都會陷入忘我境界。」

小公主却憂形於色，道：「不知道青木寨裏還有些甚麼高手？」她兩眼直視着谷鐵邦，希望谷鐵邦可以帮助岳小玉一臂之力。

谷鐵邦沉吟半晌，道：「如今霸佔着青木寨的，乃是西府雙聖。」

「西府雙聖都來了？」小公主大吃一驚，連聲音都顫抖起來。

岳小玉却漫不經心地問：「西府雙聖很厲害嗎？」

小公主深深的吸了口氣，說道：「西府雙聖，是提龍王府裏刀法最高的兩位高手。」

谷鐵邦也點點頭，道：「小公主之言，絕不誇大，『雙聖三刀』，自出道江湖

以來，從來也沒有敗陣過一次！」

「何謂之『雙聖三刀』？」

「雙聖，就是『金雲刀聖』賀天齊，及『鴛鴦刀聖』招歡厲，

「三刀呢？」

「招歡厲以一柄金雲大刀成名江湖，而賀天齊用的却是一對赤燄鴛鴦刀，兩人加起來合共有刀三柄，以是江湖中人，稱兩人為『雙聖三刀』。」

岳小玉冷冷一笑，道：「這兩人年紀有多大？」

谷鐵邦道：「招歡厲四十出頭，賀天齊三十七八左右，都不算老。」

岳小玉道：「谷護法，請恕冒昧，敢問雙聖武功，比諸尊駕又有何區別？」

谷鐵邦苦笑道：「相差了一大截。」

岳小玉故意問：「是雙聖比你差一大截？還是你比雙聖差一大截？」

谷鐵邦忙道：「當然是雙聖武功高强得多。」

岳小玉望着小公主，道：「妳知道雙聖為人怎樣嗎？」

小公主道：「招歡厲人兇聲大，賀天齊却深沉得多，都是很不好惹的脚色。」

岳小玉道：「這兩人在神通教裏地位怎樣？」

小公主道：「很高，但高到怎樣的地步，我也不大清楚。」

岳小玉道：「妳怕不怕這兩個人！」

小公主眼睛裏立刻閃動着驚懼的光芒，雖然她沒有說甚麼，但衆人都已明白她心裏的感受。

岳小玉吸了口氣，又道：「雙聖已背叛了萬教主，是不是？」

小公主道：「是的。」

岳小玉道：「江湖上，許多人都說令尊是個極可怕的惡魔，這一點妳承認不承認？」

小公主搖搖頭，道：「我不知道，但……但近來……」

「近來又怎樣了？」岳小玉催促她：「說下去呀！到了這時候，妳應該說老實話，不要再自欺欺人。」

小公主瞧着岳小玉，忽然長長地嘆了口氣，道：「這件事，我們遲一點再談可以嗎？」

岳小玉本想說「不可以」，但看見她臉上那種充滿委屈的神色，心腸再也硬不起來，只得含含糊糊地說了一句：「也罷……」便不再追問下去。

谷鐵邦也凝視着岳小玉，道：「岳少俠真的打算殺上黑草崖？」

岳小玉道：「當然是真的。」

谷鐵邦道：「青木寨原來的盜匪嘍囉，早巳散掉了七七八八，而那些賴着不肯走的，也不是甚麼厲害的脚色，但提龍王府西府中的高手，却是萬萬不容漠視。」

鐵老鼠瞧着谷鐵邦，道：「谷護法，你真的打算叛上加叛？」

谷鐵邦道：「先前背叛萬教主，既是一時糊塗，也是身不由主，如今既蒙岳少俠點化，以後做事，決不會繼續糊裏糊塗，不分青紅皂白。」

鐵老鼠淡淡一笑，道：「你敢再上青木寨嗎？」

谷鐵邦慨然道：「谷某這條命本來就是拾回來的，又有甚麼事情不敢幹！」

鐵老鼠答話道：「但尊駕受傷不輕，雖有靈丹妙藥保命，却也不宜再度妄動眞力。」

岳小玉道：「鼠老兄言之成理，但這次殺上青木寨，除了在下之外，你們誰都不必動手。」

「你瘋了？」小公主忍不住驚叫起來。「就憑你一個人，就想把青木寨裏所有的人完全擊敗？」

岳小玉道：「山人自有妙計！」他一會兒自稱「老子」，一會兒自稱「在下」一會兒又以「山人」自居，就算談不上千變萬化，也可說是花樣百出，古怪之極。

馮逢花可不管岳小玉是個怎樣的人，他最關心的人只有一個——徐芷若。

岳小玉既巳答應非救徐芷若不可，他也是絕對不會食言的。

× × ×

青木寨是强盜窩，但天下間最可怕的人並不一定就是强盜。

也許，那些眞眞正正的强盜，平時根本就不像個强盜，而是像個正人君子。

這一天，天氣似乎比預料中還要好得多，在青木寨二十丈前的一座帳營裏，樂青獅正在磨刀。

樂青獅在八年前拜了一個年紀比自己僅大三歲的武林高手為師，又在去年，在師父同意之下，再拜另一高手為師父。

他這兩個師父，就是「西府雙聖」！

他先拜賀天齊為師，六年後又再被招歡厲收錄為徒。

他一人身兼兩大刀法高手所長，日後自當有一番驕人成就。

在西府，人人都是這麼想。

他自己也有這種想法，有時候，他甚至懷疑，天下間最高明的刀法，是否就和自己所練的刀法相差無幾？

樂青獅也會過一些學劍的武林高手。

他向這些學劍的高手挑戰，甚至是展開血腥的殺戮，他想試一試，這些成名的高手究竟可以接得下自己幾刀？

結果，他殺了八十九人，其中有不少連他一刀都接不住！

在多次爭鋒決勝，多次血腥屠殺後，樂青獅贏得了一個綽號：「百勝刀客」。

但樂青獅並不滿意，他心裏最大的夢想，是要自己成為「天下第一刀客」。

樂青獅是否具有這個條件？

× × ×

樂青獅每次磨刀，都一定親自動手，而且絕不容許任何人在旁邊觀看。

熟悉他的人和他的手下，都一定很清楚他這個脾氣。

有一次，他在房子裏磨刀，門外已貼着一張條子，上面寫着一個字。

那是一個「磨」字。

就在他磨刀磨得最起勁之際，忽然有人推門而進。

樂青獅猛然抬起頭，喝問道：「甚麼事？」

推門而進的，是他的一個表弟，這個表弟說：「你娘親病了，而且情况很是嚴重，大夫說！」

但他還沒有把話說完，刀光又在他眼前急速地劃過。

他做夢也想不到，樂青獅竟然會向自己出刀，猛下殺手。

樂青獅的刀，他怎能閃避得過？

「你……你為甚麼要殺……我？」他在驚駭、絕望、憤怒中呼叫。

樂青獅臉上居然露出了無可奈何的神色，緩緩的道：「你沒看見門外那一個字嗎？」

「門外？門外有甚麼字？……」

「那是一個『磨』字，」樂青獅嘆了口氣，道：「這個字的意思，是說我正在房子裏磨刀，任何人都不能擅自闖入，否則一定殺無赦！」

「連……連我也不例外？」

「當然不能。」

「那麼……若是你娘親呢？……」

「她很清楚我這個規矩，我的兩位師父也是一樣。」樂青獅解釋道：「現在，你還滿意不滿意？」

他的表弟不禁發出了一聲慘笑。

樂青獅那一刀，深深地劃在表弟胸腹之間，那是絕對致命的一刀。

所以，這個表弟無論滿意也好，不滿意也好，結果都只有一條死路可走。

今天，樂青獅又在磨刀了，他每次磨刀，臉上的神情都很沉重，心裏彷彿有着一塊巨大的石頭。

帳營外插着一面大旗，旗上只繡着一個「磨」字。

跟隨着他的手下，都知道這個「磨」字，不啻等於另外三個字：「鬼門關」！

誰敢擅入，誰就註定要進入鬼門關！

× × ×

磨刀聲音並不刺耳，但却很單調，單調而乏味！

樂青獅看來高大粗壯，但却是個心細如髮的人，他計算得很清楚，自從兩年前他殺了表弟之後，他又巳磨刀二十三次之多。

今天是第二十四次了。

再也沒有人敢在他磨刀之際，擅自闖進他的房子。

就算是天大的事情，都必須擱下來，等候樂青獅磨刀完畢之後再說。

其實，樂青獅的刀很鋒利，根本就毋須去磨，但每隔半個月左右他就會在房外貼上一張條子，上面寫着一個「磨」字。

今天，他又磨刀。

他磨刀的時候精神很集中，往往有蒼蠅飛到他的臉上甚至鼻尖上，他都不會揮手將之趕走。

但這一天，就在他磨刀磨得汗流浹背之際，忽然帳營裂開了一個小洞，接着洞裏就鑽出了一張陌生的臉孔。

這張臉孔很好看，臉上的神情却是佻皮之極。

樂青獅立刻緊緊盯着這人，沉聲道：「你是從那裏來的？」

這人嘻嘻一笑，道：「從來處來。」

樂青獅道：「你想不想活着回去？」

這人眨眨眼，道：「我不知道。」

「不知道？」樂青獅冷冷一笑，道：「但你可知道現在這樣子是很危險的。」

這人「哦」一聲，笑道：「劃破一個洞子瞧瞧閣下磨刀，難道會不見了一隻鼻子那麼嚴重嗎？」

樂青獅道：「一個人就算不見了鼻子，也不能算是最嚴重的事。」

這人道：「更嚴重的又怎樣？」

樂青獅道：「不見了腦瓜子。」

這人道：「閣下說的甚是，聽說在兩年前，令表弟也好像不見了腦瓜子。」

樂青獅搖搖頭，道：「你弄錯了，我表弟的腦瓜子沒有給砍掉下來，說到底，他還是我的表弟，但你却不同了。」

這人笑笑：「我又有甚麼不同？是不是我有三頭六臂？」

樂青獅道：「到這時候，難得你還有心情說笑，眞是令人佩服！佩服！」

這人盯着樂青獅的臉，道：「你一定要殺我嗎？」

樂青獅道：「一定！」

這人道：「那麼，在你我之間，必然會有一個人死定了，對不？」

樂青獅道：「你放心，這個死定了的人，肯定不會是樂某。」

這人道：「何以見得？」

樂青獅道：「你幾曾聽過獅子會給兔子咬死的？」

這人笑了笑，道：「就只怕獅子老眼昏花，把豹子當作兔子。」

樂青獅冷冷一笑，道：「就算是豹子，也打不過獅子。」

這人道：「那倒未必，豹子雖然個子細小一點，但勝在更靈活，更兇狠。」

樂青獅道：「你以豹子自居？」

這人道：「就不算是豹子，最少也會是個兔子。」

樂青獅笑了，笑得既陰險又殘酷：「很好，我最高興遇上你這種人！」

這人道：「為甚麼遇上我這種人，你便高興？」

樂青獅道：「殺一個驕傲的人，遠比殺一個戰戰兢兢的對手痛快得多。」

這人點點頭，微笑道：「這就意想不到了。」

樂青獅道：「意想不到甚麼？」

這人道：「看你笨頭笨腦，十足十像是個白痴屠夫，眞想不到你居然可以說得出這種話來。」

樂青獅勃然變色，道：「看你年紀青青，怎麼說話如此刻薄？」

這人道：「再刻薄的說話，也殺不了人，總比你的刀仁慈千萬倍，最少，你表弟若是我的表弟，他就絕對不會無緣無故死在我的刀下！」

樂青獅怒道：「那是他咎由自取，就和你今天的情况一模一樣！」

「樣」字甫出口，刀光巳閃起。

他這一刀，乃是含怒而發，招式名堂是「箭鎖雲山」，只見刀鋒勢如箭射，帳營外這人若是稍為閃慢半分，都非要吃上一刀不可。但樂青獅這一刀才射出，帳營又巳裂出另一道更大的缺口。

這更大的缺口一裂開，一個人的身子巳輕巧地閃了進來。

樂青獅一刀刺空，旋身舞刀再攻，而且一攻就是八刀之多！

「好刀法！」那是岳小玉的聲音。

來者當然就是岳小玉，他在登上黑草崖之前，已聽谷鐵邦說過樂青獅的「磨刀故事」。

（未完・三十）



新派武俠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天壤一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沈大娘中途遇伏，和木龍車如海、大頭鬼王、黑扇秀才激戰，最後沈大娘中了暗算，昏倒在地……沈若華、田玉燕、管秋霜、畢秋雲夜闖仙女廟中的「斗姆閣」，準備救出凌千青，却在「斗姆閣」中遇上了一個白髮蒼蒼的斗姆，四個姑娘正向斗姆要人，此時，突見何眞眞帶領凌千青前來拜見斗姆，斗姆見何眞眞喜歡凌千青，立即逼凌千青答應娶何眞眞，凌千青對着幾位姑娘，不知如何回答好，但他堅持父仇未報，絕不談婚事，斗姆氣怒不已，說若是凌千青等五人能接得下她的五招，就讓他們離去，凌千青等人無法，只得和斗姆動手過招……

活死人出現　救出衆少俠

試想這一招，斗姆明明只是抬杖就劈，看不出有什麼異處，但五個人居然同時都遭到她杖勢轟擊，她一支藤杖，在這一瞬之間，居然逼使五個人四散分裂，各自趨避不迭，自顧不暇，那有支援他人的能力呢？

斗姆一雙綠光暴射的眼睛，只是注視着管秋霜，她對其他三位姑娘手忙脚亂的趨避情形，視作理當如此，但管秋霜雙脚一頓，就避開了她的杖勢，以她的經驗，居然看不出管秋霜使的是什麼身法來的？這使她感到萬分驚奇，心中暗道：「這小丫頭身法何其古怪如此？」

凌千青忙說道：「老前輩這是第一招了？」

斗姆說道：「不錯，你們還要接我四招。」

凌千青道：「老前輩可否暫停？」

斗姆道：「你們還有什麼事？」

凌千青道：「老前輩杖勢太奇奧了，可否容我們稍作商量？」

斗姆是個喜歡奉承的人，聞言呷呷尖笑，說道：「好，老身給你們一盞茶的時光，你們只管商量好了，再和老身動手不遲。」

凌千青朝四人招招手，走到角上低聲道：「她杖法怪異，方才明明只有一杖，但我看到咱們五個人好像都直接受到杖勢的攻擊，這種杖法，似和九華『分光劍法』有同樣妙用，人數分散，她杖勢也分開了，因此咱們對付之道，人手就不應分開，等她發杖之際，咱們就合力一致封架，也許不致爲她杖法所迷；還有田家妹子功力較差，和在下站得近些，不可離開太遠，一旦發現不對，我也好帶妳趨避的。」

田玉燕臉上微紅，點點頭，心裏却感到甜甜的，大哥還是最關切自己了。

畢秋雲道：「大哥說得極是，我們合力接她四招好了。」

凌千青道：「還有一點特別重要，萬一接不下來，妳們務必趕快往外退去，由我一人來對付好了。」

沈若華道：「合我們五人之力，都應付不了，你一個人如何對付得了呢？」

凌千青道：「妳們不用管我，我自己有辦法。」

管秋霜接口道：「到時大姐、二姐、四妹只管先走，由我和凌大哥兩個對付就夠了。」

剛說到這裏，斗姆已經等得不耐，催道：「你們商量好了沒有？」

凌千青道：「好了。」

五人依然各自回到原來的位置。

斗姆冷冷的看了五人一眼，說道：「你們都準備好了吧？」

凌千青欠欠身道：「老前輩，請發招好了。」

「好！」斗姆金漆藤杖一起，喝道：「這是第二招了。」

藤杖一擧即揮，刹那之間，漾起一排杖影，看去差不多有八九支之多，宛如一排擂木，朝五人滾滾推來。

凌千青口中大喝一聲，青藤劍一振，臨空發劍，他使的是「乙木劍法」，同樣一下泛起八九道劍光，迎着洒出。

四女在對方藤杖出手之際，人影倏然一合，朝中間集合，正好凌千青劍勢洒出，往上迎起，接住了斗姆的一排杖影，她們可以從容出手。

沈若華長劍乍展，刷刷刷連發三劍，劍光錯落，有如靈蛇亂閃，使的是沈大娘的「絕戶劍法」有攻無守，劍勢辛辣惡毒，故有絕戶之名。

畢秋雲使的是義父紫衣煞君的「紫氣東來劍法」，劍勢大開大闔，劍風飛捲，聲似裂帛，她也連發了三劍，劍光洒出足有七八尺長，和凌千青漾起的八九道劍光，佈成了一片交織劍網。

管秋霜藝出姜太公姜竹坡門下，她除了祭起軟劍的那一招絕學，還學了一套「金蓮劍法」，劍勢展開，有如萬朵金蓮，乃是一套防身的劍術。

只有田玉燕的是師父卓一絕的「掌一劍」，和祖父田有甲的「掌中指」，對付江湖武士，已足可自保，但遇上斗姆這樣的絕世高手，就差得遠了。

她手中握着一柄長劍（她的紫艾劍失落在仙女廟中，後來被聶小香所得，如今聶小香又落在柳鳳嬌的手中，紫艾劍自然也落到柳鳳嬌手中了），在四人劍光交織之下，幾乎施展不開手脚，也不知如何使好，索性收起長劍，從身邊革囊中取出一隻飯碗來，準備乘隙施展她爺爺的「彈指神通」。

這一瞬間，杖影、劍影，攻勢交錯，幻起了一片如山光影！

斗姆先前看到凌千青揮起的一排劍影，獨擋自己正面，心中雖然暗暗點頭：這小子果然已得木吾眞傳，輕輕年紀能有如此造詣，已是十分難得了。

但他們五人，僅憑凌千青使出木劍道人的「乙木劍法」，正面和斗姆動手，自然還差得遠，由此可見，這四個女娃兒，並無什麼出奇之處了。

那知等到各人展開劍法，斗姆見多識廣，自然一下就看出來了，沈若華使的是「絕戶劍法」，畢秋雲使的是「紫氣東來劍法」。

只有管秋霜一支軟劍，劍光劃過，泛出朵朵蓮花，生生不息，劍法之奇，以她的經驗，竟然認不出這姓管的女娃兒使的究竟是什麼劍法？甚至連她劍勢的來龍去脈，都看不清楚，但覺劍光如旗，劍旗一展，就生出朵朵蓮花來。這些蓮花，正好護住了她上下左右前後，不論你任何兵刃暗器，試從任何一方，都無法攻得進去。

一時之間，眞把目空四海的斗姆看得心頭大爲驚愕，世上竟會有如此精密的劍法，任何門派的劍法，都不會十全十美，也一定有它的破綻，惟有管秋霜這套「金蓮劍法」，竟然一絲空隙也沒有！

原來這套劍法，是姜太公姜竹坡晚年悟徹劍理，獨創的護身劍法，因爲他號稱姜太公，想到昔年姜子牙有一面杏黃旗，乃是玉虛宮的奇珍，一經展開，就有萬朵金蓮護身，他就把劍當旗，劍光一展，就劃出一面旗來，然後再生生不息，圈出無數劍花，幻出朵朵蓮花，故定名爲「金蓮劍法」。

姜太公已有七八十年不在江湖露面，他晚年獨創的劍法，斗姆又如何識得？

就在她這一出神之際，但聽一陣急驟的「噹」「噹」交鳴，斗姆這一招藤杖，竟然連後半招杖勢變化，都來不及施展，已被凌千青、沈若華、畢秋雲、管秋霜四支長劍封架開去。

凌千青大聲道：「老前輩，這是第二招了。」

這句話，就是說妳第二招我們已經接下了。

斗姆一陣呷呷尖笑，點頭道：「很好，你們之中，有玲瓏絕戶門的傳人，還有紫衣煞君的門下，有你們幾個人聯起手來，江湖上能夠和你們打成平手的人，已是不多了，但你們要跟老身動手，只怕還差得多，方才這二招，老身承認你們接下了，但那是老身在思索一件事，只使了前半招，後面的半招，並未使出來，給你們佔了便宜……」

她話聲一頓，碧綠的眼光，朝管秋霜投射過來，緩緩說道：「姓管的女娃兒，妳當老身剛才在思索什麼？」

管秋霜道：「妳想什麼，我怎麼會知道？」

斗姆說道：「老身看妳劍法，十分眼熟，妳是何人門下？也許老身看在妳師尊份上，可以不爲難妳，妳說出來給老身聽聽。」

她明明慄於管秋霜的劍法，神奇莫測，料想她師父必是一位大有來歷的高人無疑。

斗姆自然是大行家，她已可從管秋霜的劍法看出她師父在劍術上似乎還勝過木劍道人，她對當今之世，眞正惹不起的，本來也只有木劍道人一個，如今又發現了管秋霜的劍法，她自然要問清楚了。

管秋霜冷聲道：「我師父不問塵事，也不在江湖之中，說出來了，妳也未必知道。」

斗姆臉色微變，怫然道：「好個小丫頭，老身原是一番好意，妳以爲老身看不出來麼？」

管秋霜道：「那妳就看着好了。」

這話可把斗姆激怒，呷呷尖笑道：「

好，好，就憑妳這句話，就算妳師父有通天徹地之能，老身也要得罪了！」

說到這裏，尖喝一聲：「那就接老身第三招吧！」

這回她決心要在第三招上，展示她的威力，這一招就非把這幾個小輩的長劍震飛不可！

本來以她斗姆的威名，雖說要對方五人接下五招，其實三招之內，就應該把他們解決了，眞要讓他們接下了四招，就算接不下第五招，也已經有損她的威名了。

凌千青自然知道斗姆已被管秋霜激怒，這第三招必然十分厲害，因此在斗姆尚未發招之前，早已運起了師門「乙木眞氣」，功凝右臂，直貫劍身，目注斗姆，絲毫不敢大意。

沈若華、畢秋雲、管秋霜也有同樣的感覺，各自抱劍凝神，準備全力迎戰。

田玉燕早已收起了長劍，左手握着飯碗，直豎前胸，也準備乘隙出手。

這一瞬間，眞是暴風雨前的寧靜，大家全神貫注，氣氛緊張得似乎連氣壓都在逐步降低，迫得人有透不出氣來的感覺。

不在場中，而感到最緊張的，莫過於黑衣魔女何眞眞了。她對凌千青情有所鍾，而且兩人已經談得好好的，這次她帶凌千青來見師父，並不是爲了要師父作主，强迫凌千青答應婚事。

這完全是師父聽了二師姐的先入之言，才會生出這場是非來。

她當然明白，男女情愛，是要慢慢培養出來的，絕非强迫所能成功，她和凌千青已經有了良好的開始，但這話她當然不好對師父說，平時也許還可以說，但如今當着另外四個姑娘，就更不能說了。

至於師父要他接下五招之言，她雖然知道凌千青是木劍道人門下，劍術造詣極深，但他和師父比，那就簡直不成比例了，以凌千青的武功，就是和大師兄比，也還要差了一截。

她對師父的武功，自然更清楚，別說僅憑他們五個人，就算再加上五個，也接不下師父五招。

方才前面兩招，師父根本並未使出眞功夫，那只是看看他們幾人的劍路而已，這第三招，不，說到眞正動手，應該就在這一招了。此時眼看師父動了眞怒，怎不教她急煞？

她一雙眼睛，只是一霎不霎的盯着凌千青，流露出萬分惶急，和萬分關切之神色。

這原是一句話的工夫，斗姆喝聲出口，手中金漆藤杖忽然朝左右連揮幾揮，一個人就凌空飛起，杖先人後，撲擊而來！

不，她金漆藤杖，這向左右連揮幾揮，就幻起了一幢如山杖影，她一個人就像挾泰山而超北海，迎面壓頂而來！

也不，她這幾揮湧起如山杖影，她一個人早已隱沒在杖影之中，這時所能看到的，只是一幢假山般的朱紅影子，凌空朝五人壓頂而來。

如山杖影還未壓到，數丈周圍，已經風起雲湧，輕嘯盈耳，一股無形的壓力，先期湧到，五個人立時有一種令人窒息的壓迫感，連呼吸都困難起來。

誰都心裏明白，她口中雖說五招，實則勝負之分，在這一招就得決定了！

凌千青急忙低喝一聲：「妳們快些退走，再遲就來不及了！」

口中喝着，青藤劍使出他壓箱子的本領——「天壞一劍」來！

這一下當眞快若雷霆，但見一道青濛濛的劍光，繞身而起，青光陡然暴漲，化作一片奇亮耀目的晶瑩光幕，幾乎擴及丈餘，迎着朱紅杖影席捲過去，森寒劍氣，發出嘶嘶異聲。

管秋霜也捨了「金蓮劍法」不使，陡地一揚皓腕，把誅神劍脫手朝空中擲去，長劍出手，就「嗤」的一聲，破空直上，一下直射起三丈多高，越過斗姆那幢朱紅杖影之上，才掉頭向下，擲起之時，只不過一道匹練般的精光，但這一掉頭平落之際，却登時光芒大盛，從劍身上散發出一層森寒劍氣，瀰漫空際，緩緩下落！

斗姆做夢也想不到自己這一招移山塡海會遇上武林中最著名的兩招曠世絕學！

她挾杖撲起之時，就已看出凌千青使出來的竟是昔年被號稱劍神王西神那一招天下無人能擋的「天壞一劍」，但她還仗着自己修爲功深，凌千青使的縱是「天壞一劍」，究竟還是初學乍練，火候不足，自己就算不能破它，也不至於爲它所傷，最多打成平手。

那知就在此時，忽見管秋霜把一柄軟劍脫手擲起，手法極怪，再抬頭一看，一柄劍已經橫着緩緩下落，一道森寒徹骨的劍光，幾乎籠罩了一丈方圓，心頭登時想起一個昔年令羣魔聞名喪膽的異人來，心中這一驚非同小可，暗道：「這會是誅神劍？」

她一幢如山杖影，原是凌空而來，凌千青的一道青光，是朝上迎起，管秋霜的一層劍光，却又往下罩落，這一下，正好把斗姆連人帶杖合在了中間。

光是凌千青一招「天壞一劍」，斗姆也未必放在心上，（凌千青對柳鳳嬌也使過天壞一劍，但柳鳳嬌却在同時彈出了勾魂毒粉，他劍法才使到一半，就已力不從心，饒是如此，柳鳳嬌只是見機得快，遁了出去，並非和凌千青硬拚，當時若非她見機得快，縱然不喪在劍下，也得砍下她一條手臂膀來了。）但管秋霜又在同時祭起了「誅神劍」來，却有了麻煩！

她顧得了凌千青的「天壞一劍」，就無法顧到管秋霜祭起的「誅神劍」，若是要和兩人這兩招曠世絕學硬拚的話，她自問也毫無把握了。

這眞使久經大敵，久負盛名的斗姆一時有措手不及之感。

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事，就在兩道劍光上下交征的一瞬之間，斗姆猛一吸氣，身形往後一仰，閃電般從中間橫飛出去。

這是她不準備和兩人硬拚，才全身而退的，對斗姆來說，已是數十年來從未有過之事。

以她的內功修爲，這一下從兩道劍光上下夾擊之中，由橫裏抽身後退，就像電光閃過一般，該是何等快速，照說應該並無多大阻碍，因爲這時凌千青的「天壞一劍」，發劍在先，也發得較快，管秋霜誅神劍不是冲上去，掉轉頭往下就刺，而是在半空中掉頭之時，劍身成「一」字形平

着緩緩降落的，落下的較慢。

但兩人心裏的想法不同，這一招劍法的威力，也就各異了。凌千青使出「天壞一劍」，劍光往上席捲而起，看到斗姆急急抽身後退，他不願得罪了這個女魔頭，因此一見她退去，劍勢不覺停得一停，但管秋霜可不同，她已經祭起「誅神劍」，自然希望把斗姆的杖勢破去。

使這種高深劍術，都是以意使氣，由氣馭劍，凌千青劍勢一停，心頭自然沒有傷人之意。

管秋霜對這一招劍法，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還沒練到以意使氣，以氣催劍的階段，但她心裏並不放鬆，祭起的長劍自然也不放鬆了。

你莫看「誅神劍」在空中平平的、緩緩的下降，如果眞要緩緩降落，那還能傷人？

管秋霜雖然還不懂得馭劍之道，但祭起了「誅神劍」，這招劍法的本身就有尅敵的威力，本來下落之勢，好像極緩，等到斗姆閃電般從橫裏後退，誅神劍下落之勢，也突然加速了。

斗姆發杖撲來之時，一幢杖影至少也有一般花園中假山那麼一座，但後退之際，這一幢如山杖影自然全已歛去，只剩了她一條黑影，閃電般橫飛。

「誅神劍」驟然下落，劍氣侵體，斗姆才發覺「誅神劍」的威力，平飛襲人，急忙藤杖上撩，人却絲毫不停，繼續箭一般平射出去。

但聽「嗒」的一聲，等她飛射出去一丈開外，身形落到地上，才發覺隨了她數十年，身經百戰的一支藤杖，已被誅神劍削斷了尺許長一截。

這一經過，說起來大費筆墨，實則只是斗姆揮杖縱起，凌千青，管秋霜各自發出了一招劍法，斗姆再橫飛後退，前後最多也不過是轉眼工夫的事。

在凌千青發出「天壞一劍」之際，沈若華、田玉燕只覺凌大哥這一招劍光强烈得幾乎睜不開眼睛，不，一道青濛濛的劍光，已經把她們全包在裏面，就是要想發劍，也已經發不出去了。

直等劍光消失，凌千青、管秋霜各自收回長劍，兩位姑娘才知道凌大哥和三妹聯手，已經破了斗姆的第三招！

就在此時，凌千青耳中忽聽一個低沉的聲音說道：「小伙子，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凌千青一怔，急忙朝四位姑娘低喝一聲：「我們快走！」

一手拉起田玉燕，身形彈起，朝牆頭飛掠過去。

沈若華、畢秋雲等四道人影也一齊飛掠而起，飛上牆頭。

斗姆眼中綠光大盛，厲笑道：「你們想走！」

一團人影，白髮飛揚，宛如妖巫一般，凌空飛撲過來。

就在大家撲登牆頭之際，沈若華返身振腕一指，使出她家傳的「絕戶玲瓏指」來，田玉燕早已在左手握着一隻飯碗，這時同樣一個回身，右手食、中二指一叠，一連彈出三片碎碗。

「絕戶玲瓏指」和三片碎碗，當然傷不了盛怒之下的斗姆；但是就在斗姆堪堪撲近牆頭不遠，驀地有一縷極强的指風，從斜刺裏射到，這一縷指風，來得神速無比。

雙方動作，何等迅疾，斗姆飛撲而來的人，不防暗中還有人出手，等到發覺，已是無法閃避，人在空中，根本也閃避不了，急忙右手一揮，一道衣袖朝指風捲去了。

但聽「轟」然一聲，如遇雷擊，指風居然穿透她的衣袖，一下擊中右腕。

這一記雖然傷不了斗姆，却也擊得她身形驟落，手腕火辣辣生痛，一條右臂幾乎酸麻得握不住藤杖。

這一遲延，凌千青等五人，均已飛出牆外，疾奔而去。

斗姆尖厲的喝道：「天雷指，是歐一峯，你敢和我老婆子作對？」

她自然知道歐一峯已有二十年沒在江湖出現，僅憑剛才這一記指風，功力之高，絕不在自己之下，再加上凌千青的「天壞一劍」，管秋霜祭起的「誅神劍」，自己窮追下去，也決討不了好，是以她喝聲出口，人並未跟着追出。

牆外却寂無人聲，沒聽有人答應。

斗姆驀地仰天厲笑，聲若夜梟，說道：「也好，這是你們來惹我斗姆的，咱們索性好好較量，我若不把江湖武林攪個血雨腥風，就不叫斗姆了！」

×　×　×

凌千青一行五人，越出園牆，只聽一個低沉聲音叫道：「小兄弟，快帶着她們向北走，在甘泉山下等候老夫。」

凌千青只覺這聲音十分耳熟，只是一時想不起在那裏聽過，當下就朝大家說道：「妳們快跟我走。」說完，一路朝北奔行。

沈若華叫道：「凌大哥，我們到那裏去呢？」

凌千青道：「是一位老前輩說的，要我們到甘泉山下去等他。」

畢秋雲道：「是那一位老前輩呢？」

凌千青道：「我也不知道，這位老前輩的聲音聽來極熟，只是一時想不起來，方才就是他攔住了斗姆，不然我們還不容易逃得出來呢！」

管秋霜道：「我們怎麼一點也不知道呢？」

凌千青道：「要我們快走，就是這位老前輩。」

他這話，四位姑娘全不知道，因爲叫她們快走的是凌千青，那個低沉聲音只是以「傳音入密」和凌千青說的話；但四位姑娘相信凌大哥說的不會是假話，她們心中雖然疑信參半，可是斗姆沒有追出來也確是事實。

大家腳下絲毫沒停，不到片刻功夫，就已趕到甘泉山下。

這時已快近三更，夜色已深，山林間暗影空濛，松風如濤。

大家不覺站停下來，管秋霜道：「凌大哥，我們在那裏等他呢？」

凌千青道：「這位老前輩要我們在甘泉山下等他，這裏離大路較近，就在這裏等好了。」

話聲甫出，只聽一個清朗的聲音傳了

過來，說道：「小兄弟，你們怎麼才來呢？還不快過來，老夫巳在這裏等了你們好一回了。」

凌千青循聲擧目看去，只見十數丈外一棵大樹下，負手站着一個白衣儒生，雖然相距較遠，看不清楚面貌，但只要看他瀟然而立，似乎年紀不太大。

一面急忙回頭道：「我們快過去。」當先擧步行了過去。

今晚月色雖然不太明朗，但半鈎殘月，總算從雲層裏吐出一點昏昏朦朦的月色，五人這一走近，也依稀可以看淸這人的面貌了。

這個白衣儒生，看去不過四十來歲，生得長眉如劍，朗目如星，貌相淸俊，含笑朝凌千青望來。

凌千青看得不禁一怔，這人自己竟然從未謀面，但依然雙手一拱，說道：「今晚多蒙前輩援手……」

白衣儒生呵呵一笑道：「小兄弟不認識老夫了麼？」

凌千青愕然相望，說道：「前輩……你……」

白衣儒生朗笑一聲道：「小兄弟還記得下山之日，老夫曾託你傳遞過一封家書之事嗎？」

「啊！」凌千青口中啊了一聲道：「老前輩就是……」

他說到「就是」二字，下面的「活死人」三字，却不好說出口來，是以頓了一頓。

白衣儒生含笑點頭道：「不錯，小兄弟總算記起來了，老夫正是活死人塚裏的活死人。」

凌千青道：「老前輩那就是歐老前輩了？」

活死人微微一笑道：「老夫正是南海歐一峯，唉，二十年來，老夫一直自號活死人，這歐一峯三字，多年不用，倒好像反而生疏了。」

凌千青遇見沈大娘，取出活死人那封家書之時，曾把經過情形告訴過沈大娘，沈若華在旁，自然也聽到了。

此時聽那白衣儒生說出就是歐一峯，心頭不禁大是爲難。

沈若華聽娘說過，爹叫歐一峯，是南海風雷門嫡傳十六代掌門人，二十年前，自己剛出世那年，爹中了仇人一記「附骨釘」，而且還有幾個仇家一路追殺，負傷遁走，隱姓埋名，絕迹江湖，音信久絕，直到最近，才由凌千青捎來一封家書，才知爹隱居茅山，自稱活死人。

那麼眼前這人自稱他就是活死人，又是南海歐一峯，該是爹不會錯了；但問題是娘今年巳經四十七歲，爹比娘還大上十二年，如今該是五十九歲了，可是眼前的人，看去不過四十來歲；若論年歲，就足足相差了二十年。

是以沈若華只是拿眼望着白衣儒生，踧步逡巡，不敢上前相認，要是認錯了人，豈不是笑話？

歐一峯目光朝沈若華投來，烱烱雙目之中，忽然間起了一層霧水，臉色一黯，徐徐說道：「癡兒，除了爲父，天底下還有第二個歐一峯嗎？這也不能怪妳，妳一定認爲爲父今年五十有九，應該是一個老人了，却沒有想到爲父還是如此年輕，對麼？」

沈若華紅着臉，點了點頭。

歐一峯又道：「爲父當年中了仇家一記附骨釘，這附骨釘乃是排教中最厲害的掌中釘，打中人身，直入骨骼，不但眞氣全洩，不死也得終身殘廢，只有排教中人可以先服下特殊藥物，把人放入大蒸籠中，下面用烈火蒸上三天三晚，其釘自出，除了他們這種方法，天下無人能治……」

沈若華臉上不期流露出焦灼之色，顫聲說道：「那我爹不是沒有救了麼？」

「癡兒，爲父不是好好的活着？」歐一峯藹然一笑道：「當時爲父仗着本身功力，封閉住幾處重要穴道，想到普天之下，爲父只認識一位方外道友，他昔年到過南海，此人一生所學，勝過爲父十倍，當時就趕去想請他設法，這位道友，就是小兄弟的令師木道長！」

他轉臉朝凌千青看了一眼，接道：「那知爲父趕上茅山，木道長恰好雲遊去了，爲父失望之餘，只得走下山來，這時候，爲父從負傷之時算起，巳經趕了三天二晚急路，先前還有一綫希望支持着，如今希望巳成絕望，一口氣就鬆懈下來，事實上以爲父那時的內力，支持上三天二晚，巳經是奇蹟了，在經過活死人塚之時，但覺兩眼一黑，倒了下去……」

話聲甫落，突聽遠處傳來一聲嘿嘿冷笑，這笑聲就像箭射一般，來得好快，聲音入耳，但見兩道人影，像流星般瀉落，那是兩個身穿一式黑袍的老者。

這兩人面目深沉，臉上枯瘦得只是皮包了骨，但深陷的雙目却烱烱發光，兩人四道目光，一霎不霎的注視着歐一峯，一言不發，神情之間，有着說不出的詭異之感！

只要看這兩人的貌相，就可斷言是左道旁門之士了。

歐一峯驟視兩人，不覺雙目冷芒閃動，發出一聲朗朗長笑，點頭道：「會在這裏遇上二位巫兄，眞是巧極了！」

左首黑衣人冷冷的道：「歐一峯，咱們弟兄巳經找了你二十年，還算巧麼？」

歐一峯含笑道：「兄弟此次重出江湖，也正想找二位巫兄談談。」

右首黑衣人陰惻惻道：「咱們沒有什麼好談的了。姓歐的，你準備着吧！」

歐一峯道：「二位巫兄且慢。」

右首黑衣人道：「你有什麼後事，就快點交代他們吧！」

沈若華聽得怒聲道：「你們有什麼了不起，說話如此托大！」

右首黑衣人倏地回過頭來，冷聲道：「小丫頭，妳是歐一峯什麼人？」

田玉燕道：「瞧你們三分不像鬼，七分不像人，一定不是好人了。」

右首黑衣人哼了一聲道：「該死的丫頭！」右手朝田玉燕揮去。

歐一峯喝道：「巫亨，你怎可對一個小女孩出手？」

凌千青就站在田玉燕身邊，見他右手揮來，口中大喝一聲，右手運起「乙木眞氣」，朝前迎擊出去。

那右首黑衣人這一揮原只不過用了三成力道，以他的功力，這三成力道，田玉

燕也巳經承受不起了。

那知凌千青這一掌上，擬聚了「乙木眞氣」，東方甲乙木，木能生火，「乙木眞氣」之中，內蘊道家眞火，正是旁門陰功的尅星。

右首黑衣人這一揮雖然只使了三成力道，但他積數十年勤修苦練之功，這三成力道和凌千青擊出的八九成力道，幾乎相等，但力道相等，右首黑衣人就吃虧了！

因爲凌千青的「木形掌」，正是尅制旁門陰功的功夫，譬如火勢强，就可以把水燒乾，水勢强，就可以把火撲滅，其理相同。

兩股力量相等，旁門陰功自然遭到「乙木眞氣」的尅制了。

這一段話，說來慢，其實只是雙方手勢一揮一迎之事，但聽「呼」的一聲，右首黑衣人揮出的一記陰勁，竟然全被凌千青「木形掌」掌力擊散！

右首黑衣人這一瞬間也發覺不對，愕然道：「木形掌，你是木劍道長門下？」

凌千青傲然道：「不錯，在下正是木劍門下凌千青。」

歐一峯巳經連連搖手道：「小兄弟，這和你們無關，你們快些退後。」

左首黑衣人森冷的道：「歐一峯，原來你有木劍道長給你撐腰。」

「笑話！」歐一峯大笑道：「這位小兄弟和四位姑娘，只是路上相逢，敘敘而巳，兄弟何用什麼人撐腰？」

右首黑衣人道：「那好，咱們二十年的舊帳，就在這裏作個了斷。」

他們對木劍道人心存顧忌，是以就沒有再向凌千青等人糾纏了。

「了斷自然要了斷。」歐一峯朝兩人微微一笑道：「不過兄弟認爲咱們應該心平氣和的談談。」

右首黑衣人道：「咱們沒有什麼好談的了。」

歐一峯道：「二十年前，兄弟縱然殺了你們排教的一位長老，那是他恃仗排教之勢，在岳陽附近做出天神共憤之事，兄弟遇上了自然非管不可，後來兄弟把他本命神符送回貴教總壇，巳蒙貴教總舵主諒解，不料賢昆仲邀約同門在半途中襲擊，兄弟身中貴教掌中釘，幸得不死，賢昆仲二十年後，還要向兄弟尋仇，豈不和排教總舵主的諒解相違了麼？」

左首黑衣人嘿嘿森冷道：「你可知道咱們兄弟向你尋仇，是蒙總舵主允准的麼？本教可以諒解你姓歐的，但咱們兄弟非找到你不可。」

歐一峯道：「那是爲了什麼？」

左首黑衣人道：「因爲死在你『天雷指』下的那位長老，是咱們兄弟的親叔叔，排教可以不向你尋仇，咱們巫家却非報此仇不可。」

歐一峯道：「兄弟中了你一記掌中釘，幾瀕於死，還不夠麼？」

左首黑衣人道：「但事實上，你並沒有死。」

歐一峯雙目神光湛然，朗笑一聲道：「二位那是非要把兄弟置之死地，才肯甘休了？」

右首黑衣人道：「不錯，一命抵一命，這是天公地道的事，所以你姓歐的非死不可。」

歐一峯說道：「二位若是殺不死兄弟呢？」

左首黑衣人道：「湘西巫家的人，永遠不會放過你的，若是你死了，還有你子女，你子女若是死了，還有你的孫子，和巫家作對，就註定你要絕子絕孫，永無後代。」

歐一峯修眉一軒，沉笑道：「巫元，歐某巳經避了你們二十年，我不是怕你們，而是不願如此寃寃相報，二位的令叔，當年做了什麼事，二位應該心裏明白，如此喪天害理的事，只要遇上武林人，誰都非管不可。」

這巫家兄弟二人，左首的叫巫元，右首的叫巫亨。

巫亨說道：「長江上下流，排教所到之處，除了你歐一峯，誰會來管咱們的閒事？」

歐一峯怒聲道：「剖腹取胎，傷天害理，死有應得，難道歐某殺的不對？」

現在凌千青幾人，都聽淸楚了，歐一峯殺的排教長老，是在岳陽附近，取孕婦的胎兒，這種只有邪門外道的人才做得出來的傷天害理之事，自然死有餘辜了。

巫元道：「咱們不問你殺得對不對，你殺了巫家的人，巫家自然要找你討還這筆帳來了，咱們話巳說完，你還是乖乖的納命來吧！」

管秋霜憤然道：「原來排教都是些旁門妖孽，你們姓巫的做出這種傷天害理之事，還不覺得羞恥，還敢找人報仇！」

巫亨雙目烱烱朝管秋霜射來，森笑道：「小丫頭，妳說什麼？」

管秋霜道：「你們給我趁早滾，還可饒你們不死，不然像你們這種窮兇極惡的妖徒，姑娘就饒不得你們。」

歐一峯急道：「這不關你們的事。」

畢秋雲道：「天下人管天下事，你們再要和歐老前輩糾纏不清，咱們說不得就要替江湖除害了。」

田玉燕接口道：「對啊！我早就看出他們兩個不是好東西了。」

這幾個姑娘連大名鼎鼎的斗姆都較量過了，那會把兩個排教中人放在眼裏？

凌千青雖然看出這兩個姓巫的不好惹，但方才一掌就把對方揮出的掌風震散，也不覺得輕估了對方。

巫元眼看三位姑娘出言不遜，這要是換了平時，早就出手了；但因方才凌千青說出是木劍門下，心中不無顧忌，冷冷的掃了五人一眼，陰惻惻說道：「妳們也是木劍門下麼？」

管秋霜道：「我們不是木劍門下，你待怎的？」

歐一峯忙道：「你們快退。」身形一晃，朝管秋霜等人身前攔了過來。

巫亨陰笑道：「你自身難保，不用去管人家了。」雙手化爪，閃電般朝歐一峯當胸抓來。

歐一峯朗喝一聲道：「巫亨，你看看兄弟這是什麼？」右手緩緩橫胸，擋在前面。

「那好！」巫元「好」字出口，右手如爪，突然凌空朝管秋霜抓來。

凌千青嗆的一聲掣出了青藤劍來，一道青虹，照得附近山林全部清濛濛的，森寒逼人。

管秋霜叫道：「大哥，他衝着我來的，不用你插手。」

皓腕一揚，又是一道精虹，衝霄飛起！她是聽了方才他們說的話，覺得這些妖邪中人，不用和他們客氣，所以出手就祭起了「誅神劍」。

巫元出手何等快速，但是他右手堪堪抓出，就發覺不對，對方雖是一個小女孩，這長劍擲起，尚未下落，森寒劍氣，已經籠罩住自己周圍，不自覺的打了一個寒噤！

要知他敢向歐一峯尋仇，一身所學自非等閒，只是排敎的武功，多半出之旁門，管秋霜祭出的「誅神劍」，却是玄門正宗馭劍術，光是從劍身發出來的劍氣，已是所有旁門左道的尅星了，因此他發覺頭頂被劍氣所籠罩，就會不自覺的打起寒噤來，其實若論功力，管秋霜比他還差得遠呢！

巫元這一發覺不對，心頭不由大駭，暗道：這小女孩居然會使馭劍術？一念及此，抓出的右手慌忙收了回來，雙手向天連劈了三掌，身形迅速往後退去。

在他想來，他這三記掌力，足可把管秋霜祭起的長劍阻得一阻，那知他劈出的掌力，縱然功力深厚，宛如三團有形之物，但陰寒掌力，遇上了誅神劍散發出來的劍氣，竟然如湯澆雪，消失得無影無蹤！

拍出三掌，總究耽擱了一下，這一耽擱，誅神劍離他頭頂，已只有三尺光景，强力的劍氣，使他透心發涼，心頭一慌，趕緊吸氣後退，左手揮處，打出一個黑越越的圓形東西，那是他最拿手的鎖心鎚，人已雙脚離地數寸，閃電往後倒飛出去。

但誅神劍乃是玄門的馭劍術，管秋霜並不知道如何以氣馭劍，可是擲起之時，却是姜太公敎她的法門，已經把眞氣貫注在劍上了，因此你退得快，它落下之勢也快。

但聽「嗒」的一聲，排敎最厲害的兩種暗器之一的鎖心鎚（另一種就是掌中釘），已被誅神劍劈作兩半，巫元後退的人，口中也發出了一聲沉哼，他揚手打出鎖心鎚的那隻左手，同時被劍鋒劃過，齊肘削斷！

這一聲沉哼，他人已飛出一丈開外，鮮血也一路洒了出去。

管秋霜還不知道已經削斷了對方左腕，使了一記「縱地金光法」身形掠出，一探手接住了軟劍，雙足落地，還冷冷的說道：「你方才口氣託大，怎麼逃得這樣快法？」

再說巫亨雙手驟發，一雙手就像兩隻鳥爪，不但枯瘦無肉，而且色呈烏黑，正是排敎中最厲害的「黑煞爪」，他居然把左右兩隻手都練成了，這份功力，自非數十年苦練不可，當今之世，能把「黑煞爪」練成雙手的人，還是不多。

「黑煞爪」不但是陰功，而且還是毒功，不用說被他抓中了，只要被它沾上人身，十二個時辰，一樣會毒發身死，可說是旁門中最歹毒的爪功了。

但就在巫亨烏黑的雙爪快要抓到歐一峯胸前之際，歐一峯要他看看這是什麼？

歐一峯橫掌當胸，自然是要巫亨看看他的手掌了。

手掌有什麼好看的？既然他要看，那就一定有名堂了。

巫亨在江湖上混了數十年，江湖經驗自然極深，聽了他這句話，心中不禁一動，立時剎住了身形，舉目朝他右手看去。

目光一注，才發覺歐一峯橫胸手掌，竟然色如硃砂，紅中透紫，鮮明無比！

巫亨心頭猛然一沉，暗暗叫了聲：「好險，自己若是猛然抓去，這一身毒功就算完了！」

一時不覺神色大變，雙手發顫，失聲道：「硃砂掌。」

「硃砂掌」專破各種毒功，練毒功的人，就怕毒功遇尅，反攻內腑，那就無藥可救！

歐一峯朝他微微一笑道：「閣下現在應該知道你們排敎巫門，永遠無法再向兄弟尋仇，兄弟也不爲已甚，你們去吧！」

這邊停手之際，也正是巫元左腕被削之時，兩人一語不發，掉首疾奔而去，轉眼就已消失不見。

歐一峯目光如炬，看了地上遺留的半截斷臂，不禁搖搖頭道：「管姑娘，是妳祭起了誅神劍？」

管秋霜道：「這種妖邪，殺了他才是爲世人除害，可惜只削斷他一條手腕，眞是便宜了他呢！」

歐一峯輕輕嘆了口氣道：「排敎有仇必報，姑娘何苦與他們結不解之仇呢？」

管秋霜道：「我才不怕他們！」

歐一峯道：「憑他們兩個，老朽要把他們除去，也不是難事，老朽是不願這樣寃寃相報下去，才一再勸說，本來是希望他們知難而退……」

沈若華到了此時，已經知道眼前就是他爹了，走到歐一峯面前，雙膝一屈，噗的跪了下去，哭道：「爹，不孝女兒給你老人家叩頭。」說着，淚流滿面的拜了下去。

歐一峯也面有凄然之色，伸手把女兒拉了起來，說道：「孩子，難爲妳娘，把妳扶養成人了，爲父眞是慚愧得很！」

話聲未落，兩行老淚，忍不住流了下來。

凌千青道：「恭喜老前輩，父女重逢，這是天大的喜事。」

畢秋雲、管秋霜、田玉燕三人也紛紛向歐一峯和大姐恭喜。

沈若華拭着淚，說道：「爹，你老人家方才還沒說完呢，到了茅山活死人墓後來怎樣了呢？」

歐一峯道：「爲父醒來，發現躺在一處很小的屋中，四周黝暗如墨，但却聽到一個蒼老的聲音叫我不要動，爲父才看到身邊蹲着一個長髮的怪老人，他自稱活死人，要爲父繼承他活死人這一派，從那天起他就給了我一冊武功秘笈，但爲父却發現了一件奇事……」

沈若華問道：「爹，是發現了什麼奇事？」

歐一峯打了一個哈哈問道：「妳猜猜看，那怪老人給爲父的一冊武功秘笈，是那一派的武學？」

沈若華道：「這個女兒怎麼猜得出來呢？」

田玉燕搶着道：「老前輩是南海風雷門的人，難不成那怪老人給你的一冊武功，會是南海門的秘笈麼？」

「哈哈！小姑娘完全猜對了！」

歐一峯接着道：「當時老朽覺得秘笈上的內功心法和本門的武功十分相似，再翻下去，又發現『天雷指』的練功心法，老朽覺得大奇，但仔細看來，這冊武功秘笈上所載的武學，有許多連老朽都不知道，老朽轉過身去，想問問那怪老人，那知他已經玉柱下垂，人已死去多時……」

沈若華問道：「他怎麼會很快死去的呢？」

歐一峯道：「這位老人家大概已經等了多年，一旦有了傳人，自然可以放心的屍解了。」

沈若華道：「那怎麼會是南海門的武功呢？」

歐一峯道：「這也許是很多年前本門的那一位老人家，來到茅山因故死去，才把這冊武功秘笈留在活死人墓中，變成活死人這一派，而我們南海風雷門在百年前，有一次巨大的變故，高深的武學均已失傳，而這活死人墓中，却保存了本門失傳的武功。」

沈若華道：「爹就在活死人墓中住了二十年麼？」

歐一峯含笑道：「爲父幸虧有這二十年墓居不出，才能把本門的武功練成，才不怕排敎的人向爲父尋仇。」

沈若華道：「爹，那我們就回家看娘去吧！」

歐一峯點點頭，說道：「這些年，妳娘如果不托庇在紫衣帮門下，排敎的人早就找上妳娘了。」

沈若華道：「那我們就快走吧！」

歐一峯笑道：「爲父本來想把你們引開揚州，現在咱們又要回到揚州了，揚州是仙女廟的勢力範圍，現在的仙女廟，除了斗姆，還來了不少黑道高手，力量不可輕估。」

田玉燕道：「難道怕他們不成？」

歐一峯笑道：「小姑娘，妳還不知道仙女廟的厲害，方才如果不是斗姆對姜太公、木道長心存顧忌，你們想出得了仙女廟？」

沈若華催道：「爹，不用說了！我們快些走吧！」於是一行人，又從大路上趕了回去，不消一刻工夫，便已趕到沈大娘的茅屋前面。

沈若華搶先推門而入，口中叫道：「娘，我們回來了，妳快看看還有一個是誰來？」

屋中黑沉沉的沒人答應。

沈若華口中咦了一聲，說道：「娘怎麼還沒有回來呢？」

她點起桌上的油燈，大家進入屋中。

畢秋雲道：「大娘到鎭江去，難道還沒有回來麼？」

沈若華道：「爹，你先坐下來，女兒去燒開水。」說完，匆匆往屋裏跑去。

歐一峯就在一張木椅上坐下，突然目光一抬，哼道：「外面是什麼人？」

「哈哈！」屋外響起了一聲嘹亮的長笑，接着說道：「貧道聽說歐兄回來了，特來拜訪。」

歐一峯站起身來舉步往屋外走出，說道：「不知是那一位老哥，歐某失迎。」

凌千青、畢秋雲等人，也一起跟着走出，目光一抬，只見月光之下站着一個鬚髮皆白的瘦小朱衣老道，那不是魔手天尊朱九通還有誰來？

歐一峯冷冷的說道：「朱道兄來作什麼？」

朱九通個子瘦小，但笑起來却聲若洪鐘，大笑道：「歐兄應該知道這裏離仙女廟不遠，歐兄領着幾個年輕人不該到這裏來落脚。」

凌千青道：「朱九通，你待怎的？」

朱九通含笑說道：「貧道和歐兄乃是舊識，所以要奉勸歐兄，還是離開這裏的好。」

歐一峯道：「朱道兄能把我怎樣？」

朱九通深沉一笑，說道：「憑歐兄和幾個女娃兒能有什麼作爲麼？貧道不妨明白的告訴你，紫衣帮聲勢並不大，今晚紫衣煞神和馮老大率同一干紫衣帮精銳，找上仙女廟，一個也沒有回去，貧道勸你歐兄離開這裏，那是最客氣的了。」

管秋霜叱道：「姓朱的，你少賣狂，姑娘叫你來得去不得！」

說話之時，正待祭起誅神劍！

沈若華從屋中奔了出來，叫道：「三妹，妳慢一點，我有話問他。」

一面朝朱九通問道：「你們把我娘怎樣了？」

朱九通大笑道：「姑娘就是絕戶指沈大娘的女兒了？姑娘要找妳娘，不妨跟貧道到仙女廟去走一遭。」

管秋霜道：「大姐，大娘如果落在仙女廟的手裏，咱們正好拿下這姓朱的當作人質，還怕他們不和我們交換麼？」

「對！」田玉燕道：「我們把他拿下了再說。」

邊說拿着的飯碗，當胸一豎，右手食、中二指一疊，屈指連彈，但聽一陣「叮」「叮」連響，碎碗片像雨點般，一片接一片激射而出。

朱九通大笑一聲，右衣大袖一展，就把接連飛去的碎瓷片一齊接了下來，口中沉聲答道：「歐兄既然不肯離去，貧道只好請歐兄屈駕前往仙女廟一行了。」

歐一峯大笑道：「朱道兄這話，似有和歐某較量之意了？」

朱九通道：「難道憑貧道的面子，還請不動歐兄麼？」

就在此時，歐一峯、凌千青、管秋霜等人，耳朶中都聽到了一縷極細的聲音說道：「你們退到門口去，不用理他們。」

這人如果是施「傳音入密」，那麼「傳音入密」是出我之口，入彼之耳，只能和一個人對面說話，第三者是聽不到的；但這人說的「傳音入密」，却同時有很多人都聽到了。

管秋霜聽得心頭一喜，那不是師父姜老夫子的聲音，還會是誰？不覺張了張口，正想叫出聲來。只聽那聲音又道：「徒兒不許張聲，妳要他們快退下來，然後祭起妳的誅神劍，旁的事就不用管了！」

（未完・十七）

奪命書生

民初遊俠故事／冷如霜·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雲一龍被幾名武林人物及五名偵緝隊員包圍，指他是殺害魏家的兇手，同時因爲他那功稱獨門的『鎖喉奪命指力』而指出他是雷天放，雲一龍逼於無奈，只得承認是雷天放，雷天放趁着偵緝隊員等人分神之際，忽然跳崖下去，人們以爲他這回肯定是死定了……夫子廟前來了一個黑衣人，叫做方文祥，他來找劉四和鐵牛。對他們說與雲一龍是同門師兄弟，劉四最初還在氣惱雲一龍，聽方文祥說雲一龍是因追尋敵踪才不辭而別，這才釋去誤會，方文祥來到高家門前，駱總管出來相迎，方文祥表示有事面陳高老英雄，非要親見高老英雄不可……

查彩頭玉佛　高家說前因

方文祥淡淡一笑：「我請問駱總管，是要聽眞的來意，還是要聽假的來意？」

駱大鵬一怔道：「方朋友此問耐人尋味。」

「很簡單，駱總管如果要聽假的，我可以隨便編上一個，駱總管如果要聽眞的，那就請等見着高老英雄再說。」

「如果我現在就要聽眞的呢？」

方文祥微微一笑說：「我隨便說一個，駱總管知道它眞不眞？」

碰上這麼一位極富心智，而又健於詞鋒之人，駱大鵬不由有着窮於應付之感。

現在，只有一個辦法；不見，立即下逐客令。

可是，這麼做可以嗎？以高府的聲名與他駱大鵬當年江湖中的威譽地位，他又怎麼好這麼做？因此，他皺起眉頭，暗感爲難。

「我有辦法讓你說眞的。」一聲冷笑，大廳內一前二後地走進三個人來。走在前面的是個相貌英挺，神態倨傲的藍衣少年。跟在他身後的是兩個瘦高黑衣漢子，舉止輕捷，眼神充足，一望而知是兩個武功不弱的好手。

「三少回來了。」藍衣少年一進大廳，駱大鵬立即起身相迎。

三少名叫高揚，冷然一擺手：「駱總管！此人是誰？」

看來，他不單是對外人倨傲；駱大鵬似乎已習慣了。

「回三少，是位遠道而來，欲拜望老人家的江湖朋友。」

「他姓什麼叫什麼？」

駱大鵬眉鋒微微一皺，尚未說話，方文祥已然站起接了口：「方文祥，三少諒必沒聽說過吧。」

「的確陌生得很。」神情倨傲地一笑說。

「是嘛！」方文祥淡淡一笑說：「高家聲威顯赫，那會聽說過江湖上的無名小卒。」

「這倒也是實話。」高揚冷冷說：「

你要見家父幹什麼？」

「我已對駱總管說過，要等見着高老英雄之後再說。」

「家父無暇見客，你告訴我也是一樣的。」

方文祥淡然搖頭說：「只怕三少的年紀聲名兩不夠，做不了主。」

「那不用你担心，只要是我高家的事，天大的事我也做得了主。」

「三少原諒，我是慕老英雄之名而來的。」

「我說了，家父無暇見客。」

「那麼我告辭。」他當眞舉步要走。

冷聲一笑：「要走可以，說出你的來意再走。」

他話未說完，他身後那兩個瘦高黑衣漢子已採取了行動，閃身跨步而出，攔住了廳門。

方文祥淡淡說：「本來，對駱總管我還有個假的，而對三少你，我連個假的都懶得說了，爲免傷彼此和氣，請叫他兩個讓開。」

「沒這麼容易，不說出來意，休想出我高家一步。」

「我倒不信。」方文祥淡笑地說：「我倒要看看誰能攔得住我？」雙手往後一背，邁步向前行去。

駱大鵬臉上頓現焦急之色，剛要開口說話。

「駱總管！」高揚冷然說：「你少管我閒事。」轉向那兩個瘦高黑衣漢子：「給我拿下！」

那兩個瘦高黑衣漢子一聲不響，突然雙雙出掌直向方文祥的左右雙肩抓去，動作奇快，果然是兩個好手。

「原來是關外『鷹爪王』門下，高府果然是臥虎藏龍。不過，以此道待客，令人頗有高家聲名難符實際之感。」他雙手齊抬，各出一指疾點兩名瘦高黑衣漢子的腕脈。

他出手更快，快得兩名瘦高黑衣漢子連躲的念頭都沒有來得及轉，兩隻腕脈同時一痛一麻；都抬不起來了。

這等快絕的身手，看得駱大鵬心頭一震，雙目猛睜，不禁悚然動容。

「看不出你如此高明，我試試。」高揚臉色一變，忽然單掌一遞，快如電閃地插向方文祥左肋。

對一個素不相識之人，這招未免出手過狠。駱大鵬看得眉頭不由一皺，可是他未動也未說話。

「三少！不試也罷。」方文祥一聲輕笑，左掌只一翻，已輕易地扣住高揚的腕脈，隨即振腕一抖；高揚的身子立即踉蹌着倒退出了好幾步。

駱大鵬不禁心神震動，驚呆住了。而方文祥却已邁步向廳外走了出去。

「姓方的！你站住！否則……」

「否則如何？」方文祥身子半轉，淡然而笑：「高三少！年紀輕輕的，別那麼狂妄自大，不知天高地厚，我不願爲已過甚，也奉勸你爲令尊的聲名着想。」

「要你來教訓我。」高揚臉色由紅而青，由青而白，倏然一撩衣衫，一把短刀已握在手中，寒光一閃，挺刀就向方文祥扎去。

蓦地，大廳外響起一聲沉喝：「三弟住手！爹來了！」

高揚身子一震，硬生生刹住短刀的扎勢，沉腕垂下了短刀。

方文祥抬眼望去；只見大廳門口併肩站着一老二少三個人。老的，是個鬚髮花白的灰袍老者；身軀魁偉，濃眉虎目，隱隱有懾人之威，雙目正逼視着高揚。

他身左，是個像貌英武，膚色黝黑的黑衣少年，身右，也是個像貌英武的青衫少年。

那一聲沉喝，震醒了驚呆在一旁的駱大鵬，連忙跨前一步，躬下身子：「見過老爺子跟大少，二少。」

灰袍老者正是高家的主人高謙祥，身左是長子高威，身右是次子高雲。

「大鵬！爲我介紹客人。」高謙祥一擺手。

駱大鵬應聲轉向方文祥：「方朋友！這就是敝上。」

「末學後進方文祥，見過高老爺子。」方文祥跨前一步，拱手一揖。

「不敢當。」高謙祥欠身拱手還了一禮：「老朽遲來一步，使得犬子無狀，唐突貴客，老朽謹此賠罪，並謝過方老弟手下留情。」

「老爺子這麼說，方文祥可就汗顏慚愧了。」

「方老弟請別客氣。」高謙祥忽然轉向高揚沉臉怒叱：「畜牲！你還不與我到後院裏跪着去。」

高揚自他父親一到，便即如同老鼠見了貓；如今已是倨傲盡失，煞威全消，怯怯地應了一聲，低着頭便要往後走。

方文祥却及時開了口：「老爺子如此責怪令郎，將使方文祥坐立難安了。」

高謙祥臉色稍緩，把刀收起來，道：「不知天高地厚的東西，適才若非方老弟手下留情，你那條手臂還想要麼？」

高揚那還敢吭聲，收起短刀，退立一邊。

「威兒！雲兒！上前見過客人。」

高威、高雲雙雙應聲邁步跨前，齊朝方文祥行禮，方文祥連忙欠身還禮，口稱「不敢當」。

「這是大、二兩名犬子，高威，高雲，方老弟多照顧。」

方文祥忙又欠身，口稱「不敢當」。

「老弟別客氣了，請廳內坐談。」高謙祥舉手肅客。

此際方文祥自是不便再言去，略一謙遜，欠身邁步重行入廳。分賓主落坐之後，高謙祥目光微微一凝：「老朽已得下人詳報，尚望老弟據實示知來意……」

「既蒙老爺子親自接見，自當據實陳明來意。」

方文祥微微一笑：「老爺子可知道由今晚開始一連三天的秦淮賽燈船會？」

「老朽世居金陵，自然深知本地的俗習。」

「老爺子可知那賽燈船會的彩頭是什麼？」

「是本地大小酒樓合資訂做，重五十兩的一艘純金畫舫。」

「老爺子弄錯了。不是！」

「不是？」

廳中衆人全都不由一怔，高謙祥滿臉詫異訝然。

「我所聽到的却不是。」

「大鵬！那彩頭是什麼？」高謙祥側頭向駱大鵬問。

「回老爺子！是那艘純金畫舫。」

「方老弟莫非聽錯了？」

「絕錯不了。」方文祥搖頭說道：「老爺子如若不信，請派人到城裏各處客棧中，隨便找個江湖人物問一問，他們所知道的彩頭，絕不是那艘五十两重的純金畫舫。」

高謙祥一怔：「各處客棧中，江湖人物？……」

「不錯。如今金陵城的各處客棧中，住滿了紛由各地趕來的各路江湖好漢。」

「這是怎麼回事？……」高謙祥詫異目光環掃：「你們誰知道？」

廳中衆人俱皆搖頭。

高謙祥眉頭微皺了皺，目視方文祥：「方老弟！各路江湖好漢爲何而來？」

方文祥道：「便是爲那不是金畫舫的彩頭而來。」

高謙祥呆了呆：「據方老弟所知，那彩頭是什麼？」

「是城西高家所出的至寶，江湖好漢人人均欲奪取的一尊『玉佛』。」

此言一出，廳內衆人個個神情震駭，高謙祥則是臉色勃變：「這……這是誰說的？」

「如今住滿了金陵城中客棧裏的每一位江湖好漢都知道，只不知道這消息何來？是誰說的？」

「這……這……這從何說起？」高謙祥瞠目結舌，駭異欲絕。

「老爺子！這件事，除了金陵城的百姓不知之外，凡是江湖人物，已是無人不知，尊府如今可說已是羣雄環伺，危機四伏了。」

高謙祥在一陣震駭之後，心神已逐漸沉靜了下來，目光倏然凝注：「那麼方老弟的來意是？……」

「只請老爺子據實說明，有沒有這回事？」

高謙祥搖頭說：「老朽敢以高家的薄名担保，絕無此事。老弟請想，倘是高家眞有此至寶『玉佛』，秘藏之猶恐不及，怎會招此大禍？」

「可是有人却說老爺子已早取出了『玉佛』中的那份『藏寶圖』，拿出來的只是一尊『玉佛』而已。」

「倘果眞如此，那豈不是此處無銀三百兩，不打自招麼？」

方文祥淡笑了笑：「但也有人說，老爺子是意欲藉此爲餌，有所圖謀。」

「方老弟相信這些謠傳？」

「我若然相信，就不會冒昧來拜訪老爺子。」方文祥神色倏然一正，說：「老爺子明智，該知道這是件極爲值得重視的事！」

「那麼方老弟認爲……」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老爺子可知那『奪命書生』雷天放，已爲此『玉佛』冤死洪澤湖中。」

高謙祥身軀猛然一震。「雷天放爲此冤死洪澤湖中，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前不久，約月餘之前。」

「月餘之前？」高謙祥惑異地說：「那雷天放不是已死於三年前……」

「看來老爺子還不知道最近江湖上發生的事情。」方文祥笑了笑說：「那雷天放三年前之死乃是詐死，他詐死之後一直隱於金陵秦淮，夫子廟一帶。」

「哦！……」

「老爺子！」方文祥雙目微凝：「眼前這件事打算怎麼辦？」

「老朽能怎麼辦？」高謙祥搖頭苦笑地：「老弟該知道，這種事，單憑口舌是說不清的。」

「老爺子說的是，當日雷天放就是百口莫辯，只是……老爺子可知那後果？」

「家破人亡，高家將難有一活口。」高謙祥臉色神情黯然地輕嘆了口氣。

「難道老爺子打算就這麼坐以待斃，束手任人宰割麼？」

「老朽縱有打算全力一拚之心，但老弟該知道，以我高家這點人手力量來對付各路好漢，那何異以卵擊石，到頭來還不是……」

「爹！那便是死，也死得壯烈！」那垂首站立一邊的高揚突然抬起頭。

高謙祥雙目忽地一瞪，旋即斂去威態說：「大禍將至，死已臨頭，爲父的已沒有心情跟你生氣了。」說罷，又是凄然一嘆。

英雄老暮，壯士途窮，這些話好不悲愴。

方文祥心中不由暗暗一嘆。「老爺子！」神色一正：「三少說的不錯，像這樣的死，實在太過冤枉，也有點輕如鴻毛，更中了惡徒毒計。」

高謙祥眉鋒微皺：「只是江湖人心日壞，道義罔存，老朽……」

「老爺子！」方文祥接口說：「這我知道，現下的江湖道義日下，欺世盜名之輩比比皆是，正義之士不是不屑與之爲爭，悄然隱退，便是含恨而歿，因此那些陰詐奸惡之徒，也就更加趾高氣揚不可一世，天下江湖成了那些狐鼠之輩的江湖。」

高謙祥目光凝注，道：「然則，老弟之意？……」

「願憑一己之力，竭盡棉薄，助老爺子查出那陰謀惡徒。」

「多謝老弟。」高謙祥激動地說：「這麼說來，老弟遠道而來，只爲……」

「不！」方文祥搖頭說道：「原本不是。」

高謙祥一怔：「那麼，老弟原本也是來奪寶的麼？」

「也不是奪寶。」

「那麼老弟是爲？……」

「實不相瞞，倘若老爺子眞有那『玉佛』，我就要指老爺子是殺害魏家滿門，擄去魏小姐，陷害雷天放的兇手了。」

「還好老朽確無此物，否則豈不百口莫辯？」高謙祥心裏不禁打了個冷顫。

「如今我已相信老爺子，也確信此事是有人陷害老爺子。只是……」方文祥雙目倏然凝注：「請問老爺子，生平可有什麼仇人？」

高謙祥搖頭說：「老朽年輕時性情過於孤癖，除曾與一位既是親戚又是至交的朋友交往過外，生平幾乎沒有與人交往過之外，而自那位朋友過世之後，老朽也就跟人斷絕了任何往來。」

「哦！但不知老爺子的那位至交朋友是那一位？」

高謙祥遲疑了一下：「說來老弟也許不會陌生，二十年前武林中有位名震遐邇的奇人，自號『碎心客』……」

「莫非是那雷雪龍前輩？」方文祥雙目猛然一睜。

「正是他。」

「老爺子跟雷前輩是至交？」

「說是至交，倒不如說親戚比較恰當些。」

「親戚！」方文祥臉上現出一片訝然之色。

「嗯。」高謙祥點點頭說：「老弟！他那愛妻田中玉，乃是老朽的表妹。」

「呵！」方文祥脫口一聲輕呼：「老爺子！請改改稱呼，我當不起。」

「老弟！你……」高謙祥愕然一怔。

「雷前輩稱老爺子一聲表哥，那我該稱老爺子一聲老伯。」

「這話？……」

「老伯！小姪雷天放。」

乍聞「雷天放」三字，廳中衆人全都不由一驚，高謙祥霍地站起。方文祥已飛快地抬手在臉上一抹，抹下一張其薄如紙般特製的人皮面具，露出他的廬山眞面目；那是一張長眉斜飛，鳳目重瞳，英俊非常的臉孔。

「老朽只聽說雲龍賢弟在遭逢變故之後，收得一位螟蛉義子傳此一身絕藝，也知道那就是賢姪，算來今天我們該是第一次見面。只可憐老朽那中玉表妹，還有那小外甥……」雙目忽然湧現淚光，但隨即轉向左右三子，道：「威兒！雲兒！揚兒！你兄弟還不快上前重行見禮，見過你們大哥。」

高威三兄弟連忙一齊上前，口稱「大哥」重行見禮。

見禮中，高謙祥目視高揚含笑開了口：「難怪你不是對手，你也不看看你碰見了誰，有了這次教訓，下次看你還敢那麼冒失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不？」

高揚不禁滿面羞慚，難以抬頭。

「三弟！」雷天放含笑說：「別怪我剛見面便說你，年輕人，傲骨不可沒有，傲氣絕不可有，滿招損，謙受益，你須謹記。」

高謙祥喝道：「還不快謝過你大哥教導。」

「多謝大哥！我知過了。」高揚紅着臉孔：「從今天起，大哥再見我狂傲，請就地打我兩個嘴巴，我絕無半句怨言。」

高雲忽然輕聲一笑：「老三！兩個不嫌少了些麼？」

一句話逗得衆人都笑了。

「雷大俠！」駱大鵬趨前見禮：「老朽有眼無珠，不知是您，尚望……」

「駱總管！」雷天放截口說：「彼此不外，你要這麼說，我就不安了。」

駱大鵬還待再說，高謙祥已滿臉爽朗笑容地抬手一擺：「大鵬！別說了，都是自己人。」目光忽然一凝：「賢姪！剛才你所言洪澤湖之事，那是怎麼回事？」

「那確有其事，小姪的確曾被洪澤湖一帶地方的老大董世良等十多位，金陵公安局偵緝沈隊長和四位隊員的五支快槍指逼下，被迫墜下亂石山斷崖，跌落下洪澤湖心。」

「他們也太是非不分，黑白不明了。」高謙祥忿恨地說：「他們必然已付出很大的代價吧？」

「不！」雷天放搖搖頭：「他們沒有一個傷亡。」

「他們沒有一個傷亡？」

雷天放道：「是的！老伯，是小姪自己跳下去的。」

「哦！我明白了，是賢姪俠骨仁心，不願妄傷無辜。」

「不！」雷天放搖頭說：「當時小姪曾想全力一拚，可是突然發覺體內眞氣難聚，竟是提不起力道。力既難拚，又不願落在他們手中，所以便咬牙自己縱身投落斷崖之下湖心。」

「賢姪！那又是怎麼回事？」

「事後小姪才發覺是中了一種慢性之毒所致。」

「知道是誰暗中下毒嗎？」

「小姪想來想去，覺得只有兩個人有可能。」

「那兩個人？」

「一個是秦淮妓小翠紅，一個則是小姪的那位好朋友空空和尚。」

高謙祥微一沉吟說：「那小翠紅或有可能，但那空空和尚既是賢姪的好朋友，就似乎沒有可能了。」

「伯父說的是。」雷天放點頭說：「空空和尚若然眞是空空和尚那就絕不可能，怕只怕他是假而不眞。」

高謙祥一怔：「賢姪這話怎麼說？難道他是別人冒充的？」

「至今小姪仍僅是懷疑，不敢斷言，因爲在小姪看來，無論是身材、像貌、舉止，根本就是小姪十多年的至交好友。」

「哦！賢姪知道他現在何處嗎？」

「不知道，小姪還未找到他。」

「大哥！」高威突然插口說：「倘若他是假的，恐怕他就不會再以空空和尚的面目出現了。」

「大弟說的不錯。」雷天放點頭說：「事實必然這樣。」

「賢姪已經去找過那小翠紅了嗎？」高謙祥問。

「找過了，她已經離開了秦淮河，不知道跑到那兒去了。」

「照此看來，她的嫌疑就更大了。」

「小姪也是這麼想，而且她也是眼前唯有的一條綫索。」

「不錯，她的確是一條唯有的綫索，只是如今她下落不明……」高謙祥皺起了雙眉。

「老伯！」雷天放含笑說：「不要緊，眼前這金陵城便另有綫索可尋。」

「另有綫索可尋？」高謙祥雙目一睜：「賢姪可是已有了什麼發現？」

雷天放微微一笑，說道：「小姪是在聽說老伯與小姪義父有親戚關係之後觸動了靈機；那兇徒想千方百計謀害小姪，是因爲小姪是『碎心客』的義子，又假『玉佛』謀害老伯，那該是因爲老伯是他老人

家的親戚。依此推想，兇徒便該是一人；如果小姪推想的不錯，他既在金陵挑起了禍端，焉能不親來看看他狠毒奸謀得逞的情形？因此，小姪猜料他此刻必在金陵城中。」

「對！對極了！」高謙祥忽然一擊掌說：「賢姪推想的有道理。只是……賢姪！那麼多人，你知道他是那一個呢？」

「只要他不知道小姪未死，定有破綻可尋。」

「不錯。」高謙祥點了點頭，環顧左右高威三兄弟說：「你們都聽見了，今天的事絕不能傳揚出去。」

高威含笑說：「這還用爹交待麼？您放心好了。」

「老伯！」雷天放目光忽然一凝：「那賽燈船會今夜即要開始，您打算……」

高謙祥毫不猶疑地說：「如今有了賢姪，我高家還怕什麼？」

「老伯眞打算一拚？」

「這還能有假？」高謙祥目光凝注：「賢姪難道不贊成？」

「小姪以爲我們目前的要務，是在找出那暗施奸謀毒計的兇徒，至於拚，那要等必要時再說。」

「這也有道理，那麼你說怎麼辦？」

雷天放淡然一笑：「老伯如果放心的話，請交給小姪全權處理。」

「交給你處理我還有什麼不放心的。」高謙祥含笑招手環指高威三兄跟駱大鵬，道：「眼前這些人，連我在內，個個聽你調度指揮。」

高威、高雲二人神采飛揚，豪氣勃勃，那位三少高揚則是磨拳擦掌，一副躍躍欲試的神態。可是，雷天放却笑了。微一搖頭：「老伯！眼前這幾位，暫時我一個不用。」

「大哥……」三少的性子最急，一聽這話立刻開了口。

「三弟！」雷天放含笑說：「沒聽見麼，我說是暫時。」

「那稍後呢？」

「必要時自當借重。」

高揚高興地笑了。

高謙祥忽然叱喝，說：「你先別高興，這可不是平常跟人打架的事，一旦動上手，對方也決沒有像剛才你大哥讓你的這種好事。」

「老伯！」雷天放含笑說：「凡事應該小心爲上，但怕却大可不必。」

「完了。」高謙祥瞪目說：「有了你這一句，我這番話便算白說了。」

他這麼一說，高威三兄弟全都笑了。

「老伯！我該走了。」雷天放站了起來。

「怎麼？要走？那怎麼行，說什麼也得在家裏……」

「老伯！眼前是非常時期。」

「我說不過你，但你尚未告訴我怎麼應付？」

「老伯既已交給小姪全權處理，何必還問那麼多。」

「難道這也要保密？」

「是的！這是對敵之機密。」

「那麼，你該告訴我，我們這些人該怎麼做？」

「嚴加戒備，不動聲色，跟往常是一樣。」

「倘然有人侵入呢？」

「小姪以爲不會，萬一有，就留他做客。」

高謙祥一笑說：「愚伯遵命，賢姪住在什麼地方？」

「我沒有一定的住處，老伯也就當我沒來過。」

「好吧。」高謙祥無可奈何地搖了搖頭：「走！我送賢姪出去。」說着他站起了身子。

「不。」雷天放抬手一攔：「誰也別送我，讓我自個兒走，只讓駱總管送我出去就行了。」拱手一揖，戴上他那特製的人皮面具，轉身出廳往外走去。

× × ×

秦淮河的那座石橋上，劉四正站在橋上張望。

「方老哥！我在這兒。」劉四朝雷天放揚了揚手，腳下飛步下橋奔了過來。「方老哥！怎麼一去這麼久？」

雷天放含笑問道：「怎麼，四哥有事兒？」

「事兒倒沒有，只是我等得着急。」

別看劉四只是個混混，却是十足的血性漢子，性情中人。

其實，下九流裏往往能交上有血性，性情中的好朋友。而且，在下九流裏，那義薄雲天，肝胆相照的朋友也比上九流裏多；那都是爲朋友可以兩脅插刀的人物。對人做事，都是實實在在，以心換心。不像那上九流裏的衣着鮮明，名聲顯赫，滿嘴盡是仁義道德，外貌堂皇，不可一世，一旦揭穿了那張掩飾醜惡的虛僞面具，眞是臭得丟給狗都不吃。

「如今四哥總該放心了。」雷天放含笑說，他心裏暗暗感慨，也暗暗感動。

劉四咧嘴笑了笑：「方老哥！高家怎麼說？」

「四哥！」雷天放拇指一挑，道：「你沒有說錯，高家父子皆英豪，都是正派俠義。」

「那回事呢？是謠傳嗎？」

「其中大有文章。」

「什麼文章？」

「事情一時也說不完，不過我可以告訴四哥一句，有人要陷害高家，已經證實了。」

「好東西！」劉四滿臉激憤地問：「方老哥！那是誰？」

「我要知道就好了。」

「方老哥！知道那是爲什麼嗎？」

「四哥！江湖上的事詭譎異常，很難說出個道理，不過，這件事跟一龍扯得上點關係。」

「哦！」劉四呆了一呆，忽然睜大雙目道：「方老哥！這跟老雲扯得上什麼關係？」

「這一時也很難說得清楚，總之牽涉很廣。」

「那些狗東西，心腸也太狠毒了，已經害了魏家，如今又要向高家下手，我眞好恨我自己不成材，爲什麼沒有一身好本領……」

「四哥！」雷天放笑笑說：「心不夠狠，手不夠辣，就做不得江湖人，別恨了，也別打抱不平了，這種事，你是管不了的。」

劉四憤然說：「就是因爲我是個天生的窩囊廢，管不了，我才好恨，要是我有一身好本領管得了，我早就伸手管了。」

「四哥眞想伸手管麼？」

「這還能假的？」劉四瞪着眼說道：「我劉四沒別的好處，可向來是說一句算一句，也天生的是個愛管閒事，打抱不平的賤脾氣，日後你見着老方，你可以問問他，劉四是個怎麼樣的人，怎麼樣的脾氣，上次爲了魏家的事，我差點兒沒跟他鬧翻呢！」

「行了！四哥！對高家的事，四哥如果眞想管管的話，倒是可以出點力。」

「沒問題。」劉四一拍胸脯說：「只要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方老哥只管吩咐，除了要我跟人動手拚鬥，我抵不過人家一個手指頭外，其他的我豁出性命，我都要幹。」

雷天放微微一笑說：「用不着四哥拿刀動杖去跟人拚鬥，更用不着四哥豁出性命去，只要四哥你召集兄弟們到大街小巷去說句話就行了。」

「怎麼？」劉四一怔：「又是到大街小巷說句話？」

「四哥！」雷天放神情做作愕然地：「你這又是二字怎麼說？」

「當日爲魏家的事，老雲就曾讓我召集兄弟們到大街小巷各處去替他吹噓一番，如今你方老哥怎麼竟也是這一套？」

「哦！」雷天放恍然明白地一笑：「師兄弟嘛，一個師父教出來的徒弟當然一樣了。」

劉四笑了。「方老哥！這包在我身上。只是，要說什麼？」

「就說那賽燈船會的彩頭『玉佛』，高家要在第三天才拿出來？……」

劉四一怔：「方老哥，你不是說沒那回事麼？」

「是沒那回事兒。」

「那第三天高家怎麼會拿得出……」

「四哥只管去說，有沒有那就是我的事了。」

「方老哥！這樣妥當麼？」劉四皺皺眉頭。

「四哥！當初一龍讓你替他吹噓時，那妥當麼？」

「事先我也認爲不妥，可是事後才知道不但妥當，而且……」劉四忽然搖了搖頭說：「你們師兄弟倆都透着邪門。好吧！別的我不管，只管你方老哥讓我怎麼說我就怎麼說便是。」

雷天放淡然一笑說：「這就叫偏方醫怪病，邪門兒治邪症也最適用。四哥！我謝了。」

「什麼話，彼此不外，客氣什麼。」

劉四一臉正色地說：「還有別的事麼？」

「沒有了，暫時就這一樁。」

「那麼我這就召集兄弟們去，我們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碰面？」

「賽燈船今晚上就開鑼了，要辦的事兒可能很多，爲免到時候碰不了頭，我看我們事先還是別約好。」

「那麼我們怎麼碰頭？」

雷天放想了想：「到時候我去找你好了。」

「那也好。」劉四一點頭：「如此，我走了。」說完，逕自轉身快步而去。

× × ×

雷天放背負着手，在夫子廟附近瀟洒地閒逛着：突然，他神情一震，怔住了。

他看見了個人，那是個體態豐腴婀娜的女人。雖然，他看到的只是個背影，但由那細腰豐臀跟那走路腰肢扭動的姿態，只一眼已經夠了，他立刻肯定斷言她就是那小翠紅。

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雷天放心中不由一喜，連忙邁步行了過去。於是女人在前頭走，雷天放在後頭跟。

走着走着，到了一座大宅院的大門前，那女人進了大門，接着「砰」然一聲關上了大門。

雷天放冷冷一笑，邁步走了過去。到了那兩扇大門前，他停步先打量了一下，只見這座宅院異常廣大，圍牆丈高，庭院不知深有幾許。

他知道這兒有這麼一戶人家，可是過去他從沒有留意這座大宅院是誰家？住着些什麼人？打量了一陣之後，他舉手拍了門。

「誰呀？」一陣腳步聲由遠而近，門裏響起一個沙啞的聲音問。

「我！找人的。」

「你有什麼貴幹？」兩扇大門豁然而開，一名濃眉大眼，身胚粗壯的黑衣大漢當門而立，翻動着一雙兇光灼灼的眼睛，冷冷地打量着雷天放。

一望而知，這黑衣大漢不但是個練家子，而且絕非善類。

「我是來找人的。」雷天放淡淡說。

「你找誰？」

「小翠紅。」

「小翠紅是誰？」

「原來是個秦淮妓。」

「那你該到秦淮河去找。」

「她已經不在秦淮河了。」

「朋友！你眼睛放亮一點。」黑衣大漢臉色一沉說：「我們這兒是尤家大院，可不是秦樓楚館，尋樂的窰子，你找錯了地兒。」他雙手一伸便要關門。

「慢點！」雷天放抬手一攔：「朋友！我知道這兒是善良民家，只是剛才我明明看見她進了這兩扇門兒。」

「你看見的是什麼樣子的人？」

「一個穿粉紅衣褲的女子。」

黑衣大漢冷冷一笑，沒話說，又要關門。

「慢着！」雷天放又抬手一攔：「難道沒這麼個人進來？」

「有。」

「既然有，那就不會錯了。」

「錯了！那不是什麼小翠紅，那是我們尤三奶奶。」

冷冷一笑，又要關門。雷天放却又抬手一攔。

黑衣大漢火兒了，雙目一瞪，怒聲說：「你這是什麼意思？」

「沒什麼意思？」雷天放淡淡說：「

我要見見剛才的那一位。」

「告訴你看錯人了，那是我們尤三奶奶。」

「她未嘗不可以搖身一變而爲尤三奶奶。」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很簡單，她以前是小翠紅，嫁了尤家大院的人後，她就成了尤三奶奶。不過，也有可能她原來就是尤三奶奶。」

「朋友！」黑衣大漢一聲冷笑說：「我勸你說話小心些，我們大爺是何等身份？豈會要一個賣笑的娼門妓，窰姐兒？」

「你怎麼知道她是個賣笑的娼門妓，窰姐兒了？」

黑衣大漢臉色變了變：「那沒什麼，這一帶的人誰不知道小翠紅那浪騷貨，連我都上過她的船。」

「閣下！剛才我已經說過，她有可能原來就是尤三奶奶。」

「你敢把我們三奶奶說成……」黑衣大漢勃然大怒：「朋友！追姐兒，調戲娘兒們，也得把眼睛睜大些，弄清楚人，弄清楚地方，尤家大院可不是好惹的，公了，我們上衙門去，私了，那更糟，你有幾條命敢跟我們尤三奶奶？趁現在我們大爺還不知道之前，你趕快走吧。」說完了話，他竟然又要關門。

「朋友！別拿我當三歲小孩，你這一套也唬不了，閃開！」雷天放手一揮，黑衣大漢那麼粗壯身胚立刻踉蹌着後退了好幾步，他趁勢跨步進了大門。

「好哇！你追我們三奶奶追上了門，我們還沒找你，你竟敢打人，你倒了楣了。」黑衣大漢大聲叫了起來，掄起拳頭便搗。

「尤虎！住手！」一個低沉的輕喝傳了過來。

「四爺！你來得正好，這小子上門欺人。」黑衣大漢連忙沉腕收住拳頭。

雷天放抬眼望去，只見左邊的一處走廊盡頭站着個身材瘦削的中年人。

「什麼事？大呼小叫的。」中年人走了過來。

尤虎見問便把經過說了一遍。

「哦！」中年人目光轉向雷天放：「在下王文昌，是這兒尤家大院的總管，朋友高姓大名？怎麼稱呼？」

「豈敢！我姓方雙名是文祥。」

「原來是方朋友，方朋友可眞是眞人不露像，一抖手間便打退了壯牛般的尤虎，好身手，好身手……」王文昌嘿嘿地笑了笑，旋即笑容一歛：「方朋友追我們三奶奶，這是塲誤會，所謂打人，那也是小事，我作主，事情一筆鈎銷，算了，只是尚望方朋友認清楚這是尤家大院，以後別再來了。」

雷天放淡然一笑說：「那是以後的事，但是眼前……」

「眼前我可以告訴方朋友。」王文昌接口說：「你看錯了人，那確是我們三奶奶，我們大爺的第三房。」

「那就奇怪了，我明明看見她是小翠紅。」

「方朋友，你看清楚我們三奶奶的臉了？」

「那倒沒有看清，我只看見了她的背影。」

「是囉，那方朋友怎好認定我們三奶奶就是小翠紅。」

「不瞞你王總管，小翠紅就是燒成了灰我也認識。」

「哦！也許我們三奶奶跟小翠紅有所相像之處，不過……」王文昌忽然淫邪地一笑：「方朋友！秦淮河一帶上等貨色多的是，幹什麼定要找……」

「王總管弄錯了。」雷天放接口說：

「我找小翠紅不是爲那回事。」

「那是爲那回事？」

「另外一樁事。」

「可以告訴我嗎？」

「可以，小翠紅她坑了我一件價値連城的珍珠衫，所以我必須找到她。」

「啊！」王文昌一聲輕呼說：「那就怪不得方朋友要找她，要是我，縱是天涯海角，踏破鐵鞋，也非要找到她不可。」

「王總管如今已經明白我找她的原因了，那麼，可否……」

「方朋友仍認爲你所要找的小翠紅，現在尤家大院？」王文昌目光凝注，臉上含着笑。

「王總管！不是我認爲，而是我明明看見她進了尤家大院。」

「如若我再告訴方朋友一句，那是我們三奶奶，而非你方朋友要找的小翠紅，勢必你仍是不信了。」

「不錯，我確實不信。」

「那好辦，事情既然牽連到一件價値連城珍珠衫，尤家大院可不敢落個包庇之名，我王文昌作主，請方朋友自己搜。」

「王總管！尤家大院可有後門？」

「方朋友可是以爲她有可能已經由後門溜了？」

「這該是在所難免。」

「那也好辦，方朋友既認爲我們三奶奶便是你要找的小翠紅，那我就請三奶奶出來跟方朋友見見，然後再由方朋友遍搜各處，行麼？」

「王總管這麼帮忙，那還有什麼不行的，不過王總管是個明白的人，我要見的三奶奶，必須是剛才進門的那位。」

「一定是那位，方朋友放心，如果不是那位，你唯我是問。」

「如此我謝謝了。」

「別客氣，不過……」王文昌忽然一笑：「方朋友！我可有個條件。」

「王總管請說。」

「如果那三奶奶確是方朋友要找的人，或是小翠紅確在尤家大院，我王文昌沒話說，負責還方朋友一件『珍珠衫』，但是……」

雷天放含笑接口說：「如果那位三奶奶不是我要找的人，小翠紅也不在尤家大院，我也應該輸點什麼，對不對？」

「對！方朋友認爲如何？」

「那麼，以你王總管看，我該輸點什麼？」

「我不敢刁難方朋友，只請方朋友由即刻起，在尤家大院作客三天就行了。」

「三日囚禁，足爲孟浪冒失之戒，這條件對我來說，是很夠便宜了，只是……」雷天放含笑凝目：「我不明白，爲什麼要三天？」

「假如方朋友願意多留幾天，也在所歡迎。」

雷天放微微一笑說：「世上沒有那麼傻的人，我的意思想少留一天半天的。」

「那恐怕不行。」

「爲什麼？」

「三日之數乃是最起碼的條件。」

「只是這幾天裏我另外有樁要緊的事情待辦。」

「哦！如此王文昌不敢相强，方朋友既有要緊的事情待辦，這件事自可作爲罷論。」

「那倒也不必。」雷天放淡然搖頭道：「不過我想弄清楚，王總管這三日之數，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用意？」

「當然有用意。」王文昌笑了笑：「俗話說，無三不成禮，事也難過三，少了不夠，多了不行，所以我只有取三了。」

雷天放微一沉吟，點頭說：「好吧！就這麼辦。」

「方朋友！君子一言。」

「快馬一鞭！」雷天放正容說：「總管放心，方文祥在江湖上雖是個無名之輩，但却素重一諾，向來言出如山不移。」

「方朋友是條漢子，令人欽佩。」王文昌笑了笑，忽然轉向尤虎輕喝：「去！請三奶奶花廳見客。」

「不用請，我已經來了。」

尤虎尚未答話，那通往後院的月亮圓門處，已響起一個嬌滴滴軟綿綿，讓人聽來盪氣迴腸的嬌媚話聲。

雷天放心中一跳，循聲抬眼望去；只一眼，他立刻挑起雙眉。那月亮圓門處，那青石鋪的小徑上，扭動着腰肢，風擺荷柳般地走來了一個少婦。那張臉上，浪態十足，騷媚蝕骨；不是小翠紅是誰？

她，帶着一陣醉人的香風走近了，尤虎立刻垂下了目光，似乎有點不敢正視。

「三奶奶。」王文昌一臉邪笑地迎上去哈了個腰。

「老四！什麼事兒請我見客？嗯？」她媚眼兒一拋，風情萬千，嬌媚橫生。

王文昌連忙把事情說了一遍，然後抬手一指齊天放說：「三奶奶！這位便是那位方朋友。」

她那雙桃花媚眼一瞟雷天放，未語先帶三分笑；這那裏像個良家婦女，正經女人。

「有這種事兒，那麼你瞧瞧看，我是不是你那個無情無義，沒良心的老相好？嗯？」

「方朋友！」王文昌一旁接口說：「這就是你剛才所見，我們的三奶奶。」

雷天放雙眉微揚了揚，方要說話。

「喂！你可要看清楚了再說話。」她嫣然一笑，百媚橫生。

雷天放吸了口氣，冷然說：「我已經看得清楚了。」

「那麼。」她嬌媚地一笑：「我是不是你的老相好小翠紅？」

「是與不是，妳該比我還清楚。」

「不錯！我自己很清楚。」她滿臉媚笑地說：「我不是。不過，我聽說過小翠紅的艷名，秦淮河數她爲最，可是論姿色，她却要遜我一籌。小翠紅她既能拐走你的『珍珠衫』，足見你跟她的交情不尋常，那你對她的一切一切，必是閉着眼睛也能瞭如指掌。現在我請你平心靜氣的再看一看，看仔細了，我究竟是不是你的小翠紅。」

雷天放冷冷一笑，沒說話，他凝起雙目盯視着她，當眞仔細的看上了。

突然，他心頭泛起了一陣劇跳，詫異欲絕，怔住了。

眼前這位尤三奶奶，無論是身材、容貌、聲音，甚至於一顰一笑，莫不十分神似；簡直活脫脫的小翠紅。然而，他凝目細看之下，却直覺地發覺；絕不是小翠紅，而是另外一個女子。只是，他却又說不出她跟小翠紅的分別在那裏？……

「方朋友！」尤三奶奶媚笑地又開了口：「我是不是你的老相好小翠紅？」

「不是。」雷天放定定神，遲疑了一下，毅然地搖頭。

尤三奶奶嬌媚地笑起來，王文昌也笑了。

「不過……」雷天放對他兩個的笑法沒去深思，也沒在意，淡淡地說：「妳跟小翠紅十分相似。」

「是麼？」尤三奶奶媚眼兒微瞟：「你既這麼說，足見我的確跟她很相似。」

「方朋友！」王文昌開了口：「如今請搜尤家大院吧。」

「不必了。」雷天放搖搖頭，說道：「我認錯的人既在眼前，何須再搜，尤家大院中當不會有第二個被我認做是小翠紅之人。」

「那可很難說，爲免得方朋友心中生疑，我認爲還是搜一搜的好。」

「王總管！我這個人向來說一不二，認輸就是。」

王文昌笑了，笑得很得意。「這麼說，方朋友眞不願再搜了。」

「自然是眞的。」

「方朋友令人欽佩。那麼，請。」側身擺手。

這時，雷天放心中忽然產生了一個意念，他覺得眼前的這位尤三奶奶雖非小翠紅，但這尤家大院看來，却隱藏着譎異神秘，絕不是什麼好地方。更令他心中動疑的是：王文昌爲何不多不少要以三天困住他？而這三天又恰好是賽燈船大會之期。他要看看這尤家大院究竟是個什麼人家，有些什麼花樣？因此，他毫不猶豫地便要邁步。

忽然，尤三奶奶輕抬那欺霜賽雪的一般皓腕攔住了他，那一隻玉手，白嫩迷人。含笑地望着王文昌，道：「老四！你預備讓這位朋友上那兒去？」

「請三奶奶吩咐。」王文昌微微哈腰，一副諂媚的神態。

「老四！你眞是個可人兒。」尤三奶奶媚眼兒瞟送，風情迷人地說：「那麼，就把他交給我吧。」

「三奶奶的話，我怎敢不遵，只是……」他淫邪地一笑說：「大爺那兒，方便麼？」

「只要老四你口風緊點兒……」尤三奶奶媚笑地說：「有你的好處就是。」

「謝謝三奶奶。」王文昌一臉邪蕩之色。

（未完・五）

鱷魚殺手

・本文承自第48頁・

這一跤相當沉重，他掙扎了一會，然後有些氣力站起來。

他向大門那邊走過去，有一個人從大門走出來，此人正是「天長虎嘯」。

長天虎嘯看見他能夠走動，猛吃一驚，呆若木鷄。

江上風湊近一點，說道：「虎嘯先生，你替大哥報仇，逼我從高處躍下，對於這一點，我不怪你，你答應過事後不再找我的麻煩，我也把此事忘記，希望你遵守諾言。」

說完，江上風蹣跚走開。

天長虎嘯沒有拔槍。

當晚江上風到太空訓練營附設的醫院敷藥，自稱他自己不小心，偶然失足，從高處跌下，懷疑筋骨受傷，醫生高加博士替他照X光，證明他的大小腿骨沒有折斷，只是皮外的輕傷而已，後來，兩人交談之際，高加博士獲悉他從天台跌下來，驚奇不已。

高加博士跟懷德博士的交情很深，兼且受了懷德博士所托，經常照料江上風的健康，這件事情發生之後，他打電話通知懷德博士，因此江上風再度展開冒險活動，向命運挑戰。

那天他走到古生物研究院，拜訪懷德博士，只是談了一個鐘頭，他就接受對方的建議，趁着他吃了龍蛋體力仍未衰退，幹一宗冒險的活動，單人匹馬，走到檀香山附近的火山島取寶。

火山冒烟乘機奪取寶箱

懷德博士說：「我一直想找一個具有超人力量的人，能夠從二百呎高的地方跳下，沒有損傷，料不到你正是我想找的人，遠赴檀香山尋寶，非你莫屬了，我們曾經以古生物研究院的名稱，走到檀香山附近的三魔島找尋龍的化石，跟當地蠻族戰士拚個你死我活，我們落敗逃走，有三個人被俘，其中有一個人做過醫生，懂得提煉毒藥以及解毒之法，叫做巴里摩，被酋長毛奇留下來，待以上賓，其餘兩人被殺，他在火山島住了七年，酋長放走他，還贈他一些金銀珠寶以及一個木偶，那個木偶就是他們的神。

「巴里摩知道火山島有一箱金銀珠寶係十幾代以前酋長留下來的，沒有人知道它放在甚麼地方，島上有三個火山口，並非死火山，而是半死半活的火山，只要有一天，火山口冒烟，酋長毛奇就會叫蠻族戰士把那箱珠寶抬出來，打算搬到岸邊，用木筏逃走，暫時離開三魔島，蠻人太多了，不可以截擊，唯一奪寶的方法就是在他們押運那箱珠寶經過高崖之際，有人出擊，殺退幾個蠻族戰士，先把那個鐵箱由高崖投入海中，自己也跳下去，只要他具有超人的體力，戰鬥力强，一定可以逃生，我們預先把快艇停泊在高崖之下，到時叫蛙人下海打撈那箱珠寶，那個做臥底的人也走進快艇，立刻啓程返國，便可滿載而歸，你有勇氣負担這個任務，成功之後，瓜分珠寶，你可以拿到一半。

「你必須冒認是巴里摩的兒子，帶備木偶，作爲證物，他們一定歡迎你，兼且不怕你奪寶，認爲你孤掌難鳴。爲了潛入三魔島，你必須住在檀島酒店，天天用滑板跟快艇在海上玩耍，讓他們看見，直到有一天風浪特別大，你躺在三魔島的沙灘，他們就會把你帶到酋長身邊，任由酋長發落，你的木偶繫在腰間，酋長一定問你怎樣得到它，發覺你是巴里摩的兒子，自然把你留下。

「照我的推想，三個月之內，三魔島一定火山爆發，事不宜遲，我替你向太空訓練營請假半年，就說你必須到海外休養好了，我還可以說，你想去休養的地點是檀香山。」

在懷德博士來說，這次冒險遠征檀香山的三魔島尋寶，他只是從古生物研究院提出少許經費，作爲江上風旅途需用，即使失敗，死的是江上風，與他無涉，至於江上風，他一直喜歡冒險，認爲計劃周詳，不妨一試，如果僥倖取得超過三千萬美元的珠寶，他就可以帶父親到別個地方療養，擺脫一切，故此他經過深長的考慮之後，答應了懷德博士，實行遠征檀香山。

他百份之百的依照懷德博士的吩咐去做，得到酋長毛奇賞識，留在身邊，很愉快的過活，美人醇酒，朝夕不離，他很有耐性的守候了四個月，三個火山口有一個冒烟，酋長下令撤離火山島，對他說知，那個孤島的火山口，十年之內必然噴火一次，必須避開，噴火之後回來，他乘機緊隨在搬運寶箱的蠻族戰士之後，抵達高崖，一躍而起，打暈幾個人，奪取寶箱，正想把它抛下去，忽然發生劇變，酋長毛奇大聲斥責，叫他放下寶箱，他逼於束手被擒。

酋長毛奇說：「你一定是受到別人唆擺然後冒險奪取寶箱，甚至想把它抛下。不錯的，下邊是海，寶箱沉入水中，你的幕後人可以打撈它，你如果聳身一躍，你就完了，你以爲高崖只是離水二百呎嗎？它距離海面一千二百呎就眞！沒有人能夠在這麼高的地方跳下不至於粉身碎骨，顯然你受人愚弄了，我帶你到較低的岩石去看看，你就發覺高崖的高度出乎你想像之外。」

酋長毛奇帶他看過高崖下邊的險要地帶，說道：「你是巴里摩的兒子，巴里摩有恩於我，我不殺你，放你走回美國吧，我給你三塊寶石，你返國之後把它賣掉，可以一生够吃，恕我多口，叫你到三魔島尋寶的朋友，只是想你喪命，你返國之後，切勿再唔他們，免得多生枝節。」

原來這是一個巧妙的佈局，即使找到一箱金銀珠寶，他也無福消受，江上風由衷的感謝酋長，依照他的吩咐去做，回到檀島酒店，立刻乘搭航機返美。

航機在美國佛羅里達州降落，他離開機場，就回到鱷魚河的沼澤區過活，照常經營鱷魚皮革的生意，那時他跟大王爺已經化敵爲友，索性衷誠合作，把原來的工場擴大，他變賣了三塊寶石，作爲資本，此後他就是鱷魚皮革公司的老闆，不必捕捉鱷魚。

（全文完）

寒水易

四大名捕故事／溫涼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冷呼兒因貪功想將高鷄血的徒弟襲殺，結果遇上赫連公子和張釣詩，自己怎樣被殺也不明不白，嗚呼去了。赫連公子不愧有戰國四公子風範，網羅不少江湖豪客、鷄鳴狗盜之徒，有男有女，洋洋大觀，隨行等人闖入棧內，手下人扮成顧惜朝，使尤知味這老奸開門迎敵爲之一愕，就在這一剎赫連公子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猝以暈香將其昏倒，點了穴道，土狗土牛纏住顧惜朝雖被殺，顧惜朝亦傷了雙足亡命逃去，尤知味兇殘受到應得的懲罰。此時又來了劉獨峯的車輪聲，赫連公子率衆迎敵，他的四大家僕先偷襲不成，衆人齊上都未能得手……

誤會相鬥　設法營救

息大娘一時躲避不及，突然，勁風撲至，韋鴨毛攔在她身前，雙袖一陣急揮，把彩珠盡皆撥落，一面護息大娘急退。

原來韋鴨毛內力渾厚，在這片刻裏已逼出腳底細針，拯救息大娘。

這鶻起兔落的幾個照面間，轎中人始終未正式露面，單以駭人聽聞暗器和超凡脫俗的輕功，已力挫戚少商、高鷄血、韋鴨毛、息大娘、赫連春水五大高手的三次合攻！

轎子依然是轎子。

五人相顧失色，退了開去。

「你……」戚少商雙目發出逼人的銳氣：「你不是劉獨峯！」

「你是誰？」

轎子的人淡淡地道：「我不是劉獨峯，但一樣是來抓人的。」

這同時間，五人一齊發出一聲斷喝！

不管來人是誰，都是來抓人的！

他們已沒有別的路！

只有殺死來人，趁顧惜朝等大軍未調回前，殺出一條血路！

× × ×

他們五人一齊衝了過去。

鐵槍，紅色的劍，激盪的袖風，無聲的短劍。胖身以佛掌搶進。

他們立意要集五人之力，把這頂魔轎一舉摧毀。

有誰能抵擋得住這五大高手全力的合擊？

× × ×

「呼」地一條白影，飛上了安順棧的樓閣。

白衣人剛飄起，五人的攻勢便攻不出去。

因爲這時候對轎子發出攻擊，很容易便爲敵人居高臨下所乘。

這五人都是應變奇速的武林好手，當然知道何時攻，何時要守。

那人一手抓住欄杆，在月光下，被樓欄遮着，面目看不甚清楚，只聽他道：「如果我有意下毒手，你們還可以五人聯手

麼？」

息大娘忽然「咦」了一聲，她發現自己髮髻卜不知何時，嵌了一顆綠色晶瑩的珠子，她現在才擷落下來。

戚少商也變了臉色。

他發現一枚金色小巧袖箭，正串在他袖口邊上。

高鷄血也眼紅了臉，他的長袍下擺，齊齊整整釘了四口白骨喪門針。

這幾枚暗器，敢情都是在剛才戚少商與高鷄血半空落下時，息大娘拔劍未及後躍之際，轎中白衣人所發出的，但都留了手，並未殺傷他們。

他們五人合擊，白衣人便無法在轎中應付，但若白衣人一早下了殺手，他們又豈能五人聯手？

這五人都是絕頂聰明的武林好手，這種情況他們當然瞭解。

轎中白衣人無傷他們之意，這點也是至爲明顯的事，一時間，五人都面面相覷，要攻擊下去，還是不攻擊？

要束手就擒，還是抵抗到底？

這人武功那末高，到底是誰？

×　×　×

不論是誰，戚少商、息紅淚，高鷄血，韋鴨毛，赫連春水已無法阻止這一場劇鬥。

因爲那一列對着街心的樓房，突然全被震開，高鷄血和韋鴨毛預先安排好的一組伏兵，蜂湧而出。

一下子，欄杆斷裂。

攻擊全向白衣人發動。

白衣人身形陡地一翻，巳翻上了屋頂上。

這十幾人的攻擊全落了空。

白衣人一上屋頂，身法十分俐落，但戚少商「噫」了一聲，他巳經發現，這白衣人翻騰之術，全仗一口眞氣運轉和雙手之力，而這人的一雙腿子，軟蕩蕩的渾不着力，竟似廢」一般！

戚少商驚覺的同時，高鷄血巳失聲道：「難道是他！」赫連春水也變色道：「是他！」

這時，白衣人巳到了屋頂上，任何人都不能想像得到一個殘廢的人身手能夠如此敏捷。

只是他一到了屋頂，屋頂上又冒出十幾名大漢。

這些大漢如狼似虎，攻向白衣人。

白衣人突然說話了：「你們再苦苦相逼，我可要開殺戒了。」

高鷄血和韋鴨毛一高一胖兩條身影，巳掠上了屋瓦，攔在白衣人身前。

他們巳知道來人是誰。

他們不想讓手下白白送死。

高鷄血和韋鴨毛掠上屋頂，戚少商和息大娘再也沒有選擇。

他們也飛身上屋頂。

因爲他們知道這個人不出手則已，一旦出手，恐怕當今武林中能在他手下暗器活回來的人當眞寥寥可數。

戚少商和息大娘一掠上屋頂，使得赫連春水也沒有選擇。

他要保護息大娘。

他要完成息大娘的心願。

所以他更不能讓戚少商被捕或死亡。

他也只有飛上屋頂，

他知道這一上縱，能否再活着落到地上，實在是沒有多大把握的事。

但他沒有別的選擇。

他上躍之前，發出一聲長叱道：「毀轎！」

×　×　×

赫連春水這道命令是向「四大家僕」而發的。

既然是跟這個天下間第一等辣手人物對上了，就必須幹到底，先把他那使黑白二道聞名喪胆的轎子毀碎再說。

赫連春水掠了上去，「四大家僕」立時全面毀碎這頂怪轎。

正在這時，突然間閃出四條瘦小的人影。

四個穿紫衫、靈巧的孩童，各施一對金銀小劍，刺戮四大家僕的下盤。

四大家僕的兵器既粗而重，長大而具威力，但四名小僮一味近攻，身法靈動，使四大家僕一時窮於應付。

×　×　×

赫連春水雙脚剛要沾到瓦面，突然間，一塊瓦片飛射向他足踝。

這一下激射而至，以赫連春水的武功，並不怎麼難以閃躲，但這一記攻擊却拿揑得妙到巔毫，赫連春水足尖還有半寸即達屋頂，眼看就要站穩，全心全意凝聚下盤之力降落，就在這時，瓦片破空而至！

這好比一個人正在凝神沉思，只要在他耳邊隨便叫上一聲，都會使他大吃一驚；又像一個在吃嫩滑魚肉時，冷不防肉中夾了一根魚刺，特別容易被刺傷咽喉。

赫連春水自然也不是省油的燈。

他原可一個觔斗避了開去，只是這樣會稍微狼狽一些，他立意要在來人面前顯示一下他的實力，當下力聚足尖，驟然加快，拍的一聲，把瓦片踩於足下。

他這一脚，巳踏住瓦片，這一脚之力，剛可裂石，但又使得恰到好處，不致踩碎屋瓦足陷其中。

可是他脚下的瓦片，竟像游魚一般的滑動，饒是功力霸道的赫連春水，也把樁不住，一滑倒退，直瀉而下。

瓦面是下斜的，他足足滑退了七尺，瓦片仍在溜動，赫連春水應變甚速，另一隻脚尖，及時又踏住了瓦片。

這時，那瓦片被赫連春水雙脚踏住，再也無法滑動。

可是在這時候，赫連春水的位置，也不利到了極點。

他落脚之處，本來是面對白衣人，位置略高，甚宜搶攻，而今一滑七尺餘，變得盡處於下風，白衣人再施暗器，赫連春水只有兩種情形：

一是死，一是翻落屋瓦。

就在赫連春水應付那足下瓦片的刹那間，戚少商、息大娘、高鷄血、韋鴨毛四大高手，巳一齊向着白衣人發出强力的攻擊。

白衣人也發出了四道暗器。

四道完全不同的暗器。

他的暗器就像抓藥一般。

不同的藥方，適用於不同的病人。

不同的藥物，抵抗不同的疾病。

他這四種暗器，剛好是覷準這四大高

手武功招式的破綻而發出的。

所以四人的攻勢俱被擋回。

白衣人手上巳多了一枚鋼鏢。這一枚鋼鏢，仍在他的指間，並未發出。

但這一件暗器要發出時的殺氣聲勢，全都聚集在赫連春水的身上。

赫連春水如不想死，只有被迫躍下屋頂。

可是赫連春水也當眞頑强，他右手提槍，高舉過額，準備全力擲出！

只要白衣人發出飛鏢，他就扔出那鐵槍！

——寧可拚個同歸於盡，也絕不臨陣退縮！

戰況在這種劍拔弩張，一觸即發的情形下僵持，膠着！

×　×　×

月光下，戚少商等四人看見白衣人蕭殺的神態，不禁都爲之悚然。

白衣人那一鏢若發出去，赫連春水就不一定能接得下。

同樣，白衣人在閃躲赫連春水鐵槍奮力一擲後，也不一定能接下他們四人的全力攻襲。

這是生死關頭。

問題是：誰死？誰生？

×　×　×

白衣人並沒有發出他那一鏢。

他只是冷冷地道：「你是『神槍小霸王』赫連春水？」他說話不像說話，像在桶裏掐潑一片片的薄冰。

「你的『鐵翼迎風』袖法，是用『小陽神功』使的，當然是韋鴨毛，另外一位，身法踏『玉樹臨風』，雙掌並施『鷄犬不留萬佛手上』，想必是高鷄血。」白衣人繼續說下去，他在提到那一個人的時候，便向對方看了一眼，只看了一眼，便似一片冰劍，在對方臉上刺了一記。

比月色還冷。

比雪還寒。

「雙劍如夢身如絮，花落花開霜滿天，劍法好，出手辣，人如此美，不是息紅淚息大娘，不可能有第二位。」然後他雙目盯着戚少商，英華畢露：「你的『碧落劍法』，還有『鳥盡弓藏』心法，決非『獨臂劍』周笑笑能使——你是『連雲寨』的『九現神龍』戚少商！」

五大高手，無不駭然。

白衣人能在這短短交手的幾個照面裏，能夠從他們的武功家數，覷出他們的名號。

更可怕的是，白衣人不是從正面過招裏，得悉他們的武功絕招，而只是從他們招架閃躲暗器的招式中，即道破他們的身份。

白衣人一字一句地道：「你是不是戚少商？」

戚少商雖給他看得心頭發寒，但凜然不懼，昂然道：「你來抓的是我，豈不知道我是誰！」

白衣人搖頭，道：「我抓的當然不是你。」

此語一出，衆皆愕然。

白衣人道：「我抓的是周笑笑。」

戚少商指着自己的鼻子道：「你以爲我是周笑笑？」

白衣人頷首道：「周笑笑也是獨臂的，他逃亡的時候『海上神山烟雲閣』的『天姚一鳳』惠千紫，也跟隨着他逃跑？而我追捕他這一路來，也有很多武林高手出手攔阻，所以才致生此誤會，你們……」

戚少商和息大娘都舒了一口氣，戚少商道：「還好，如果連『四大名捕』中的老大無情，也來抓我，那我算是多生一雙翅膀，也飛不掉了。」

白衣人這才一笑道：「戚寨主言重了。」這人一笑，彷似嚴冬盡去，春暖花開，一天的陰霾俱隱去，雲開月朗。

這青年人正是「四大名捕」中的大師兄，原名成崖餘，江湖人稱「無情」。

×　×　×

無情與衆人一番交手，使人盡皆嘆服，他因先天體弱，內氣走岔，無法練成武功，只依靠一雙巧手，以冠絕天下的暗器，還有自己精製的轎子機括，來抗巨敵，他雙腿俱廢，却以無比的毅力，練成絕世輕功，適才五大高手聯手，也傷不了他分毫。

像這樣一個體弱多病的殘廢人，却是名震天下的名捕之首，戚少商斷臂之傷未癒，見了也不由心生振奮。

無情問：「却不知戚寨主因何而逃？是何人追你？何以會弄到這個地步？」

戚少商長歎道：「這事說來話長……說來你還有一位知交在我們這兒。」

無情揚眉道：「哦？」

無情和戚少商的緊張局面一旦緩和，下面轎子旁的四名小僮與四大家僕，也紛紛住手。

高鷄血知道眼前這極難纏的白衣青年，並非敵人，當下放下了心頭大石，澀笑道：「啊，原來是一場誤會。」

韋鴨毛本來全身綳緊僵硬，也緩緩鬆弛下來，道：「周笑笑是『天靈堂』的堂主，一向甚有令名，却不知是犯了何事，要勞閣下追緝？」

無情冷哼道：「周笑笑就是有盛名，可是他的所作所爲，不堪巳極，我因機緣巧合，得知他的罪行，既不是奉師父命拿他，也不是刑部要抓他，只是我要揭發他的罪狀……」他頓了一頓，道：「這一路來，很多道上的人，都被這僞君子騙倒，和我作對，我因抓此人，確也得罪了不少江湖上的朋友。」

息大娘見無情說這些話的時候，目光隱有憤色，知道無情着實甚恨周笑笑，却不知周笑笑犯了什麼滔天罪衍。

正在這時，忽聽無情叱道：「誰？」

一條人影，疾掠上屋頂。

這人來得十分迅疾，快得不可思議，連高鷄血、赫連春水等五大高手，事先也全無省覺，反倒由無情一喝，這才警省！

這人直掠而上，他所掠之處，却是赫連春水的一道暗卡所在：那是十一郎，十二郎及十三妹防守的要塞。

三條人影。

三道刀光直捲來人。

只聽一聲驚呼，三道刀光如長空急電，激飛投入夜空之中。

三人的身軀，被一種奇異的力量，震飛得飛向赫連春水、高鷄血、韋鴨毛之處投來。

赫連春水、高鷄血、韋鴨毛因事起猝然，不及應變，只連忙把人扶住。

來人已撲向戚少商。

戚少商大喝一聲，出劍刺去。

那一柄「留情」寶劍，原爲朱紅顏色，戚少商倉猝運力，劍身在黑暗中呈現通體金紅，直刺來人。

來人橫劍一架，手中所持的劍，通體碧綠，像黑夜森林裏的狼眼。

雙劍一交，紅芒銳消，綠光暴長。

息大娘見戚少商遇險，雙劍急刺來人背心，來人反手一劍，紅色劍芒暴長，息大娘劍短，只好急忙退開。

來人的綠劍敏捷，已指在戚少商的咽喉上。

紅劍已在這人手裏，他是用這套來的劍擊退息大娘的。

息大娘退避，是因爲她完全沒有想到來者可以在一招之內制伏戚少商。

息大娘、赫連春水、高鷄血、韋鴨毛再想衝近，戚少商已爲來人所制。

忽聽一人冷冷地道：「放開他。」

來人一怔，發覺一枚飛刀，已無聲無息，到了自己背心三尺之遠，突然硬生生停住，只要白衣人發力一催，便會疾射過來。

這樣短的距離，他是不是能躲得過飛刀？

這樣可怕的暗器，他能不能應付得過來？

他也不知道。

他沒有收劍。

劍尖仍指着戚少商的脖子。

他緩緩回頭。

他只知道一點，像這樣高明的暗器手法，普天之下，絕對不超三位。

他希望是他想見到的那一位。

× × ×

這個人高大、威儀，顧盼間，有一種高貴的氣派，但身上衣衫半乾不濕，血漬和泥漬，斑斑點點，却仍不使他的氣派稍減。

這人正是劉獨峯。

劉獨峯回頭。

無情一震，失聲道：「是你！」伸手凌空一挽，收回飛刀。

劉獨峯可以說是六扇門中頂尖兒的好手，輩份絕對高於四大名捕，甚至足可與諸葛先生平起半坐，四大名捕聲名鵲起，後來居上，大有駸駸然青出於藍之勢，但四大名捕對這位公門名宿，仍是十分尊敬，仰儀。

四大名捕裏，無情和追命，都曾因緣際會，曾與劉獨峯碰過一面，無情還總共與劉獨峯見過三次，一次是諸葛先生宴晤劉獨峯和李玄衣，一次是跟御史夫人、刑部尚書、吏部各大員議事，另一次，是他們合力制服天棨、天相、天府這「三星七煞」。

那一次合作破案，使無情與劉獨峯二人有更進一步的合作，而且惺惺相惜起來。

劉獨峯向不輕易許人，那一次，他忍不住向無情說過這樣的話：

「我佩服你。」

「你比別人少了一雙腿子，但你的輕功比誰都好，你的體質比任何人都弱，但你的意志比誰都堅强，你連武功都不能練，但暗器使得比蜀中唐門還好，但是誰都可以當捕快，唯獨你不可以，可是，你當得比誰都稱職。」

「我要是你，我辦不到，我眞的佩服你。」

這是劉獨峯對無情最高的稱許。

那次無情只說了一句話。

「我一生都是在向你學習。」

那是五年前的事。

之後，他們就沒有再碰過面。

× × ×

劉獨峯也道：「是你！」

他是先驚覺那絕世的暗器手法，推想可能是無情，所以震訝的程度，遠不如無情爲甚。

無情這才抱拳道：「劉大人。」

劉獨峯道：「成捕頭。」無情原名成崖餘，江湖上反而忘了。

劉獨峯却是記得非常清楚，說道：「你怎麼也在這裏？不是赴陝西金印寺辦案嗎？」

無情道：「那案件已結了，三師弟仍在那兒善後，我因追緝一個惡徒，到了南燕鎭，那惡徒傷了人，我找這兒的名醫，那醫師姓潘，大家談起來，我才知道二師弟曾在思恩鄉出現過，像還受了傷，特地過來看看，便遇到了這樁事兒……」

「三師弟」便是追命，「二師弟」即是鐵手，那姓「潘」的醫生，自然就是日間鐵手求醫的「番生神醫」了。

無情畢竟辦案久了，知道在什麼時候必需要立即表明立場，他這幾句話即清楚交待自己何以在這裏，劉獨峯當下道：「哦，你跟他們並不是在一塊兒的。」言下之意是：如果你們是一夥的，那倒不好辦事了。

無情道：「戚寨主義薄雲天，向有俠名，却不知今兒犯了什麼事，要勞劉爺的大駕，千里迢迢來緝拿他呢？」

無情知道不論是什麼條件，只要是驚動到這位深居皇宮裏養尊處優的劉神捕，事情決難善了，只是不忍見傳言裏一向瀟洒清逸、俠名遠播的戚少商，落難斷臂後仍難逃法網，故出此一問。

劉獨峯道：「我這也是沒法子的事。這戚少商，是皇上下旨要抓的。」

無情凜然道：「是。」

劉獨峯道：「這一路來，有不少人護着他，我就趁他們和你對敵之時，偷偷潛入，一舉擒下他……我掩進來的時候，只看見他們全神貫注在圍攻你，我也沒看清楚是誰，却沒想到是成大捕頭你。我倒是檢了這個便宜了。」

無情笑笑道：「他們把我當作是劉爺了。」

劉獨峯忽然說道：「這個息大娘，還有赫連春水，也拒捕殺害我四名隨從，按照道理，我也要把他們一併拿下，依法定罪。」

赫連春水狠狠地道：「我呸！你算算看手上的劍，染了我們赫連神侯府多少鮮血！使殺害了我們多少熱血好漢的性命？那就不用償命了嗎？」

劉獨峯道：「內你拒捕在先，他們是

秉公行事，殺他們是應該的！」

高鷄血岔然道：「大家都是命一條，沒什麼應不應該的，你們要殺我們，我們就殺你們！這兒不是朝廷，一切都得照江湖規矩！」

劉獨峯怒笑道：「按照江湖規矩，我便要取你性命！」

高鷄血拉開馬步，一手朝前招了招道：「來啊，有本事儘來取去！」

劉獨峯冷笑道：「你也引開我，好搶救戚少商，別以爲我會上當！」

高鷄血道：「你是沒種，不敢接戰，只敢欺負受傷斷臂的人。」

劉獨峯臉色一變，强忍道：「殺人者死，別的我不管。息大娘殺死雲大，必須償命。」

赫連春水長身攔在息大娘身前，說道：「好，你殺了我多名部屬，也得先償命來！」

劉獨峯臉露怒色，冷哼道：「沒想到赫連樂吾有這樣一個不成材的兒子！」

赫連春水道：「不成材？我這個不成材的東西，至少可以剁掉大名鼎鼎的劉神捕一隻姆指！」他自己中指折斷，手裏緊緊握住鐵槍，正在冒血。

劉獨峯心裏正在迅速轉念：他的確也殺了不少人，那些人大多是忠義不畏死之士，心裏難免有愧。雲大的死，息大娘自該償命，至於殺死李二、周四和藍三的人，都已喪生在該役中，沒有什麼不公平的。劉獨峯心裏清楚：戚少商和息大娘並無大惡，而且素有俠名，自己奉旨抓拿，偏在他們落難負傷、巨讎未報之際，一上來先破了碎雲淵，枉害了不少無辜女子，又因追捕兩人，先後與江湖上的高鷄血，韋鴨毛等硬角色結仇，又與在朝廷中頗有影响力的赫連府中人結怨，這些樑子愈結愈深，當非好事。

他看出赫連春水與高鷄血捨命出手，不像是爲戚少商，而是要帮息大娘，至於韋鴨毛，則一向都是高鷄血的拍檔。如果自己一定要殺息大娘，赫連春水和高鷄血則也可以爲報一衆弟兄之仇來追殺自己，如此冤冤相報，何時是了？他要一併殺掉赫連春水與高鷄血，還不算太難，但高鷄血的部屬，赫連府的親人，難保都不報仇，這樣下去，如何善了？他手上已抓住了戚少商，總算首號要犯已拿住，生恐夜長夢多，不如先押回京城，便算是完成任務；何況，聖上旨意並沒有要抓息大娘等，自己又何必逼人於絕呢？

劉獨峯這一陣轉念，已下了決斷，便道：「好，我冲着你們幾位的面子，息大娘殺死雲大的賬，暫且記下；這位戚寨主，我是身奉皇命，非抓回去不可，劉某人這趟行事，有虧江湖禮節處，他日再當謝罪。」當下未待衆人反應，便向無情匆匆低聲說了一句：「我要走了，你先替我擋上一擋。他日再敍。」

一面說着，一劍刺出！

戚少商乍見劍波一吐，以爲劉獨峯已動惡念，要殺自己，偏又避無可避，自度必死，不料劍尖刺在他的穴道上，何等鋒銳的劍却似變成了鈍木，只封了他頸肩五處大穴，却不刺破皮膚，戚少商仰天倒下，劉獨峯一手揪住，叱道：「後會有期。」身形直向地面急射！

赫連春水、高鷄血俱是一怔。

他們主要的目的，是要維護息大娘，他們自己也心知肚明，單憑自己幾人，就算聯手，也未必就能敵得過劉獨峯，何況還有個無情？俗語說：官官相護，更何況無情和劉獨峯同是名捕！

可是爲了保護息大娘，他們也只好一拚。

而今乍然聞說劉獨峯只要抓走戚少商，先不計較息大娘，他們二人，心中俱是一喜。

就在這時，劉獨峯挾了戚少商就連忙走。

劉獨峯知道，單憑那幾人之力，無情若出手相助，這些人也斷留他不住，自己日後再向無情面謝，總好過耗在這裏夾纏不清。

劉獨峯對接手這樁案子，已感到前所未有的懊惱。

劉獨峯一走，赫連春水和高鷄血一時沒有想到該不該出手。

韋鴨毛則看高鷄血而行事，他年紀比高鷄血大，經驗比高鷄血豐富，但高鷄血却是他的師兄，他也只服高鷄血一個人，只對高鷄血一人盡力、盡忠、鞠躬盡瘁，這種江湖人的感情，也非一般人所能瞭解的。

可是只有一人完全沒有考慮。

沒有考慮到自己的生死安危，不考慮一切……。

這人當然就是息大娘。

× × ×

息大娘全力出手。

她怎能容讓劉獨峯挾走戚少商！

息大娘一旦出手，赫連春水和高鷄血也出手，韋鴨毛自然也隨着出手。

但他們却遲了這麼一刹。

息大娘第一個出手，她最可以阻攔劉獨峯，但一道黑物飛至！

息大娘全神攔截劉獨峯，竟不及閃躲，腿上「跳環穴」着了一下，登時一個踉蹌，赫連春水伸手一攔，用手相扶，息大娘才不致滑落下去。

這一來，息大娘便不及攔住疾若鷹隼的劉獨峯。

劉獨峯脅下挾了一人，但動作速度，絲毫不減。

他人未落地，已發出一聲長嘯。

三匹快馬，即從街角處急馳而出！

三匹健馬併行，騎在左右兩匹馬上的，便是張五和廖六。

中間一馬空馱。

劉獨峯身形一降，輕輕地落在空馱的馬背上。

三馬急馳而去。

高鷄血和赫連春水所佈下人手，想上前圍攏攔阻，但全給廖六和張五舞起掃刀，逼了開去。

三匹馬飛馳而去，息大娘等追了幾步，距離已經拉遠，但息大娘仍然發狠急急追去。

赫連春水、高鷄血只好也相伴，發足狂追。

韋鴨毛則退了回來。

這兒的大本營他還要坐鎭照顧。

眞正的江湖中人，所顧念決不只是一己之私，而是一衆弟兄朋友的福利安危。

韋鴨毛身形一頓，目眺高鷄血等身影遠去，索然回首，長嘆一聲，問：「你爲何要這麼做？」

他問的是無情。

語音裏充滿了失望、難受。

× × ×

剛才那一道暗器，打在息大娘的「跳環穴」上，的確是無情出的手。

無情也沒有選擇的餘地。

劉獨峯是捕神，他是奉旨抓拿戚少商；他也是捕頭，沒有理由眼看同僚在不傷害其他江湖好漢之下擒住要犯，而在強敵圍攻下不出手相助的。

所以他打出了那一枚暗器。

那枚暗器旨不在傷人，只是要阻人。

可是他也知道，他這種做法，無疑已跟這一干江湖人物結怨。

韋鴨毛見他不語，也瞭解他的苦衷，便道：「你可知道戚寨主因何落到這般田地？」

無情搖首，他遠赴陝西勘查金印寺奇案，後因聞鐵手遇危而趕來這裏，對連雲寨、毀諾城被攻破的事情均一無所知。

韋鴨毛簡單扼要的對他說明。

無情聽了，又慚又悔。要知道四大名捕雖身在公門，但時獲諸葛先生諄諄告誡，要體情察微，瞭解黎民百姓疾苦；在江湖上，要秉道義處事；在武林中，亦要照規矩行止。「連雲寨」素有俠盜之名，因招忌而被剷除，寨主戚少商隻身一人，身負重創，被叛徒追殺，自己還出手使之成擒，在情在理，未免說不過去。

韋鴨毛說罷之後，嘆道：「沒想到戚寨主他逃過重重險阻，以爲總有一天能報血海深仇，却仍是逃不過這一關。」

無情靜默了一會，道：「劉神捕不是那種人。這一路上，決不會難爲他的。」

韋鴨毛哂笑道：「劉神捕再好又有何用？就算戚少商不死在路上，押回京師，傅丞相會放過他麼？」

無情沉默。

這時，忽聽遠處喊殺之聲大起，又一陣衣袂掠風聲，赫連春水，高鷄血已挾着息大娘急奔回來。

原來息大娘、赫連春水、高鷄血狂追劉獨峯，追過了二、三里，忽見人馬浩蕩，火炬耀目，竟是顧惜朝已召集黃金鱗部衆趕來勦滅，劉獨峯打馬馳入軍隊中，高鷄血和赫連春水見勢不利，忙挾了息大娘就走。

息大娘臉上出現了一種悲憤的神色，這却使她尖秀的臉頰有一種決絕的美。

高鷄血掠回鎭中，立即佈署撤退，赫連春水則在旁留意息大娘，生怕她又衝回敵陣，爲救戚少商而不顧一切。息大娘却出奇的平靜，她掠上屋頂，走向無情，到七步開外處停步，一字一句地道：「你害了他，好，我殺了你的兄弟！」

無情一愕，不知她是何所指。突想起剛才戚少商曾向他提起「有一位知交還留在我們這兒」，心中隱隱感到不安，息大娘已一個倒翻，掠入客棧二樓。

息大娘這不出手反而飛退，令無情心中惴然不安，雙手一拍屋瓦，急掠而上。

赫連春水一向痴心於息大娘。他是世家子弟，雖然聰明過人，能果斷、用人、任事，這從他身邊多劾死之士可以見出，他不惜斷一指之一擊，求傷退劉獨峯，亦可見他的勇慨果決，不過畢竟年少易衝動，對情這一關，十分的勘不破。他情有獨鍾於息大娘，本來眼見戚少商被劉獨峯擄去，心底深處難免也隱有一絲喜意，但見息大娘心痛欲死，他即如失了魂魄一般。

這下他見無情要追趕息大娘，不加思慮，鐵槍一攔，一槍向無情臉門扎到！

無情見這一槍來勢非同小可，心想自己跟他談不上深仇大恨，何故出手如此不留餘地，赫連家傳的「殘山剩水奪命槍」，自是不可小覷，當即全神應付。

息大娘躍進房裏，一連轉入三間房裏，踢開櫥櫃，都沒有發現有人，先前她聽韋鴨血等人說起，鐵手穴道被制收藏在櫥櫃內，她對無情恨絕，總是覺得要是沒有無情相阻，必定可以攔住劉獨峯，救回戚少商，所以她要搜出鐵手，殺他以洩恨。

待她踢開第四間房子的櫥櫃時，赫然發現鐵手正在裏面。

息大娘叱道：「你的大師兄害了戚少商，你怨不得我！」銀牙一咬，一劍向鐵手心口刺落！

× × ×

忽然拍的一聲，息大娘這一劍，被人雙掌一拍，硬生生挾住。

息大娘臉色一變，道：「高老闆，你別阻我！」

來人出手阻擋，正是高鷄血。

高鷄血雖也傾慕息大娘，但其實十分自量，以義氣爲重，色倒在其次，只不過他慣於與人做生意，蠅頭小利，銖兩必爭，反而不似別人裝出一副大仁大義的模樣，他不像赫連春水一般痴心，知道息大娘是去殺鐵手洩憤，覺得大大不妥，便出手攔阻。

高鷄血道：「大娘，這是危急之際，何苦多樹强仇？」

息大娘道：「我不管！無情害了少商，我殺死他的師兄弟，有何不當？」

高鷄血臉露遲疑之色：「可是……」

突然外面喊殺之聲大作，敵人愈衝愈近。息大娘直望高鷄血背後，叱道：「顧惜朝，你還敢來！」

高鷄血大吃一驚，他聽聲辨位，知道敵軍已然迫近，但決未料到顧惜朝已攻上客棧了，連忙迴身防範。

只是背後那裏有人？他急回身，息大娘臉上充溢着霜刃般的煞氣，又一劍向鐵手扎下，高鷄血這次已不及出掌挽救。

突然拍的一响，一片飛蝗石，將劍鋒撞偏！

跟着又拍的一聲，一片飛蝗石擊在鐵手腰脅上，別看這小小一片事物，却把鐵手震得斜飛出櫥櫃。

同一時間，七八片飛蝗石打在鐵手身上。

息大娘一怔，只見門口白影一閃，無情已出現。

後面追了個赫連春水。

原來在幾個照面間，無情已用凌厲的暗器，迫開赫連春水，搶上客棧房間來，一見竟是二師弟鐵手，連忙施放暗器阻止息大娘殺人。

息大娘氣得發抖，刷地撕下牆上一塊窗紙，道：「好，你來受死更好！一干卑鄙小人，枉稱四大名捕！」

無情也不動氣，只道：「你們大敵當前，大禍臨頭，還不從速退去，跟我窮耗作甚！」

息大娘罵道：「你們這些冷血無情的東西，惺惺作態又如何！」一劍往無情刺去！

她的人飄起，單劍直攻無情，但另一隻手却在背後一揚，「嗖」地一支繩鏢，直射鐵手胸膛！

無情一手支地，微用力一撐，左閃三尺，避過一劍。

息大娘的左手繩鏢，却掩飾得十分巧妙，直射近鐵手胸膛，衆人才發覺，不覺失聲呼叫。

息大娘如果殺了鐵手，與四大名捕的樑子，可結得深了。

不料鐵手輕噓一聲，伸手一抄，已抓住繩鏢。

韋鴨毛暗吃一驚，心道：「鐵手明明是給自己封住了穴道，爲何還能動彈？」回心一想，當即省悟：無情的後來幾片飛蝗石，想必是替鐵手打通了被封的穴道。

只聽鐵手道：「大師兄，你來了。」

無情道：「二師弟，你傷得如何？」

鐵手放開繩鏢，說道：「不碍事的，不過，連雲寨一案，十分寃枉，戚寨主也是一名豪傑，這樣被他們抓去？實在說不過去。」

無情道：「是。這件事我處理得殊爲不當。現下大敵，頃刻便近，看來是要捉拿朥下這幾位的，不如先行退走，再從詳計議。」

鐵手當即道：「是。」向衆人道：「戚寨主的事，我們師兄弟必當設法，你們犯不着留在此地任憑宰割，何不先撤走再說？」

高鷄血和韋鴨毛都覺有理。赫連春水望向息大娘，要看她的決定。

戚少商一旦被擒，息大娘已心亂如麻，只想要報仇，怒憤莫已，而今略定心神，知道就算自己不顧性命，也決不能叫這幾名江湖好漢陪死，當下便道：「你們先退，我去追劉獨峯！」

鐵手搖首道：「妳一個人去追，劉獨峯武功高强，追着了又能奈何？不如先跟大夥兒退走，再合力營救戚寨主，方才是善策！」

息大娘含淚道：「可是……可是……再不救少商，可能就——」她生怕戚少商會落在顧惜朝等人手中，又恐劉獨峯行動迅疾，不易追及。

鐵手看出她心中所慮：「妳急又有何用？依我看，劉大人是個公正明理重英雄的人，決不會胡亂把戚寨主交落黃金鱗這等小人手上……」這時喊殺之聲已越逼越近，韋鴨毛早已放暗號，命部下在林子裏外迎抗來敵。

無情忽道：「息大娘，戚寨主被擒一事，因我而起，如果戚寨主實屬無辜，我會負責挽回此事，妳不必担心。」

無情說的話，自是十分有份量。他的輕功又極好，如以他追趕劉獨峯，自然有相當把握。息大娘情知此刻不能任性行事，害己誤人，便道：「高老闆，赫連公子我們該當如何撤退是好？」

她這樣一問，顯然心頭怒火已暫告平復，高鷄血、赫連春水等都鬆了一口氣，這才商議如何退走。

鐵手道：「如果要撤，我還有一位姓唐的小兄弟，還有十幾名六扇門的朋友，也得一齊撤走。」

韋鴨毛應道：「好。」又問道：「李福、李慧、連雲三亂等，要不要都一刀殺了？」

鐵手道：「這個……三寶葫蘆的夢幻天羅，那是一定要收回的，免得給這干傷天害理的狗腿子用來害人！」

韋鴨毛道：「這事我自會辦理。」

無情忽問：「有一干連雲寨的叛徒被你們擒住了？」

鐵手道：「也有黃金鱗的部屬。」

無情道：「如此甚好。黃金鱗顧惜朝非易惹之輩，必先佈署妥善才發兵攻來，我們硬衝不是辦法，這些人大是有用。」

衆人知道無情是四大名捕之首，足智多謀，諸葛先生有許多重大決定，不能親力親爲時，便交付無情代決，可見此人辦事智計過人，連忙向他請教。

無情囑韋鴨毛及部下們把李福、李慧、馮亂虎、霍亂步、宋亂水一衆人等放了出來，鐵手也設法打開三寶葫蘆，收回夢幻天羅，於是把馮亂虎一干人等用布巾蒙臉，脫去原來服飾，逼每人强服一顆丹丸，這一干人早已嚇得屁滾尿流，怎敢不從？無情吩咐道：「我一喊『滾』字，你們立刻往東北方走，走得快的，不讓我追到，或可活命；而且，你們吞了我的『三屍腐腦丸』，要不疾奔出汗，將藥性自毛孔逼出，立即喪心病狂，毒力入腦，自噬而歿，如想要得以活命，就要看你們跑得夠不夠快，賣不賣力了。」

衆人一聽，更是嚇得雙腿打顫，却不知丹丸有毒，其實是假，要他們撤腿逃跑是眞。

無情便暗示韋鴨毛令手下撤退，退入棧中。待顧惜朝，黃金鱗等大軍一到，便命連雲三亂等發腿狂跑，無情和四僮發喊窮追，一面發出暗器，那一干貪生怕死之輩見逃得慢的同伴中鏢踣地，嚇得恨不得親娘多生兩條腿子，沒命似的狂奔。

顧惜朝、黃金鱗與鮮于仇衝殺過來的時候，原已料定息大娘等決不會留在客棧內坐以待斃，此番見這班人一逃，加上無情全力追逐，便更加判定客棧內不會留下什麼重要人物，都全力追趕，黃金鱗與顧惜朝雖知鐵手維護息大娘等，但却不知無情也帮着這一夥人，他們剛才確遇上劉獨峯，劉獨峯雖堅持不讓戚少商落在他們手裏，但却提到之所以能順利擒得戚少商，乃仗賴無情從旁出手相助，故此黃金鱗，顧惜朝都以爲無情是「自己人」。

黃金鱗與顧惜朝雖然巴不得手刃戚少商方才甘心，但劉獨峯說什麼都不允了，幾乎不惜大動干戈，以護此重犯，黃金鱗等也不敢强索，心裏都在盤算，反正戚少商押回京城，落在傅大人手裏，絕免不了一死，又何須罣慮？當下便發兵全力攻打安順棧。

（未完・十七）

奇俠司馬洛故事

寶球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雖然得到了鄒巧兒偸出來的水晶球，從特殊的顯微鏡中仍然見不到水晶球裏的字蹟圖案顯示出來，經過專業技師的協助，發現少了一塊鏡片，才知道有人得了鏡片，有人得到帳簿的映印本，自己得到的水晶球、帳簿，眞是得物無所用，因此懷疑那鏡片落在指使傑克去偸水晶球的人，傑克已被珍珠殺了，如何找到這個指使的人是一個難題，幸好這人尚未知道傑克之死，還有點希望，先和珍珠聯系，却發現珍珠被熊公派出的搜索者追殺着，困在一所荒廢的別墅中。司馬洛和鄒巧兒先埋伏在別墅內，將四個搜索者殺掉，救出珍珠……

兩個寡女　智捉歹徒

「還是開車好些！」司馬洛固執地說道。

珍珠沒有辦法，祇好走過去打開那車子的尾箱看看。司馬洛也是跟在旁邊，與鄒巧兒一起。

正如她所料，那尾箱的裏面，就祇有一隻後備車輪而已。在通常情形之下，車子是不會帶備兩個以上的後備車輪的。珍珠說：「你看，祇有一個車輪，車子是開不動了！」

「還是換上吧。」司馬洛說。

他一面已打開了車門，在車子裏面看看有些什麼東西留下來。

珍珠說：「你要虐待我，有許多方法，也有許多機會，何必現在就來跟我過不去呢？」

司馬洛說：「你做吧，別多講話！」

珍珠祇好動手做了。她從車子後面取出了小型起重機，塞到車子下面，把車子撬了起來。這件事情，普通的女人做起來會很吃力，但是在珍珠來講，却不算是怎麼一回事。車子很快就昇起來。

珍珠說：「車輪破了兩個，可以換的却祇有一個，你打算換哪一個呢？」

「後面的一個吧，」司馬洛說：「後面那個是受力一些的。」

這時鄒巧兒也覺得不開心了，她說：「你這樣做，有什麼用處呢？」

司馬洛說：「你是她的好朋友，你可以帮她呀！」

鄒巧兒啜着咀，瞪了他一眼，沒有出聲。

她覺得司馬洛現在忽然很古怪，與他相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珍珠則當然明白，自己是連抗議之權都沒有的，所以她也不多出聲，祇是做事。她很快就把破車輪換了下來，而裝上了那隻後備的。

她抹着手上的塵污，說：「現在行了，下一步又如何呢，司馬洛先生？」

「現在把前輪泵好就行了。」司馬洛說。

「你在開玩笑，」珍珠說：「破了一個洞，永遠都泵不脹的呀！」

鄒巧兒又瞪了司馬洛一眼。她覺得玩笑開得太過份了，而且他們現在也是在浪費時間。

司馬洛這個人，却是不做浪費時間的事情的。他把車門打開來，從裏面取出一隻圓筒，說道：「這個可以了吧？」

「噢，這個！」珍珠說。

原來這隻圓筒就是用以補車輪的用具，現在新的科學小發明很多，這就是其中之一種。這圓角內就是有種快乾的人造萬能膠，假如車輪破了，插進去，把膠擠出，就會在車胎內成為一層保護膜，把破洞封住了，車胎充氣之後，空氣把這保護膜緊壓，就很難會脫下來，亦不會漏氣了。這東西雖然不能使一隻車輪變回原來未破那樣好，却是可以足夠支持一段頗長時間的。

司馬洛說：「這些人，他們的準備是

相當充足的！」

「為什麼你不早出聲？」鄒巧兒怪責道。

司馬洛祇是得意地微笑着說：「我早告訴你，我做事是不會白費時間的！」

鄒巧兒把那隻圓筒拿了過來，對珍珠說：「讓我帮你的忙吧！」

珍珠瞥了她一眼，也許是感激，但是沒有什麼明確的表示。這件事情，他雖然用不着鄒巧兒的帮忙亦是一樣可以做到，不過鄒巧兒的帮忙乃是一種心意，這還是應該值得她感激的。

車子的後箱是有一隻手搖的氣泵的，她們二人就分工合作，鄒巧兒把膠擠進那隻破了的車輪的洞中，珍珠則不斷泵氣。空氣壓在那個洞口，使那些還未乾的膠分佈得更均勻，壓入了每一條細縫之中，而且亦把它在內部的表面壓扁，於是，車輪就可以再充氣，也仍然可以再用了。當車輪充好了氣時，那些膠亦已乾透，可以落地了，這是那隻圓筒上的用法說明指出來的。

珍珠又把那小型起重機放下，於是車輪着地，珍珠也把圓筒及起重機與及破車輪在車尾箱中收好了，這時她已經弄得一身是汗。

鄒巧兒沒有用很多氣力，未致於這個程度，不過她還是怪責地看着司馬洛，又說道：「哼！好個大男人！祇是看着我們動手，自己什麼都不做！」

「你們是好朋友，」司馬洛微笑道，「讓你們有機會合作一下，那不是很好的嗎？」

鄒巧兒的臉不禁微紅，她認為司馬洛是誤會她了。

但是在珍珠的面前，鄒巧兒又不好意思置辯。她懷疑司馬洛是諷刺她對珍珠還有某種女性與女性之間的不正常的感情，但她自己知道不是如此，她祇是心地良善，珍珠到底曾是她的好朋友，見不到珍珠的時候，她會對珍珠痛恨，但是現在見到了珍珠，而又看到珍珠是如此狼狽，她又覺得不忍心了，於是她祇好用委屈的表情看着司馬洛。

司馬洛坐進了車中，一彈一彈的，試試車輪的支持力度，說道：「行了，你們上來吧，巧兒，你坐在我身邊，珍珠做司機！」

珍珠和鄒巧兒祇好上了車，而珍珠也果然是坐在司機位上。她開動車子，走了一小段路，發覺那些膠果然有效，前輪雖然祇是補了的，也像是沒有破過一樣。

他把車子停了下來，說：「現在到什麼地方去呢？」

「這裏祇有一條路可走。」司馬洛說道。

珍珠說：「我還是認為乘搭直升飛機好些，那樣是不會碰到什麼人的！」

司馬洛說：「不要緊，假如他們還有人，我是會知道的。」

「好吧。」珍珠無可不可地說：「現在你是老板！」

她開動了車子，沿着那條唯一的路下山。

沉默了一陣，珍珠有點酸溜溜地說道：「我看，現在你們的感情已經是很好的了！」

「合理的發展吧了，」司馬洛吃吃笑道：「巧兒其實是對男人感興趣多過對女人感興趣！」

在後座，珍珠看不到，鄒巧兒就伸手在司馬洛的大腿上用力一扭。

司馬洛强忍着才能不叫出聲來。鄒巧兒這一扭，所用的是無名之力，實在是很不好受的。

珍珠說：「現在，司馬洛先生，你是要我合作，如何合作呢？」

「你也是在競爭，」司馬洛說：「你也把水晶球搶到，為什麼呢？」

珍珠沒有回答。

司馬洛說：「你認為回答了這個問題，你就會對不起你的後台是不是？你有沒有想到，你是已經沒有選擇了的呢？你現在已經算是落在我的手上了，祇不過我對你還保持客氣吧了！」

鄒巧兒也說：「你既然也不怕對不起我，那你不必怕對不起任何人了！」

珍珠一咬牙說：「我現在正在不開心的事情乃是，我的後台是不是對不起我，我想去看看！」

「你的後台，」司馬洛說：「大概是一個女人吧？」

「你知道嗎？」珍珠問。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我祇是這樣猜吧了，但是現在你既然這樣問，我相信我也是沒有猜錯的了。」

「是的，」珍珠說：「我到這裏來，是因為這裏祇有一條路，這些搜索者要追上來，是一定要走這條路的，而他們本應有人在半路截住的。」

「照我所知就沒有了，」司馬洛說：「我們的人本來可以截住的，但沒有這樣做。我猜你也不是要依靠我們的人吧？」

「不必了，」珍珠說：「我想自己回去看看！」

「一個人去？」司馬洛問。

「我相信，」珍珠說：「我也是不可能擺脫你們的了！」

「是的！」司馬洛說：「所以我們就得和你一起走了！」

「好吧，」珍珠說道：「我們一起去吧！」

「告訴我地址，」司馬洛說，「先讓我叫人在附近調查一下！」

「還是要靠你的人？」珍珠說。

「我是喜歡逞英雄的，」司馬洛說：「你也是的：但是現在却不是逞英雄的時候。對方是搜索者，他們是很兇而不擇手段的，我們需要有所準備，以免吃眼前的虧！」

「好吧。」珍珠祇好同意。

她把一個地址告訴了司馬洛，司馬洛從身上取出一個無綫電對講機，與他的合作人聯絡了一番。

車子繼續向前行，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回音就來了。

司馬洛對珍珠說：「那附近似乎是安全的，我們可以去看看！」

車子繼續行駛，不久就到達了一間屋子。這間屋子也是獨立在郊外的，是一座有花園的兩層洋房。這樣的屋子，當然是有清靜的優點，但是在有事發生時，却是

會呼救無門。當然，一個人通常是不會估計到自己有如何大的危險的，祇是講究舒服。

看見屋子的時候，珍珠忽然說：「停車！」

司馬洛把車子停了下來。

珍珠說：「花園的門打開了！」

司馬洛說：「這似乎是不佳之兆。你的女朋友是一個人在家的嗎？」

「是的！」珍珠說着，很明顯地不安起來。

「去看看吧！」司馬洛說。

他再把車子開動，直向屋子駛去。這屋子亮着燈，看來屋中假如發生過任何兇險事情，現在也是已經過去了，不會對他們有什麼影响的。

車子進入了花園之內，在屋子前面停了下來。珍珠首先下車，大聲叫道：「美莉！」

美莉顯然就是她這位親密女朋友的名字，而美莉並沒有應她。

珍珠立即衝進屋子，司馬洛與鄒巧兒亦下車進去，但是分開來，一前一後，司馬洛是由屋前進去，鄒巧兒則是由屋後進去。司馬洛的手上已經拿着槍，珍珠則是有她那特別的頸鍊武器。

這些武器，他們都已用不着了。美莉已經死去了。一個殊不美麗的女人，樣子和打扮都是相當男性化的，而她死後更不美麗了，死得也不美麗。

勒死她的那根幼繩還在頸子上，她的皮膚上有許多瘀傷。

珍珠匆匆把那根繩子解下來，司馬洛檢驗一下，就知道已經沒有用了，不過他還是盡人事，用他的無綫電迅速召來救傷車。

珍珠的臉色慘白，但她並沒有哭。

她這種女人，眞正需要哭的時候，她反而又不會哭了，她祇是利用眼淚作為一種工具。

她說：「他們找到了她！她來不及帮助我！」

這句話，別人聽起來是不清不楚的，但是司馬洛是聰明人，也明白她的意思。她打電話給這個女人，叫這個女人派人到那山路的要道處伏伺着，以爲可以把跟踪的人截住，然而這個女人沒有機會如此做便已經給人找到而殺掉了。於是，珍珠便變成作繭自縛，走到了一個沒有去路的地方，給那些搜索者追到。幸而司馬洛和鄒巧兒亦是棋高一着，趕到來而把她救了。

司馬洛說：「你這位朋友，總算沒有出賣你！」

「他們還向她逼供過！」珍珠泫然欲涕地說：「你看她身上的傷痕！」

司馬洛說：「你以爲她會不會招供出來呢？」

「我不知道……」珍珠搖着頭。這種事情，的確是很難猜的，對一些窮兇極惡的人，即使你招供也是死，不招供也是死，不招供就會死得辛苦一些，事後趕到的人，很難看得出死者究竟是否已經招供了的。

司馬洛說：「假如她是已經招供了，那麼，你就還是快點和我們合作聰明一些了！」

「讓我靜一靜！」珍珠說。

「你浪費了時間，」司馬洛提醒她，「可能就是益了這些人了，我們不但來不及追上他們，而且還可能會先給他們成功了！」

「別跟我講這個！」珍珠憤怒地吼叫起來。看來，珍珠對她這女朋友是有很豐富的感情的。

鄒巧兒也一手執住司馬洛的手臂，似乎有所暗示，但她的暗示却並不明確。鄒巧兒更加是一個感情豐富的人，她亦認爲在這樣的時候不宜騷擾珍珠，但是在同時，她又不能夠對司馬洛的着急反感，因爲他們的確是不能浪費時間。

珍珠又補充道：「你急什麼呢？水晶球在你們的手上，沒有人能拿到，沒有人能成功的！」

司馬洛聳聳肩，挽着鄒巧兒的手臂，退開而在一邊的沙發上坐了下來。珍珠則是跪在那屍體的旁邊，露出深深的痛苦的表情。

司馬洛對鄒巧兒低聲說：「我猜我們也不必乘機搜搜這個地方了。這裏一定沒有放着什麼東西。否則，珍珠一定會先去看看有沒有失去什麼東西的！」

鄒巧兒微微反感地瞪了司馬洛一眼。她是反感司馬洛在這樣的時間還在盤算人家這個。但是，她亦同時又覺得她是不能夠深怪司馬洛的。

而珍珠實在也沒有浪費多少時間。救傷車很快就來了，亦有一些莫先生手下的人員來了。

他們檢驗屍體及察看情形之後，肯定是已經沒有救了，就向珍珠問了一些話。然後其中一個莫先生的手下說：「你們還是離開這裏吧，你們還是離開這裏吧，警探也很快會到了，這是一件兇殺案，交給他們去辦，就當你們沒有來過好了。」

司馬洛走過去扶開珍珠，說：「這裏有什麼東西你要拿走的嗎？」

「我的行李——」珍珠說：「但是拿不拿都可以吧？我是住在這裏的，不過近來一直沒有回過來，我不需要否認我也是住在這裏的吧？」

「這個——算了吧！」司馬洛說：「誰要把你曾經住在這裏的痕跡消滅，那反爲不美，是不是？人又不是你殺的，我們走吧！」

他們上車，離開了屋子。

這一次則是由司馬洛開車了，珍珠坐在他的身邊，而鄒巧兒則是坐在後座。

這是一個最好的安排，因爲珍珠現時的心情不適宜開車，但是又不放心讓她坐在後座，所以就由鄒巧兒坐在後座，照應着。

珍珠還是在發呆，司馬洛則把車子開到了另一間屋子，好像以前用以安置鄒巧兒的那一間一模一樣的。莫先生的組織是很多這樣的屋子可以應用的。

這屋子裏也有一個女僕人，她爲珍珠斟來了一小杯白蘭地，讓她喝下去，鎮定一下。

珍珠到底不是一個普通的女人，她很快便又恢復過來了。她說道：「現在，我不跟你合作也不行了，我已經沒有了後台了！」

「你的女朋友的後台，不也等於是你的後台嗎？」司馬洛問。

「她的後台是她的。」珍珠說：「我祇是在帮她！」

「哦！」司馬洛說：「就像巧兒帮她的朋友傑克？」

鄒巧兒有點臉紅了。

珍珠說：「是的。」

司馬洛說：「你不知道她的後台是誰嗎？」

「知道，」珍珠說：「祇是不是直接與我交易吧了！」

「誰？」司馬洛問。

「是麥狄根的人。」珍珠說。

「哦？」司馬洛說：「原來如此，這眞是風雲龍虎會了，又多一個大頭頭。但是，你却不打算跟麥狄根聯絡，繼續爲他工作？」

「我不很信任他。」珍珠說。

「唔，」司馬洛說：「你的選擇是聰明的。因爲對手是我們。沒有人能贏我們的！」

珍珠瞪了他一眼。

司馬洛說：「麥狄根他們手上可有些什麼呢？我們手上有水晶球，熊公那帮人的手上本來有這水晶球，他們的手上又有什麼呢？」

「也是帳簿的副本，」珍珠說：「也有那個做數的人。做數的人是在他的手上的。」

「是嗎？」司馬洛說：「祇是副本而已？」

「是的，」珍珠說：「這可以說是映印機的害處。任何秘密的文件，都是可以用映印機映印的，映印了之後並不會留下什麼痕跡，又映印多少份都可以。假如再多映印一份，那就多一羣人爭了。」

「唔，」司馬洛說：「還有傑克的後台呢？我猜你知道傑克的後台是誰的！」

「是的。」珍珠說。

她說這是當然的事情。她就是知道傑克利用鄒巧兒，所以她才能在鄒巧兒偷竊水晶球得手時候出現。她是老早就監視着傑克的，準備在鄒巧兒得手時便施用詭計，把水晶球奪過來的。

鄒巧兒說：「你當時打算弄死我，你把繩子弄斷了一截。」

珍珠有點尷尬，但是她堅持道：「不是，我要殺你，就不必把繩子弄斷了，等你下來一半時給你兩枚金錢鏢不行嗎？我的計劃就是，當你發覺繩子掉了的時候，你會先把水晶球丟下來，然後自己跳下來。你會略爲受傷，但是不會死。你想一想，你從那高度跳下來，會不會死呢？普通人很危險，但你是不會有大碍的。我以爲可以乘你把水晶球丟下來，而人未跳下來之前把水晶球搶了走掉。但是想不到你的做法並不如我所料，我亦把你的摩托車的汽油放掉了！以爲你會奪下水晶球而徒步逃走！這是我的後備計劃。但這仍然失敗了。這之後，我就追不到你了。在你把摩托車推走之前，我是一直看着你的，我其實一直都有機會把你殺掉！」

「爲什麼你不殺我呢？」鄒巧兒問。

「我就是不能殺你！」珍珠搖頭。

司馬洛說：「你害了她，之後又放她一命，一過、一功，算是拉平了，她用不着對你感恩！」

他不希望鄒巧兒的豐富感情又受到珍珠擺弄。

珍珠的作風却似乎有所改變，她不但不否認這一點，並且還加以道：「而且你們還救了我一命！」

「你明白就好了。」司馬洛說：「現在，告訴我，傑克的後台又是誰呢？」

珍珠說：「蝴蝶帮。」

「唔，他們，」司馬洛說：「蝴蝶帮的手上又有一些什麼呢？」

「我不知道，」珍珠說：「不過我猜又是帳簿的副本吧。祇要有一份帳簿的副本的人，都希望得到水晶球，得到水晶球，就可以清楚帳簿的內容。」

「我看可能沒有那麼簡單，」司馬洛說：「他們可能是有那鏡片！」

「什麼鏡片？」珍珠問。

司馬洛告訴了珍珠是什麼鏡片，於是現在，珍珠也知道，除了水晶球之外，還是需要鏡片才看得明那帳簿的。

她說：「怪不得你們有了水晶球，又有了帳簿還不收手了！」

「不錯，」司馬洛說：「我們還要得到那鏡片才有用，而鏡片是在其中一帮人的手中。我猜是在蝴蝶帮的手中！」

「也可能是在我這女朋友的後台麥狄根的手中。」珍珠說。

「我猜是的，」司馬洛說：「熊公那一帮人有了水晶球，也有帳簿的副本，還是不能用，水晶球却又被偷掉了，這使他們甚爲狼狽，所以不惜動用搜索者來橫衝直撞了！」

珍珠說道：「搜索者殺死了我的女朋友！」

司馬洛看着她：「你不是說你要向搜索者尋仇吧？」

「他們殺死了我的朋友！」珍珠咬牙切齒地說：「我不能就這樣算數的！」

「他們也損失了不少人呀。」司馬洛說。

鄒巧兒也說：「搜索者這樣一個組織，你不能夠跟他們鬥的！」

「我能的！」珍珠說：「我能夠跟他們鬥。你們告訴我，他們的主持人是誰，我去把他消滅，他們的組織就散掉了！」

「這是一個好主意，」司馬洛說：「這也是你可以帮忙的工作的一部份！」

「既然你同意！」珍珠說：「那就讓我去吧！」

「等一等，」司馬洛說：「不要心急，我們先安排一下工作的全盤計劃和步驟好不好？」

珍珠不出聲，等着他講。

司馬洛說：「現在我們是佔了很大的優勢的，我們有眞正的帳簿在手，有水晶球。他們是無法奪過來的，所以他們怎麼鬧也祇是鬧吧了！」

「可惜你不能告訴他們！」珍珠說。

「我們再分析一下，」司馬洛說：「現在我們的對手有熊公的後台，有麥狄根，還有蝴蝶帮。熊公的後台和麥狄根都是祇有帳簿的副本，不是我們要的。假如蝴蝶帮有那鏡片，這却是我們要的！」

珍珠說：「以你的組織的勢力，你們

可以把他們都抓起來的！」

司馬洛說：「我們的組織的勢力並沒有那麼大，並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抓起來，否則早就已經抓起來，不會等到他們現在來作怪了！」

「是呀，」鄒巧兒說：「而且，一塊小小的鏡片，是很容易收藏，也很容易打破的。」

「也許，」珍珠說：「假如你們去圍捕的話，他們就會把鏡片打破，大家都得不到什麼了？」

「這是可能性很高的事情，」司馬洛說：「假如給你，你也是會一樣做法的，不是嗎？」

「是的，」珍珠說道：「既然我也得不到什麼，我亦會也不要讓你們得到什麼了。」

「所以我們就要用軟的辦法。」司馬洛說。

「軟的辦法？」珍珠說：「假如什麼呢？」她自己問，也是自己答道：「例如在偷？」

「這是一個好主意。」司馬洛說。

「我去？」珍珠說。

「你是最精於此道的一流好手了！」司馬洛說道：「不過，你並不是唯一的一個。」

「我知道你是不會信任我的。」珍珠說。

「我是說一個不夠用！」司馬洛說。

「我？和鄒巧兒？」珍珠問。

「這是更好的主意，」司馬洛說：「你們已是合作慣的！」

珍珠看着鄒巧兒，遲疑着說：「我們？又合作起來了嗎？」

鄒巧兒聳聳肩：「為了這件事情。」

司馬洛對珍珠說：「你不反對這個安排吧？」

珍珠頗為委屈地說：「難道我有選擇餘地嗎？」

「我並不是強逼你做，」司馬洛說：「這樣的事情，勉強去做，是做不好的。你既然已經透露了一些名字，你就是已經合作了。」

珍珠說：「那即是說我可以不幹？」

「可以的。」司馬洛說。

「假如我不幹，」珍珠說：「那我又還有什麼好幹的呢？」

「這一點，」司馬洛說：「我卻不能代你回答了！」

珍珠說：「我幹，我猜有些地方，我們三個人都是差不多的，假如什麼事情都不幹，我們就不會舒服，所以，我們都是不能坐着，一定要幹什麼的！」

「那就最好了。」司馬洛說。

「不過，」珍珠說：「我認為我們還是不能夠忘記那些搜索者。」

「有仇必報嗎？」司馬洛問。

「他們會給我們很大的障礙，」珍珠說：「即使對你也是一樣的，他們一直在追殺我和巧兒兩個，而你也未必就不是榜上無名。假如中途碰到他們，那就很麻煩了，我們是不能當他們不存在的。」

「這也是很有道理的講法。」司馬洛說。

珍珠說：「可惜你又說不出一個主持人的名字，否則我們應該先把這個組織解決掉！你明白嗎？這些槍手都是付錢聘用的，他們並不是忠於搜索者這個組織的名字，而祇是忠於這個組織付他們的錢。搜索者本身根本沒有什麼正式的人員，祇是主持人有組織能力吧了，把這個主持的人消滅了，這個組織就沒有了！」

「我們也是一樣看法的，」司馬洛說：「不過就是可惜，我們不知道主持人是誰，否則我們已經做了，問那些槍手都沒有用，他們祇是奉命，命令來自電話，他們有錢可收，就不管主持人是誰與及何處可以找到了。」

「是呀，」珍珠說：「這眞可惜，但是熊公顯然是知道的。」

「也許不，」司馬洛說：「依我看，應該是熊公的後台知道。」

珍珠說：「我們的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問熊公！」

司馬洛說：「你去問他嗎？我們的力量，是沒有辦法請他出來問話的，而即使請得他出來，他亦是不會講。除非是私下把他捉住，要把他捉住，一就是等他出來，一就是我們進去，而最近他都不肯出來了。至於熊公這屋子，我相信，巧兒上次進過去，現在要再進去的話，也是很不容易了！」

「是的，」珍珠說：「我也沒有把握進這屋子！」

一直沒有出聲的鄒巧兒此時却開口。她說：「我知道主持搜索者的是什麼人！」

司馬洛與珍珠都詫異地看着她，說：「你知道？」

「呃——我不能肯定。」她說。

「你是怎會知道的呢？」司馬洛問。

「傑克有提過，」她說：「他說最怕的就是將來搜索者會出動。他也說，這個雷剛是一個很可怕的人！」

「雷剛？」司馬洛問：「主持人就是叫雷剛！」

「傑克是這樣講，」鄒巧兒說：「我不知道，是不是眞的，他有些事情是知道的。」

「他有告訴你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這個雷剛嗎？」珍珠問道。

「沒有，」鄒巧兒搖搖頭：「而現在也沒有辦法問他，他已經死了！」

「這眞可惜！」珍珠說。但是傑克是她所殺的。

司馬洛說：「我們的組織可以查出雷剛在什麼地方。」

「是嗎？」珍珠說。

「是的，」司馬洛說：「雷剛則是一個聲名狼藉的人物，不過我們的資料倒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他是與搜索者這個集團有關的。不過，這種事情，也是沒有什麼不可能的，主持人要保持神秘的身份，就應該是一個料想不到的人，不過却一定是江湖中人。」

珍珠說：「而你們却一直沒有懷疑過他嗎？」

「沒有，」司馬洛說：「因為我們看不起他。他應該是不夠這一級數的人！」

「你們就是看走了眼。」鄒巧兒說。

「是呀，」司馬洛說：「我們的組織

是曾經為了其他案子偷聽過這人的電話一個時期的，却沒有發現有這一類的電話打出去。」

「他一定有其他的方法指揮，」鄒巧兒說：「假如是他的話！」

「這是可以用另一個方法查出來的，」司馬洛說：「而這工作由你們兩個去做，是最適合的了！」

「我看，」珍珠說：「接近這個雷剛，危險性反而不高。他的身邊就最應該是沒有搜索者在着的。」

「對，」司馬洛說：「我正是這個意思！」

× × ×

這個雷剛，身邊就連保鏢都沒有。因為，正如司馬洛所講的，他並不是這個級數的人，而他要保持這個低的級數，就不要在身邊有保鏢那麼惹人注目了。事實上他亦不需要，他表面上所做的事情，祇是為犯罪份子做一下中間人，是一個地下經紀，這種人，敵人不多，雖然不一定是朋友多，但認識的人多，那些認識的人不算朋友，因為祇是利害關係的相交，交情是建築在利用價值上的吧了。

他的生活則是相當豪華，一個人住一間很大的屋子，有大花園，還有另一間小屋子在旁邊，是僕人們的宿舍。

這樣的住處，很容易讓珍珠與鄒巧兒潛入，而由於他沒有妻子兒女，接近他亦是更為方便。

她們兩個人，潛了進屋，雷剛都不知道。

事實上，她們是在雷剛還未回家的時候就潛了進屋，在屋子的樓上，雷剛的住處等着。雷剛還未回家，她們是不必躲起來的，可以大模厮樣，就坐在沙發上，祇是沒有亮燈。

珍珠說：「以前，我們也有過一個這樣舒服的家，雖然是沒有那麼大，但是很舒服！」

鄒巧兒說：「那是以前的事了！」

「以後呢？」珍珠問：「我們還有以後。以後，會跟以前一樣嗎？」

「什麼都不會再是一樣了。」鄒巧兒說。

「我們都做了一些錯事，受過了一些教訓，」珍珠說：「以後是不會像以前那樣了，不會一樣，但是會更好。我和你合作，還是最佳的搭檔！」

「以後的事情是以後的事情。」鄒巧兒說。

「假如你是在想着司馬洛，」珍珠說：「我不是在企圖中傷，祇是說出一個事實，他是不會永遠跟你在一起的，而你亦是不會永遠跟着他的。你可以跟他過一段好時光，但以後你又怎樣呢，我又怎樣呢？我和你，還是應該在一起的。」

「你現在倒是大方得多了。」鄒巧兒說。

「我已經說過，」珍珠說，「我們以前是做過了一些錯事，以後，就不會做同樣的錯事了！」

「這個將來再算吧！」鄒巧兒說。

「我們都是寃家，」珍珠說：「我們三個人，怪不得說不是寃家不聚頭了！」

鄒巧兒笑起來：「這倒是眞的！」沉默了一陣，鄒巧兒又說道：「假如要說將來，為什麼你不試試找一個男朋友呢？」

「假如是傑克那樣的男人，」珍珠說：「那我就寧可沒有了！」

「你似乎有了一些進步。」鄒巧兒說道。

「我知道我是一直不大正常的，」珍珠說：「不過，我又不是如你所猜那麼不正常。男人，我又不是不感興趣，祇是：你告訴我為什麼你也一直都沒有眞正的男朋友呢。」

鄒巧兒聳聳肩道：「我需要一個能夠體貼我和保護我的男人，但這是不容易找到！」

「這就是了呀！」珍珠說：「我也是一樣的，為什麼我們不能找到，因為我們太强了，我們認識的男人，多數還是需要我們保護的，別說保護我們了！」

「這倒是眞的。」鄒巧兒說。

「也許，」珍珠說：「我們得把要求的水準降低一下，不然，我們將來會成為兩個孤獨的老太婆！」

鄒巧兒不由得笑起來，說：「想得那麼遠嗎？」

珍珠說：「我總是想像自己年老之後會變成怎樣！」

「我却總是不能想像自己會老。」鄒巧兒說。

「你不能有那樣不祥的想法！」珍珠說。

「這不是不祥，」鄒巧兒溫婉地微笑着。「這祇是心境的問題，我這個年紀，不能想像自己老的時候是怎樣的！」

「唔，」珍珠聳聳肩。「那麼也許是我的心境太蒼老了，自己還是這樣年輕，就已經想着老了。」

「可能是這樣，」鄒巧兒說道：「假如你總是想着自己老，那你就會老得很快了！」

「好呀，」珍珠說：「以後，我也不會再想着自己老了！」

「這最好了，」鄒巧兒說：「一個人的心境年輕，做起來才能夠朝氣勃勃！」

「奇怪，」珍珠說：「你以前都沒有這種理論的，怎麼現在你却忽然青春起來了？也許以前是我傳染你？」

「也許是的，」鄒巧兒說：「不過分手之後，我們都經歷過不少事情，不同的遭遇，就會有不同的影响！」

「這倒是眞的，」珍珠說：「不過，我們的朋友回來了！」

燈光在天花板上一照，就使她們知道，雷剛終於回家了。這是汽車的車頭燈光，車子駛入花園，車頭燈光從下面射向屋子，就把天花板照亮了。

鄒巧兒和珍珠兩個人起來，走到窗前，躲在兩邊的窗簾後向下面望，看見一部汽車正駛進花園內，而跟着，花園的柵門又自動關上了，這柵門的開關是用電波遙遠控制的，不必僕人等着開關門。

新的屋子，多是採用這種設備，到底已經是電子時代了，而這設備是方便得多的。

雷剛的車子是由司機駕駛的，車子到了屋子前面，司機為他開門下車，她們聽

見雷剛對司機說：「我今晚不會出去了，你去睡吧，你告訴他們，也不必上來了，我不需要什麼！」

珍珠對鄒巧兒說：「我看他的意思是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不想有人上來打攪他！」

「看來是了。」鄒巧兒說。

雷剛回到樓上來，他却看不見珍珠和鄒巧兒。原來這裏面有好幾間睡房，看來雷剛有時是會招待朋友在家過夜的，珍珠和鄒巧兒就躲在雷剛的睡房對面的一間。這裏面仍留着香水的氣味，顯然不久之前有一位小姐在此過夜，不過現在雷剛是單獨一人回來的，沒有客人，就不會有人進入這些客房，雷剛本人，應該亦是不會進來的。

雷剛回到自己的房間，脫下衣服，自己在浴室中放水，以便洗一個澡，他是一個年近五十的男人，仍然很精壯，講話的聲音很响，憑他回來時對司機講的話就可以聽出。

因此，雖然是隔了一間房間，而雷剛又是在浴室裏面，躺在浴缸中，她們仍可以聽到他講話。當然，三度門都沒有關上，這是也有帮助的。

她們聽到雷剛在說：「媽的，兩個臭丫頭！就使我損失了這許多人！」

她們以爲雷剛是正在自言自語，假如是的話，也怪不了他，因爲近來搜索者都是出師無功，屢次都是失敗的。

她們憑這一句話，就已經知道她們是並未找錯人了，雷剛果然是主使搜索者的人。

雷剛又說：「我正在找！我正在找！我一定會找到她們的！」

珍珠低聲對鄒巧兒說：「這人也眞怪，老是在自己對自己講話！」

「是呀，」鄒巧兒說：「他這樣喜歡講話，我們向他問話時，他一定會有很多話可以招供的！」

跟着她們又聽見雷剛說：「你得明白，現在是對手太强，有那個莫先生的組織插手，我的人做起工作來就難得多，而且，你給我的資料又不夠……你能告訴我她們現在是在什麼地方嗎？……失踪了？我也知道是失踪了！……是的，這是我的工作，但假如你能夠合作一下的話，成績是會更好的。是的，合作！這不是誰的工作的問題，你想把工作做得好，那你就也要做一些事情……好吧，好吧，我繼續找好了！」

跟着，雷剛又不講下去了。

珍珠與鄒巧兒面面相覷。此時，她們用不着出聲，大家都明白，兩個人的想法都是一樣的。原來雷剛不是在自言自語，而由於屋中，尤其是浴室裏，並沒有講話的對像，因此雷剛應該是在講電話！但是，電話是在睡房的床頭，而她們知道電話綫沒有那麼長，拉不進浴室的。

珍珠低聲說：「我們去看看！」

「看？」鄒巧兒說。她是感到難爲情，因爲這個男人是正在洗澡。

「別傻吧！」珍珠沒好氣地說：「你又不是小孩子了！」

鄒巧兒「咭」地笑起來：「看男人洗澡，這倒還是第一次呢！」

她與珍珠悄悄地出了那客房，而走到雷剛的睡房門外，向裏面張望，她們可以斜斜地望進房中那浴室的門內，看見雷剛正靠在浴缸中，而浴缸旁的那張櫈子上就放着一個電話，這却不是房中那個電話，而是一個輕巧的吹風筒型的電話，而且是沒有電話綫的。

珍珠用手肘去碰碰鄒巧兒，鄒巧兒也是正用手肘來碰碰她。她們現在用不着出聲，都忽然明白了，原來雷剛是在用一隻無綫電話，怪不得莫先生的組織雖然曾經搭綫偷聽過雷剛的電話，也是一無所獲了，原來雷剛談這種生意的時候，用的乃是無綫電話，無綫電話沒有綫，當然就不能偷聽了。而且，莫先生他們亦不知道雷剛有這無綫電話。這也並不出奇，雷剛極可能乃是叫別人出面申請這無綫電話，却由他拿來用的。

看着的時候，雷剛又把電話拿過來，撥號碼，這一次他沒有出聲，看來是電話响而沒有人接聽。後來，雷剛不耐煩地把電話放回在櫈子上，看來這一次他是找不到人。

跟着，雷剛就站起身，鄒巧兒連忙縮後不看。

珍珠却是仍津津有味地看着。

她低聲說：「哈！虛有其表！」

鄒巧兒在她的脚上輕輕踢了一脚。

過了一會，珍珠又低聲的說道：「行了！」

鄒巧兒小心地探頭再望進房中，看見雷剛已經坐到了床上，他已抹乾了身子，穿上了一套睡衣，又正拿着那隻無綫電話在撥號碼。

珍珠和鄒巧兒看得見他，他却看不見她們，是因爲門祇是開了一條縫，在門口望進去可以看見很多，從房內看那黑暗的門縫，可以看見的就不多。但更主要的乃是雷剛根本就沒有向房門口看——他沒有理由需要如此做。

他這一次是把電話打通了，乃是找到一個打手。而他這一次講話，則是用一塊手帕蓋住話筒的開口處，使聲音隔一重布而改變了。

他叫這個打手去繼續搜索珍珠與鄒巧兒。

他講完了之後又再找另一個，亦是這樣吩咐。

當然，假如他知道這兩個女郎是近在眼前，這些電話也不必打了。

後來，他就把這電話收起來，乃是掀開床褥，放進了下面，原來床褥底面的乳膠是挖空了一塊的，電話就可以藏在這個空洞裏面，怪不得她們剛才在屋中作初步的簡略搜索時找不到這電話。

雷剛電話既已講完了，鄒巧兒和珍珠就不必等了。她們兩個就此推門入內。

雷剛嚇得整個跳了起來。

兩個年輕美麗的女郎推門進入，本來不算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是雷剛心中明白她們是什麼人，那感覺就不同了。

雷剛連忙拉開床頭几的抽屜，伸手進去。

那抽屜中是一把自衛手槍，這是珍珠和鄒巧兒都知道的，因爲她們有很充份的時間搜索過，看到那槍在而並未拿走，以

免雷剛回來時萬一發現這槍不見了，就不敢做他正常時會做的事，她們既然知道槍在那裏面，當然就不會讓雷剛拿到，雷剛的手一伸進去，珍珠就像炮彈似的射上前去，一脚踏住抽屜，將之推回去。雷剛的手未及從抽屜內抽出來，就這樣給重重地一夾，他痛得大叫一聲。

珍珠把脚放開了，他忙把手抽回出來，却已不能把槍拿出來，因爲這手給如此地一夾，已痛得手指的靈活程度大受影响，不能把槍拿出來了。

雷剛用另一隻手握着這隻痛手，珍珠則把槍拿了出來。

雷剛苦着臉，說道：「你們是幹什麼的？」

「呀，」珍珠說：「就像你是不知道的！」

「我……我不認識你們！」雷剛照例否認。

鄒巧兒說：「我們剛才聽到了你講電話！」

「什麼……電話？」雷剛問。

鄒巧兒舉起一隻很小的小型錄音機，說道：「已經錄下來了，要不要放出來給你聽？」

雷剛苦着臉呆在那裏，他實在沒有什麼好講的。

珍珠把那槍舉起來對着他的頭。

她說：「現在已經證實是他了，把他打死，我們就不會有危險了！」

「等一等！」雷剛哀鳴道。

鄒巧兒也說：「等一等！」這使雷剛甚爲感激，由於她不贊成珍珠如此做，但是鄒巧兒原來不是這意思，她是走過去把門關好了，又說：「現在你可以開槍了，槍聲不怕漏出去。」

雷剛又是腿子發軟，忙又哀求道：「等一等，不要那麼匆忙，我們……是可以好好地談談的！」

「談些什麼呢？」珍珠微笑道：「放你活命，我們就不得了，我們兩個都差點給你的搜索者殺掉一次了！」

「聽我講！」雷剛說，要找你們的人，還是會用別人來對付你們的，找不到你們，他們就不肯收手！」

「小了你，我們就不怕，」珍珠說：「最難攪的還是你的搜索者們！」

「別跟他講那許多廢話了，」鄒巧兒說：「開槍吧！」

「等一等！」雷剛尖叫起來，「你——你是鄒巧兒？」

他問的却是珍珠，珍珠搖頭說：「她是！」

雷剛忙又轉向鄒巧兒說：「鄒小姐，聽說你是跟那個司馬洛合作的！」

「有點聯絡吧！」鄒巧兒說。

「假如你把我交給他，」雷剛說：「我相信對你會有些好處的！」

「唔，」鄒巧兒說：「這倒是一個不壞的主意！」

「眞的，」雷剛極力游說道：「這樣是對你們很有好處的！」他却不知道，這樣是她們兩個人來的目的，她們是故意捉弄他，欲擒先縱，讓他自己提出來。

珍珠說：「殺了他就乾乾淨淨。」

「我在想，」鄒巧兒說：「他的提議未必就是不好的，這對你也有好處，是你帮手捉到他的！」

「難道我會有獎金嗎？」珍珠說。

「這倒不是錢的問題，」鄒巧兒說：「這對你以後做事會方便得多，你知道，有些朋友是很值得交的！」

珍珠的槍仍指着雷剛，說：「讓我想一想！」

「她說得對！」雷剛說。

「你閉上嘴巴別吵。」珍珠喝道：「你不是想我馬上把你的頭轟掉吧？」

雷剛祇好不出聲了，珍珠考慮着，而雷剛則有如待决的死囚。假如珍珠不同意，那麼，她祇要一扳槍機，他就要死了。

珍珠終於把槍放下來，說：「好，我們把他帶走！」

雷剛放心得簡直整個人發軟。

珍珠命令：「好了，你穿衣服，快點，趁我還未改變主意！」

雷剛匆匆更衣。

她們這一幕戲倒是很有效的，假如一開頭就命令雷剛跟她們走，雷剛未必合作，但現在則是用不着催了，雷剛唯恐她們不肯把他帶走。

因此，她們現在就可以很順利地把雷剛帶走。

雷剛匆匆換好了衣服便與她們一起下樓，她們也帶了雷剛那隻無綫電話一起。

雷剛領着她們到車房去拿車子，這件事情，司機是知道的，因爲司機工作所在，最重視的就是那部車子，然而司機祇是司機，而並不是兼任保鑣的司機，他祇是奇怪雷剛怎麼忽然會有兩個美麗的女郎伴着，但是沒有問什麼。而雷剛亦沒有告訴他是爲什麼，雷剛祇是說要把車子開出去，而不必用司機。雷剛並不是一個正當的人物，司機也是知道的，因此雷剛這古怪的行爲，司機也並不以爲怪。

雷剛開着車子，載了珍珠和鄒巧兒出去，以後就再也沒有回來了。

他的手下那些搜索者，是剛剛接到了命令，要加緊去搜索珍珠和鄒巧兒二人的，但是在不久之後，又接到雷剛的命令，暫停行動，等待下一步的指示。

沒有了搜索者的威脅，珍珠和鄒巧兒是安全得多，而她們做任何工作，也是會順利得多了。

× × ×

第二天晚上，司馬洛與珍珠及鄒巧兒在他們那間特備的屋子裏一起飲着咖啡。

他對她們微笑，說：「你們合作得很不錯！」

「我們是合作已慣的，」珍珠說：「我們本來就已經是合作得很好了呀！」

鄒巧兒說：「你有什麼想講的，你講好了，不要吞吞吐吐！」

「我想講的當然是盡可能快些做成我們的工作！」司馬洛說道。

「並不是我們慢吖，」珍珠說：「而是工作是需要一步一步，循序漸進的。我們還是剛剛向這個雷剛問話完畢而已，下一步工作如何，還是要等待你的指示！」

珍珠講得沒有錯，他們向雷剛盤問了一整天，現在還是剛剛回來而已，雷剛是非常合作的，他希望通過這樣的努力合作，可以挽回自己的性命。（未完・六）

珠緣佛劫龍鳳配

殺手查護法　遭高手誅滅

武陵客・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于冰將五行院圖紙送去，黑袍老叟接下又想向他加害，幸被一幪面少年救出，回到夏口之北的富紳別業，葉一龍先他而到，七婢調皮迎入，原來狄雲鳳、蘋兒覓居別業，防止黑袍老叟等跟踪，隨後巧手翻天衞童也趕至，專等于冰報告送圖和匿藏韓仲屏的經過，隨卽交一密函與于冰照書行事，于冰辭出。衞童召集會議，先說明由他組織川東二矮及田非吾等推擧郡主狄雲鳳、葉一龍爲一門之主，總壇設在白水湖內，由他們吸引同道襄助。黑袍老叟因取得丐帮狻猊令符指使天地雙丐來別業追查，反被葉一龍說服雙丐，出示盜來的狻猊令符，使雙丐不爲黑袍老叟利用，雙丐欣然受落，衞童設計奏效……

薛海濤兩手抱着褲腰，大叫道：「小友，薛老叫化算是服了妳啦，總不能讓我這兩個老化子丟人出醜。」

一雙侍婢一溜烟似地轉入後廂去了。

辛鐵涵抓起兩條褲帶，一人一條趕緊束好，嘻嘻讚道：「眞乃神乎奇技，老叫化雖出醜露乖，却大大開了眼界，據老叫化所知，武林之內僅巧手翻天衞童衞老偷兒會此空空神偷絕技，但老叫化却未目睹……」說時忽面色一變，詫道：「莫非小友就是衞老偷兒衣鉢傳人？」

葉一龍尙未作答，忽聞外廊上傳來一聲大笑道：「只猜中了一半，兩位今日可算是丟人丟到家啦！」語聲未落，巧手翻天衞童已飄然走入，抱拳施禮道：「兩位別來無恙！」

天地雙丐立即相視大笑，辛鐵涵道：「衞老爺，你眞的沒死？」

衞童道：「兩位猶在人世，衞某何敢先亡？」

薛海濤怒道：「你永遠不說好話。」

衞童笑笑道：「你們這位小友並非衞某衣鉢傳人，他另有師承，衞某只算是半個師傅！」

一雙侍婢再度由後廂進入，其中一婢與葉一龍附耳密語數句。

葉一龍向天地雙丐抱拳一揖道：「晚輩有事去去就來，有衞前輩在此作陪可解寂寥。」轉身快步往後廂而去。

衞童延請天地雙丐重新入席，笑道：「此子人品如何？」

薛海濤笑道：「人品奇佳，只是染上了與你老偷兒一絲賊手，未免白璧有疵，美中不足！」

衞童怒道：「倘或你們天地雙丐收了衣鉢傳人，那骯髒窮相一輩子也無法洗掉了麼？」

薛海濤道：「所以老叫化從未想到收一個衣鉢傳人。」

辛鐵涵皺眉道：「別鬥嘴磨牙了，衞老偷兒，你昔年便宛如天際神龍，難見首尾，如今再出江湖，一定事關重大。」

衞童長嘆一聲，屏退一雙侍婢，說出一番原由。

天地雙丐聞言大感駭震，昨晚葉一龍所言不詳，今日聽得衞童詳述便知事關整個武林。

衞童嘆息一聲道：「衞某知天地二老乃古道熱腸，至性明理之人，是以衞某敢以肺腑相陳。」

辛鐵涵道：「衞老偷兒，我們兩個老叫化徒弟一眼瞧見小友，就打從心底裏喜歡他，假使狻猊令符尙在黑袍老怪手上，小友若需老叫化相助，我倆已決定不怕違忤狻猊令也要相助小友。

「你說小友目前姓葉，而非雙燕堡主葉楚雄親生之子。」

「衞某有此心疑，兩位絕莫走口，尙須證實。」衞童道：「梁丘皇心懷鬼蜮，武林各大門派均有奸細潛伏臥底，連你丐幫也不例外，但衞某斷言不是主謀者，而另有其人，就拿嵖嶆寺金環三佛而言，便足以證明，是以我等絕不可讓其奸計得逞，不妨利用黑袍老叟，以毒制毒，釜底抽薪，消弭一場血腥大刦。」

辛鐵涵詑道：「衞老偷兒何妨說得更明白點，老叫化如洩漏隻字半句，日後必是……」

衞童忙道：「衞童倘不信兩位，焉能盡訴隱秘，何須盟誓。」說着低低談論逐步綏靖之策……

× × ×

韓仲屏得于冰之助，藏入深山古庵內後院一間小室居住，不得外出一步。

他非但有隔絕人世而且有度日如年之感，每日午夜備受蝕魂縮筋之苦，恨不得自絕死去，却又不甘心情願。

第二日，陰司秀才于冰自外走出，取出一隻藥瓶，傾出一顆大如龍眼，色澤鮮紅，芳香撲鼻的藥丸。

韓仲屏只當那是解藥，不禁欣然色喜道：「于堂主，何處得來解藥？」

于冰搖首答道：「這不是解藥。」

韓仲屏大感失望，說道：「不是解藥難道是毒藥麼？」

于冰怒道：「少俠委實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此乃鳳郡主所贈，功能減輕痛苦，眞元無損，每夜午夜之前服下一粒，三日一服，瓶內共有七顆，在此廿一天之期，未必不能求得苗疆解藥，已經解開蝕魂之毒，截脈指法亦可迎刃而解。」

韓仲屏一聽鳳郡主所賜，不禁大喜，伸手道：「拿來。」

于冰却將藥丸放回瓶內，收藏於懷。

韓仲屏面色大變道：「啊？你這是何意？」

于冰淡淡一笑道：「奉鳳郡主之命，每日午夜之前賜服一粒，不能多給，若令少俠自服，恐少俠異想天開，七粒丹藥一齊吞服，必導致七孔流血而亡，引起梁丘皇誤會，那時反爲不美。」

韓仲屏顯現沮喪之色，說道：「眞的麼？倘要在下在此困居廿一天，不悶死才怪。」

于冰冷冷答道：「旣知如今，何必當初！」

韓仲屏大怒喝道：「哼！你竟敢譏嘲在下！」

于冰搖首嘆息道：「少俠難受，老朽何嘗不難受，得自確訊，院主深信少俠背叛，已派出高手誅殺少俠，日內便可兼程趕至，老朽如驚弓之鳥般每日躱躱藏藏，恐藏處洩漏。」

韓仲屏聞言不禁心驚肉跳，搖首苦笑，說道：「在下不信家師不問明情由即予誅戮！」

于冰道：「少俠不信也是枉然，院主性情少俠是知道的，這藏處連鳳郡主也不知道，但天下事往往出人意料之外，今天老朽只覺心神不寧，似有大禍臨頭。」

韓仲屏不由機伶伶打一寒噤，問道：「于堂主知否家師派出什麼高手誅殺在下呢？」

于冰搖首道：「這就不知道，老朽尙屬五行院門下，並未背叛，傳訊稟明院主少俠潛逃無踪，不知何往，老朽兩面做人到頭來恐怕將落一個不是處。」

韓仲屏冷笑道：「于堂主說話太輕鬆無事，那地圖是誰獻給黑袍老鬼的？怎可說是並未背叛。」

于冰暗道：「果然鳳郡主說得不錯，自己如不棄暗投明，與如此惡人共事，日後必死無葬身之處。」便淡然一笑道：「少俠的話一點不錯，但地圖所繪五行隱秘少俠比老朽所知更多，如今黑袍老叟已將此圖複繪甚多，派出高手分途探道，其中一人不幸大意失愼，形踪敗露，被院主生擒，搜出此圖，試問院主作何想法，難道老朽會知道這麼許多的隱秘？」

韓仲屏聞言自知凶多吉少，一面憤怒盛氣立平，改顏笑道：「在下實不知自處，與其苟延偷生，不如一死百了。」

于冰道：「少俠又不是沒有生機，除了歸附鳳郡主外別無生路。」

韓仲屏默然不語。

于冰知他意動也不再言，說道：「老和尙須準備少俠飯食，此廟僅老道及小沙彌，然毫不知武功，少俠不要履出後院半步。」

于冰告辭而出。

片刻，于冰又匆匆走入後院，携來爐炭炊具食米半袋，並一盤猶溫饅頭，一鍋紅燒牛肉，醃醬一罎及一塊臘肉，道：「這些足够少俠十天半月食用，罎酒尙有餘存，老朽每天來此時會也帶菜一些。」說時目中不時露出憂慮之色。

韓仲屏詫道：「你爲何神色不安。」

于冰欲言又止，似是煞費躊躇，終於說道：「少俠，你可曾見過名叫查秋曹的人麼？」

韓仲屏聞聽查秋曹之名，不禁面色慘變，驚道：「查秋曹乃是院主十七名殺手其中一人，這些殺手均居住在院主緊隣秘室之內，消息機關密佈，步步都是死亡陷阱。」

于冰道：「少俠進去過麼？」

韓仲屏搖首道：「未有，在一次偶然機會中進入家師書室，不料巧遇家師正與查秋曹詢問武功研磨得如何？家師爲在下引見查秋曹，並說在下武功有遜查秋曹太多，在下不服，印證之下未及十招在下便已落敗！」

于冰目露憂容道：「聞訊院主已遣出五路高手，奉令誅殺少俠，查秋曹就是其中之一，他又名活喪門是麼？」

韓仲屏心神一震道：「其他四路高手是何人物？」

于冰道：「不知，據聞五路高手已向夏口而來，說不定已到了，當然他們除了誅戮少俠之外，還另有重任，先下手爲强，猝襲黑袍老怪臨身等等，老朽憂心的是萬一查秋曹尋到少俠藏身之處，恐怕無法抵敵。」

韓仲屏不禁憂形於色，强作冷笑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在下如非身罹暗算，鹿死誰手，尙未可知。」

于冰忖思良久，道：「老朽此刻去見鳳郡主求助，午夜之前老朽必至。」言畢匆匆離去。

韓仲屏不禁怔忡不安，食不甘味，長吁短嘆。

陰司秀才回到自己安樁立舵處，即見一名手下慌慌忙忙奔來稟道：「總舵來了，查姓殺手率領多人已到多時了，追問堂主何去甚急！」

于冰猛然心頭下沉，道：「你如何回覆？」

那名手下答道：「屬下答說堂主望見鳳郡主去了。」

于冰道：「答得好！」立命退下，略一沉吟，邁步走入堂屋，只見活喪門查秋曹率領七人共坐一張八仙大桌，酒菜紛陳，已然進食過半。

舵中弟兄兩人侍奉周到，目睹于冰走入，高聲道：「于堂主回來了。」

陰司秀才于冰酒糟鼻子一聳，道：「那位是查護法？」

查秋曹生就一副白滲滲的面孔，吊眉鷄目，鷹鼻深鈎，海口無覆，生似一尊活死人般，令人一見不寒而慄，聞聲緩緩立起，道：「查某便是！」語聲尖銳破嘎。

于冰雙眉微剔，冷然一笑道：「于某在五行院年久，却從未見過閣下。」

查秋曹目中暴射懾人寒芒，冷哼一聲道：「于堂主不曾見過的人多得不勝攸舉。」說時從懷中取出一支天蝎令，晃得一晃，接道：「于堂主不妨拿去仔細瞧瞧，便知查某是否冒充護法。」

于冰一見天蝎令，不禁肅然改顏，抱拳道：「不知者不罪，于某一步來遲，有失遠迎，還乞見諒。」

查秋曹冷森森一笑道：「于堂主知道韓仲屏潛逃何往了？」

于冰道：「韓仲屏如今尚不知下落，只知他身負傷勢，如不就地調治，則難免成廢，是以料知逃之不遠，不出百里方圓之內，現傷勢半癒，再過數日便逃之夭夭了，是以于某每日搜查他可能藏處。」

查秋曹道：「于堂主查出他的下落沒有？據聞于堂主方才去鳳郡主處爲了何事呢？」

于冰道：「相求鳳郡主協助搜查。」

查秋曹冷笑道：「一個黃毛丫頭，如何能成得什麼大事？」

于冰暗道：「死到臨頭自不知，不讓你見識見識厲害你也不知天高地厚。」淡淡一笑道：「鳳郡主心細如髮，料事如神，而且武功高得出奇，于某心想除了鳳郡主之助，想找韓仲屏下落難於登天。」

查秋曹聞言一怔，道：「于堂主是說韓仲屏爲鳳郡主藏起？」

于冰道：「于某並未說這話，同門之誼，懇求相助，鳳郡主難予推辭，或鳳郡主知道也未可知。」

查秋曹面色一變，喝道：「于堂主立即偕同查某去見鳳郡主問她要人。」

于冰搖首道：「不可造次，恕于某說句不當之言，連梁院主見了狄院主均有所忌憚，萬一把事情弄僵，查護法能担當得了麼？」

查秋曹聞言忖道：「是呀，不知爲何梁院主一聽狄洛之名，猶若芒刺在背，恨恨難平，莫非眞有忌憚麼？」冷冷一笑道：「如果韓仲屏逃之夭夭，于堂主乂能担待麼？」

于冰道：「急也不急在此一時片刻，容作從長計議。」

查秋曹冷笑道：「院主已遣下五路高手，其餘四路已趕至七星谷外佈伏，只待查某誅殺韓仲屏後，立即大舉攻襲。」

于冰搖首道：「于某認爲不當，如今韓仲屏尚不知下落，萬一如此躭誤，黑袍老鬼七星谷乃臨時總舵，要撤就撤，豈非圖謀成空！」

查秋曹沉聲道：「老賊不撤走還好，若一撤走，其他四路立即猝襲猛攻，不會等候查某！」

于冰嘆息一聲道：「查護法一定要去見鳳郡主，于某也無可奈何，請！」

查秋曹一揮手，七人紛紛緊隨着查秋曹，跟着于冰疾奔而去。

一行九人疾奔如飛，約莫一個時辰後，于冰領着查秋曹等來到一處荒山。

這時日落西山，暮靄低垂。

查秋曹說道：「鳳郡主如何住得這荒山野嶺中？」

于冰道：「護法當鳳郡主是一普通女流之輩就大錯特錯了，于某話可要說在前面，查護法你要言語謹愼一點，萬一弄得灰頭土臉回來，莫謂于某不事先奉告。」

查秋曹聞言氣往上湧道：「無妨，查某自有對策！」

于冰暗暗冷笑，手指一叢陰黑叢林中，道：「相距不遠了，樹林之後有座廢庵，鳳郡主定必有嚴密守護。」

腳步一輕，小心翼翼前導。

剛一跨出，似乂退縮了回來，迴避惶然，目露猶豫之色。

查秋曹暗道：「陰司秀才，你倘敢在查某面前使詭，查某不生劈了你才怪事！」邁至于冰身側，說道：「于堂主，路走錯了麼？」

于冰搖首道：「于某怎麼會走錯。」

查秋曹道：「那麼于堂主何故遲延不前？」

于冰冷冷一笑道：「查護法有所不知，途徑雖然正確，但景物却有變動，分明鳳郡主一至天黑，即佈設奇門禁制，看之平淡，其實奧妙無窮，于某所以停下來，要仔細觀察如何走法，才不致引發禁制，陷入危伏。」

查秋曹不禁一呆，也張目四顧，擬找出路，此刻已是夜暮深垂，蒼穹彤雲密佈，星月無光，委實瞧不出有何異狀，冷笑道：「于堂主，你在故作危言。」

于冰正色道：「在查護法面前，于某怎敢危言聳聽，你我不可在鳳郡主前丟人現眼，看稍待須臾，容于某忖思如何走法才不會引發禁制。」

目光凝視前方，口中念念有詞道：「請隨着于某走去，大概錯不了。」

查秋曹見陰司秀才于冰情狀，暗道：「一個黃毛丫頭有何可懼，如此胆小如鼠，眞是無用。」

剛剛踏入林中，忽聞一聲嬌喝道：「站住！」

于冰悚然停步不前，高聲道：「有勞姑娘通稟郡主，就說老朽于冰求見！」

「于堂主難道忘懷了郡主之言，晝夜之間如要相見有所不便，如有請示均在白天，方才于堂主不是來過了麼？爲何去而復返？」

于冰連聲道：「于某不敢有違郡主之命，但事關緊要，不得不來晉見郡主！」

林中傳來一聲嬌叱道：「郡主之准于堂主一人前來，爲何身後帶得這麼多人！莫非你也與韓仲屏一樣存心造反了！」

于冰答道：「老朽領來的人乃五行院梁院主貼身查秋曹護法，是查護法一定要求見郡主，老朽亦無可奈何。」

「不行，郡主不識什麼查秋曹，而且也不相隸屬，礙難通稟，于堂主請帶他們走吧！」

查秋曹勃然大怒，暴喝道：「查某一定要見，于堂主，咱們闖！」一個箭步帶着七人猛往林內闖去。

于冰面現驚惶之色，急道：「查護法，不可鹵莽！」

言尚未了，查秋曹八人已竄入林內，于冰面上不由泛起一絲得意的微笑。

只見林蔭叢中突閃起一片流芒閃電，劃空銳嘯，接着傳出數聲淒厲慘叫。

陰司秀才于冰急掠入林，只見查秋曹隨來七名人手，已有五人身首異處側臥血泊中，餘下二人斷去一臂，血湧如注。

活喪門查秋曹面色凶厲，目中暴泛森森殺機。

驀地——

燈光疾閃，原來林木叢中巳亮起十數盞孔明燈，映射查秋曹存身十丈方圓之內，光亮宛如白晝。

但見狄雲鳳緩步走來，蘋兒緊隨狄雲鳳之後，均面覆薄紗。

只聞狄雲鳳道：「大胆！查秋曹！你胆敢如此目中無人，恃勢橫行，今晚如不薄施懲處，日後更恐無法無天。」

查秋曹面色更森厲，冷笑道：「你就是狄院主之女狄雲鳳麼？」

「叭」的一聲重響，查秋曹只覺眼前一花，左頰巳着了一記重重耳刮。

這一巴掌用的是重手法，查秋曹顎骨裂開，牙齒脫出五六粒，口角溢血，身形一個踉蹌，眼中金花亂湧，一片昏黑。

于冰忙說道：「鳳郡主……你手下留情……」

狄雲鳳叱道：「沒你的事，站在一旁，不許說話。」

于冰悚然一凜，道：「是！」退在一旁與那兩斷臂之人點了穴道止住溢血。

查秋曹神定，厲聲道：「查某奉命誅戮韓仲屏，如遇阻攔一律格殺勿論！」

狄雲鳳道：「你奉何人之命？難道你認爲我藏匿了？」

查秋曹回答道：「查某乃奉梁院主之命。」

狄雲鳳冷笑道：「我只道你是奉了門主諭命，梁院主與我何干！何況韓仲屏不在此處！」

查秋曹帶來七人均是精選一流好手，不料甫入林內，猶未照面，即五死二傷，由不得他不心驚胆寒，却色厲而內荏，道：「查某聞聽于堂主之所，說鳳郡主似知韓仲屏下落，故而來此請問，查某沒有什麼不對。」

狄雲鳳冷笑道：「還敢抗言狡辯，你應候明日再來以禮求見，爲何恃强闖入，自取其辱，怪得了誰，不錯，韓仲屏我知道他養傷藏身之處，同是本門中人，理應照顧乂賜藥，梁院主嚴令誅戮，那是五行院中的事，與我風馬牛毫不相涉。」

查秋曹不禁語塞，呆僵在那裏做聲不得。

于冰忍不住高聲道：「啓稟郡主，查護法來此即爲請示郡主賜告韓仲屏下落，別無他意，望郡主見諒查護法不知禮數之罪。」

站住狄雲鳳身旁的蘋兒叱道：「不可如此便宜他，韓仲屏下落可以明白告知，但是冒犯無禮之罪不可寬恕，削之兩耳示儆。」

查秋曹聞言不由怒火暴湧，厲聲道：「查某可殺不可辱，查某不過念你是狄院主愛女故予隱爲，以爲我查秋曹是無用之輩麼？」

蘋兒嬌笑道：「好，還有一身硬骨頭，這樣吧！你既然胆敢闖入，總該能安然離去，不妨一試能否闖出這十丈方圓之地吧。」

查秋曹面上升起一道殺氣，撤出肩後喪門劍，旋腕一弧，劃出一道圓虹，突往左側疾空撲去。

那知身未落地，環身劍芒亂閃，宛如流星，只聽叮叮金鐵交鳴震開了手中喪門劍，七個幪面少女疾現身形，手中劍尖指向查秋曹七處要害重穴。

蘋兒疾如驚鴻閃落在查秋曹身前，飛指點了他數處穴道。

七女收劍疾隱入暗中。

狄雲鳳沉聲說道：「割下查秋曹的雙耳！」

蘋兒手腕一揚，亮出一把鋒芒犀利的匕首。

于冰急急地說道：「刀下留人，查護法無禮冒犯，理應懲處，但是查秋曹也是身不由己，請看在于某薄面，暫且饒恕，若是欲懲處，恐郡主日後見着梁院主不好說話。」

狄雲鳳略一沉吟，道：「權且寄下，下次再若無禮冒犯，定予處死，走吧！」

玉腕略揮，孔明燈立時熄去，林中乂恢復了伸手不見五指的沉暗。

于冰忙道：「郡主尚未見告韓仲屏所居之處！」

只聽狄雲鳳傳來語聲道：「正南五十里外深山有座寺院，內居老僧沙彌各一，俱是俗人，不可傷害，韓仲屏就住在後面小院內，韓仲屏功力仍在，恐你們兩人自取其禍。」

語聲由近漸遠，于冰知狄雲鳳諸女巳然遠去，取出一把夜行火摺叭地一聲，閃亮起一道熊熊的火焰，只見查秋曹面色慘白森厲無比難看，連忙伸手拍開查秋曹穴道。

查秋曹長吁一口氣，搖首嘆息道：「多謝于堂主求情，日後必有以相報，悔不該不聽于堂主之言自取其辱，難怪梁院主對三才院有所忌憚。」

于冰道：「此事巳然過去，不必再言，查護法是否尚須往韓仲屏藏處？」

「奉命誅戮，怎能不去！」查秋曹望了地面血汚狼藉五具屍體及斷臂二人一眼，低喝一聲：「走！」

一行四人望正南方奔去。

× × ×

時近午夜子時，果然在深山發現一座寺院。

寺院不大，燈火全無，靜靜地在山谷深處，四外古木參天，濤聲如吟。

陰司秀才于冰手掌一擺，道：「不知是不是鳳郡主所說之處，讓于某先入寺內窺探韓仲屏在否？」

查秋曹似不以爲然，道：「要去都去，何必于堂主獨自一人輕身涉險？」

于冰深深望了查秋曹一眼，道：「這般時候查護法還不相信于某麼？于某盡量不讓他發現，即使發覺，他也不虞隨同查護法奉命來此誅戮，此人心機猶勝於于某，他一人在此未必沒有防範，到時爲他逃脫反爲不美。」

查秋曹只覺于冰未必沒有道理，頷首道：「于堂主要小心了。」

于冰道：「于某此是萬無一失，務請查護法守候于某出來，以免弄巧反拙，打草驚蛇。」

查秋曹說道：「于堂主快去快來就是了。」

于冰應了一聲，弓腰墊步，疾如脫弦

之鴦沒掠入寺內。

韓仲屏正心神怔忡，坐臥不寧之際，忽見于冰入堂，宛如大旱之得雲霓，欣喜不勝地說道：「于堂主回來了，在下望眼欲穿！」

陰司秀才也不答話，在懷中取出藥瓶傾出一粒丹藥催他吞服。

韓仲屏接過一口服下，發現于冰神色有異，似不勝重憂，說道：「莫非有什麼變故麼？」

于冰點點頭道：「少俠必須沉得住氣，爲時急迫，不許發問，先聽老朽把話說明，不然老朽無法保全少俠性命。」

韓仲屏見于冰說得這樣嚴重，道：「請快說，在下決不發問。」

于冰道：「奉院主之命誅殺少俠的查秋曹已在寺外！」

韓仲屏驚得面無人色，倏地跳起，被于冰五指如飛一把扣住腕脈要穴，只覺遍體酥麻無力。

于冰喝道：「且聽我說，不錯，查秋曹是老朽領來，可是老朽無可奈何，老朽在此轉回之際，爲手下途中截住，得知查秋曹率領七人已在舵上守候多時，老朽趕忙回舵，與查秋曹說少俠下落老朽不知，也許鳳郡主知道，查秋曹立即脅迫老朽去見鳳郡主……」

韓仲屏忍不住問道：「見到了鳳郡主麼？」

「老朽料知查秋曹心存高傲，言語不遜，必遭重挫，果然不出老朽所料，查秋曹爲鳳郡主七婢將他帶來之人誅戮五人，二人斷臂，訓斥查秋曹一頓，告知少俠藏處，料他也未必如願以償，將少俠繩之擒住。」

韓仲屏面色如土道：「這不是要制在下於死地不可麼？」

「胡說！」于冰正色道：「鳳郡主乃是好意相救，已遭人暗中隨來相助，不過少俠須以本身武功與查秋曹一決生死。」

韓仲屏急道：「在下傷毒片刻之後便要發作如何能迎敵？」

「所以老朽先把查秋曹穩住，容老朽窺探少俠在否再作出行動，老朽入寺之後已佈下奇門，一時半刻諒未必能夠進入後院。」

于冰說時手指壁上懸掛一把長劍，接道：「少俠俟發作平息後立即取劍於院落中守候迎敵，老朽要去了。」身形一閃掠出室外而杳。

韓仲屏未及思索，只覺背脊泛起一股奇寒，知傷毒已然發作，忙盤坐在榻行功對抗，果然服下鳳郡主的藥後不似昨晚如此痛苦難禁，却也汗流如雨，酸筋蝕骨，咬牙暗哼……

×　×　×

查秋曹偕同一陷斷臂匪徒在寺外守候，良久不見于冰回轉，不禁心神煩躁，怒道：「好個于老鬼，胆敢戲弄查某，想是活得不耐煩，走！」意欲率領二人撲入寺內。

一斷臂匪徒忙道：「護法且慢！」

查秋曹道：「你有何話說？」

斷臂匪徒道：「屬下料知于堂主必不敢謊言戲弄護法。」

查秋曹道：「此話何講？」

斷臂匪徒答道：「因爲鳳郡主說韓仲屏藏身之處正在正南方向五十里外一座荒寺，並未說的確處及寺名，眼前仍拿不準是否一定就是此處，再說于堂主如存心謊言欺騙護法，大可不必方才在鳳郡主面前護救護法。」

查秋曹想想也對，不禁意轉，道：「縱使地點不對，于堂主也該早出來了，如何如此良久？」

斷臂匪徒道：「屬下意料于堂主必謹愼小心用事，韓仲屏乃院主心愛弟子，一身武功亦絕非凡，雖說負傷，決不能無有戒備，也許另有友朋，前車之鑑不遠，護法且請忍耐些時，守候于堂主回來。」

查秋曹道：「于冰與韓仲屏共事日久，未必雙雙潛逃了。」

斷臂匪徒道：「于堂主要逃，也不致領護法去與鳳郡主相見！」

正說之間，只見前面黑影晃動，來勢絕快，另一斷臂匪徒說道：「于堂主回來了。」

人影正是于冰轉回，道：「讓查護法久等，于某心中難安。」

查秋曹道：「于堂主入寺窺察如何？韓仲屏是否在內？」

于冰道：「果然不出于某所料，韓仲屏已在所居之外佈設奇門禁制，你我入內擒他定須小心一二。」

查秋曹又問道：「于堂主與他相見了麼？」

于冰正色道：「于某何能與他相見，這豈非打草驚蛇？于某恐誤觸發禁制，才小心翼翼躡手躡脚防驚動他，護法，我們走。」說着望了斷臂二匪一眼，接說道：「他們二人可在此守候，與之偕行反增不便。」

查秋曹領首應允，一雙斷臂漢子知于冰有意相助，不禁目露感激之色。

于冰一聲走字出口，與查秋曹雙雙騰身掠去！

寺內一片幽暗，燈火全無，兩人繞過後殿，只見月洞門後現出一個小小院落。

兩人均練有夜眼，內功精湛，可分辨景物遠較常人來得清晰，于冰倏地停住前行之勢，低語道：「查護法是否瞧出月洞門景物有異？」

查秋曹凝目望去，隱約察出草木花石似晃搖無定，若前若後，這分明是幻形惑人眼目，看之臨近，其實甚遠，詫道：「迷踪幻形奇門！」

「不錯！」于冰道：「但未得神髓發揮之奧，僅一知半解，你我均能破之，于某以爲你我應後夾攻，孰前孰後應由護法決定，因此行乃護法作主，不能出任何差錯。」

查秋曹這時才知道于冰不愧陰司秀才之名，此行如出差錯，于冰盡可推得一乾二淨，委實狡詐如狐，厲害無比，却又于冰於他有解救之恩，不便斥責，略一沉吟道：「查某由月洞門沒入，于堂主請繞至屋後截住韓仲屏退路。」

于冰領首道：「好，于某遵命，請查護法小心，須防韓仲屏另有帮手。」身形一振，循着牆側繞去。

×　×　×

韓仲屏傷毒發作片刻平息，只覺精神

體力並無像昨晚般疲乏，知是丹藥之功，忙離榻而起，抓起長劍出得門外屹立院中蓄勢戒備。

忽聞屋後起了于冰喝聲：「好哇！韓仲屏，你還請得有助拳之人。」說着起了雙方凶搏金鐵交擊之聲。

韓仲屏不禁一怔，陡又恍然大悟知是于冰有意示警，自己那有助拳之人，那凶搏之聲也是假的，于冰在後，查秋曹必由前而來，不由猛吸了一口眞氣凝神戒備。

突聞月洞門起了一片輕微風管之聲，一條身形飛掠在他身前丈外之處落下，目光炯炯懾人。

韓仲屏明知是活喪門查秋曹，五行院也曾瞥見一面，故作不知，沉聲道：「朋友，夜深更濃，你是尋人麼？」

查秋曹哈哈大笑道：「不錯，查某尋的就是你！」

韓仲屏佯裝詫異之色，道：「朋友，素未謀面，你找在下做什麼？」

查秋曹大喝道：「奉院主之令就地誅戮。」說時取出一支天蝎令。

韓仲屏似若無見，冷冷一笑道：「天蝎令不假，可是在下於五行院從未見過朋友。」左手亦掏出一模一樣的天蝎令，喝道：「在下也奉令擒殺冒名偷符的宵小，原來就是你，今日你自投羅網，怨不得在下心狠手辣。」

查秋曹知韓仲屏不能束手就範，也不再言，喪門劍一揮急如驟雨般使開了一套毒辣詭異的劍法，身形轉走如飛。

韓仲屏不禁大駭，身形四周盡是查秋曹人影，劍劍惡毒劃向要害，非但未聽其師梁丘皇說起，更無知拆解方法，心內暗恨其師梁立皇太絕情，於是展開一身絕學作殊死之搏。

查秋曹不愧殺手，每一招均攻向意想不到的部位，韓仲似現慌亂，却仍然封架開來，守中帶攻，十餘招過去依舊未見落敗。

殺手之名，並非倖致，換在常人，查秋曹不出三招立取對方性命易於探囊取物，此刻暗暗心驚道：「韓仲屏一身所學的確不同凡俗，深得院主鍾愛，可惜見異思遷，心生叛逆，也難怪院主痛心疾首，毅然下令誅戮。」忖念之間，手法一緊，劍勢突變，宛如狂風雪湧般將韓仲屏身形束住遮沒。

須臾，韓仲屏已是劍創多處，鮮血淋漓，依然奮力對抗，不願束手就戮，暗中憂急爲何不見鳳郡主遣人相救。

突見查秋曹一劍急劃向自己咽喉而至，無論如何閃避不開，暗叫道：「我命休矣！」

查秋曹劍勢已劃開咽喉近側一層油皮，只見查秋曹哈哈狂笑一劍又起欲取韓仲屏性命之際，突然面色一變，右臂倏地落下。

韓仲屏知有人暗助，機不可失，反手一劍「怒海捲濤」。寒光疾閃過處，查秋曹一顆人頭離肩飛起，屍體倒下血如湧泉噴出。

于冰及時在屋頂飛躍而落，笑道：「恭喜少俠逃過一刦。」

韓仲屏汗水直透青衫，像浸水一般，只覺有點頭暈目眩，不言而知用力太過，苦笑道：「多謝于堂主相助。」

于冰搖首道：「老朽怎有此能爲，乃蘋姑娘暗助！」

「蘋姑娘人呢？」

「走啦！」于冰忙道：「少俠先去後殿調息，寺外尚有一雙相隨查秋曹而來的兩人，請他們來此目睹查秋曹死狀，可退其他四批追殺少俠的殺手！」

韓仲屏嘆息道：「今日才知于堂主才智卓絕，在下有遜多矣。」

于冰連聲催逼韓仲屏去後殿暗處調息運功，什麼事也別管，自有他應付。

韓仲屏謝了一聲，邁出月洞門望後殿走去。

于冰快步如風奔出寺外，神色惶恐，裝得像眞的一般。

一雙斷臂漢子大驚失色，一人驚道：「于堂主，我等趕忙遠離這凶險之地。」

于冰道：「無妨，韓仲屏也逃走了，因韓仲屏聞知查護法說有五批殺手奉命誅戮於他，雖將查護法殺死，自身却受了很重的劍傷，深恐其他四批殺手相繼而至，他何能不急急逃命去！」

說着慨嘆一聲道：「老朽委實料不到韓仲屏竟有如此精奇的武功，可惜查秋曹剛愎自用，不聽老朽規勸，一誤再誤，反送了自己性命。」說着目光落向二人斷臂上，道：「亦連累兩位無辜斷臂！」

一雙斷臂漢子目露感激之色。

于冰長嘆一聲道：「老朽從後牆竄入，不料陷身奇門內無法脫身，俟韓仲屏逸逃後禁制自能……」話聲倏地轉住，苦笑道：「老朽盡自說此不相干的事做甚麼？二位同老朽入內，查秋曹雖誤人誤己，好歹也是一位護法，我等將他入土埋葬之後方可離去！」

一雙斷臂漢子隨着于冰入內，目睹查秋曹死狀，不禁駭目驚心，草草埋葬了後，急隨于冰出得寺外而去。

途中于冰向一雙斷臂漢子道：「老朽不知二位家業均在五行院附近落籍，院主執法如山，二位回去亦難免一死，老朽教二位如何說明，可保性命，平安渡日終生與江湖生涯絕緣！」

一雙斷臂漢子大喜過望，連聲道謝。

于冰教導他們二人如此這般說明，並嚴囑無論如何不能改口，院主一聽出破綻，必死無葬生之地，途中如遇上四殺手趕至，照樣應付可保無虞。

×　×　×

黎明破曉，晨露霏霏。

一雙斷臂漢子在于冰舵上各自換着了一襲乾淨衣衫，單袖飄飄順着江邊奔行如龍。

天下那有如此的事，偏又遇上四批趕來的殺手，爲首一虬鬚豹臉目光陰冷老者發現一雙斷臂漢子，不禁詫道：「黃彪，你們兩位爲何如此狼狽，查護法現在何處呢？」

黃彪苦着一張臉回答道：「查護法已然喪命了。」

此言無異驚天霹靂，殺手羣不禁呆住了。

黃彪遵于冰之囑，打蛇要快，將詳情稟明，語裏句間隱責查秋曹剛愎任性，出言不遜致觸鳳郡主發怒，連累自己七人五

死二傷，他本人也幾乎喪失性命，經于冰哀懇，鳳郡主始告知韓仲屏下落，但不允相助，指引韓仲屏藏處後，查秋曹剛愎自大之性不改，與于冰前後夾攻，于冰苦勸謹慎不可分開，怎奈查秋曹不允，不料韓仲屏巳佈設奇門，于冰陷身此難，查秋曹也因此力竭被殺身亡。

虬鬚豹臉老者內心震怒，面色陰晴不定，喝道：「韓仲屏小賊仍在寺中麼？」

「他也受傷沉重逃走了！」

「逃往何處？」

「于堂主現率舵下兄弟追踪而去。」

黃彪道：「屬下奉于堂主之命趕返五行院稟明院主，因韓仲屏巳背叛院主，與對方風流合污，必侵五行院！」

虬鬚豹臉老者冷笑道：「院主巳有嚴密戒備，不來便罷，否則來犯者必喪生無地，黃彪，你們兩人引老夫去見鳳丫頭，打狗要看主人面，五行院也不是好惹的地方。」

黃彪聞言驚得面如土色，忙道：「昏夜之間，屬下隨着查護法于堂主奔去，不曾記憶鳳郡主棲息之處。」

「胡說。」虬鬚豹臉老者一聲大喝出口，厲聲道：「黃彪，你居然……」

驀地，隨風飄送一個陰惻惻冷笑道：「好威風，好殺氣，對頭寃家一個都沒摸着，自己人却窩裏反了，枉爲梁丘皇苦心訓練成的殺手，不如趁早滾了回去，免得丟人現眼。」

虬鬚豹眼老者等紛紛大驚失色。

一個瘦骨嶙峋老者冷笑道：「藏頭縮尾鼠輩，怎不現身露面說話。」聲出人巳騰起，無論如何却閃避不開，寒虹捲體而過，只聽一聲淒厲慘叫聲中，屍橫兩截墮下。

羣邪駭然震慄，只聽語聲又起：「我只道五行院殺手厲害無比，看來也不過爾爾，你等既在七星谷撲空，就該返回五行院藏首不出，我受韓仲屏重託取你們四個殺手性命，還有三人趕緊納命來吧！」

虬鬚豹臉老者在話聲初起時示意其他的兩名殺手，分三面撲襲，其餘隨來黨羽採十面埋伏陣式，散開後又漸縮小包圍，雷霆一擊，使此人無所遁形，不然顏面何存。

那知三個殺手矮身摸近，只聞三聲慘叫發出，個個倒身伏地不起，沒入長草叢中不見。

其餘匪徒不禁懼住，久久不見那發話之人現踪，不禁面面相覷。

黃彪高聲道：「這人巳離去了。」扯着另一斷臂漢子小心翼翼走向三殺手倒身之處，發現三具屍體，不禁目瞪口呆。

原來三名殺手雙膝以下均被切下，血湧如注，胸口亦洞穿，兩目圓睜，死不瞑目。

有幾個胆大匪徒，跟着趨前，見狀不由胆寒魂落，急急回身不約而同逃回五行院而去……

×　×　×

巧手翻天衞童與天地雙丐談得入港，酒甘菜腴，談笑風生。

辛鐵涵道：「老叫化有點想不透，衞兄怎可在短時內製成一把狻猊令一模一樣之物！」

衞童不禁笑着說道：「老偷兒昔年江湖寄跡，遊戲人間，除手癢喜偷之手，尚有巧匠手藝製鑄得與原物一模一樣，不然巧手翻天之虛名如何浪得，老偷兒多年以前便仿造得一枚狻猊令，存心偷取眞物用其珍異解救友人火毒，後因得救故而中綴此念，一直留在身邊，不料如今倒派上用場了。」

薛海濤搖首嘆息道：「如果你老偷兒眞與丐帮爲敵，丐帮定爲你攪得天翻地覆了。」

他們二人談笑商量大計，經過一夜後巳黎明尚未見葉一龍回至，辛鐵涵不禁詫問。

衞童笑道：「他有事外出，大概也就要回來了，二位心急什麼？江邊草亭之約還在明天，要找黑袍老怪也找不到，諒七星谷盡撤一空。」

薛海濤詫道：「你爲何知七星谷盡撤一空？」

衞童道：「兩位能找去七星谷，旁人也會尋至，黑袍老怪自然要遷地爲良。」

「那黑袍老怪究竟是何來歷？」

衞童略一沉吟，道：「倘老偷兒猜測不錯，那黑袍老怪與二位相仿身份。」

「什麼？」薛海濤聞言驚得幾乎跳起，說道：「此人也是丐帮長老。」

「不是！」衞童搖首答道：「係惡鬼門長老，此人無關宏旨，倒是烟霞居士可慮，只瞧明天二位與他見面時說法如何？如烟霞居士在場，即此老怪口中的令主必然是烟霞居士無疑的了。」

「未必！」辛鐵涵道：「烟霞居主即使他們首腦，也不會到場，防老叫化起疑，定採拖延之策。」

薛海濤道：「總之，烟霞居士必與黑袍老怪有很大淵源，眼前的事且莫管他，薛老叫化總覺得六合門五行院在未見到黑袍老怪之前，從未聽過六合門這名字，更沒有絲毫惡跡，所謂師出無名，恐遭武林指責。」

衞童道：「薛兄說得極是，梁丘皇藏在暗中，我等亦藏在暗中，誘使梁丘皇現出狐狸尾巴，遏止一場瀰天浩刦？」

天地雙丐不禁相視了一眼，流露出惶惑之色，辛鐵涵笑道：「瀰天浩刦可有根據否？」

「有！」衞童道：「據衞某所猜知，梁丘皇此人有霸導武林之圖，但知中原武林大有能人，羽翼不豐，時機未熟，是以梁丘皇不敢輕舉妄動，十數年前北天山刦掠藏珍功虧一簣，令他痛心疾首，我等長話短說，梁丘皇有與西域暗中勾結之嫌，邊塞風雲甚急，却雙方均按兵不動，西域畏忌鎭北侯有四大奇人緊隨不離，這四奇人天生異稟，刀斧難傷，百毒不侵，是以有苗疆毒龍無故身死之謎……」

辛鐵涵恍然大悟道：「聞小友與你老偷兒言談中也些微提及，你是說苗疆毒龍之死乃梁丘皇所爲！」

衞童道：「僅猜對了一半，梁丘皇認爲世無百毒不侵之人，精擅用毒除了苗疆毒龍外舉世無出其右，衞某猜想梁丘皇必有心腹在毒龍身旁臥底，要知用毒必先知解毒，苗疆毒龍定有甚多不知解法無名奇毒不敢施展，這奸細似深受苗疆毒龍信任

，從而得知不知解法的無名奇毒配製的秘方……」

此刻，天地雙丐似聽得入迷，凝耳傾聽，不出一語。

只聽衞童接着說下去：「這位奸細處心積慮在苗疆毒龍研製解藥，諒爲苗疆毒龍識破，此人先發制人施展無名奇毒制住苗疆毒龍，搶去苗疆鎭山之寶毒珠逃去無踪……」

辛鐵海詫道：「難道苗疆少主就此罷了不成？」

衞童道：「如衞某料測不錯，苗疆毒龍並未曾死，却也不能活，無異活死人，是以郝南鴻宣稱其父亡故，暗中訪查，但這名奸細似巳逃回五行院，迄未找到解救無名奇毒之藥，是以有雙燕堡之事發生，無非是希冀「返魂珠」能解救，此乃其一，再各大門派中均有五行院奸細臥底，一日發作，武林正義之士恐無噍類矣，老偷兒志在釜底抽薪，使梁丘皇投鼠忌器，墮入彀中，那時他自投羅網，無所逞弄其技，豈非一場大功德麼？」言畢大笑。

天地雙丐不由動容，辛鐵涵道：「薛老二，用不着受狻猊令驅策，此乃義不容辭，你我理所應爲。」

薛海濤點點頭，說道：「一言爲定，不……」

閣外人影一閃，是葉一龍飄然走入。

天地雙丐大笑立起，薛海濤道：「小友，你往何處去了？」

葉一龍抱拳一揖，說道：「晚輩因事外出，歉疚萬分。」繼向衞童稟明經過詳情。

衞童含笑讚許道：「如此一來，梁丘皇必手足無措，自亂脚步了。」

辛鐵涵道：「小友，你說韓仲屏殺死了查秋曹恐不可能，雖然韓仲屏老朽不識，但查秋曹昔年曾是老朽手中漏網之魚，當日能從老朽手下逃去，其一身武功之高可想而知。」

葉一龍微笑不語。

忽見一高大身影掠了入來，現出白眉神駝莫潛。

天地雙丐一見莫潛不禁面色一變，薛海濤說道：「莫老弟，想不到你我又再相見？」

莫潛目中怒光暴射，道：「莫某說過，倘再度想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葉一龍咳了一聲道：「莫老，這是怎麼一回事？」

莫潛忙垂手躬身，微微笑道：「少主，此乃老奴任事，意氣之爭不値一提！」

薛海濤哈哈大笑道：「小友，別瞧老叫化吹鬍子瞪眼，拚死要活其實滿不是那麼一回事，冲着小友面上，這點過節從此不提，莫老，薛老叫化給你賠個不是。」

莫潛大感困惑，忙道：「不敢，莫潛也有不是處！」

巧手翻天衞童忙道：「莫老，你趕回雙燕堡見着了葉堡主了麼？」

「見着了！」莫潛答道：「堡主堅要莫某探望少主，莫某無法抗命。」

衞童笑道：「此乃意料中事，葉堡主未瞧出破綻？」

「沒有。」莫潛道：「莫某勸堡主以後不要再探望少主，而且又要他遷居他處侯堡主夫人求得解藥後再行相見，葉堡主應允，只長嘆一聲！」

衞童道：「如果衞某意料不錯，葉堡主回到雙燕堡後，即下請柬邀約澄波府擁翠山莊衡嶽金府去雙燕堡聚商大計。」

莫潛兩道霜眉一剔，面現驚容道：「衞老料事如神，一點不錯！」

衞童哈哈大笑道：「梁丘皇妄想以雙燕堡爲首，控制南天武林，怎奈衡嶽金府擁翠山莊澄波府自顧不暇，那有心情去雙燕堡商計。」

轉眼目注天地雙丐說道：「草亭之約就在明天，看來我們也要好好商計才是，明日之會無異鴻門宴，凶險萬分，不可不防！」

閣後忽現出風華絕代儀態萬千的狄雲鳳，由蘋兒及七婢簇擁着蓮步姍姍走出。

天地雙丐雖年逾九旬，也爲之目迷神眩，疑是天仙下凡，嫦娥再世。

×　×　×

霧漫走雙龍，點岸直疑銀漢落，

仙蹤杳孤鶴，隔江但有白雲來。

此乃江夏勝景晴川閣一首題聯，閣在龜山突入長江處，與黃鶴樓隔江相對，其下奇石壁立，登臨此閣，俯覽江流，波濤澎湃，西望赤壁，東指吳會，千古興亡，令人感慨系之。

晴川閣下江岸繫着一艘無人小舟，隨着拍岸驚濤起伏不定，忽見閣上走下青衣少年，豐神俊逸，衣袂飄飄，走至江岸解纜登舟順流而駛。

江面遼闊，斜向對岸而去，船到湖心巳是點般大小，生似被洪濤巨浪所吞沒。

對岸芳草翠綠，雲樹蒼茫，那稻草搭建的小亭附近本寥寂無人，今兒個却魅影紛紛，刀劍閃耀泛出森森寒芒，各自擇處隱伏。

忽地，遠處奔來一雙人影，疾如流星地掠入亭內坐下，現出兩個頭大如斗，眼如銅鈴紅袍怪人，背上搭着多條似絲非筋繩索，索上扣着怪異奇巧的暗器。

這兩人不但長相怪，而且衣着裝束神態也異於常人，尤其那身紅衣令人刺眼心怵，極似染上了鮮血一般，然形狀裝束相同，却非孿生弟兄，可說八桿子也打不到，沾不上一點血緣關係。

兩人乃凶名久著的流星雙怪，一名鄧嵩，另一名叫麻陽，暗器手法極高，取人性命如探囊取物，迅快詭異，但流星雙怪却不常露面江湖，見到他們的人並不多，居處無定，形跡飄忽如風，自稱爲流星雙奇。

麻陽道：「鄧老人，頃聞常兄見告那梁丘皇巳派來五批殺手，奉命誅戮其叛門弟子韓仲屏後，再剷除常兄等人，不想這五批殺手均被韓仲屏殺死，這樣一來梁丘皇就胆寒魂落了。」

鄧嵩搖首道：「未必見得，梁丘皇我等雖不知其人，但常兄行事臨深履薄，小心翼翼，可見梁丘皇並非易與之輩，那五批殺手中有名查秋曹者，你總該記憶如新，昔年在關中你我聯手相抗之查秋曹居然能在你我追魂天羅暗器下逃去，查秋曹武功自然不是泛常之輩，這些年來他巳成五行院殺手，自然武功更上層樓。」

（未完・十七）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

藍田玉·文
可飛·圖

鬼谷天魔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公冶誠救了武家騏，翁木蘭一對患難情侶之後，便躦程趕去祁連山紅楓谷找白仙娘，查清天魔教主翁旋坤和白氏家族的淵源，來到一柳家集鎮甸打尖，在一家酒樓遇到綠衣麗人，原來是綠蕚仙子白秋萍，這妖姬爲何在此出現，三人便躡踪跟隨，見她來到斷魂澗、鬼泣湖，已是斷頭路，都是斷崖削壁無路可通，看來她在等候人，不久果然來了天魔教總教練司徒春元，他們原是狗男狗女苟合之外，還商量背叛教主取而代之，萬一失敗，遠走苗疆。武家騏擊傷司徒春元謊說是白仙娘的人，先把他嚇走，由公冶誠審出白秋萍解除迷失神智的解藥……

幻景難退敵　昧火鬥禪功

公冶誠插口道：「這話大約根本不必問她，因爲鮮血一離人體必會很快的凝結成塊，那就毫無用處了！」

武家騏皺皺眉，說道：「那麼，這妖婦……」

公冶誠道：「沒別的辦法，只有像行李一樣帶着她了！」

武家騏頷首道：「眼下重要的還是先去祁連山紅楓谷，對她，只要小心提防着一些就是了！」

公冶誠一笑道：「老夫沒有別的本領，看管一名人犯還能勝任，就把她交給老夫吧！」

武家騏大喜，說道：「那就多勞前輩了！」

公冶誠從容一笑，道：「這責任非同小可，只要不遇意外變故，老夫負責把她帶到用得着她的鮮血之時，不過……」

轉向綠蕚妖姬道：「老夫不能不用上一些安全措施，免得被妳藉機溜掉，只好委屈妳一下了！」

說話之間，由懷中掏出一個小包，慢慢的打了開來，取出一副戒指般的東西，遞向翁木蘭道：「男女授受不親，這對東西麻煩翁姑娘給她戴到大姆脚趾之上。」

綠蕚妖姬叫道：「那是什麼名堂，奴家不要戴這種東西！」

公冶誠笑道：「這東西雖小，但却妙用無窮，戴上之後，最好妳少用足趾走路，只好像纏過脚的婦女一般用脚踵而行，這樣一來，可以防止妳逃走，因爲走路時用足踵倒是可以，但如奔跑起來，却非用脚趾不可！那對環子之上裝有二十四支鈎針，只要向地上一壓，立刻就會伸了出來，刺入妳的骨肉之中，任憑妳是什麼樣的人物，也受不了那種速心的痛苦。」

綠蕚妖姬大叫道：「不要給我戴這樣東西，我發誓不跑就是了！」

公冶誠冷笑道：「戴與不戴，此刻大約由不得妳自己做主了！」

翁木蘭果然不由分說，立刻動手剝去她的鞋襪，給她戴到了足趾之上，然後又

把鞋襪給她穿了起來。

綠蕚妖姬叫道：「現在可以把我雙手解開了麼？」

公冶誠搖搖頭道：「不但不能解開，還要綁得更緊一些！」

另外取出了一條極細的絲繩，不由分說，把她雙手緊緊貼在背後，牢牢的縛了起來，而後，却又取出一件紫紅色的大披風，披到了她的肩頭之上，前後細細端詳了一下，才道：「這樣一來，就算在大庭廣衆之下，也沒人看得出妳是雙手被綁的了！」

他又迅快的弄出易容藥物，給武家騏、翁木蘭重新改裝易容，又給綠蕚妖姬也改扮成一個二十多歲的婦人模樣，方才微微一笑，道：「走吧！」

於是，一行人離開松林，踏着迷離的月色，順着官道繼續走去。

綠蕚妖姬雙手縛在背後，雙足姆指上戴了一對鋼環，偏偏武家騏與公冶誠又不是憐香惜玉之人，只好咬緊牙關，跟隨着一路向前行去。

前行十里，有一片山嶺般的斜坡，那是甘涼道上有名的十字坡，距離山丹城只有八十里之遙，越過山丹城，就要岔出甘涼大道，改向而南，進入祁連山。

十字坡雖是出名，但却荒涼得很，坡上雜樹叢生，林蔭深處只有一座屬於峨嵋下院的鹿鳴寺，寺僧十餘人，一向香火不盛。

公冶誠在坡下收住脚步，回頭一笑道：「夜色已深，今夜咱們就在這裏歇了吧！……這坡上有一座鹿鳴寺，住持方丈停雲禪師與老夫有數面之交，借宿一宵，最是安全不過。」

武家騏與翁木蘭欣然同意，於是一行人向山坡之上走去，不久就到達了林木森森的鹿鳴寺面前，只見山門緊閉，暗無燈火。

武家騏皺眉道：「寺中的僧人都睡了，不方便叫門吧？」

公冶誠坦然道：「不要緊，停雲住持與老夫有舊，而且豪爽好客，……」

說話之間，伸手在山門上連敲三響。良久，方才聽到一陣脚步聲走了出來，山門緩緩而開。

應門的是一個二十餘歲的僧人，對幾人打量了一眼，手打問訊，道：「施主深夜駕臨，是……？」

公冶誠應聲道：「貴寺方丈停雲禪師睡了麼？」

那僧人淡漠的道：「敝寺沒有什麼停雲禪師。」

公冶誠怔了一怔，道：「貴寺什麼時候換的住持？」

那僧人冷冷的道：「小僧不知，一年前小僧落髮出家，就是現任方丈，法諱上天下玄。」

說話之間，目光却似有意無意的向綠蕚妖姬白秋萍掃了一眼。

由於那目光十分特別，一旁的武家騏、翁木蘭兩人也都看到了，轉向綠蕚妖姬看時只見她神采煥發，眉宇間有一股抹不掉的興奮之色。

兩人不由微感訝異，因爲一路來綠蕚妖姬都是垂頭喪氣，要死不活，此刻爲何却突然興奮了起來。

雖然覺得有些奇怪，兩人却也未曾放在心上。

公冶誠遲疑了一下，又道：「我等貪圖趕路，錯過了宿處，打算在寶刹借宿一宵，不知……」

那僧人忙道：「小僧不敢擅專，須禀報方丈定奪！」

公冶誠頷首道：「那就有勞大師父通禀一下了！」

那僧人輕喧一聲佛號，轉身逕去。

武家騏自入京尋妹，在江湖上奔波年餘，迭遭風險，已使他世故了很多，當下向公冶誠悄聲問道：「前輩說的那位停雲禪師大約高齡幾何了？」

公冶誠道：「大約六旬左右。」

武家騏道：「可是武林中人？」

公冶誠道：「此處是峨嵋下院之一，住持方丈自然是武林中人！……」

目光凝注到武家騏臉上，笑道：「武少俠爲何要問這些？」

武家騏皺眉道：「停雲禪師不過六旬，練武之人，寒暑不侵，諒來不致遽歸道山，方才那僧人言詞支吾，推稱不知，似乎……」

公冶誠一笑道：「這就是少俠過慮了，縱然停雲禪師出了意外，此處畢竟仍是峨嵋下院，何況我們都已改裝易容，借宿一宵，又有什麼不妥？……」

轉向翁木蘭道：「姑娘對天魔教中的一切瞭如指掌，可曾看出有什麼不對之處麼？」

翁木蘭搖頭道：「我看不出什麼？……此地僻處西北邊陲，我爹爹志在霸服中原，大約不會在這裏安樁設伏！」

公冶誠呵呵一笑道：「那就更沒有什麼值得顧慮了！」

說話之間，只聽到步聲響，方才那僧人引導了一位五旬左右的瘦小僧人出來，向公冶誠等合什一禮道：「貧僧知客智方，請各位施主移駕客堂！」

公冶誠忙道：「打擾了！」

知客智方含笑道：「施主說那裏話來，敝寺受十方香火，自應善待四方施主，只是敝寺簡陋，怠慢諸位了！」

既不問諸人來自何方，去向何處，也不問諸人來歷姓名，匆匆將衆人引入客舍，合什一禮，轉身而去。

不久，一個十多歲的小沙彌笑瞇瞇的走了進來，端茶送水，掃榻鋪床，倒是十分殷勤。

但那小和尚却是十分刁滑，任憑問他什麼，都是推說不知。

此刻已是三更之後，轉眼之間就到天明。公冶誠揮退小和尚，閂好房門，向武家騏一笑道：「不必管它了，反正天色一明咱們就走，歇息一會兒吧！」

於是，公冶誠又取出一條絲繩，把綠蕚妖姬雙足足踝也縛了起來，丟在內室雲榻之內，翁木蘭側臥床外，公冶誠與武家騏則在廳中兩隻蒲團上跌坐養息。

時間慢慢逝去，整座鹿鳴寺中悄寂無聲。

經過連日的勞乏，衆人俱已疲憊不堪，武家騏跌坐不久，就已漸入物我兩忘之境。

大約四更時分，武家騏忽被一陣異聲驚醒，傾耳聽去，似是輕風細雨之聲，武家騏暗道糟糕，跋涉長途之時遇上風雨，是最彆扭的事了。

但細細聽去，又覺得有些不像。轉向公冶誠看去，只見他瞑目如故，似在沉睡之中。

忽然——一陣細響突然起自身後。

武家騏心中一動，疾忙轉頭看時，不由大吃一驚。

原來房門雖已加閂，但在門坎之上却有一個專爲貓兒留下的孔洞通路，一條長可數尺的斑爛花蛇，正由那孔洞中蜿蜒游來。

武家騏大感駭然，連忙拂手一指，向那蛇頭上點了過去。

但他天性畏蛇，一指點去，竟然不曾點中，那蛇受了驚擾，掉頭一轉，向內室之中箭射竄去。

武家騏挺身而起，就欲向內室闖去。但心念一動，却在門首停了下來，輕輕叫道：「蘭妹！蘭妹！……」

內室中傳出了翁木蘭模模糊糊的呢喃之聲，似是睡得正酣。

公冶誠也被驚醒了過來，起身問道：「怎麼了？」

武家騏指指內室，道：「長虫！已經穿透內室去了。」

內室與客廳只有一道棉布門簾，但碍於禮教的束縛，武家騏却躊躇着不便進去查看。

公冶誠皺皺眉頭道：「毒蛇麼？」

武家騏道：「晚輩沒有看清！」

公冶誠眉頭微皺，說道：「武大俠與翁姑娘已有白頭之約，就進去看看又有何妨？」

武家騏面色微紅道：「這……」

一言未畢，忽聽公冶誠輕哼一聲，拂袖一揚，一點寒星打了出去。

武家騏疾忙轉頭看時，只見一條三尺多長的花蛇由窗洞中爬了進來，已被公冶誠用一枚鋼針般的暗器釘在窗櫺之上，猶自掙扎蜷曲不已。

公冶誠輕聲道：「情形有點不對，眼下已是虫蛇下蟄之期，不該還有……」

忽然拂袖連揮，又是數點寒星打了出去。

只見窗洞，門坎等處又有數條花蛇向內游來，俱被釘死在地。

武家騏沉聲，連忙叫道：「蘭妹！蘭妹！……」

內室中並無應聲。

武家騏再也顧不得許多，踢開門簾，閃身而入。

定神看清時，不由大吃一驚，暗暗叫苦。

原來雲榻上空空如也，翁木蘭與綠蕚妖姬俱已不知去向。

轉身查看時，方見一側窗子大開，顯然已遭人劫擄，破窗而去。

武家騏咬牙頓足，回入廳中。

此刻已沒有蛇羣入侵，公冶誠面色青灰。嘆道：「是老夫失了一着，連累武大俠與……」

原來他也已發覺翁木蘭等失踪之事。

武家騏强笑接口道：「老前輩不必自責，咱們還是應付眼前之事要緊。……」微微一頓，又訝然道：「怎麼，老前輩……受傷了麼？」

原來公冶誠不但面色大變，雙肩也有些微微顫抖。

公冶誠指指身邊一條僅比筷箸略粗，半尺多長，遍體金光的小蛇道：「老夫已傷在這條金綫娘之口！」

那小蛇頭部，已被砸得稀爛，死去多時。

武家騏望望那條看不起眼的小蛇，道：「有毒麼？」

公冶誠道：「金綫娘是毒蛇之王，只要被牠咬上一口，最多只能支持半個時辰，必死無疑！……」

武家騏大驚道：「那……前輩……」

公冶誠苦笑道：「我已服下了一顆解蛇毒之藥，不過，藥效雖靈，對金綫娘却無大用，最多只能延長上一個時辰的性命而已！而且，老夫已不能再運功用力，否則即刻就會毒發而死！」

武家騏心如刀剹，一時間不由張惶失措。

翁木蘭被擄，生死不明，公冶誠傷在毒蛇之口，性命垂危，這廟中的和尚又不知是那一路的人物，只靠自己苦撐，倘若再有毒蛇大舉而至，那……

忽然——

只聽一陣長笑傳了進來，一個陰沉沉的聲音叫道：「你們都死了麼？」

武家騏勃然大怒，拉開門閂，索性將廳門打了開來，喝問道：「賊禿，你們什麼……」

但他立刻就怔住了，原來在院中站定一人，身披一方五彩斑爛的花布，手中拄了一條竹杖，年約六旬，白髯垂胸，打扮得似人似鬼，那裏是什麼和尚？

那怪人桀桀一笑，叫道：「老夫原要將你們兩人盡置死地，後來聽我那侄女說起，你這小子還有一些用處，才留下你一條小命！」

武家騏厲聲大喝道：「報出你的名號來！」

那怪人桀桀一笑道：「老夫乃是大凉山百毒谷大護法毒聖哈孜！」

武家騏怒叱道：「苗蠻野人，妖邪之徒！」

毒聖哈孜桀桀大笑，說道：「老夫不願與你多做口舌之爭，眼下只問你願降願死？」

武家騏朗聲道：「武某堂堂中原武林男兒，豈能受你這妖邪之徒的脅迫！」

毒聖哈孜冷哼一聲道：「那很好……這廳堂四週十丈之內俱都佈上了烈性毒藥，只要你走出一步，立刻就會沾上劇毒，七竅流血而死！……」

陰鷙的一笑，又道：「此外，還有一幕好戲要你欣賞！」

說着舉手連擊三掌！

掌聲未落，只聽一個嗲聲嗲氣的聲音叫道：「師叔，你老人家當眞已把他們擒下了麼？」

毒聖哈孜笑道：「雖沒擒下，但也差不多了！」

武家騏定神看時，不禁怒不可遏，原

來來的竟是綠蕚妖姬白秋萍，在她身後緊隨着的則正是翁木蘭。

其實，翁木蘭是被她牽着來的，因爲翁木蘭雙臂反翦，綠蕚妖姬正牽着束縛着她的麻繩的另一端。

翁木蘭神情慘淡，見武家騏好端端的站在廳中，立刻大叫道：「家騏，不要管我！快些離開這裏，他們是大凉山百毒谷的！」

綠蕚妖姬格格大笑道：「妳說得倒是方便，可惜他逃不掉了，就算他不管妳，這廳堂外都是劇毒，妄想逃走也無異自尋死路！……」

轉向武家騏叱道：「那老頭兒呢，他死了麼？……他逼我戴的那副環子倒眞管用，我已經轉送給你的心上人了！」

武家騏大喝道：「妖婦！看妳還能張狂幾時？」

綠蕚妖姬大樂道：「不管幾時，能有這麼一時也很夠了，武少俠，那對環子翁姑娘用上嫌大了一些，奴家把它砸緊了一些却又嫌小了，現在戴在她的脚上雖然不大舒服，走起路來却是蠻好看的！……」

笑着頓了一頓，又道：「武少俠，你不看上一看麼？」

狠狠一拉抓住在手上的繩子，翁木蘭立足不住，果然踉踉蹌蹌向前走了幾步，只見她銀牙緊咬，滿面痛苦之色，果然是用的脚踵走路。

武家騏口唇顫抖，大喝一聲，就欲衝了出去。

耳際間却聽得公冶誠叫道：「小不忍則亂大謀，武少俠務必忍耐！」

武家騏嘆吁一聲，收住脚步道：「前輩有什麼妙計？」

公冶誠道：「支吾住綠蕚妖姬，老夫再設想一個捕她之法……武少俠腰中可有繩索一類的東西？」

武家騏眉頭微皺着，說道：「這倒沒有……」

他略一忖思之後，迅快的把外面長衫脫了下來道：「用這個搓一條繩子代用行麼？」

公冶誠忙道：「行！行……用好言支吾着她，不要叫她跑了！」

武家騏困惑莫明，但却不暇多問，忙向綠蕚妖姬說道：「你已是天魔敎的叛徒了，如今，又是武某及一干俠義道的死敵，天下雖大，只怕也沒有你可以容身之地了！」

綠蕚妖姬大笑道：「我一點也不担心這些，認眞說來，就算我再回天魔敎，而敎主也知道了我與司徒春元之事，他也不會立刻對我採取些什麼手段，因爲敎主若不練碧玉神龍寶玦上的神功便罷，若是要練，就少不了我……」

傲然一笑，又道：「可是我不想回天魔敎了，我就要跟我師叔回轉百毒谷，去享受世外桃源之福去了！」

武家騏冷笑道：「只怕那不是妳的本意吧！」

綠蕚妖姬兩眼一瞪，道：「爲什麼不是？」

武家騏笑道：「若是的話，大約妳也不會到中原來了！」

這話似乎搔到了她的癢處，只見她格格嬌笑了一陣之後，又說道：「你倒不失爲聰明之人，百毒谷雖是不啻世外桃源，但畢竟太荒凉了一些，到中原來開創一番基業，不但是我的志願，也是我師父的志願……」

伸手向毒聖哈孜一指道：「我師叔就是要看看我在中原道上混得如何，才離開凉山的！」

武家騏暗暗向公冶誠看去，只見他雖然已受毒傷，但手指却靈活異常，正熟練的把一件長衫撕成了許多布條，迅快的捻成了一條長繩，已經快要完成。

綠蕚妖姬見武家騏呆呆無言，格格一笑，又道：「雖然你假冒白仙娘是你乳母，但出手一掌能把司徒春元震得重傷吐血，這本領也就很不錯了，我師叔已經同意把你留下，只要你肯束手就縛，由於我替你另外施一種苗疆異術，咱們就師姊師弟相稱，抛開天魔敎與俠義道，用咱們大凉山百毒谷的名義闖闖江湖。」

公冶誠雙手不停編着繩子，輕聲道：「答應她！」

武家騏會意的輕應一聲，朗聲道：「這提議倒也不錯，武某答應了！」

「答應了？……」綠蕚妖姬頗感意外的道：「我不信！」

武家騏冷笑道：「妳不信那就沒有辦法了！」

綠蕚妖姬叫道：「除非你束手自縛，自己由地上滾了出來，我才相信！」

武家騏朗聲道：「那就是沒有誠意了，廳外均是劇毒，沾上即死，此外，我的同伴已被金綫娘毒蛇咬傷，毒發而死，武某還不會用繩子綁縛自己！」

綠蕚妖姬忖思了一下，忽道：「師叔，牽着這女的，我去把他弄了出來！」

毒聖哈孜忙說道：「不行，小心他有詐！」

綠蕚妖姬甜甜的一笑道：「這丫頭等於是他的未婚妻，怕他什麼？」

毒聖哈孜兩隻三角眼滴溜溜的一轉，道：「話不是這樣說法，把解毒的藥丸給他一顆，叫他服了之後再走出來就沒有關係了！」

綠蕚妖姬忙道：「侄女遵命！」

由毒聖哈孜手中接過一隻小瓶，打開瓶塞，倒出了一顆紅色藥丸，道：「姓武的，這是我師叔的解毒之藥，服了下去，廳中所佈的毒素，就可對你失去效用，你儘管自己走出來好了！」

話聲一落，抖手擲去。公冶誠忙道：「設法不叫那藥丸飛進廳來，更千萬服用不得！」

武家騏訝然一驚，連忙暗運功力，透穴彈出一股勁流。

那股勁流因係透穴彈出，不但無聲無息，而且不易被人查覺。

那藥丸爲武家騏彈出的內力所阻，斜斜的撞到門楣之上，發出一聲輕響，又彈到院中落下地來。

綠蕚妖姬輕輕咦了一聲，道：「我的手勁怎的不準了？」

毒聖哈孜笑接道：「想是賢侄女被他們綑縛過久，手腕酸軟所致，另外再用一顆吧！」

綠蕚妖姬自嘲的一笑，道：「那就多

浪費師叔一顆靈丹了！」

說着又由瓶中倒出一顆，向前走了幾步，抖手擲出。

武家騏如法泡製，那藥丸這次並未滑向門楣，却撞到了左邊的門框之上，同樣的又碰落院中。

綠蕚妖姬兩眼睜得滾圓的道：「這倒怪了！……」

說着又顧自倒出一顆藥丸，再向前走了幾步，又抖手擲了出去。

兩度接近，綠蕚妖姬距離廳門已剩下了三丈餘遠。

公冶誠斜斜倚在地上，已將繩索結好，同時一面薄如蟬翼的絲網，已經接到了繩端之上。

此刻見狀連忙沉聲道：「武少俠，快些利用這網，向她擲去，不管中與不中，盡力擲去就是了！」

武家騏不暇多問，俯身抓起絲網，用手扯牢另一端的繩索，照準綠蕚妖姬拚力撒了出去！

他抓在手中，只覺份量不輕，撒了出去，必可將綠蕚妖姬罩入網中，殊料絲網出手，却輕飄飄的落到了綠蕚妖姬面前丈外之處。

一陣失望襲上心頭，這一着顯然是失敗了。

他耳際間却聽得公冶誠輕聲叫道：「快收！」

武家騏不暇多忖，兩手一掣，把落空的絲網一下子收了回來。

殊料空網一收，一丈外的綠蕚妖姬却像沾到了網上一般，連滾帶爬的被扯入了廳堂之中，武家騏雖感驚異，但手下却不怠慢，出指如電，把她的「靈台」、「將台」、「膻中」三處大穴盡皆閉了起來。

定神看時，原來那網不過是個騙局，眞正擒下綠蕚妖姬的，却是那網上用絲繩拉着的六十條繩鈎，那些繩鈎各有一條細如髮絲，但却堅靭無比的繩子相連，一經沾到衣履髮膚之上，就不容易抖得開來，綠蕚妖姬明明看到那面大網落在自己面前丈餘之外，正要開口嗤笑，不料已被扯入了廳堂之中。

毒聖哈汶當卽怔了一怔，怒聲叱道：「好大胆的娃兒，你竟敢用這種卑鄙的手段……」

武家騏冷笑道：「手段雖然不算光明，但對付你們這等邪魔之徒，也就算不得過份了！」

毒聖哈汶咬牙切齒的道：「那你們是都不想活了……」

微微一頓，厲聲道：「老夫就先折磨死這丫頭之後，再收拾你們！」

手中繩索一扯，但聽翁木蘭一聲慘呼，立刻摔倒在毒聖哈汶面前。

武家騏沉聲大喝，道：「妖魔，快住手！」

毒聖哈汶大叫道：「老夫要先弄死她，再跟你們算賬！」

順手由腰間抽出一柄匕首，就欲俯身動手！

武家騏又驚又怒，連忙大喝道：「你休要裝腔做勢，我知道你根本不敢！」

毒聖哈汶聞言怔了一怔，道：「我爲什麼不敢？」

武家騏冷笑道：「只要你仔細想」一想，你就不敢了……」

微微一頓，又道：「綠蕚妖姬白秋萍是你的侄女，想必就是百毒谷主苗山鬼嫗的徒弟吧！」

毒聖哈汶哼了一聲，問道：「是又怎樣？」

武家騏冷笑道：「你雖救了她，却又害了她，被你那谷主知道之後定然會非常恨你！」

毒聖哈汶激動的情緒漸漸平靜了下來，怒道：「你們如敢傷了我那侄女一根汗毛，老夫就把這丫頭寸磔而死！」

武家騏伸手一指翁木蘭道：「如你敢動她一根汗毛，那結果也是一樣！」

毒聖哈汶磨得牙根格格做響，大叫道：「但你也同樣的在老夫掌心之中！」

武家騏大笑道：「這是廢話，問題只在你怕不怕我殺了你這寶貝侄女！」

毒聖哈汶徘徊了一下，忽而陰陰一笑道：「也好，咱們走着瞧吧！」

拉起翁木蘭，橫拖豎曳而去。

院中又恢復了原來的靜謐，武家騏探首外望，但見廳堂四周並無異狀，看不出散佈過什麼毒素。

但他心中對於毒聖哈汶之言却是十分相信，至少，他不願輕易冒險，因爲他對用毒一道，幾乎一無所知。

公冶誠又跌坐了起來，正在閉目養神，雖然他尚未倒地不支，但由他黧黑的眉宇，蒼白的面容看來，也是支持不了多久了。

綠蕚妖姬穴道被制，雖動難言，但却雙目骨碌亂轉，瞪着武家騏出神。

武家騏咬咬牙關，找出一條細繩，再度把她細了起來，拍開她的穴道，喝道：「妖姬，妳的胆量不小！」

綠蕚妖姬眨眨眼道：「這也不能怪我，有機會我自然想逃！」

武家騏嘆口氣道：「好吧，這些拋開不談，有沒有治金綫娘蛇毒之藥？」

綠蕚妖姬搖搖頭道：「沒有。」

武家騏冷喝道：「向妳師叔要來！」

綠蕚妖姬仍是搖頭道：「不要說我找我師叔，就算找我師父，也是沒有，金綫娘蛇毒，世上根本就沒人製出過解藥，不過……」

微微一頓道：「只有一個辦法，可以用以毒攻毒之法來治！」

武家騏道：「用什麼毒來攻？」

綠蕚妖姬道：「這就難說了，我……我根本不懂！」

公冶誠忽然兩眼一睜，道：「不必問她了，老夫自己知道，只有屍毒之精可攻百毒，但在一時之間，却不是容易找到之物！」

武家騏忙道：「那裏可以弄到？」

公冶誠苦笑道：「就算能夠弄到，也已沒了用處，老夫……」

輕吁一聲，接下去道：「老夫只能再活頓飯左右的時間了！」

武家騏方欲答言，忽聽山門外突然起了一陣篤篤的叩門聲。

此刻約當四更之後，不知是什麼人到了鹿鳴寺外，由於寺廟不大，武家騏等雖然在客舍之中，對那叩門聲也是聽得清清

楚楚。

但良久良久，却沒有人應門。

武家騏心中不由燃起一絲希望，靜靜傾耳細聽。

只聽那打門之人似是已經不耐，朗聲大叫道：「廟裏的人都死了麼？……再不應門，老衲就要打進去了！」

武家騏心中一動，暗忖道：來者也是和尚，那聲音聽來十分熟稔，似是曾經認識之人，但一時之間，却又想不起他是誰來！

忖念之間，不由大爲納悶。

終於，廟內有了應聲，道：「深更半夜，什麼人在外大呼小叫？」

門外那僧人大叫道：「遊方僧人，掛單住廟來了！」

只聽門內之人叫道：「本寺住持方丈圓寂西歸，正在停靈超渡之期，請大師父包涵了！」

原來寺廟中住持方丈如果圓寂之後，依照寺廟範圍大小，分別有十四至四十九天的停靈超渡之期，在此期間之內，山門緊閉不開，對掛單僧人概不接納。

只聽門外的僧人有些失望的道：「那是老衲來得不巧了……」

聲息寂然了一會，忽然又大叫道：「嗨，廟裏的和尚，是騙騙老衲的吧！」

門內的聲音道：「這等事故，如何是騙你的？」

門外的和尚又叫道：「既不騙我，爲何門前未掛靈幡，未懸桃柳？」

門內的聲音吶吶了一下道：「方丈甫行圓寂，尚未備辦！」

門外的僧人大喝道：「既未備辦，就不能拒絕老衲掛單……」

聲如沉雷般的大喝道：「再不開門，老衲就要打進去了！」

門內的僧人也怒道：「那你不妨試試看了！」

立即聽得轟隆兢兢一陣火響，似是山門果然被打了開來。

而後却聲音頓止，沒了下文。

武家騏眉頭皺得死緊的道：「這聲音好熟，是……是……」

只聽公冶誠悄聲道：「老夫已經聽出是誰來了！」

武家騏忙道：「是誰呢？」

只見公冶誠神采煥發的說道：「鐵胆僧！」

武家騏恍然大悟的道：「不錯，是他……是他……」

微微一頓，道：「在下是否應該高喊幾聲，與他取得連絡？」

公冶誠微微一笑道：「不必！老夫已經以傳音入密與他交談過了！」

「啊？……」

武家騏大喜道：「他有回音了麼？」

公冶誠道：「他要我們稍安勿躁，少時自有變故！」

武家騏心頭頓時充滿了一片希望，蓄勢聚力，靜靜而待。

不久，只聽一陣脚步聲走了入客舍院中，只聽鐵胆僧的聲音道：「老衲就住客舍吧！」

只聽一個低沉的聲音道：「不行，這裏已有幾位香客住下了！」

武家騏在公冶誠示意下，朗聲接道：「只要這位大師父不嫌棄，就共住一時也自無妨！」

只聽鐵胆僧朗宣聲佛號笑道：「你聽，人家都願意了，你還有什麼話說？」

那僧人似乎無可無不可的道：「旣你自願與他們同住，就進去吧！請恕老衲失陪了！」

鐵胆僧低沉的一笑道：「這倒抱歉得很，還是勞你大駕送進去吧！」

客廳廳門大開，武家騏看得十分清楚，只見鐵胆僧伸手之間已把九名引路的老年僧人右肩抓住，鷹攫燕雀一般的拖向客堂而來。

武家騏連忙拱手叫道：「老前輩，久違了！」

定神看看時，心內却不由爲之吃了一驚！

只見鐵胆僧的瘸腿似乎已好，但面目却十分怖人，不但鼻歪眼斜，而且皮膚黝黑，幾乎已經失去了原來的面目。

鐵胆僧向武家騏輕輕頷首，却轉向公冶誠道：「令師的事，老衲知道得太晚，實在……心有餘憾……」

嘆口長氣又道：「現在不是談這些事之時，你……中毒很重麼？」

公冶誠苦笑道：「大師父若再不來，老夫大約就沒救了！」

鐵胆僧朗然一笑，道：「旣然如此，把你的嘴巴張了開來。」

公冶誠依言嘴巴大張，仰首而待，只見鐵胆僧由袖中取出一個瓷瓶，旋開瓶塞，倒了兩滴黑色液體進入口中。

公冶誠眉宇舒展，忽然輕聲一笑道：「先師苦候數年，大師爲何竟不一至？」

鐵胆僧震了一震，忽然一指摔在地上的老年僧人道：「眼下還是先辦正事要緊，這些話等會再談可好？」

公冶誠微吁一聲道：「眼下已沒有多大難處，只要大師父不畏百毒，去把翁木蘭姑娘救了出來，咱們速離開此處也就是了！」說話之間，伸臂踢腿，顯然傷勢已經痊癒。

鐵胆僧俯身抓起那已經快要昏迷了的老僧，喝道：「大約你總會知道翁木蘭姑娘在於何處吧？」

那老僧吶吶的說道：「她在……毒聖哈汶手中，目前……大約是在西廂雲房裏面……」

忽然，武家騏失聲大叫，說道：「長蟲……」

原來門窗之內忽然又是大羣的花蛇蜿蜒游來！紛紛攘攘，十分可怕。

鐵胆僧呵呵一笑道：「這倒對了老衲胃口了……」

虛空一抓，一條兩尺多長的花蛇已到手中。

只見他放入口中就嚼，一陣咯吱咯吱之聲，使人不由噁心欲嘔。

但鐵胆僧却甘之如飴，一面大口吞食，一面將口中蛇血向門窗等處「噗噗」噴去！

只見那一羣一羣的巨蛇在蛇血噴洒之下竟像猝遭雷擊一般，掉轉頭去，向後疾快而逃，眨眼間一條俱無。

鐵胆僧抹抹口脣，輕笑道：「這種鬼

蠍技倆，實在值不得老衲之前賣弄……」

探手懷中，摸出一瓶丹丸，遞向公冶誠道：「老衲雖成毒人，這藥丸却是百草所製，每人吞服一粒，可以安全出寺，不被毒蟲所沾！」

公冶誠連忙伸手接過，與武家騏分別吞下一粒，抓起綠蕚妖姬，與鐵胆僧向外大步走去。

院中靜謐逾恆，鐵胆僧大步當先，踏出客舍，向西廂走了過去。

出乎意外的是西廂寂然無人，尋遍整個寺廟，也不見有一個人踪。

只聽綠蕚妖姬忽然頓足叫道：「糟了，我師叔竟然丢下我不顧了！」

武家騏沉聲喝道：「妳怎會知道？」

綠蕚妖姬伸手一指道：「那是百毒谷的規矩，懸上一隻死去的毒蟲，就表示此處已是放棄之地！」

衆人依言看去，只見在大殿門前果然懸着一條死蛇。

鐵胆僧略一沉吟道：「那麼妳總該知道他們去了那裏吧？」

綠蕚妖姬說道：「那是自然……」眸光四轉，忽道：「他們不是由大門而走，看……」

只見一旁牆上用木炭劃了一個蛇頭，吐出的兩條長舌向上而指。

鐵胆僧一笑，道：「那也好辦，咱們追！」

當先一躍，跳出牆去。

武家騏與公冶誠挾着綠蕚妖姬相繼而出，只見綠蕚妖姬又伸手一指道：「他們向北去了！」

原來地面上有一個白粉劃成的蠍尾，遙遙北指。

鐵胆僧急道：「就依這記號追去！」

但由於綠蕚妖姬走得極慢，又需要她到處尋找記號，十分費時，故而衆人行程極慢，將近天亮之時，方才追出了十里路程。

鐵胆僧大是不耐的道：「老衲是急性之人，這樣追法，只怕再追三天也是追不上了！」

公冶誠忖思了一下道：「這話不錯，咱們最好另想辦法！」

綠蕚妖姬忽然插口道：「他們已經快要停下來了？」

鐵胆僧奇怪的問道：「妳又是怎麼知道的？」

綠蕚妖姬伸手一指甫行遇到的記號道：「不用五毒爲記之時，就表示他們要覓地而停了！」

衆人依言看去，果見那記號是用白粉劃在樹幹上的一支羽箭，已經不再用五毒爲記號。

這話不容衆人不信，只好依言向前走去。依那記號標示，却進入了一片山區之中。

公冶誠皺皺眉頭道：「這妖婦如果有詐，咱們可就中了她的圈套了！」

鐵胆僧重重哼了一聲道：「老衲諒她也不敢，第一，這妖婦在咱們手中，第二，百毒谷的專長不過是巫毒之術，有老衲在此，怕他怎的！」

於是衆人又繼續向前走去。

山路崎嶇難行，所經之處均是人跡罕到之地。

武家騏眉宇深鎖，忍不住道：「毒聖哈汶爲何要來這等難行之處？」

綠蕚妖姬接口道：「那自然是爲了逃避你們！」

武家騏道：「既是逃避，爲何又要留下記號？」

公冶誠道：「老夫也覺得可疑……不過，旣已進到此地，難道就放手不成？」

武家騏也知道無法就此放手，就算前面是龍潭虎穴，也勢必要去走上一趟，因爲救出翁木蘭是他的責任。

只聽綠蕚妖姬道：「他們留下記號，只是爲了要與百毒谷的人連絡，並不是故意設下圈套，因爲你們都看不懂！」

鐵胆僧皺皺眉頭道：「不用管它這麼多，咱們走！」

語調神情，似乎馳救翁木蘭之事比他人還要迫切。

於是，一行人又繼續向山中行去。

不久，綠蕚妖姬忽然壓低了聲音，指指面前的一方巨石道：「到了，他們就在那片樹林之中。」

衆人依言看去，只見巨石上劃着一個似星似月的圖案，兩旁各劃了一個蛇頭，根本看不懂是什麼名堂。

但此刻却只好相信綠蕚妖姬之言，武家騏昂然道：「晚輩先行入林一探，請兩位前輩且在此稍候如何？」

公冶誠雙手連搖道：「不行，毒聖哈汶善用百毒，休要中了他的暗算……」

伸手一推狼狽不堪的綠蕚妖姬，說道：「還是用她來擋擋頭陣的好！」

鐵胆僧則無不可的說道：「也好，走啦……」

大步當先，向那片林中走去。

那是一片十分廣大的雜林，似是一片無人到過的處女地帶，山勢陡峭，十分坎坷難行。

此刻雖然已是黎明時分，但那片雜林樹木密集，枝葉茂盛，一經踏入林中，又復漆黑如夜。

公冶誠抓緊綠蕚妖姬的肩頭，喝道：「注意還有沒有記號，看看他們是在林中什麼地方？」

綠蕚妖姬果然眸光四轉，到處搜視。

忽然——

只聽她輕輕啊了一聲說道：「就在那邊！」

只見不遠處一株巨樹幹之上忽然泛起一片螢光，那螢光交織成一條小蛇的模樣，十分醒目。

公冶誠壓低了聲音喝道：「可知他們在那裏做什麼了？」

綠蕚妖姬道：「他們什麼也沒做，放心的休息了好！」

衆人半信半疑，悄悄向前走去。

不久，果然看到了黑壓壓的一簇人影出現。

只見毒聖哈汶與兩名奇裝異服之人及三名灰衣僧人正圍成一團趺坐養息，圈中則斜倚着手足被縛的翁木蘭。

武家騏乍見之下，心血沸騰，縱身就欲撲了過去。

但他却被鐵胆僧攔了下來，道：「他們必定在四周佈上了烈性劇毒，還是由老

衲來吧！」

說話之間騰身一躍，向毒聖哈汶等人圍起的圈中躍去。

毒聖哈汶等恍如不覺，但當鐵胆僧躍入圈中之後，毒聖哈汶却忽然騰身而起，哈哈大笑道：「禿賊，這次大約你逃不脫了！」

鐵胆僧大怒道：「不論你施展什麼詭計，老衲難道會怕了你麼？」

毒聖哈汶大笑，說道：「你雖不怕老夫的百毒，但却不能不怕敝谷谷主的巫術吧！」

鐵胆僧大怒道：「那麼，老巫婆來了麼？」

毒聖哈汶未及答言，只聽一個尖細陰鷙的聲音笑道：「三十年前匆匆一面，想不到今天竟又碰頭了！」

鐵胆僧大吃一驚，連忙向武家騏遙遙大叫道：「你們快逃，老衲與那老巫婆拚了！」

武家騏困惑不解，雖已聽到了那尖細刺耳的聲音，却還未見有人現身，而且綠蕚妖姬還被制在手中，又何必恐懼得就要逃跑。

忖念之間，脚下並未稍動。

就在他遲疑之中，只聽那聲音又叫道：「今天到此之人，誰也別想逃了！」

鐵胆僧一聲大叫之後，立刻採取行動，抖手一掌，揮出一股溟濛黑氣，向毒聖哈汶拍了出去！

毒聖哈汶並不接招，却閃身一掠射了開去。

鐵胆僧伸手抓起地下的翁木蘭，縱身就走。

但他脚步甫行躍動，却聽得一陣琵琶之聲飄傳而來。

那聲音十分刺耳，但却似乎具有無比的魔力，使鐵胆僧週身一震，頹然把翁木蘭復又放了下來。

當猝變驟起，那尖細的聲音響起之時，武家騏與公冶誠並未怠慢，旣已決定不逃，立刻挾定綠蕚妖姬，向鐵胆僧的方向撲去。

鐵胆僧抓起翁木蘭，並沒有一個人出手阻止，幾個跟隨毒聖哈汶之人均與他一併退了開去。

當琵琶之聲一起，鐵胆僧、公冶誠、武家騏以及被制的翁木蘭等人却又俱皆聚到了一齊。

公冶誠急道：「翁姑娘已經到手，大師父……咱們合力衝了出去！」

武家騏抱元守一，猝運功力，一掌推了出去。

但聽那琵琶之聲忽轉尖厲，令人不由心頭震顫。

武家騏功力雖已運足，但一掌拍出却不見一點威力，竟似那一掌並沒有一點力道，只不過做了一個姿式而已。

他不由大驚失色，同時只覺四肢痠軟，忍不住要倒下地去。

鐵胆僧頹然一嘆，說道：「咱們只怕是衝不出去了，三十年前，老衲曾會過這老乞婆一面，她的巫蠱之術，宇內無人能及！」

說着坐了下來，又道：「快些運功對抗，若等她的琵琶轉上君絃，咱們的一身功力就要盡廢了！」

武家騏恍然若夢，但却不暇思忖，立刻就地趺坐，行起功來。

那琵琶之聲越來越急，嘈嘈切切，似乎毫無曲調，但聽來却令人手足痠軟，心神紛亂不寧。

同時，一種哀愁的情緒衝上心田，使人頓感煩惱萬端，生不如死，大有拔刀自刎的衝動。

武家騏看看鐵胆僧與公冶誠，只見兩人俱已雙目深閉，口中默默唸誦，隱隱聽得出是：「南無阿彌陀佛」。

忽然，就當武家騏被那刺耳的琵琶聲弄得神智漸失之時，却聽琵琶忽止，一個尖細的聲音在面前響了起來道：「你們可以醒來了！」

武家騏睜目看去，不由吃了一驚。

只見面前站定了一個鷄皮鶴髮的老太婆，雖然是同樣的五官不缺，但却陰氣森森，有一種怖人的邪氣。

她手中拄了一支蛇頭鐵杖，打磨得精亮發光，看上去十分沉重，背後揹着一個紫竹琵琶，正雙目綠芒閃閃，掃視着武家騏與鐵胆僧等人。

毒聖哈汶與數名僧俗從人則雁翅般立於那老太婆之後，不用問就可以知道這老太婆必是大凉山百毒谷主苗山鬼嫗無疑。

武家騏精神一振，試着暗運功力，只覺心脈遲緩，欲振乏力，顯然是在那音波的刺激震盪之下，已經氣血失調，一時難復。

但他有把握的暗忖，以自己的大乘禪功運息自療，最多兩盞熱茶的時光，必可完全復元。

當下視如不見，顧自以大乘禪功護持心頭靈光，默默運功自療。

鐵胆僧與公冶誠亦自默然無語，看得出同樣的是在藉機調息。

苗山鬼嫗嘻嘻一笑，不耐的道：「你們都變成啞巴了麼？……旣然不肯說話，老身就超渡了你們吧！」

拉過背後琵琶，又欲再彈。

鐵胆僧雙目一睜，大聲的喝道：「住手！」

苗山鬼嫗一笑道：「你有什麼話要說麼？」

鐵胆僧哼了一聲道：「老衲並無說話，三十年前的舊事，老衲早已忘了！」

苗山鬼嫗怒道：「老身並不是要與你算三十年前的舊賬，……」

伸手一指躺在地上的綠蕚妖姬，道：「看看我的徒兒，你們爲什麼把她弄成這副樣子？」

鐵胆僧打個哈哈道：「這話說起來可就長了，總而言之，是她助紂爲虐，荼毒武林，才有這樣的結果！」

苗山鬼嫗怒道：「老身不管這些，眼下只問你們願死願活？」

鐵胆僧笑道：「願死怎樣？」

說話之間，目注千手巧匠公冶誠，交換了一瞥神秘的目光。

苗山鬼嫗哼了一聲道：「要死十分容易，老身的紫竹琵琶只要彈出君絃絕調，十丈內草木盡枯，你們沒有一個人能活着生還。」

鐵胆僧又向千手巧匠公冶誠看了一眼

，只見他緩緩轉過身子，背向苗山鬼嫗而坐，雙手在胸前不知弄些什麼。

當下不在意的一笑，才道：「既是十丈之內草木盡枯，妳的徒兒豈不也要死了麼？」

苗山鬼嫗嘿嘿一笑道：「這倒不勞你費心，我那徒兒自幼經過老身的特別訓練，懂得抗拒音功的心法！……」

武家騏聽得心頭一動，暗忖，原來這種邪門音功，有可以抗拒的心法，俗云邪不侵正，難道以正宗佛門的少林大乘禪功，竟不能抗拒這種邪門音功不成？

忖念之間，不由恍然大悟！

原來方才所以被那琵琶音功震得內腑不寧，心脈遲緩，是由於自己未能心神合一，邪由心生，心分則邪入，自己雖在運大乘禪功，但耳朵卻去聽那琵琶的邪音，不知不覺之中，使邪功乘虛而入。

只聽鐵胆僧又道：「那麼想活呢！」

苗山鬼嫗聲調一沉道：「若是想活，把我徒兒放開，向她磕頭陪禮，若是她肯饒過你們，老身也就不追究了！」

鐵胆僧又向公冶諴掃了一眼，忖思着道：「妳這徒兒所行所爲，已經激怒上蒼，縱然老衲等放過了她，也爲上蒼所不容，只怕天兵天將也會捉她！……」

苗山鬼嫗怔了一怔，放聲大笑道：「完全是一派胡言，這話老身如何能信？」

鐵胆僧突然長身而起，雙掌合什，朗宣一聲佛號道：「老衲畢生參修，已經上通神明，下至魂魄……」

苗山鬼嫗嘿嘿大笑道：「你那點驅屍役鬼的能耐，我們苗疆的巫師也會！」

鐵胆僧凝重的道：「老衲並不是炫露驅屍役鬼之能，而是要召來天兵天將，捉拿你們這班苗疆的妖孽！」

苗山鬼嫗怔了一怔，綠芒閃爍的兩眼中露出一絲困惑驚怖之色，畢竟她是苗蠻之人，迷信神鬼之說，加以鐵胆僧說得鄭重，一時倒不由疑信參半。

但她立刻神色一定，哼叫道：「野和尙，就憑你這塊廢料，也能召來天兵天將麼？」

鐵胆僧大聲道：「這樣說妳是不信的了？」

苗山鬼嫗大笑，說道：「老身自然不信，如你眞有這種本領，爲何不把天神召來？」

鐵胆僧沉聲喝道：「老衲立刻就召來給妳看看！」

話聲甫落，抖手一揚，一點寒星向空撤去！

原來那是一顆螢光磷粉之類的東西，打入四丈多的空中之後，劃起一道綠燄，光華四射。

苗山鬼嫗大聲冷笑道：「野和尙，你這是攪什麼名堂？」

鐵胆僧並不答言，抖手連揚，一連十幾顆光燄閃閃的彈珠打了出去，一時磷光四射，照射得林木景物清晰可見。

忽然——

就在綠磷焰光的閃光之中激射出了一片五彩光華，有如五色祥雲平空而降，四尊身高兩丈，金盔金甲的天將，出現了五彩祥雲之中。

苗山鬼嫗見狀大驚，在她身後的毒聖哈汝以及數名從人也都遍體抖顫，伏地叩拜不已。

鐵胆僧朗聲大喝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要你知所悔悟，天神也可饒你們一命！……」

聲調一沉，道：「還不快些滾麼？」

苗山鬼嫗如奉綸旨，連滾帶爬，眨眼間出去了三四丈遠。

忽然——

只聽一聲朗笑傳來，一個陰惻惻的聲音叫道：「威鎭苗疆的百毒谷主，怎的會被這一點小小的幻術嚇住了？」

只見兩條人影忽然出現在樹林盡頭，攔住了苗山鬼嫗等人的去路。

苗山鬼嫗驚魂略定，猛然抬起身來看時，只見四大天神仍然停在鐵胆僧等人之處，但由於光華漸歛，四大天神的形象也在逐漸黯淡，變成了四團模模糊糊的光影，漸漸消失。

鐵胆僧頓足一嘆，轉向公冶諴，問道：「認得那兩人麼，爲何要拆穿我們的秘密？」

公冶諴尙未答言，武家騏搶先答道：「一個是海天碧影孫長天，一個是鬼宮之主歐司冥！……」

鐵胆僧奇道：「這兩人爲何要和我們過意不去？」

武家騏咬牙道：「那是因爲晚輩的關係，他們與我有些仇恨！……」

苗山鬼嫗已經大步轉了回來，陰陰的喝道：「好啊！野和尙，老身定把你抓回苗疆，餵食五毒！才能消得了老身的心頭之恨！」

說話之間已把背後的琵琶拉到胸前。

武家騏突然急急的道：「兩位前輩請照看着她們兩人，晚輩……」

縱身就向苗山鬼嫗迎去。

鐵胆僧放聲大叫道：「不要魯莽，那老乞婆……」

但武家騏充耳不聞，早已迎了上去。

苗山鬼嫗收住脚步，喝道：「娃兒，你的胆量倒是不小，想迎戰老身麼？」

武家騏朗然喝道：「如果妳不聽信他們兩人之言，自此而去，回返苗疆，也許還可安享天年，不致慘遭橫死！」

苗山鬼嫗大怒道：「死到臨頭，還敢在老身面前逞强麼？」

武家騏冷笑道：「要死的是誰，眼前還難下定論！……」

面色一板，接下去道：「縱徒爲惡，荼毒武林，單憑這一點，就應該留下妳的性命！……」

苗山鬼嫗勃然大怒，厲吼道：「娃兒，你竟敢辱罵老身，看來你是想死無葬身之地了！」

右手鐵杖就地一頓，道：「娃兒，你能逃得過老身三昧邪火麼？」

只見她鐵杖的蛇頭口中，突然激射出一股橘紅色的火燄，一噴丈餘，向武家騏射了過來。

武家騏冷哼了一聲，拂手一掌拍了過去。

但聽蓬然一聲大震，火光四射，化作了一片濃烟，飄然四散，苗山鬼嫗身子被震得歪了一歪，跟蹌欲倒，手中鐵杖幾乎脫手而飛。

（未完・十八）


常服
氣